

中興小紀四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

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

後事蹟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

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記其曰小紀蓋以別於官書

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為書往往疏畧多抵牾不

稱良史岳珂程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

與武德殿之議

之議併書於紹興二十八年合而為一蓋以當時之人記

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尚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
書纂集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
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
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尚有九朝
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
落已無端委僅此書尚為完本惟原書篇第為編纂
者所合併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
數仍勒為十卷

中興小紀目錄

卷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盡六月

卷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三

起建炎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四

起建炎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五

起建炎三年正月盡三月

卷六

起建炎三年四月盡八月

卷七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盡十二月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十六

起紹興四年正月盡八月

卷十七

起紹興四年九月盡十二月

卷十八

起紹興五年正月盡六月

卷十九

起紹興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二

起紹興七年七月盡九月

卷二十三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四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五

起紹興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

起紹興十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紹興十三年正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紹興二十四年正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起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盡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中興小紀卷一



宋 熊克 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
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
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
軍節度使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廣平郡王宣和四年正
月冠於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慶
源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
詔制述率常稱旨五年娶邢煥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

道君習射於鄆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
內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
齋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
惟上與肅王留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
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遠上
意氣閒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原名幹離不觀蹴
今改正下同踴雜伎留軍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
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
為國家何愛身耶沃哩布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

王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
刑部尚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
沃哩布語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沃哩
布軍請緩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耿南仲偕行
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
高世則為叅議官世則瑗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
晝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返乞大王起
兵拒敵不宜北去辛巳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過磁相
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悉撤近城民居運粟入城

洎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
為雲通於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
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秘
閣修撰義烏宗澤啟上亦謁其廟雲從上入上既出雲
為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害雲者斬之乃定磁力人請
上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敵兵知相州直龍
圖閣祁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
上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
畫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聶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
皆為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
王訥至衛州衛人幾殺訥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
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圃飛仙亭
因持弓矢叱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音耗
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乙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
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
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來乃武學生偕閭門祗候秦仔
賁蠟詔命上為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
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

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為集
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玉方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
日皇帝賜以寵行吾遜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
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
軍行先藉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
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慤直龍圖閣京東漕
臣邵式黃潛厚並隨軍應付乙丑閭門祇候章賁蠟書
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
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
夜上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度源被圍不得達
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
効順又得一萬餘人丁卯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所
向或請出濬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
豫未決汪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奪
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為濬滑之
行以疑金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
上禱於天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己合丙子上總師
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慤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顏

歧率衆郊迓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
決於帥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先
諸軍至上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猷閣梁揚祖兵萬
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
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紀人沂中崞縣人
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孰優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
此常在左右上留揚祖為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人
登城歛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
知詔書為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

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萬
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總司陝西江
淮勤王之師納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
南京與宣撫使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封人
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措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
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都城許
之戊子澤兵出行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軍
中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朔上入東平府界癸
巳帥臣盧益漕臣黃潛厚率衆出迓上達府治丁酉右

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德隸於宗澤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高陽關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益開封人邦彥樂壽人潛善潛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潛善請上移書沃哩布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間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戍兵於漕從之上留惟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邱陞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賊軍丁順及軍政王澈廣濟軍孟世寧等兵

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庚辰上發東平府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宜比權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鹽上從之纔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宗澤帥兵至韋城與金人大戰敗之丙辰上奏除澤徽猷閣待制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偽赦並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繫不可輕舉時

兵部尚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為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帥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齧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王陸辭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為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寔為符兆願大王亟即位以當天心上不納

丙寅張邦昌以詔目至大畧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於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使韋淵賫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賫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權右丞相李回來奉迎澥康邸舊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益忠厚賫書詣上畧曰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

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父老請上即位於濟宗室仲琮議用晉武靈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即尊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金人結母或深信且開封與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漕尤易庶為萬全時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上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庚辰上發濟州廊延副總劉光世來上命光世都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樞密院沙縣

曹輔來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尚書仙并王時雍開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丙戌上以便宜進江伯彥黃潛善為雜學士於是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從臣建司都守訪求文武才畧出倫之才雖布衣亦聽舉又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邦彥梁師成譚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赦民貨常平錢穀悉與蠲放又散歛青苗本

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大患亦令罷去祖宗上供自有
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
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
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
優與褒賞應違法賦歛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
詆忤亦不加罪初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於市
曰此地將來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
禪而國號宋人以為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上之將即
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事為壇於宋

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發壇受表涕
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
壇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總管分置諸路以
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
有警則留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既而南道都總
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人戰遂除簽書樞
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孺亦統兵勤王戰
敗為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勝非留
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帑藏得以不空至是

上即位犒賜半出於此叔夜者之孫直孺開封人勝非
上蔡人也 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
爰自臨御沉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暫為北狩朕
念手足之恩常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
宮闈乃眷朕躬膺天歷數累章勸進於國有功靖康皇
后宜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冊為隆祐太后壬
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
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
得已而從權惟陛下睿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

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
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纔退遣人贖書赴愬及歸寶璽駿
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
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
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宗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
首領而反藉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於自然卿等
以為如何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
邦昌罷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起都
堂叅決大事上即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

通知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
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
之意冊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
后侍御史績溪胡舜陟首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
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浙為
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
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
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
緡宜給四鎮為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為國長城庶

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為
臺官而事偽廷遂除秘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門下
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
大元帥府叅議官耿延禧高世則皆以宮觀去上欲命
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僚新擢執政
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京城初被圍
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南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怨
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甲午綱自外除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綱邵武人先是淵聖除綱領開封府道梗尚

未赴也 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長春平州凡

八路民兵隸於諸萬戶分寇兩河於是渤海萬戶托卜

嘉原名捷不也屯河間府女貞副統蘇赫原名韶合今

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平陽府女貞萬戶尼楚赫

原名銀朱今屯太原府女貞萬戶婁宿屯河中府而雄

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入屯自金之初入寇也朝

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諸路帥司不調發

無連衡合縱相援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

敵故金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真副統蒙

克原名蒙哥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張煥將所部

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時靖康執政皆去而

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 丁酉詔宣仁聖聖

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誣盛德著於

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修播告天下於是

蔡卞邢恕皆追貶之 詔遣統制官薛廣張瓊將所部

各三千人廣自內瓊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

同復磁相尋以宣教郎臨江傅雯借工部侍郎為所請

使又令廣瓊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為

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儔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玠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儔歸安人玠清流人也 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寇為鄰南京雖興王之邦而寇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詔畧曰屬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廵份侯官人將子也 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逼城德等乃受招

安粹中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師貽遜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時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吳人李彌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 癸卯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為僉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丁未召為吏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靖康末以前執政率長安嘗統兵復兩京擒金留守高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為京兆經畧安撫使 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

以前執政任總師雖率兵赴闕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
並責分司詔畧曰豈有两君之在野畧無一騎之入關
故取紆途以為遁計尋又居以散官安置襄水州野邵
州人襄南陽人也戊午詔太常少卿借給事中充大
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達州刺史副之望上
蔡人也 是月以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朱勝非為中書
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
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勝非因奏陛
下新即位宜正始正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

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
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遠
人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
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
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
弱乃遠交金人為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縱
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失中國其柄矣金人內侵
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此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
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睿明務思其

本凡進退人材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
一嘖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
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
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途未通發運使梁揚
祖請權於真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
餘萬萬緡歲入六百萬緡據梁揚祖行述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
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
金人為惡宜置間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在入見首言
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

相於金人所喜怒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岐嘗有此
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
綱乃赴堂治事辛酉詔潛邸名升賜宮先是圍城
百官中有余大鈞陳冲王及之洪芻等八人皆誘內人
為妾及因抄金銀自盜入已事覺送御史臺鞠治壬戌
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偽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
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為妾王
及子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曰見鞠之必得其情
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

甚著而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
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偽命為執政故此為罪首先是
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以散官安置乃詔贈安國
為延康殿學士時雍高州玠永州儔全州並安置時
在圍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王業
艱難正含垢納汙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
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遣
其客正字晉陵胡瑄要說好問區別圍城人為三等以
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瑄曰某

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罪可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
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綱由是不樂呂本
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耿南仲黨人往往在
圍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僭號叛逆凡在圍城中皆次
第論罪呂好問謂綱曰圍城中固可罪若但責以不能
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曲折若專以叛逆罪
之則彼必有辭矣却恐反為害由是綱不悅即使言者
中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由
是觀之耿南仲李綱之黨苟以罪更相加誣於國事所

害甚大皆不得無罪也 癸亥詔畧曰朕惟祖宗涵養
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而多
偷生取容甚者乘時為奸靡所不亟為中國羞姑取其
尤量加竄責以為臣子之戒至於卒伍理當闕畧以責
後效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
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
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冲洪芻於沙門島王及之與張
卿才李彝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臺獄皆在八
月戊午朔今
聯書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

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
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
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
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
不待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僭號而憤之都
城人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
僭廷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
者臣乞與之廷辨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

而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
上顧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
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
當誅陛下以其自則貸死而遂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
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初知陳州趙
子崧知汝州趙汝櫟知蔡州閻孝忠皆密通寇兵能保
全境內知襄陽府黃敷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
規皆捍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
勢渡江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犯是

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寘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
下朝廷本不以國士待之亦難以國士責之但籍其姓
名自是不復以任為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綱而盡不
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奸雄之膽也時右司諫潘
良貴亦論圍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貴金華人也呂
本中雜說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薦得官時又用汪伯
彥薦為右正言故傳會綱意專以圍城為言繼而潘良
貴又乞三等誅罰癸酉詔河外陝西山東與鄰路相援
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金令腹背受敵每路帥臣統之

猶一人而運四體寇至援兵四集則賞不踰時違者必
罰無赦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
彥進知院事己卯詔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
控扼之帥府帶安撫要郡鈐轄各武臣為之副又別置
凌波等水軍上之初即位也即命寧武軍節度使范訥
為京城留守庚辰詔罷訥仍降受承宣使淄州居住
先是召延康殿學士張慤為戶部尚書慤至首言陛下
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壬午遂除慤樞密院同知
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徐處仁

日詔子崧陞二秩汝櫟寶文閣直學士叔敖秘閣修撰
李孝忠彥卿皆直秘閣千秋陞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
敖公寧人雍開封人規臨沂人尋詔雍為禁從敵來先
遁落職與宮祠既而襄陽復不守叔敖落職降充監當
甲子召通奉大夫傅墨卿為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
知潭州郭三益為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
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
死墨卿方遭患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 初上諭宰
執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下情至是置於行宮門外李

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俗
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
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
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秘閣傅亮於河東
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瓌
經制河東而亮傳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
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為衛遣之瓌成
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
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名權京西統制官

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
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又
賦歛之繁當謀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
間擄掠殘破都邑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贓
吏為奸乘時培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
於典憲靖康間敢言之士或至竄逐宜悉召還自今有
智謀之人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治道以薦中興之
烈上登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奉宮錢
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

傳希烈家資令溫處二州籍沒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河南王絢條所當行者絢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乃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鴻臚寺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間因進花石綱詩得名李綱為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謫沙縣監稅與肅游相善靖康間肅被召得官京城破還入統制官傅亮軍中至是以肅為右正言肅首論圍城中有以待從官而為偽執政者有庶官而為侍從者有為張邦昌撰赦文者有因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宋德請志

為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初言者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錢蓋為制置高亢皆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彥質可求見知府州猶未陷於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彥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亢行次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璠奏亢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亢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壘守倅乃敢誅之必健俠也使後之人受命持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詔定璠各轉一官初金人左副元帥

尼雅滿原名粘罕今改正下同自河東歸至雲中右副元帥沃哩

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是聞上龍飛睢陽張邦昌入覲

遂會於山後草地議事沃哩布中暑死乃以其地鄂勒

琿原名翰離今改正為右副元帥時金國主晟嘗遣使諭尼雅

滿止南寇之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

兒欲共攻其國以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權晟不能令至

是命相以取決焉馬晟守虛位而已初錢蓋制置陝

西嘗議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

立青唐之後使為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國人

所服儻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

陝西總制使賫告報益麻黨征仍賜姓名曰趙懷恩因

召五路兵赴行在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為東京留守

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

善汪伯彥頗超澤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

杜充為北京留守仲荀達孫充安陽人也詔罷州縣

職田右僕射李綱請令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

且言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軍弱何以捍

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

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
丙戌乃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為十
萬仍創驍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
靜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 丁亥上諭
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瑪瑙之屬皆遐方異
物內侍陳列以進朕思玩物喪志恙令碎之汪伯彥曰
陛下初即位便能以道養志不累於物中興之功不足
致也 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
誓以死守昔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

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
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
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而收之 初淵聖登極
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衛膚敏為宣問
使至明州迓之始許使人春見而金人已逼京城詔令
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膚敏度不可留乃以
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遣之還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
遷為衛尉少卿至是膚敏言屬者敵犯汴京乘輿保金
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

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敵有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湟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中興小紀卷二

宋 熊克 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為兵部尚書耘涇城人曾為元帥府叅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召至擢用之 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為推官諸路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使諸州司錄依舊為倉判曹掾官依舊為節察推判官支使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叅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罷吏員三

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為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宰職並見任宮觀寺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右僕射李綱言中原天下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策以適襄鄧為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留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畧曰朕將親督六

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也兵聚糧修樓櫓置器具令留守司趨辦之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慤副之又擢鄜延副總管劉光世為本司都統制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除資殿學士知宣州呂好問家傳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厚因論圍城事並以中好問上出手劄付尚書省曰昨邦昌僭號

之初呂好問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於是好問力求去乃除職知宣州時七月乙酉也家傳記好問罷政日與建炎詔旨所書皆不同召延康殿學士提舉鴻慶宮許翰為右丞翰襄邑人靖康時為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 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適南陽乃詔委守臣修繕城隍又降鈔鹽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命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並四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於鄧於是

中書舍人劉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底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剝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又衛尉少卿膚敏亦言建康寔古帝都望詔東幸徐圖北向為萬全之策珏長興人也 丙午戶部侍郎黃潛

厚遷尚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珏言潛厚乃宰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同居一省者上遣同知樞密院張慤諭珏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丁未以虞部郎中張浚為殿中侍御史浚綿竹人感子也時諸路各置總管營乙酉詔四道都總管並罷右諫議大夫臨邛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處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鞠於御史臺獄具壬子賜死初江浙經制使翁彥國橫賦暴斂致亂東南而其黨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時彥

國移知江寧府上乃亟罷二人丁巳降詔引咎畧曰此緣時巡深戒有司從儉而彥國與昉同惡相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罷庶幾吾民少安先是左僕射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貼改聖旨而獨罪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人也初諸路發禁兵會東道總管司勤王至則總管胡直孺已陷於敵遂留南京上即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纔三百餘人有故重貫下勝捷殘兵而為盜將兵者遂誘以足數軍校陳通等見杭州

富饒甲東南因謀歸為亂八月戊午朔通等夜劫庫兵以叛拘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使顧彥成方出巡通欲俟其歸害之彥成歸及城外而變作遂復走秀州通等逼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昂不能拒夢得吳縣人昂餘杭人也 己未浙東帥臣翟汝文集兵於西興渡以禦杭寇且奏乞令浙西兵亦聽其節制 壬戌詔御史中丞顏岐除待制提舉明道宮 初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為耿南仲父子所沮時

南仲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已詔並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史侯官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已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 丙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為公主先是杭冠軍翟汝文云若得內翰親至即降汝文信之是日以兵七千渡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鎗伏手二千人亦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回越州 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

亦言經制司兵纔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陝府右
僕射黃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
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
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彼乃設
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
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
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丁丑綱罷為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畧曰謀猷弗效狂誕罔
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

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令符于公議則屢抗以邀留用
刑怫於羣情則力祈於親劄以至貼改已畫之旨茫其
外姻之奸茲遣妨秋之師實為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
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
謂何綱相凡七十五日右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
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
無益既而張所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
皆廢矣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
在仲荀以至是詔仲荀護衛隆祐太后之江寧府及制

置東南盜賊 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民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已卯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百匹 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就職遂改工部尚書 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寇昉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黃次山往京東四路兵部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路並為撫諭使伸涇城人次山南昌人也 尚書右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時正字胡瑄為東潤澤書藁又便交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者論之詔停具官送梧州編管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統領官募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修器械畧備而宗廟宮室臺省皆隨宜緝治澤乃上疏乞不南幸其詞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西京揚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徧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

汪伯彥皆忌澤欲罷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
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遽封所上章宗澤故終
景衡之去澤賴以安又言遷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
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
凡八上疏爭之 初詔發建州集卒守京西滑州為金
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却甲錢轉運司不即交九月
己丑因大閱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
者及害漕臣毛奎拘守臣張動提舉官王浚明嬰城固
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楠檄朝請郎王淮為統制官率諸

縣弓手土軍及南劍州將兵集於城下討之奎西安人
動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楠永嘉人也 時江東漕臣劉
蒙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加翁彥國贈典於是言者
以為彥國乃李綱姻黨為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
綱使綱未遂其計得行則為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
諒各降五官 先是詔兩江諸州兵掩捕杭寇委提刑
司節制時文臣周格武臣高士曠並領憲司事士曠戚
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為浙東軍與
經制司鎗伏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為賊誘去者

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金鼓一日賊
自小堰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貽遜宅寨貽遜率將
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詔遣統制官辛道
宗將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
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為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蘓
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驕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
格蘓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共入杭殺賊淮兵不從盡為
所害即自往投之致賊衆愈盛又刺城中百姓為兵且
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據城

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向去

此據翟汝文
奏狀修入丁

未特進提舉崇福宮白時中卒 戊申詔淮浙等路當

三錢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慤請也時報金人犯河

陽汜水已逼東京於是羣臣多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暫

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仍命知揚州呂頤浩

修城池郎中陳充辨頓進虞部郎中李儔具舟船願浩

歷城人靖康中為燕山漕臣金人入寇執至京城下講

和乃送之還時為揚帥辛道宗下叛兵回至平江府守

臣趙研集軍民登城嚴備賊畏之自城外徑過一城帖

然至常州守臣何袞不為備且厚犒之即劫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曾緯以行至無錫縣知縣郝漸單馬造城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轉禍為福衆相視矍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斫高密人漸臨清人緯布子也至鎮江_府守臣趙子崧禦之銳甚及與戰府兵敗績子崧領親兵渡江保瓜州賊入城遂據之其後子崧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達蘭原名捷懶今改正下同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

而取之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沼冀絳久而方陷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衛禁旅御營司將佐扈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鎗伏手屯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數隊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時諸處有寓居及待次官皆擅自募兵以勤王為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為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隆祐太后至高郵軍聞叛兵焚鎮江遂遣_兵控扼瓜州戊午太后入揚州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

之弓手以勇聞於河朔累功為縣令成妻子在城中為
亂兵所戮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
北都大捉殺使朝廷慮成衆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
一十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成部赴行在成遣其將史
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
躡其後亦至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設兵成道過之子思
謂成面有割據之相勸成西往取蜀成惑其邪說遂叛
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
傳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與之故士

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宜
等數人成僅以身免收殘兵北走初靖康末有勒停
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為名所募
皆游手之人上即位與敦武郎而叔向尚謀作亂至是
亦命光世擒之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
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京師進
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
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
甚慕之庶幾求以息盜爾庚午上次泗州壬申詔

升天長縣為軍以其近行在也 初藝祖六世孫選之

子偁 按宋史秀王子偁為慶國 娶張氏夢絳衣神人自

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子

偁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

弑在協洽其屬為羊故字之曰羊 已卯隨駕後軍至

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殿中侍

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即論都統制韓

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而中書

後省言世忠若止罰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擒

捕為變者遂奪世忠觀察使既又詔臣中知無不言而

死於非命特贈諫議大夫臣中歛縣人世忠膚施人也

庚辰詔遣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既而

淵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恚解甲就招淵給以勤王

先遣步兵過江至瓜州登岍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戮於

市淵福津人也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閣學士翟

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具析汝文言自杭賊作

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恚為憲臣所制除鮑貽

遜鎗伏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犄角

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前後乞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
詔汝文降充雜學士 癸未王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
大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
外江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
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寘之閑散又括馬之擾
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虐之皆優立賞格召吏為奸民
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綱改
之而自專人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
又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令以芘翁彥國之親黨捐金

帛以資張所傳亮之妾用姦跡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綱
初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譽已爾綱以小人
譽已則已尊已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
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
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繪迎
賊且綱不任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
交通如常州閭閻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
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於
是貶綱鄂州居住時虛傳貶綱嶺南綱單騎南去既而

知無後命乃還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
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
博可使絕域智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成朕志慮其湮
沉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院自陳朕
將優禮遇之 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為翰林學士乙未
以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顏岐為
同知樞密事慤仍兼御營副使先是慤言三河之民怨
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
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

大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
以効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慤遂著為法每十人為
甲五甲為隊四隊為部五部為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為
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十一人
為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中郎千人
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
歲遞遷諸州以守為統制官縣以令為統領官歲終以
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為提舉官書成詔頒於天下
行之丙午再遷慤為中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戶部財用

顏岐為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為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為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其初名也鄧肅時為諫官言武仲宣和間任中丞顧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 初宣教郎傅雯奉使自河陽渡河疾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左監軍烏克紳原名烏悟室今改正下同至是回時又得修職郎王倫授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旦孫也遺論在是辛亥

除雯為考功郎官既而倫至河東尼雅滿軍前為其所留 初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爵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內令內侍典之膚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並升賜宮造作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索須必關三省其有戾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珏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承慶院而論者以為

修營浸廣陛下以隆祐太后故間有御筆指揮而論者
以為內降復出蓋護視工役領之內侍而除授不歸中
書此其言所以藉藉也今陛下既以承慶之役付之揚
州矣願因是凡所興繕悉付有司既以一二人除官為
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初
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省試緣軍興已展一年上方
急於取人慮寒峻無以自達然巡幸既非居久又四方
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分下諸
路於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每十四人

取其一 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
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可差講讀官四員萬幾之暇令
於內殿講讀 自中原俶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毀
其藉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理財而慤曉錢
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
慤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
汪伯彥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
矣於是二人語塞 此據野記 直直龍圖閣知秀州權浙
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杭卒陳通等戊午叔近言杭卒初

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以時支賞遂致紛紛今已
招安乞給告身修武從義郎各二秉義成忠忠翊保義
郎各五承節郎三十承信郎五十進武校尉二十退義
校尉一百付叔近書填給之仍乞不以依常格注擬詔
從之於是給事中劉珏言群盜蜂起率用招安此叛者
所以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
之師建安之卒相挺為變今吳興諸營又以反側告矣
其視逆上命殺長吏習以為常朝廷又從而寵之謀國
如此豈可謂工哉今叔近所請給告身二百二十餘人

朝廷不以為過而遽從之或者襲是迹而動將見爵賞
不足以給之矣 先是以隆祐太后兄之子徽猷閣待
制孟忠厚為顯謨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撰邢煥
為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膚敏殿中侍御史張浚
皆以為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
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珏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
之藻德興人也於是翰林學士朱勝非言膚敏所論有
故事陛下即位四方引領以望新政今坐戚里而去爭
臣非所以示天下也 都統制王淵至秀州下令訓兵

十日方行杭寇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通走不及遂出迎淵入城撫定癸亥斬通並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詔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罷任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尚書右丞以右諫議大夫王賓為中丞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令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為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尋詔

時兼侍講是時如右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須城人也自後傳之浸廣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辨其真偽矣

此據楊時墓志及胡安國奏狀修入

初建州禁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於是守臣張動與提舉官王浚明令勝諭員等已奏朝廷軍無叛意緣轉運司不支卸甲錢以致作鬧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勝承信郎權監押賊遂開城門縱

人出入動與浚明各罷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
自草地歸雲中也。遣使往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
及知張邦昌已廢，遂率諸將分道而入。右副元帥鄂勒
琿原名窩里盟，今改正下同。與其弟烏珠原名兀木，今改正下同。自燕山率
衆由滄州渡河，寇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將
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別遣萬戶羅索原名婁室，今改正下同。副
以萬戶薩里罕原名撒離曷，今改正下同。及孛董黑峯寇陝西。又萬
戶烏珠等寇漢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
時留守宗澤增修禦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糧，可因

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輟
西京之行，併力圖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
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夙
朝官軍扼蒲津，扼西岍，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
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
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
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
兵過河，亦不須多當藉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
河東者，稍稍遷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

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之習熟畧無所懼
是年於澤潞之間却左副元帥尼雅滿寨幾復之故金
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
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熾矣

中興小紀卷三

宋 熊克 撰

建炎二年

歲在戊申

春正月丁亥復詔

此事前已降詔

河東河北郡

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

西帥臣監司恚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即

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逐處闕額百姓給以

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住居 金將尼楚赫兵號

二十萬攻鄧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於鄧守臣直龍

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

戊子城陷汲死焉 庚寅以秘閣修撰呂源為兩浙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家富於財初結林靈素黨益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為廣帥若仲謙則為譚稹之奴至除秘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耶詔與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為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之壬辰伯言奏已毀於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淳反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

然向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 初權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戶部尚書黃潛厚言其近地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併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劉珪論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其言雖俚而切畧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當復讐力戰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况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

銀易殺作虛報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於是直秘閣京西提刑謝旣得而上之詔兵刑板散示諸路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罷諸科獨明法為時所尚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改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就試崇寧初併入進士科額此科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瓌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預薦者聽其試癸巳詔從之殿中侍御史張浚言兵部尚書董耘諂事董貫南征犯伐首尾幕中納賄贖市官資飭表章以

肆期罔海內咸怨陛下總師濟鄆仍緣獲進盖有所自豈可濫居高選丙申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遂召徽猷閣待制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金大將羅索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帥臣龍圖閣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兵無至者戊戌經制判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總管楊宗閔通判曹謂皆死重眉山人後謚曰恭愍宗閔崞縣人景詢懌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行乃為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大

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輅一言漢高感
悟即日駕至關中况近臣為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
用而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南府留守孫昭
遠遣驍將姚慶拒之於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
仔奉啟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至是敵兵益熾昭遠
戰不利已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
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
焉昭遠抃孫也是秋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
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戶赫尼楚故自據西京與澤相

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 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
為陝西撫諭使 群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
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
日攻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 內侍邵成章
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
大臣者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 先是劇賊丁進號
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秘閣康允之率軍
民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辰甲}謂宰執曰此郡守得人
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使

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叅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真賢實能是親舊乃不敢用亦非也但扶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矣黃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古人多期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除允之直龍圖閣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劄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發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已已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如陛下側身修政勤

民以行四方鼓舞蓋盛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

監百司當番人吏到駐蹕處先轉一司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謂宰執曰到此三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候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屬精庶政洞察如此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執黃潛善等曰給事

中劉珣亦未書牘殿中侍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邢煥事同難獨草煥制於是張慤流涕曰陛下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此職士議甚喧諫官臥家數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慤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從慤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違太后即乞以臣寮論疏納東朝自降處分上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今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執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承宣使旨朕為茲事不下懷今月餘矣潛善

曰天下幸甚慤曰又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末除待制宣仁不敢私之但遷一秩其後遵惠為侍從乃紹聖間非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從官著為令 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於金山寺及楊子橋衆約三萬詔西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至是淵歸自將數百騎穿過寨而過遇見淵軍器械精明惶懼迎於馬前淵曰汝等賴來晚故得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閣門宣贊舍人其黨劉立等各補官守守

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既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
嚮德軍節度使初言者乞以崇寧無狀之人編為一
籍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宰已得旨行矣是
日詔畧曰朕惟臣寮趨操弗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
惡使人同知然念才行難以兼全一青不可終廢除罪
重人外並隨材選任如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
以吏部尚書路允迪為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
迪嘗托朝士郭太冲買妾遂薦為本部郎官於是允迪
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宣

教郎馮鐸言今潰兵為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
互相策應是日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
而不去者重寘之法言者論龍圖閣學士鄭修年乃
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
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
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鑄其職是日詔從之龍圖
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五害經制司敷執瓦
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使臣人吏
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至五斗三也朝廷

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以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務收
已為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為高設動搖軍情致其愈
驕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此五者以固人心然
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官兵之愚怯者實中興之先務也
詔獎之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移吏部以御史中丞
王賓為刑部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尚書
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猶縱兵四劫乃詔頤率江
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圖之於是頤浩
單騎入賊營遇等皆出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

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餘黨佈而釋甲時四方薦
士皆試於中書後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稱
臣壬申諫官李處遯請黜列劾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
而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處遯河南人淑孫
康宋城人也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在翼軍統
制韓世忠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軍一萬
人赴西京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
巖擊敗之金將尼楚赫既破鄧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
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敗

親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

原名悟室今改正下同

與右都監伊

都原名余觀今改正下同

以待世忠庚子尼雅滿盡楚西京掠其

民而去知河府翟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初靖

康宰執何臬陳過庭聶昌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除臬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玉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太平宮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時昌已死朝廷未
之知也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為廉訪使者至是
頗為帥臣翟汝文所抑不能自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
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

近請身死三韓結難林以圖迎二聖至是詔應誠借刑

部尚書克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

使副之於是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寔無竒

策可返翠華苟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

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敝邑却請問

津以窺吳越將何辭決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檄四

明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

船以往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

亦奏東河縣民自相糾集為巡社寇不敢犯而言者以

為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東南乞罷之 夏四月乙未
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
請存留亦不聽言者以為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
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
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又如康允
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
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纔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著其
賞罰以示勸懲是日詔從之 時經筵講論語及讀資
治通鑑故事五月至八月罷講庚申上諭宰執曰朕履

茲艱難方孜孜經史若廢之累月則疑義無所質朕欲
勿罷可乎宰執皆稱善遂詔勿罷又上欲旌賞有功將
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煥揀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
以備宣賜或言少府監於織作所掠人而監丞許任申
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為
誰黃潛善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允膺皆小心能辦事張
慤曰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悞事詔可潛
善曰陛下洞察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鑒前日因事置
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 初上登極赦覃恩

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者宰執奏取旨甲子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令回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榮士類則人知歆艷相率赴功此致治之本也乙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為所襲而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為世忠前導再與金戰於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

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於行在先是扈聖駕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姓龐人遂去為盜有孫琦者為之首衆至五萬癸未琦等入據唐州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皇弟信王榛至慶源府遁歸乃變姓名隱於真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往真定募兵或告擴於帥臣劉韜謂擴欲獻城於金韜收擴繫之獄韜崇安人擴狄道人政子也既而韜去金陷真定府城擴與囚走出為金所擄不死時

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擴
往依之邦傑與擴聞信王在民間遂率兵擊奪榛以歸
奉之為首故兩河遺民間風嚮應皆受旗榜至是榛奏
雖尚未達而朝廷已聞信王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
乙酉乃詔朕將還京闕恭謁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
使司條具當辦者取旨行之之左僕射黃潛善等以
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又遷
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陽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因
已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為非至是罷為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卒識者哀之 言者以為頃
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於籍時或租產亦借用之人
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雇借丙戌詔從之陝西
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
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所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
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為金所敗其將張遇
死焉 甲午曲赦河北陝西四路 時江淮等路發運
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秘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為之
太常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 先是責授散官

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丙申
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群盜有號李鐵棒者與
靳賽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壬寅中
書侍郎張慤卒士庶皆痛惜之謚曰忠穆照河經畧
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尚習故態敢凌帥
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己酉秀州禁卒徐
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
明獻於行在復秀州在六月戊辰今睽書之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
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

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舞稍刺其黑
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者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繼
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涇源統制官
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原軍上有統領官劉彥布自
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
端鎮戎人玠隴千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
金戰屢捷金頗勇之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嚴已敗取平
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
潼關陷同華陝西於是龍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斷河

橋又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詔陞庶
龍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此據庶
傳修入

初建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權監押魏勝圖已
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為汝而見疑如此可決
於神若卜之不吉汝當殺我員等箬舉擲之而吉自此
始安時以職方郎劬武謝如意為福建轉運判官如意
至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濤及勝共誅員等首惡
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廳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
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莆田方承被命賫

勅榜諭衆卒承留建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濃
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田縣 戊午以禮部侍郎

兼直學士院王絢為御史中丞時內侍康履用事諸將
有奉之者而絢不敢言此據野
記修入 借刑部尚書楊應誠

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聖旨借道以達金國
楷拜謝與應誠等對立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即
位方欲入貢遽蒙降使昨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人
舊時弱今兵威如此亦嘗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
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

時偶多難假道北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之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近但煩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兼三節人皆自費糧不敢以挽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修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造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却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修曰東女真常於海道往來况女真舊臣本國近却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

樞密院事金富軾來議亦守前說盖其君臣畏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在不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不得已遂回言者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岾仍防姦人有乘風盜藝之患設不圖此則寡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已卯詔沿江措畫限一月畢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糗糧具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病疾進等憂焉澤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

十萬涓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悞國一子
三孫甘被顯戮是月澤卒後謚曰威愍 殿中侍御史
晉陵張守言今防秋在爾而朝士往往引去願榜朝堂
以戒飭之 秋七月先是湖州薦選人張體純敦遣赴
行在授江東茶鹽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
鄭待問為屬官於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頌得官
豈可冒部使者之屬癸未詔悉罷之仍詰問湖及州提
領官以二人皆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
山人也 丁亥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諸

州多囚繫此輩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憫之覆
轉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槩待之金
人與吾戰率諸國之衆薦冒鋒鏑使肝腦塗地彼亦何
辜朕欲悉發行在存拊之庶可召和氣汪伯彥曰王者
仁不異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黃潛善曰陛下一
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於神明矣 是日詔
國步多艱人材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
擬授果賢或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有奮忠義
三省遵行之 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聞之

否黃潛善曰陛下廣收人材以濟時艱天下士聞之必
歸心矣潛善又曰內侍王嗣昌以何事送吏部上曰嗣
昌為門司好大言議國政與邵成章為死黨不可不斥
潛善曰臣一刻之間三聞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之兆
也

中興小紀卷四

宋 熊克 撰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為龍圖閣
學士提學太平觀 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守公
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昨有譖其短
於帥臣唐慤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荆南轉運
司擒千秋寘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寃已得
旨免勘而慤猶未肯釋緣有全軀保妻子棄城與敵者
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已上恐掣肘敗事拒之不納

賊平恚懷愧恨媒孽於慙歆殺之以快其意慙加煨煉
違詔不釋且忠義立功之士所宜加卹罪猶當宥况無
罪乎己亥詔釋千秋仍降慙貼職為直秘閣 辛丑詔
畧曰廼者春多雨靈夏仍旱曠飛蝗為沴餘寇尚存弗
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眇躬
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寔與免
租稅禁囚淹延趣其結絕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名
尹杜充為東京留守今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
殿前都指揮使副之 仍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

惟忠赴行在為主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祈
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既而仲荀先充以
至虛中乃行 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
嘗從偽命落職遂進狀自辨畧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
臣不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顧如言者所論則為未之察
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為金人逼脅圍城士大夫恃陛下
之在外也共為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
在尚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職臣
嘗遣長男伋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軍中回言將令高

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孺李擢繼道邦昌之言且趣之
出與回言同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為陛
下出也四月八日奉寶璽出門十二日見陛下於濟州
蒙陛下洞然知照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濟
入京不復還省即整辦儀物催發百司官吏前往南京
粗免闕悞如臣才短力憊方多事日享祠官之祿臣分
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言則為大惡不宜尚齒
縉紳否則為至寬亦不宜按此下有如臣所陳涉妄甘
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死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為更

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伸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
陵孫覲已去復召乃言克家與覲皆小人之雄不可用
二人在靖康間皆附耿南仲倡為和議助成敵謀有不
主和者則欲執送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敢較陛下即位
灼見其情遂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地皆得被召復
將用之望竄之遠方以禦魑魅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
龍圖閣待制知台州仲此書疏在先是朝議大夫惠
厚下及密院小吏楊雍皆自金境逃歸言中原之人聞
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既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

錄登極赦書奏道君者聖情甚悅趣宣和皇后作讌相
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執早朝以奏上歛容不語久
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
補而服之黃潛善曰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詩人所羨
臣等今聞后之儉德如此豈勝幸甚此據顏歧所編聖語壬子
詔圭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是月燕山府人劉立芸
聚眾攻城破邑立芸諭眾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
殺掠但令饋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眾時吏部案
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為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

選侍郎吳江魏憲在宣和間已貳銓曹熟於典選至是
乃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故
姦弊稍戢憲志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金之勁騎
由京西不回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
學士奉祠而去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尚書呂頤
浩侍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以輦運遂以行在府庫充
物為言請自今上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
二廣者寄江寧府從據葉夢得行述修入言者請復常平官修
補助之條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朔詔從之既又詔常

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亦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慮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與中書舍人孫覲張澄共討論之澄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為翰林學士覲為給事中初徽猷閣待制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揚祖為雜學士時諸路類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甚貧寄食於人黃潛善

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例上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朕謂取士至公考官足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賀試辭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袁正功合格正功晉陵人也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乞師擴至東京見留守宗澤遂達行在擴自離五馬山寨麾下五百人至至不滿百人上識榛書跡即除河外兵馬都元帥辭畧曰覽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獨留慨然壯圖副朕本旨依就顯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

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又以擴為元帥府都總管俾

將兵北討

據張滙所記與馬擴自敘

初道君北狩自燕遷霄郡一日

謂駙馬都尉蔡絳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佑建
炎中興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
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秦檜當靖康末不推肯立異姓
為金人驅去亦寓此地道君乃當絳以書示檜讀之嗚
咽不勝謂絳曰天祐吾宗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應昭
假遂具酒殽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雅滿是月
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閱之道君曰春秋

多弑君父之事為人臣子豈宜觀哉絳曰春秋者孔子
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經也願陛下
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絳曰此讀春秋始知宣聖之深
意恨見此書之晚曾因聖壽節晏道君賦詩以與淵聖
乃用親仁善鄰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注目
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過忌辰時輟膳追慕終
日雖在蒙塵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騫以下九百餘
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身在
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懷

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輟衣而易之先易殿中侍御
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宰
輔任之不疑然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寔難不敢
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施設豈宜悖謬以敗中興之業
也哉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
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
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
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
皆與初意相戾其市私恩如此又草茅對策誤不如式

考官贖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覲諸
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
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邵成章緣
上言遠竄今日近侍以言為諱其塞言路如此舊制臺
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
遯之徒欲為已助其毀法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才皆
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又間以
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
東則曰朝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

此又曰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
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狠自
專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執親兵
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伸為衛尉少卿
九月癸未伸自乞誅責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差濮州
監酒初上語宰執以廷中從班未當又謂黃潛善曰
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姓名來
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黃潛善曰祖宗時多
命從官各舉所知於是列曹尚書呂頤浩盧益王賓翰

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黃潛厚御史中丞王絢列
曹侍郎劉鈺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黃哲中書舍人黃唐
傅張澄各奉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陽人唐傅侯
官人也時頤浩舉朝議大夫褚宗諤修職郎李迨益舉
朝請郎惠柔民賓舉前知公安縣程千秋夢得舉直龍
圖閣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廷秀潛厚舉登州教
授鄒浩絢舉通知郎蔡向珏舉崇德縣令鄧根浚舉校
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永州李公彥哲舉杭州教授
李誼唐傅舉知興化軍張讀澄舉從政郎周虎臣宗諤

高密人柔民晉陵人炳侯官人廷秀鄆縣人潜浩弟根
邵武人直柔弼孫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
臣管城人壬辰宰執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有識者否
黃潜善曰臣等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才又近三
十人殊可喜也 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云
草葉純赤實得建炎美號形如拍掌應股肱宣力之義
殆將有熊羆之士盖彥自謂也 時上親寫書之旅葵
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素屏宣示
宰執甲辰黃潜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昭德之義於

易取有賢畜賢之道盖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
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
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潜善又曰自
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
而生則多歷年所願治之志莫就盖存則人亡則書陸
下聽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
汪伯彥曰陛下寫聖賢垂範之言寘諸左右則非為翰
墨乃修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
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潜善曰願陛下允

蹈其言則天下幸甚 已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
初成都路轉運判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
轉使^軍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今
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蘓茶戶
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
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罷酌
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交易改
咸都茶場為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
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畧

也 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高麗回
具奏高麗君臣相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
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為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
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黃潛善曰若以
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
征伐燕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表謝
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據朱勝非問居錄 監察御史寇防宣
諭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台
每於月旦率屬拜表如宣詔其餘列郡附遞以進故三

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
庶幾方咸知尊君之義戊午詔從之 時四方貢賦不
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
可為準初宣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蠲其賦
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
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
額亦增一分半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
並號經制錢歛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
是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並

賣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
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為商
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尚書呂頤浩亦言經制之
法始於陳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
急暴斂多矣知沛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
收積微而多償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
獄司拘收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 金人右副元帥
鄂勒琿以衆渡河收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
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

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翼州總管馬擴援之議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瓊代俊行初知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遣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間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翟進營翟進已諜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躍馬墮濠遇害時御營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懼而復叛知樞密院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婿梁汝霖者嚮

皆為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而遁至河偶得漁舟以進都水使者榮蕨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於子婿之愛宜在所後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畧曰卿仰思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攻虢後圍陝知陝州李彥先極力拒之敵不能破金人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虢州陷之有內侍高邈嘗官陝西至是彥仙寓書於邈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廊延帥王庶節制

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鞏縣人也己丑上
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邈得彥仙書
是何月日上曰朕不欲觀其私書黃潛善曰前代帝王
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郎范寅
敷自北地而來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
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先是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
為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
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騎驟延安正軍統二萬庶
召諸道兵未集端不出兵為援庶退屯龍坊敵乘虛犯

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哉
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
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
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
見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大失春秋出疆之義得以
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之時也
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
自為之亮無預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死之時新知
鳳翔府王瓌自陝府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為端所襲

而敗璣不能軍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 初直龍圖閣
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有清河尉王彥投所軍中所竒其
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為軍將彥河南
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為一軍至是
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种師道帳下小校桑
仲為潰兵所推亦降於充並用為統制官未幾郡盜張
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戰破之 李成之敗也獲
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之三州至是江淮制置
使劉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

不顧豈恆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
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
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
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
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成惑於陶子思邪說
使朕不得用之潛善曰陛下英武大度惜人才如此金
人既陷延安又破綏德遂犯晉寧軍初守臣徐徽言與
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彥文自東
京來被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以利啖之使為書

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與徽言親也金挾
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
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與國家不有情我尚與爾何情
即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金兵大敗之斬羅
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為盜區惟晉寧獨存其地勝號
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內應者
啟扉以納敵徽言率帳下士力戰金兵猥至被執羅索
百計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人後諡曰忠壯時
奉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宮亟

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上皇耶黃潛
善曰陛下夙夜以二聖為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
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
人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少寬聖抱上領之
時吏部尚書呂頤浩戶部尚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
澄給事中孫覲共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後
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永勿復行
夢得請選實厯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而頤浩又請
追還常平糴米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

此據顏
岐所編

聖語及朱勝非
間居錄修入

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
隆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
上曰太后於此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
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
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
念此事與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
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
濟斯民天下幸甚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
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京

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
或勸之取旨帶行庶可為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
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
金人曰既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耶然紅巾亦不知行
可為奉使及見使旌乃引去 此據行可
墓誌修入 詔有司築園

壇於南門外 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為金人劫去惟
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溫潤真希世寶
也 己亥上朝饗太廟辛丑宿齋於行宮壬寅冬至自
常朝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

詔畧曰朕適歲當郊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於朕心逮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迄用成禮顧朕眇昧敢曰馨香上聞實惟祖宗之靈相佑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逮耳目之言必忠毋奪於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忠力至於怙衆為暴亦當革心自效朕言不渝爾毋怠忽初信王榛遣馬擴請兵於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歸金者告於見屯真定女真萬戶蘓赫馳稟東元帥府謂擴將得兵而來於是右

元帥鄂勒琿右監軍達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為脩尼雅滿留左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尚未至阿勒琿達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大軍方次於北京之清平鄂勒琿達蘭復攻破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鞏仲平力戰而死任琳引衆叛去擴總餘兵歸行在尼雅滿進攻澶濮為將官姚端夜襲而敗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克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敵不能西遂東會鄂勒琿同入寇

初遣統制官范瓊將兵拒金瓊至東平府金衆方盛

守臣保文閣直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走瓊乃
脅邦彥與之南歸 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
符第嘗為台官因論禮制局事道君批曰劉豫河北村
吏不識禮制遂黜於外至是纔復為郡時金人來攻豫
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為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
人解去尼雅滿乃遣人啗豫以利豫即詣敵軍前通款
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飯死之 初杜克尹大名
提點刑獄郭永為克畫策克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
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克愧謝之克移

守東京詔就除漕臣張益謙代克為尹時北京與東平
實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
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判官裴
億皆齷齪無能為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
遮梁宋敵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
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
齎帛書夜縋城出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為之備敵
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
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

時及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益謙億
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為辭金
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雅
滿曰阻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狀貌魁
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
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有人在繫者無不出涕
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謚曰節勇
是月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於行宮門外
內侍以聞以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為官家兒送揚

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
仍藉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
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尚書省
立法 隆佑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鼎州團練使
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軍於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為
右軍統制官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張浚韓世忠皆出
其下者 先是建州叛卒葉濃等破古田縣徑犯福州
入西門劫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

芑登城諭之乃去深芑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
追躡之不利濃等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
城下時詔御營中軍都統制張浚遣兩浙武憲趙哲統
兵二千人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
人招安庚申濃等遂降後濃至浚軍中復謀為亂浚擒
而誅之 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為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汪伯
彥時政記云潛善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
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稽首謝伯

彥所記其果有之耶若果有之耶若果有之而二臣不
能副上所期罪亦深矣 尚書左丞顏岐為門下侍郎右
丞朱勝非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為僉書樞密院
事 中丞張澄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
宰相與提刑司郎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
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此姦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
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
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仇又許翰與綱最厚
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

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為特進衛國公昂為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貴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者論刑部尚書王賓乃李綱之黨昨為中丞無一字及綱比盧益為副樞賓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選居政府身偶後於他人而躁進如此庚子賓除龍圖閣學士與郡初敵陷東平襲慶三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奉郎孫億並於徂徠山建寨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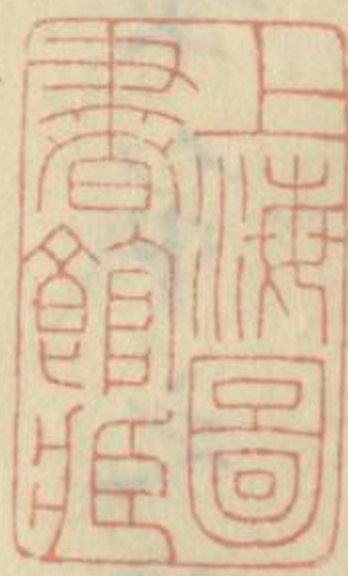
聚兩處軍民及累下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於朝乙亥詔給為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億為直龍圖閣知襲慶府戶部尚書葉夢得嘗請上南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晚夢得曰運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復乞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淮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帥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上一日召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後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又吏部侍郎劉珪亦言

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降人為見兵以糴米為見糧
二者無不可時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
執皆以為不然初遣統制官范瓊北征支金帛數萬
令其犒師瓊恚以入已且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
由間道至淮西趨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時金人
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
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
遠畧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
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

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之動息成雖為前江淮制
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成眾猶未見也是月淮北屢
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人覘知朝廷不戒亦
偽稱成黨以欺我師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既授以官
復多給空頭官誥與之成敗皆為光世所奪遂以賞所
部立功將士凡書填五十道至是光世深納其餘且言
恐軍中有得之者亦倣其書填異時真偽不辨乞除所
申姓名外許人告捕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詔立賞
在明年
正月二日
今聯書之
初夏國因契丹為金人所敗遂率眾取其

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膏腴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
金人持強遣人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
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為知府州折民所困時折可
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境

中興小紀卷五



宋熊克撰



建炎三年

歲在己酉

春正月中丞張澂言邊事未寧請詢於

衆為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尚書呂頤浩奏曰天下

多事聖哲馳騫而不定金人已破河北山東於陝西諸

郡近復引兵渡河駐於澶漢之境祈請之使雖行而未

有報韓世忠范瓊統兵北去亦未有戰期致宸慮焦勞

下詢羣策令人騎漸逼京東若民心一搖淮南望風而

下則不能枝梧望降哀痛之詔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蜀

其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而南者令州縣優恤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監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賊庶免全郡皆為魚肉凡此皆以收民心也夫敵兵雖勇而素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必至顛沛令王師師倣古陣法常山陣勢雖茫昧不陳而陣圖別有可攻願早圖之 已丑上諭宰執令擇日進發朱勝非曰湏支金帛方能辦私覲物彼方辭所進官職恥於自乞上命依條格支仍優加其數且曰國家惜財正所謂積以待用若二聖得歸朕豈吝金帛之數 時羣臣准詔論防邊事

皆送御史臺辛丑詔有警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動搖人情者流二千里故一時間皆未敢動此據張澂說黃

潛善等疏修入

戶部尚書葉夢得請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

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二處從之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通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財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 時禮部尚書王絢以為金人必犯行在率從官二三人同對便殿上令詣都堂議絢等見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乃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

及之于是宰執相約曰六宮已先渡江百官家屬亦聽其便惟吾黨骨肉不可動動則軍情不安至是金佐副元帥尼雅滿以輕騎五千自山東徑趨淮甸乙酉泗州將官閻瑾失守中夕奏至朝廷震驚二月庚戌朔上即欲南幸潛善伯彥力止上姑候寔報渡江未晚上然之少頃又轉傳瑾懼而自反敵見瑾已敗謂朝廷無備遂徑至天長軍時統制官俱重成喜兩軍共萬人望見金先鋒百餘騎即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兵拒之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亦潰遂

遣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

出門

皇子六宮往杭州據趙鼎扈從錄不是今日

壬子得天長報敵已

至上乃躬介胄乘馬南巡惟內侍及護聖軍從之者數人而已二相方會食堂中有審其事者猶以前言為對堂吏呼曰駕行矣於是宰相以戎服從戶部尚書葉夢得從其後百司諸軍並護駕行上天性仁慈與路人相先後不令訶止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龍泉季陵亟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已塞道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中烟焰燭天臣寮士庶及帑

藏所儲為金人殺掠殆盡給事中黃哲左諫議大夫李處遯太府少卿朱端友皆死揚州守臣黃願遁去時公私所載之物軸艦相銜而朝不應閤膠泥淖中敵悉取之大理卿黃鶚至江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諤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亟范浩繼至亦死諤南城人也吏部尚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上渡揚子江至鎮江府初右諫議大夫建安鄭穀累章請移蹕建康宰執沮之至是穀扈從上曰不用卿言及此此據 癸丑命奉國軍節度使劉

光世守鎮江府甲寅宰執從臣入對議事杭州未決呂頤浩葉夢得以首扣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愈狼狽矣宰執以為是上曰如此則須宰執同往江上令江北諸軍給陣防江于是宰執馳詣江干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人至言令早敵騎數百來犯已射退矣遂以為江北統制官收兵以捍瓜州既而都統制王淵言楚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而來先據蘇台將若知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上以語宰執于是黃潛善曰淵言如此臣何敢留陛下俄有內臣

奏事城中火起又聞衛士涕泣且藉藉上驚命中書侍郎朱勝非與管軍左言傳旨問所以勝非呼之前使言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渡衛士妻孥矣衆貼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候駐蹕定當錄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方指揮之際上於屏後皆聞之勝非復命上曰敵已聽得上即時乘馬南幸自駕起而鎮江城無賴輩與軍人縱意抄掠民悉奔竄矣 乙卯上至常州羣盜丁進等已受詔而縱兵掠民至是欲走山東朱

勝非至丹陽都統制王淵遣使臣張青領五十騎護勝非因令青圖進青以白勝非勝非曰丁進不除必為巨盜聞渠有數百人爾五十騎可敵否青曰不足畏於是檄誘進至勝非所誅之其衆惕息聽命 丙辰上至無錫縣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僉書樞密院事仍統江浙制置使詔張邦昌親屬邦榮張元亨並令錄用又命朱勝非同禮部侍郎御營司叅贊軍事張浚守平江府節制平江常秀兵馬控扼通泰之衝時潰軍在江北多乘時作過統制官王德以衆攻和州靳賽以衆

攻通州二城垂破于是勝非與浚作蠟書招之德賽皆聽命許以無食乃分漕米給之劉光世又遺戰袍器甲于是相繼渡江時德招張育之兵萬人光世得之其軍復振德鞏縣人號王夜叉者是也頤浩遂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捍瓜州渡 庚申上次秀州 壬戌上次崇德縣 初戶部尚書葉夢得以本省所藏皆棄江北欲亟趨杭州為備乃由宜興問道先往壬戌上至夢得迎於臨江上入州治駐蹕詔遣御營軍中統制張俊往吳江控制 汪伯彥時政記曰時潛善等

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江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慮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惟緩急有驚傳不可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庶幾行在不至誤事 葉夢得言臣昨杭見以轉運司為升賜宮小人遂傳以為復開應奉之端上即詔罷之夢得見宰執言百官六軍券勝歷不存請別給新者又姑蘇金陵兩處所留上供約可支半歲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候取兩處物至償之又戶部司農太府及倉庫官吏無一至者願差官攝事皆從之 御史中丞張澂論

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十致陛下蒙塵於外天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竄黜已已罷潛善伯彥並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江伯彥知洪州又以戶部尚書葉夢得為左丞而徵為右丞言者再論潛善伯彥遂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尋皆落職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穀言今宜用兩浙人材如晉元帝渡江擢用吳中之秀庶衆情翕然歸附從之 湖州民王永錫獻錢五萬緡執政言版計無闕上曰如此安用即詔却之 辛未敵退江浙制置呂頤浩帥兵渡江至真

州收權貨務錢物 初婺州歲貢羅萬疋崇寧以後希進者增其數至五萬八千疋至是守臣蘇遲乞減其半上問執政祖宗額幾何葉夢得曰皇祐編勅一萬疋上嘆曰民將何堪可依皇祐法執政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疋著為定制仍給見緡遲轍子也 丙子下詔責躬畧曰朕已放宮嬪損御服黜宰輔召忠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事關於國體益於邊防許士民直言朕採擇行之仍旌以示勸言之或失亦不汝尤 初臺諫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

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于二人秉政日以言被刑上曰
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召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並
贈京秩上初至杭州霖雨不止至是執政奏事葉夢得
曰東南春夏地濕上曰自渡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
獨求安今尚寢堂外俟稍定方入正寢執政曰如此人
心孰不感動 故事惟侍從乃許薦士不及郎官是日
詔郎官以上各薦二人仍不俟都堂審察便令登對執
政曰陛下搜賢不倦如此天下辛甚 二月己卯詔金
人已退當移駐江寧府經理中原仍命簽書樞密院呂
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
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 辛巳張浚乞於沿江置強
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 言者乞依唐及祖宗舊
制應章奏委學士給舍輪日閱於禁中不內臣傳送只
實封往復庶免交給之弊從之 上嘗謂左丞葉夢得
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責大臣分掌朕自募十萬人
將之須與敵力戰先欲得鐵甲五千卿為朕辦之 葉
夢得行述曰時顏岐等見夢得數論事心忌之及上委
以鐵甲愈不樂乃給杭州康允之云上欲除君待制而

左丞沮之允之即與其將曹士英謀為亂頃之本州兵
變但誅其首餘三千人尚在聞夢得秉政反側不自安
皆謀為亂岐等証之行述莫濟所作是日詔夢得深
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使乃
分任之意也于是同知樞密院事盧益遷左丞又以向
德軍節度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僉書樞密院事仍兼
都統制舊制簽書必帶檢校官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
太保為之至是淵以節度直除以制也命下諸將有不
樂者壬午右僕射朱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

武臣有免進呈押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于語將尤有
利害臣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管庶弭衆論上然之
勝非又曰葉夢得執政旬日即罷何也上曰提領財用
亦有例勝非曰張穀兼此至於自作酒肆人以為非於
是夢得力辭不就職旋亦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
宮益行述曰時政府欲損禮求于金盧益奏如封冊
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稿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
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勢嚴戰守為自治計庶中興之
業日隆而將士之體不懈執議不回因責授梅州安置

翌日上省察復其官以吏部侍郎孫覲為戶部尚書時御營前軍統制官苗傅與傅統制劉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敵難遂圖不執正彥法子也淵故為法部曲先是正彥以舊恩從淵求官淵薦於朝以文換武得威州刺史又以所領三千精兵付之正彥因招到賊丁進等久之除團練使正彥意不滿而淵檄取其兵正彥固執不遣以此怨之又傅以淵素出其下尤快快不平癸未除奉國軍節度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等脅所部兵以叛執淵殺之併殺內侍數十人

傅等與中軍統制官吳湛通為囊橐湛亟閉宮門宰執入奏事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急趨樓上傳正彥與其屬張達王約甫馬柔吉王世修輩立樓下皆被甲露刃以竿梟淵首知杭州康允之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不然無以止變上從之管軍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望見黃蓋即山呼而拜時百官咸在三軍恟恟未定傅乞誅康履上未允軍器監秦寧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命吳湛執履傅等即殺之衆猶未退乃遣使請金人且乞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上顧

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有浙西機宜時希孟者輒曰乞問三軍於是通判杭州章誼越班出斥希孟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誼浦城人也上曰太后意何如勝非曰無此理上乃命顏岐奏請太后不登樓徑往諭諸軍勝非從太后至樓前諭久之傅等以垂簾請樓上傳旨可之太后乃還傅等不退復請上為太上皇帝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乃趨出呼其募屬將佐至前曰請君言二將此事出於忠義為國耶或更有他圖皆曰忠義為國勝非

曰若果忠義則當上下一心並聽朝廷處分有異志者誅之皆曰諾時兵部侍郎直學士院鉅野李邴亦以順逆之理曉之由是凶焰稍挫既退勝非奏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不知逆惡自不赦上可之上曰康履忽諸將有取死之道勝非曰諸將奉履必有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臣觀王約甫輩乃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曰來早太后御殿勝非曰母后稱制須二人同對承平故事于今難用乞許

獨對仍自苗傅始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且乞太后隨宜勉之度有動心者兩宮以為然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舊相未去事已不可收拾矣時傅等揭榜通衢有天其以予救萬民之語見者憤之甲申上徽號於上曰睿聖仁孝皇帝幸睿聖宮以杭州顯寧寺為之太后臨朝皇子魏國公攝政大赦天下自是日引傅等太后勉之皆有喜色而臣寮獨對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朱勝非間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球戲以一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詔聖間宮掖造禁縷有

匠者姓孟獻新樣兩樣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瑤華道宮議者皆以為讖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請康初京城失守二聖皇族皆詣金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為復興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庚辭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金人以后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至是前讖乃驗蓋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緒天位暫傾而復正皆后之力可謂異人矣丁亥赦書至江寧

府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亦走介入杭仍寓書於俊及劉光世共起兵孫覲作李謨墓誌曰明受赦書至建康官吏讀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謨時為江東漕白頤浩曰樞省大臣盍詔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及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謨嘆曰群兇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下發辛諸將謀復王淵裊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初頤浩與謨同官河北不相悅至是聞

其言益怒然當時勤王之舉頤浩寔為之倡令覲所志如是恐未必然姑附見於此 朱勝非因王鈞甫來見問之曰君前言二將學不足何也對曰如殺王淵軍中亦有以為非者曰君必以為非矣鈞甫唯唯勝非察其意已諭不復言之召張浚為禮部尚書令以所部兵付淞江提刑趙哲復令御營前軍統制張浚留所部兵付統制官俱重仍復赴秦鳳總管新任浚與俊各不奉詔浚召哲及守臣金壇場湯東野令各具奏言敵未盡退若浚朝就道則夕敗事浚又慮苗傅等兵上抵平江則

失枝梧乃令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于是浚上表大畧言國家多難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願請睿聖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復與二兇咨目且欲得辯士往說之使無他圖浚與蜀人馮韜有太學之舊時韜在平江浚乃遣之入杭見二兇為陳順逆上之御棲也已除苗傅承宣使劉正彥觀察使至是又以其屬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張遠馬柔吉王世修並直龍圖閣庚寅在除二兇並為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都統制黃潛善責衡州汪伯彥責永州並居住時潛善之兄通議大夫潛厚亦

責分司南京道州居住提領行在茶鹽葉份言權貨物都茶場乞就行在一處置司人吏雖分而提轄監官並令通管份劍浦人也時二兇日以殺人為事且頻入都堂右諫議大夫鄭穀常面折之壬辰擢穀為御史中丞穀遂遣所親承議郎建安謝嚮微服至半江見張浚等令嚴備緩進又作杜鵑詩諭百戶當迎乘輿反正之意穀言傅等便宜軍法止可行於所部士卒又都堂國論所出非庶臣得與請頒其章示之傅等雖怒然由此少戢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上表請睿聖復辟

親總萬機仍幸金陵以國復舊疆不然恐天下之必亂也 壬辰馮輔至行在遂見二兇為陳成敗甚悉右僕射朱勝非奏授輔朝官除兵部外員外 朱勝非召二兇及其屬與之語知王世修可以利動因勉之立事許以從官于是世修為之往來傳道時二兇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趨遣使勝非未知金將所在宜先遣小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以此必破其謀可無憂也后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既而小使止平江而新除尚書右丞盧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

崇福宮二兇之議遂息 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夏稅及和買絹一百一十七萬餘匹欲令民間每疋折價錢二緡足計三百五萬餘貫省仰助國用從之 時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行部至鎮江府聞難乃越境赴江寧見僉書樞密院呂頤浩獻以計謀寧止歸安人也 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怯懦不能從於是朱勝非言浹日以來從宮中能助朝廷者惟邴與鄭穀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此何意也乞遷邴穀以厲其餘

遂以邴為翰林學士 甲午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
江寧起兵乙未次丹陽縣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由鎮
江以兵來會 丙申御營平寇將軍韓世忠以兵由海
道至平江見張浚泣曰我便去救官家浚曰投鼠忌器
事不可急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初王淵識世忠於微
時待之絕等故至是世忠奮發討賊尤力先是二兇與
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朝廷見
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
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路馬必加禮至於

遜位之說必其子長而賢因託以政使利天下不然謂
之廢立若握兵在手責其君以細故而議廢立古豈有
是哉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嗚呼天佑我宋
所以保衛聖躬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畏之而不敢留
奉使則民謳歌而有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二兇得書
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為逆賊何以能堪如呂
樞密則曉事朱勝非曰罷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
丑責浚散官柳州安置中書舍人季陵草制有輕脫寡
謀之語時有小黃門急趨睿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

不得已貶柳州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 朱勝非聞
居錄言平江檄書至二兇怒此時檄書猶未草蓋因浚
答書耳若檄書則呂頤浩自為盟主應不應言呂樞密
曉事矣張浚復辟記曰二兇得臣手書立具劄子乞誅
臣以令天下朱勝非立止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別變
遲之七日始有柳州之命浚自記此事蓋得其實也
壬寅頤浩至平江府凡兵三萬人張浚乘小舟逐之于
郵中得堂帖乃貶柳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
書吏云有旨趨赴行在令申速發之命是夜共宿城外

頤浩呼其屬刑定官李承造草檄文浚為潤澤之時韓
世忠兵寡頤浩與張浚議分浚兵濟之浚乃以統領官
劉寶一軍二千人借世忠二兇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為
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兇許之時張浚下
將安義陰結二兇欲代浚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浚
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
具二兇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邀駕泛海浚又遣統制
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
檄內外以世忠為前軍浚以精兵翼之頤浩浚總中軍

劉光世親以選卒為遊擊而分兵以殿于是知平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用不乏二兇聞之甚恐馮轡知可動即白右僕射朱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總主固執內禪猶有一說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轡與二兇議二兇有許意遂拉回同議都堂甲辰轡同二兇及王鈞甫等並引見太后勞問曰卿等皆

忠義之臣初張浚誠轡乞以鐵券賜二兇用釋其疑轡遂奏太后許之議定癸卯詔百官赴睿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為復辟至則宣詔睿聖皇帝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太姪于是中丞鄭穀極論不可百官退請睿聖宮上御殿引見二兇勞問有加辭色粹然二兇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兇歸營逆黨張達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大愠夜入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轡力爭勝非曰勿與

較其實一也 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二兇懼外師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恚不為行是日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為一奏傅無語劉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爾所以召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責世修於是世修以言偪傅不能答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中

諸將持書名丙午除世修工部侍郎將賜金帶而內帑適無乃用七百緡市於戶部尚書孫覿家以寵之勝非即召學士李邴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赦文皆具 詔移蹕江寧府 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為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二兇並賜鐵券 丁未文武百官赴睿聖宮迎請復辟是日駕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勤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問韓世忠曰賊有他虞

乎對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慮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如何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况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邀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令徑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因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是春山東河決歲復大饑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閩臯衆二萬據濰州張城衆五萬據萊州有葛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泥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遣衆攻青州

洪道棄城而去乃密約安邱縣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閩臯並兵劫敵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臯攻密州杜彥值敵騎亦來儀臯戰敗于是濰萊密三州皆降於敵騎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于是諸重鎮相繼為敵所

陷

中興小紀卷六

宋 熊克 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
問朱勝非對曰捲簾當先降詔乃乞太后暫出仍下詔
明日捲簾並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兇未有一處乃
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遠
為本路轉運判官二兇請鐵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
製馬二兇又言王世修尚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為從官
難復預軍謀矣時傅遣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伺擊

勤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耶是日翊
戰敗二兇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康
允之以為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兇速引兵去是夕二兇
乃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遑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
北関辛亥入城擒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
湛皆戮之 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叅贊軍事張浚
為知樞密院事 時中司闕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朱
勝非因薦中書舍人張守以為守預聞反正謀議詔以
守為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為觀文殿大學士

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罷于是門下侍郎顏岐為
資政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為端明殿
學士提舉冲福宮尚書右丞張澂為資政殿學士知江
州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以本職提舉醴
泉觀兼侍讀惟僉書樞密院事李邴遷尚書左丞同僉書
院事鄭穀進僉書院事詔管軍王元佐言各責散官並
浙西機宜時希孟並安置元英州言賀州希孟吉陽軍
初議反正樞密都丞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

觀望停其官責永州居住 初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一

十九人皆乞建藩鎮朱勝非嘗奏其事謂當倣藝祖之

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為京師淮北為鎮淮南為郡至是

勝非去未果行之虞卿建安人也 甲寅以奉國軍節

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

時上面授光世倉書樞密院世光力辭之定國軍承使帶御器械韓世

忠為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

械張浚為鎮西節度右軍都統制餘皆進秩一級 乙

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 趙

鼎事實曰上初渡江詔郎官以上薦士時都司黃槩以

鼎應詔至杭聞復辟始入城而張浚又薦之 鼎見浚

首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

家丁已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醴泉觀

使遂以鼎為司動郎官鼎聞喜人也 詔崇寧以來內

侍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

從軍法 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呂源以兵三千自衛

而適為中丞鄭欽所論已詔停其官送卽武軍編管至

是軍器監葉宗諤除直龍圖閣與右文殿修撰葉煥並

為發運副使

除葉煥在是月
辛酉今聯書之

戊午戶部尚書孫覲除龍

圖閣學士知温州既而改知平江府 苗傅攻衢州城

守臣晉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 時言者引

元祐宰臣司馬光並三省狀乞舉行之詔侍從臺諫集

議中丞張守以為先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

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等乃言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

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

事其左右丞並罷從之于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詔

都停驛同文館並罷都水監仍置使者一員 癸亥以

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降賞以徕賊

之降者從之 丁卯上發杭州辛江寧府命御營左軍

都統制朝韓世忠亦為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

初賜門下詔畧曰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

祚纂承之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家嗣於青宮太后上

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皆令有司擇日

壬申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尚書王絢除資政殿學士權

太子太傅 時殿前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

賊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

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遇而韓世忠下裨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郡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黥居民為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擒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隊為先鋒以拒王師宜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從之時州縣添差官猥衆如平江府監酒四五員湖州監稅五六員安吉縣監酒六七員是月詔官冗蠹則理當澄汰宗室歸朝官外餘悉罷之監司屬官亦依此行初勤王

所檄至湖州守臣梁端會寄居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謀之衆未及言主管鴻慶宮曾紆曰此順逆甚明出師無可疑者趣端張榜用建炎年號時賊來取兵器紆又請擊之母令還既而端被賞至是中丞張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顯謨閣而殿中侍御史楊廷秀亦言杭州通判章誼首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詔擢誼為倉部郎官安宅歸安人懋贛縣人紆南豐人布子也初叛臣劉豫據濟南以降金至是金從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於是右副元帥鄂勒瑋與監軍達蘭分占山東諸郡惟

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 五月戊寅朔以知樞
密院御營副使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初命浚為招
討使左司郎官權中書舍人江都李正民言川陝吾境
難名招討請用唐裴度故事從之仍詔浚便宜黜陟正
民未幾除中書舍人時秘書省權罷而日厯之局亦廢
正民謂宜置著作一二員選文學之士兼領仍以日厯
案隸門下省亦從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諭宰執曰張
懋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劄親劄
令有司致祭更可議恤其家 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

議辛武昌為趨陝之計既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
史中丞張守又建議大夫勝康皆不可守曰東南今根
本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為翰林學
士癸未又以康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康既執
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真執政也孰有
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者乎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
仍改為建康府時以保寧寺充行宮 時統制官王德
欲與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
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 丙戌苗傅等寇浦城縣

韓世忠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于路世忠使
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率
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劉正彥有舉子程妥者崇安人
時虜在傅軍乃為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
既又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妥及其愛將張政西
走至歛鋒村為土豪承節郎詹標所邀苛留數日妥覺
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即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
於朝杞永嘉人既而告者謂政本誘傅出降杞等惡分
其功而殺之故杞標皆就逮杞除名連州安置而標死

於獄 林杞遺事曰苗傅劉正彥既敗擁衆南走大將
韓世忠尾賊而追之時杞為閩縣恐賊至得脫預檄諸
郡扼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為大軍所擒傅與其徒數人
變姓名竄伏人莫能踪跡杞立重賞捕之俄而幕士詹
擒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由太末以歸
杞冒暑親部送傅政欲追赴世忠至富沙境上會日暮
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為護兵所殺杞獨以傅追及世忠
授之世忠得傅喜曰今當還朝首為公論功杞曰此非
某之本心况太尉自浙右提師破賊而追至某借大軍

餘咸獲之匹夫力耳何功可論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
軸為姻好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巨萬而監司忌於投
鼠皆不敢發杞曰吾為憲官豈可開眼放贓吏亟以其
罪聞某人讒於當軸遂以張政為告苗傅反者宜得重
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置之死不得已猶削籍
連州安置然傳事有本末傅天資狼暗正彥狂直者耳
而政實為之腹心既敗猶與傅同竄其不告之明矣台
諫知杞冤相繼論列不數月有旨許自便遺事所記小
異蓋其辭不無緣飾也 甲辰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

壽觀詹義兼權直學士院義縉雲人未幾乞祠詔升徽
猷閣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示優禮 癸巳詔諸路預和
買絹帛即支其直違置之法 丁酉尚書省言欲將江
池饒信為江州路知州帶安撫使建康太平宣徽廣德
為建康路知州帶安撫制置使庶幾責任稍專從之

己亥宰執請依祖宗官制置中書門下檢正官樞密
院檢詳官各二員仍減左右侍郎官兩員從之 初羣
盜薛慶斡賽皆嘯聚淮上慶據高郵軍衆至數萬知樞
密院事張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撫之纔渡江而

賽率兵降於浚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
出黃榜諭之慶感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
間不知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宰執議遽罷浚除資
政殿學士奉祠仍遣統制官王瓌提平往平其事瓌渡
江慶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召浚赴行在浚辭曰高郵之
行徒恃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
其罪莫大詔不允辛丑浚還上嘆息即日趨就職既又
改高郵軍為承州仍命慶守之先是上方擇人使金宰
執薦持服人朝散郎鄱陽洪皓乃擢為徽猷閣待制借

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以明州觀察使龔璘副之時
淮上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安詔皓至淮南方引兵與耿
堅共圍楚州責守城趙立謂其降敵而成棄因持叛心
立彭城人也成以汴泗及虹有紅巾為辭且言非五千騎
不可往軍絕食不克惟命皓知堅可撼遣人說之曰山陽
縱有罪當稟命於朝今擅兵攻圍名勤王寔作賊耳堅
遂強成歛兵皓即疏言李成以朝廷不卹之而稽饋餉
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令靳賽據維揚薛慶據高郵若
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

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孰可也上遂置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滌陽以至太原六月己酉詔初下劉珏忽謁告一日之蔣山明日同舍問獨登山樂乎珏曰非登山也特往拜舒王墓耳誅苗傅劉正彥及張達等於建康市按建炎復辟記以是日誅苗傅等而呂頤浩勤王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以來記及十五日壬戌立功將士許之持文自陳各以輕重推恩甲寅吏部侍郎劉珏遷尚書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袁植皆已遠貶戊辰秀王見上曰昨見罷植之命有曰忠厚之言

不聞殺戮之事可戒太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貶所是日召將親閱諸軍庶幾諸將能否仍令宰執預觀辛未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甲戌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范宗尹為中丞時殿中侍御史王廷秀亦難頤浩擬不公詔廷秀罷職與郡于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復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

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社建陽人也 時以華藏寺為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任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即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尚在守臣顯謨閣直學士安陸連南夫未及遷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可為則無不可為者矣南夫治郡緩不急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上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與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

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貼然畏服亦罷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知建康府 秋七月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言金人見侵鑿與順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不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倘伏天威稍挫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湏得數萬結之以信輔之以威足以捍敵今日侍從近臣多擇閩浙人大郡以往而臣乃欲當江北地非

狂則愚弟以忠義所激不敢愛生若其養兵之物與夫
屯泊訓練戰陳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甲申詔舜陟議
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 時江浙制置使
韓世忠已除兩鎮節度使於是周望自給事中為兵部
尚書立功將佐皆第賞之世忠訟王德擅殺陳彥章詔
鞫於御史台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案成以死刑
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其命於是鼎言德總兵在外
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柰可勝言者乃編置德於
江州 丁亥皇太子粵薨諡曰元懿僉書樞密院事鄭

穀卒已丑詔恩數依郭三益上慘然語宰執曰穀論事
豈易得昨元子薨朕雖動懷然聞穀亡尤悼之 初金
人入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瓊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右
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時瓊
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松溪陳戩趣其入覲
戩至瓊整兵而後見且剝人以懼之戩諭瓊曰聖上勇
智天錫宵旰圖治將軍宜努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効
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退可也瓊尚未決戩曰將軍不見
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瓊翻然北向謝恩遂引兵赴闕

既至未嘗肯釋兵自陳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人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鄂岳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相執曰瓊罪甚大靖康圍城日與金人交通逼宗室出城且為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貸而不誅以安反側令復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瓊言此欲以恐動朝廷耳張浚曰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令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來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深以為然命浚詔瓊赴都堂議事密謀誅之浚與

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劄榜皆備鎖吏於府中子羽崇安人韜子也壬辰遣御營前將軍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及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之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寫勅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遂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狀且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刺

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瓊之在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瓊併領其兵而去時浚薦彥為御營使司統制遂以瓊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於彥皆頃刻而定瓊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鞠治之瓊稱無罪衣徐以圍城鼓衆不順語折之遽曰瓊死罪衣顧吏曰囚辭伏矣遂賜瓊死衣歷城人也 詔朝奉郎監諸司審計院崔縱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尚書充奉使大金軍前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郭明元借遙郡刺史副之縱臨川人也初上問大

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庶與秦州首尾相應議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馮康國等往別臺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時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東平府歸雲中右副元帥鄂勒琿哩溫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珠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軍達喇屯濱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渤

海漢軍諸萬戶並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
寇上以金人將入寇方遣兵守淮及控扼江上未有順
動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
畧曰朕念邊隅日擾國制搶攘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
三省樞廷之任總百司庶府之繁爰命近臣俾司厥職
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其營具闕朕聽其常
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事案吏部注受並隸洪州
三省樞密院遂以叅知政事李邴同僉書樞密院事滕
康並為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

扈從以行監察御史陳戩一員而從官吏部皆分其半
又詔東京留守杜充已至是日除充同知樞密院事陳

行據趙鼎奏議本用二員而沈與求改除

金人試舉人於蔚州初太原帥

張孝純因城陷金人尼雅滿不肯拜敵莫能強執歸雲

中至是以孝純主文柄使李純能守初志寧死不汚於
敵後世必以為忠臣今乃為敵用是時遼人皆用詞賦

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孫九鼎者為第一忻州人也九鼎
政和間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敵十年始登第皓在北
方屢見之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

直秘閣劉寧止為之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領兵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緡后聖性儉約至是斥賣本殿絹二十疋充費上方知尋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賣得衣絹千疋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令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戶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丐罷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 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勝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擢吏部尚

書劉珏為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綴宰執奏事寓治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為避寇之計如曾懋尚疑之况小民乎宜量留嬪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隆祐太后登舟以行 東京副留守殿帥郭仲荀以敵逼京城軍儲告竭乃領兵赴行在都人從之南人來者以萬數遂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為東京留守悟邵武人均子也 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改杭州為臨安府帶管內安撫使 丙

寅上聞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人使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令彼中凡百麓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遑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一子又薨孑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潸然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彼非意數人者雖至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甲戌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之官冗外方尤甚如添招弓董

以舊尉足矣乃更置新尉又諸州不分大小例置訓練官三員請悉罷之以紓民力之言官軍單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一方又言有關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又言京東西及江淮悉為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敵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詔諸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中興小記卷七

宋 熊克 撰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右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召百官詣都堂應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觀呂頤浩等曰宗祖時遇大事亦召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太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

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利矣 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托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宰執奏在六月至是改舜陟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康東野令隨駕應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覿落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邴代之 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網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雖忠義但志大才疎用之

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疎誠如聖諭上曰如聽邢侗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為釁端周望曰如宣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庫敵聞而笑之亦足以見其策也時侗知鼎州未幾以掠始禍除名送英州編管賊掠在九月辛酉令聯書之 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為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

御營使 是日上召諸將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令內侍官押

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遂令引去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衆爾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騁也呂頤浩曰誠如聖訓上曰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擾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翟興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人對壘堅守

陝路臣等為宰執若不能死守異日何顏見興彥仙輩也上曰張守請留杜充守建康頤浩曰臣等與韓世忠議亦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與張浚前所請武昌之議變矣仍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先是右正言呂祉言安遠軍節度副使范致虛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棄瑕用之召至行在已丑賜對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詆致虛不當復用

遂除致虛知鼎州祖亦隨罷言職 癸巳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充節制上怒曰豈容如此跋扈遂詔充除相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世如尚敢違當寘之法光世乃即時渡江而世忠移屯江陰軍常州境上於是光世奏起流人王德復為統制官上自發建康陸行之日皆霽癸卯次鎮江府乃降微雨初陳東以言事被誅至是叅知政事王絢言此東之鄉里上命以金賜東家且官其子絢退語人曰乃知東

死非上意也 甲辰上次常州 乙巳御營前將軍張俊入見陳所統兵事上曰近來諸將要多兵則朝廷難制惟卿不然自隨朕五年備見赤心亦欲卿知耳 叛臣劉豫在永平府遣人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人悟斬其使預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等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時禮寺典籍散佚無幾太常博士張宗元曰宰執謂宜遣官往京城訪故府取見存圖書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宰執不能用宗元方城人也宣撫制置使張浚至襄陽留幾二十日召帥守監司

令預儲蓄以待聖駕西辛王之望記西事曰浚之至襄陽也留幾二十日程千秋王擇仁之軍咸在及諸盜之未降者凡數萬人浚謂襄陽乃喉衿之地因薦千秋為京西制置使假以便宜許之任自屬郡守貳以下皆得誅賞浚方思攬豪傑為用時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事務曲端前在陝西屢嘗挫敵浚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於是有詔賜端畧曰卿久提貔貅之師式遏虎狼之衆覽行台之近奏知分閫之賢勞已建隆名俾護諸將兼制五路折衝二邊庶展

盡於猷為豈復優於諛間學士張守詞也九月丙午謀報金人又陷登州左監軍烏珠將自登入海道以窺江浙而右僕射杜充在建康距錢唐明越道遙繚繞慮失事機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是日宰執請以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圖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御營使司上曰善又請以世忠充兩浙沿江守禦使上曰未可此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只令兼圖上足矣辛亥上至平江府時金人已破單州曹州壬子犯南京先是左僕射呂頤浩欲自留

平江府若敵騎侵軼則督諸將力戰乃命僉書樞密院事周望宣撫江湖駐兵鄂潛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離行在改除望為兩浙宣撫使提重兵留於平江又以翰林學士張守為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戶部侍郎李栻遷尚書栻臨沂人靖康時為執政至是再見之使往建康督饋餉以贍沿江諸軍高麗國王楷欲遣使入貢丙辰詔止之畧曰比年多故強敵稱兵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境當問聘期直學士院汪藻詞也金人陷沂州詔新改官人張

邛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武翼郎楊憲借忠州防禦使副之宿泗等郡大挺殺使李成奏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令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望量賜支絹以激戰士癸亥詔戶部輟二萬匹賜之已巳詔朕累下寬卹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置之法壬申夜潭州卒亂於城南殺一兵官守臣向子諲遣人招安畏其黨不能盡誅子諲敏中五世孫也癸酉上謂宰執曰有謂朕言移

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恚出宰執庶
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
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灾股肱無以過
此初金人既搆延安府而帥臣郭浩寄治德順軍浩
德順人也敵遂趨慶州環慶帥王似選勁兵要擊於險
敵不能進詔加似徽猷閣直學士至是金將羅索貝勒
引衆渡渭河犯永興軍甲戌帥臣郭浚棄城遁去是月
以兵部尚書謝克家為徽猷閣學士知泉州中丞范
宗尹一日因奏事言趙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

朕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
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即除鼎侍御
史金人分河間真定二府為河北東西兩路平陽太
原二府為河東南北兩路去中山慶源信德隆德府號
皆復舊州名自餘軍壘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漢服及削
髮不如式者皆死冬十月戊寅上發平江府山東
賊首郭中威至通州受宣撫使周望招安望以便宜補
官令屯平江府戊戌金人犯壽春府官吏以城降
壬寅宣撫使處置使抵興元於是浚言漢中實形勢之

地已理財積穀願陛下於來夏早為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浚知主管川陝茶馬趙開有心計即承制以開兼本司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獨推率尚有盈餘而貪猾認為已私惟不恤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開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買酒即舊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米一石輸錢三千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既遂

行於四路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入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十及五日上許從便加撻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民頗便之十一月乙巳朔金人陷廬州戊申犯和州守州李俦以城降乙酉金人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繫帑藏與民渡江南歸知建康府胡舜陟改除兩浙宣撫司叅謀官以刑部侍郎陳邦光代之時隆祐太后頓洪州而金人已自黃州渡江御營副使劉光世復還江州

丞遣統制官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德敗績光世馳輕騎以聞戊午敵騎至洪而太后去己七日守臣王子獻棄城走吉州守臣楊淵亦棄城走敵騎至撫州執守臣王仲山子獻建陽人仲山珪子也於是福建諸州震恐光世退屯南康軍而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所領衛兵亦潰其將傅選司全皆反為盜以掠諸州後乃復歸趙鼎扈從錄曰洪州御史臺申太后移赴虔州至言之太和縣楊惟忠前後軍連兩日作亂內人被害者甚衆方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時

金又犯湖南之境帥臣向子諲遣兵禦之不敵金人至潭州城下攻圍八日城破子諲率衆死戰奪門以出駐於湘西金兵縱掠四日而去子諲復入城復後以失城罷之庚申真州守臣向子恣棄城保沙上子恣子諲弟也右僕射杜克在建康會謀者言李成師老可擊克遽遣兵而金衆大至與成併力入寇烏江縣克聞敵至以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壬戌敵至馬家渡渡江克急遣都統制陳淬同統制官岳飛等一十七員領兵二萬與賊死戰時御前前軍統

制王燮受充節制乃引軍先適岳飛等軍既敗屯蔣山以俟再戰然皆無鬪志丙寅夜皆引去丁卯充領親兵三千絕江而北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申充充即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妄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諳緩急可使令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黨王燮有心報國當陳淬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人必敗豈有今日瓊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真檄召滁泗二州趙立劉立等集兵却回鎮江以護天室此區區困獸

之志也於是敵入建康戶部尚書李杲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通判廬陵楊邦義獨不降見金烏珠詈之曰汝無厭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誅汝矣尚安能汙我遂為所害 葉夢得避暑錄曰兵興以來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楊邦義嘗表諸朝為請諡而立廟又夢得褒忠廟記曰敵入建康李杲與陳邦光不能守杲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通判楊邦義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杲邦光槐謝猶強擁

邦義上馬即郊次與俱見金四太子命使拜邦光叱曰
我不降何拜亟遁歸卧其家敵雖暴猶未敢辱邦義也
明日遣張太師好說邦義授以舊官邦義以首觸階陛
曰我已志死何多誘我為敵大驚梓止之徐曰公所守
固高奈勢不可何第歸審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義退
亟移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無久
留我死明日金人宴枕邦光坐堂上樂方坐召邦義立
堂下邦義矐視枕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敵不能抗敵
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

敵將有起取幅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義曰公無多言
即欲死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義視吏有簪筆持文書
側立即躍起奪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死敵相顧色動
明日再以見四太子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無厭
而圖中原邪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尚安得汙我敵
怒使人疾擊之挺交下光義罵不絕口遂殺之 乙丑
杭州守臣康允之奏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朝
廷以未得杜克周望報衆情大駭集侍從官議時給事
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欲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

敵緩急則登舟以避之宰臣呂頤浩又同從官對於便坐或謂宜避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前去而頤浩請自行議未決是午周望錄到杜充書謂敵騎至和州充親督師詣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建康已陷矣時又慮敵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逼行在乃命中書檢正官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陸路崧卿山陰人墨卿弟也 丙寅諜報金人已渡江從官入對慮敵騎不測馳哭請以殿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駕至平江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為重且

謂仲荀方自杭來其兵之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俊兵以次近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意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朕當移蹕浙西為迎敵之計已巳上發越州庚午至錢清鎮得杜充奏大戰汪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報敵犯臨安府界長驅而來帝亟詔回鑾侍從官晚對於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以為衆寡不敵勢難與戰且姑避之左僕射呂頤浩乃請上海航時廷臣所論多不同吏部侍郎御營叅贊軍事鄭望之尤以為非便惟戶侍郎葉份中書舍人綦宗禮曰若別有策甚

善不然舍海道將安之望之彭城人密禮北海人也願
浩請令侍從官以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
理豈可不扈從於是郎官以下多留越亦有徑歸者
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金人為國大患
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却國已敝矣兩河陷沒陛下駐
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至錢唐未閱月而苗劉之
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
為皆不成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寔由天意之未
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不測

別致非常之禍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慮敵騎
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
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重絕投之善藥但得不
死則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
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為強
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為異日之長策也至是以
宗尹為叅知政事又以侍御史趙鼎為中丞殿前都指
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都統領辛企宗
並留越州又以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浙東制置使

癸酉上出門時連雨泥淖吏卒暴露命兩浙漕臣莆田陳國瑞沿路特設衛士肉纜有六百斤炭倍之而已先是京西制置使程千秋在襄陽而所降桑仲有衆數千屯漢水之北時商賈巨舟無數載四方之貨皆列於南岸以傍府城舟中多至百人少亦數十各有兵械自護緩急亦能併力禦寇千秋一日下令欲盡拘之商賈曰此利吾貨也中夕悉遁去說者說謂千秋自徹藩籬已見失策又城中統兵官有李忠及號徐大刀曹火星者三人仲遣人以二馬遺徐曰本欲取襄陽而兄在焉

今且去勤王矣徐以良甲二報之千秋怒其與敵通因長至日諸將列賀執而誅之一軍皆潰奔以告仲仲曰我以兄故不入襄陽今千秋乃敢殺吾兄遂回軍攻城千秋遣曹火星出戰又使一將援之曹曰徒撓我軍政不須爾獨與仲戰一晝夜殺傷相當黎明仲盡驅良人各持竹一竿第見城外青竹蔽野仲軍繼之曹再戰遂大敗仲入據襄陽千秋遁去仲追之不及王之望記西事曰張俊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跋扈乃以郭永為檢察軍馬李允文為京西憲使左右掣其肘二人傾險

輕躁欲得其處更謀撓之使不得有所為既又奪其便
宜諸將以故解體遂至於敗千秋之庸謬固足以敗襄
陽然觀後所以用之政使能者亦未能有功也 宣撫
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諗數日即行
出關陝移環慶帥王似知成都府而以武臣趙哲代之
於是叅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
拔為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 十二
月乙亥朔金人犯臨安府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唐
縣令朱蹕白允之自帶本縣及仁和縣弓手土軍於前

路款敵使杭民無逃死計行二十里遇敵騎蹕雨中流
矢左右掖至天竺猶能率鄉兵以擊敵後數日遇害蹕
吉安人也 初鎮江府無守臣獨恃浙西制置使韓世
忠之軍以為固時世忠引兵駐江陰而建康潰卒戚方
等迫城以萬計守臣胡唐老度不能支因撫定之無何
方欲犯浙西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
戊寅為方所害 乙卯上次明州召集海舟甚急先是
中春遣監察御史莆田林之平往福建募船千隻至是
相繼而至朝廷甚嘉叅知政事王綯曰豈非天賜也上

曰亦非偶然 辛巳戚方等犯常州守臣周杞守子城以拒賊急遣統領赤心陳官朝請郎劉晏出戰遂破之時杜克部下諸將潰去多行剽掠獨統制官岳飛屯宜興縣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皆賴飛以全故時譽翕然稱之 壬午上將登海舟只帶親兵三千餘人呂頤浩頤浩逢辰記言精兵萬餘人與此處不同隋駕有衛士張寶譚煥等不欲入海謀作亂因宰執入朝百餘輩噪而前呂頤浩怒詰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遣內侍宣諭衆遂定命中軍都統制辛永

宗勒兵捕寶煥輩十七人誅之餘黨分隸諸軍除衙門外盡廢其直 趙鼎事寔曰駕之幸四明也敵騎侵迫乃議登舟以一舟處班直六十人人不得兩口諸班相語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于皇城司內侍陳省省不能決令自陳于朝令衆語喧有肆惡言者蓋激於一時非本謀也後數日擒之斬其同謀二十餘人 時金已渡浙江知越州李鄴奏聞甲申宰執早朝上於御袍中出示之乙酉上登舟 戊子詔六曹百司官吏從便寓於明越温台諸處於是左右御營使

司叅議官以次皆留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

此據趙鼎扈從錄

壬辰宗尹等至明乃昨隨

崔縱奉使人盧伸自敵中歸時敵破和州得歸朝官程暉全與伸偕來所携圖書語極不遜既非專使宗尹遂不見之 癸巳上次昌國縣命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 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晚呂頤浩折簡與范宗尹言充在儀真甚的浙東制置使張浚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無船可載浚內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

抗敵 丁酉上謂宰執曰昨者朕將御舟楫令從官聚議都堂鄭望之不肯同衆所論亦未為通呂頤浩曰望之在假續到不知衆人所對王綯曰崇宣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臣不意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上嘗問望之曰苗劉時卿在甚處對曰臣竄在嶺表得之道途臣以為陛下甚錯上曰何故曰二兇既就擒陛下不送天獄却付韓世忠軍中今日在陛下左右者得一面諂爾上又問卿見洪皓三番國書否望之曰

臣無緣得見上命內侍取示之盍上以望之累使敵中欲使之料敵情也望之未幾奉祠而去 戊戌金人犯越州帥臣李鄴以城降敵即渡其家屬先往錢唐鄴郾兄也既而郾坐此亦落資政殿學士 親事官唐寶袖石擊金將烏珠不克死之 金人犯明州張浚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癸卯歲除敵至城下浚令統制官劉寶先趨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橫之既而寶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出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棄舟登岸

舉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密太原人也 金人既破杭州乃遣人檄秀州令降守臣程俱言小邦不敢專遂解橐入赴平江宣撫司又盧見襲遂率官吏棄城出保華亭縣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於是同知樞密院宣撫使周望追俱赴司幾為所斬遂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 先是奉使洪皓自太原並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軍前而奉使王倫亦留在彼有商人陳忠因倫從者楊永亨見倫密告兩宮太母起居

狀倫遂與皓共以金遺忠令聞於兩宮以為倫輩皆本
朝遣來通問於是兩宮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既而皓為
尼雅滿送於冷山遂依在監軍烏克紳以居為之教子

中興小紀卷八

宋 熊克 撰

建炎四年歲在庚戌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
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遏敵又棄越城而遁其
兵多散為盜至是來朝責授散官廣州安置以上敵騎
驚擾慮隆祐太后徑入閩廣已酉詔遣使臣賈書至虔
州尋問艤舟之所 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
忠言見駐華亭江灣願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
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

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綦崇禮
太常少卿陳戩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
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餘皆未至也 戶部侍郎
李迨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為戰守備城外
居民盡藝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 金烏珠引衆再犯
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
合慮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
明州屠其城時提舉明道宮鄭億年避地山間為金所
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衆以舡犯昌國縣欲追

襲御舟時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敗之敵遂退

初金萬戶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

圍陝州時閔以東獨陝在焉寧州觀察使李彥仙守禦

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

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急繫可入

按原本作馬繫可入今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金兵攻之愈急下已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雖民之婦女猶升屋以瓦擲賊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

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敢西而全陝沒矣 先是宰

執臺諫會金鰲山寺范宗尹密語趙鼎曰近日諸將姚

端端等進見太數所錫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
戊午鼎草奏乃聞上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廢禁直
獨中軍統制辛永宗有兵數千而端即御營使呂頤浩
親兵之將其衆獨盛所以優遇之也 己未夜大雷雨
庚申上謂宰執曰昨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聲非時為
女顛權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修
德以應天地 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
節要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爾
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問安隆祐太后仍稱

撫諭使中丞趙鼎薦京官永嘉吳表臣林季仲補臺官
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是日除監察御史時
聞明州失守海道可虞丙寅上移次溫州館頭 殿中
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珪
之罪詔罷康珪仍並落資政殿學士遂以新復端明殿
學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而叅知政事范宗尹因薦
李回時回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為之貳
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
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

已黜滕康劉珪用盧益李回替之矣 己巳上幸水陸
寺侍御臺省官稍集班列差勝 辛未詔侍從官條具
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置及於何處駐蹕 戶部侍郎
葉份言淮鹽路梗防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厯客鈔請權
以福建鹽通商仍指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
不相妨壬申詔從初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
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
權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
海倉令上四郡及屬縣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

法並行靖康倣擾商販始絕故官恚自鬻至是份請行
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多矣 金萬戶羅索與其副薩
里罕及黑峯等寇邠州宣撫處置使張俊遣都統制曲
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
而陣羅索與黑峯引衆來犯為端所敗薩里罕乘高望
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
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
二月乙亥上至溫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曰龍翔東有小
軒題曰浴日皆宸翰書額賜之 移啟運宮神御於福

州奉安 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
務不允 知温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
原秉子也 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
移駐明州 金元帥烏珠尚據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
世忠自江陰復趨鎮江恐邀其後丁亥烏珠遽引衆殺
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 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
章武殿神御於温州天慶宮奉安 時右僕射杜充已
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
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瓌所統前軍亦潰

韓世忠自浙西上海船而去臣今孤軍駐南康望遠避
賊鋒俟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來間擊之無失機會及
敵退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躡其後擒數百人以歸 庚
寅上至溫州駐蹕州治先是主管明道宮薛弼見呂頤
浩謂宜遷蹕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弼官產既而駕留
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弼產之直弼永嘉人也 王燦
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為防禦使 先是詔募海
船百餘隻於福建廣東廣南獨廣東漕臣趙億所發船先諸
路而至福建漕臣祖秀寶魯詹與權提刑梁澤民共裒

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億安西人拊之孫秀
實浦城人詹海益人澤民邠武人也 初鼎州武陵縣
有土豪鍾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為忠義民兵其徒
呼相為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
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濬濠以捍賊為名且承帥檄
聚衆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擾湖南詐稱
鍾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奪監司之馬於白涉渡
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嚮應僭號楚王改元天載自補
官屬尋詔湖南北帥司發兵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

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之松滋公安石
首潭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為
盜區矣 時太常少卿陳戩扈蹕准詔論事時其畧曰
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遠以致敗令之
握兵柄秉旄鉞非關冗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
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
命之從則敵可破矣 先是知真州向子志言昨携本
州金帛皆為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克以投降而去麾下
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克之報不食

者累日盖非朝廷美事也 乙未温州故右丞相許景
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顧頤浩曰朕即位以執
政中張慤最直頤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
尹不轉了少尹景衡字也臣以是知景衡累與慤同宜
睿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 丙申以金退救
諸路烏珠引金衆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兩
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
郡人恃望以為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為諸軍所奪故
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

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護烏珠既而
擢思恭為御前後軍統制 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
富直柔同對彈右僕射杜充乞先罷相後得其投降的
報則別議罪 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言萬一
敵去未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

左僕射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
除發運使臣可觀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
修上曰有德者率浮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
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

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有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
月遷份為尚書 宣撫措置使張浚奏大食國進奉珠
玉至熙州 已酉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
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
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詔浚勿受量賜以答其意
既而上曰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
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之
陝西見孫偓才優即奏罷興宗而周偓蓋其用心公也
上語在是月辛酉今聯書之 時俊聞金人入寇上浮海東征亟治兵

入衛未未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 王之望
記西事曰浚歸自秦亭士馬甚盛至房陵畏桑仲而不
敢進乃以王以寧為制置使王擇仁為節制步騎十萬
措置漢上以寧至襄陽乃卑辭假道而去擇仁孤軍不
敢進頓於軍州後其將王闢叛去後潰而亡於是兩師
之東下者星散盡矣桑仲知浚畏已而西帥之易與也
益亡所憚矣 已未上詣天慶觀朝辭九廟宰執百官
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上登舟回鑾 以禮部尚書
曾懋為顯設閣直學士知洪州 是月金左監軍達蘭

自維州遣泰伊原名太一貝勒玷原作亭等等提兵南

下以援烏珠因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金進圍揚

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計退保鎮江績不肯動

金乃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東京雖城守而勢益危金

人吏遣河北簽軍首領聶昌來攻留守上官悟力不能

拒城破為金所害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舟大

不能退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癸丑上至越

州駐蹕州治烏珠回至鎮江而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

提兵駐揚子江焦山以邀之左僕射呂頤浩請駕幸浙

西下詔親征以為先聲亟命銳兵策應世忠庶擒世忠

此一奇也叅知政事王綯亦請遣兵與世忠夾擊甲申

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為平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

是行即奏曰臣在溫台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

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

騎窮蹙可以剪除爾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

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兼饒信魔賊未除王瓌潰軍方

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厄之道也時臺諫

亦皆言之乃除鼎翰林學士鼎辭改吏部尚書亦不受

遂復為中丞時敵衆百萬世忠戰士僅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募海船百十艘進泊金山下仍立一旗書姓名於上敵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爾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綆貫大一鈎徧授諸軍之強健者平旦敵以千舟噪而前比合戰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緇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不得渡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達賴所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與之相持知揚州張績亦命偏師控扼要

處與世忠為援烏珠閉戶不敢出乃即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真者又於城外鑿下渠三十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自及其額以祭天幸風濤之息便載以逃世忠謀知之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為奪去金以輕騎絕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寔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望之

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再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人有人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則烏珠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遺輜重山積又得龍殺大王舟千餘艘龍虎大王者乃偽封王爵而監龍虎軍烏珠之婿也 自主管川陝茶馬趙開變榷茶法怒詈四起至是主者以為合罷若謂軍費所資即乞劄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說浚不為之變也 知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 先

是湖北帥司檄本路捉殺官孔彥舟權副總管領兵住鼎州補鍾相彥州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乘而攻之彥舟喪甲僅以身免及入鼎慮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黥為兵時賊勢甚盛彥舟據城時出兵與戰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爺有神能為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已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為筏若將去者且為竹簽題云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當則簪其首而遣之相相

得籤喜謂實將避已彥舟又潛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
素自誇喜人從已亦受之至是相乘筏夜渡而入法之
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並其妻子及偽官悉檻送行
在詔擢彥舟為利州觀察使時宣撫處置使亦撒彥舟
權湖北副總管 辛卯詔淮浙鹽場已復昨行福建鈔
法可罷之廣南監司乞罷催稅戶長依照豐法村疇三
十戶每料輪差申頭一名壬申詔可仍推行於諸路
乙未遠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
間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誘去乃召宰執詔思恭

赴都堂約束 中丞趙鼎等交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
乃罷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一宮使制曰下
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
於是叅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事以浙東制置使張浚
為浙西江東制置使除劉光世韓世忠外張浚節制令
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付浚 是
月以戶部侍郎李迨為江浙諸路發運使 湖寇鍾相
雖已敗而餘黨所在嘯聚如慈利縣之陳寓信松滋縣
之合戎澧陽縣之吳宣各有衆百千其後亦稍稍撲滅

惟龍陽之楊華楊廣揚太最為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為么故曰揚么時么之名未著惟稱華廣至是知蔡州直龍圖閣程昌禹被召以蔡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湛統領官邵宏淵以下自隨道鼎澧間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禹攝帥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彥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每遣杜湛等與賊戰常獲小捷五月癸卯言者謂御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知台州晁公為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叅知政事范宗尹曰若黜分為則

溫州盧知原發運使宋輝皆當貶矣上曰只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公為輩不必皆黜乃詔汝舟加一官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折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是不攻而自潰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單寡不可以有為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敝之道稍復藩鎮之制况諸

郡為盜所據者凡數十則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為人亦自為之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甲辰知光州吳翊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遣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台同知樞密未幾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絢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至今必以為恨陛下

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合輪修時政記辛亥上謂宰執曰從班極少卿等常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况乘輿服御悉從簡儉如除一省郎費亦不多苟得其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方除從官可為從官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才出矣上曰然上又言神宗選將必詳考然後命之庶必有成因曰祖宗多有所傳家法外人豈得盡知王絢曰如宣帝所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壬子召知成都府慮法原知泉州諸克家知洪州胡直

孺並為尚書法原吏部克家工部直孺刑部法原不及
供職改知夔州秉子也 癸丑御史中丞趙鼎為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時宰臣未兼樞密而同知樞
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僉書得以專總前此
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分亂
至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叅知政事王綯
累章求退上曰綯醇儒嘗為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
欲令就去 時朝廷聞登萊多積粟因知海州李彥光
遣使至丁巳宰執奏欲就委彥光用海舟轉輸以助軍

食上曰登萊遣梗令既未能厚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
行在於理未安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時占象者言夜有赤氣蔽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
殿中侍御史德清沈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
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虔州一朝廷秦州一
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勅張浚等止降指揮勿得
為詔 朱勝非閔居錄曰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得謂
之勅勅者三界奉行聖旨之書也張浚以知樞密院事
為川陝處置使得旨許便宜行事事多出勅勝非在朝

廷日見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古語云奉勅如何未以
使銜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勅時徐俯席益大不平之
指以為僭勝非曰川士性夸侈意以劄子為不尊故用
便宜作勅初不思奉何勅也聞渠向自建康出國門已
行便宜事矣 又論相天子之職也願親書所屬意之
臣姓名禱於天地占而用之又天子之兵而劉光世則
稱曰太尉兵願如龍騎虎騎之類別立軍號使大將自
刺之戊午詔三省條上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
誅其為首者自駕還越上遂廢班直親從別選御營中

軍五百人入直陛崑然皆烏合之衆至是宰執奏事趙
鼎留身曰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
而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熙寧崇寧變亂舊章獨不敢
議改軍政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
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因訴事紛亂非其本
謀乃盡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
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埽蕩不存是祖宗
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
直入禁廷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

也上悟仍復舊制 宰執擬以朝奉大夫陳桶為閩憲
范宗尹曰桶有文行本擬郎官近除郎多儒生欲兼用
才吏以備緩急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不可太多如顧
浩純用掎克之吏也 沈與求論同知樞密院事周望
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寇縱兵大掠致賊破吳門又擁
重兵坐視臨安之陷而不復援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
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 范宗尹等聚議欲將京畿
東西湖北淮南並分為鎮以鎮撫使為名除鹽茶之利
國計所繫合歸朝廷依舊置提舉官餘監司悉罷財財

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州縣官許辟置內知通
通朝廷審授過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帥臣不因詔擢更
不除代如捍寇立功特許世襲詔從之初擬世襲上曰
若便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乙丑詔
以河南孟汝唐四郡授知河南府翟興楚泗漣水三郡
授知楚州趙立滁濠二郡授知滁州劉立光黃二郡授
知光州吳翊舒新二州授知舒州李成海淮陽二郡授
知海州李彥先承天長二郡授知承州薛慶和無為二
郡授知和州趙霖並為鎮撫使既而成以舒新叛徑擾

江西江浙制置使張浚薦統制官岳飛為通泰鎮撫使時飛獻金人之俘上呼譚問得實者八人付中軍磔之戊辰上謂宰執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皆無恙人感動不悅久之三省言沿江道遠緩急恐失機會鄂岳雖係湖北宜撥屬江南今欲建三安安撫大使一置司鄂州則鄂岳筠袁虔吉南安隸之一置司江州則江洪撫信興國南康臨江建昌隸之一置司於池州則建康池饒宣徽太平廣德隸之建康本帥府緣近鎮江而去江州一千四百里獨池

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相去甚均從之朱勝非閒居錄曰時於沿江易置帥藩創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爾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並罷初金人既陷山東左監軍達喇居濱濰而叛臣劉豫在東平奉之尤謹達喇嘗有許豫僭立之意豫使子麟用重寶陰賂監軍左右求僭立而偽雲中留守高慶裔者尼雅滿腹心也乃獻議於尼雅滿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邦昌廢遂再有河南之後自下

河南官制不易風俗亦無所更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
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意無以思歸他人尼
雅滿於是遣人馳稟金主晟晟許之尼雅滿仍命慶裔尋訪
河南求賢人達國衆未及對豫鄉人進士張浹首願立
豫其議遂決時諸郡迎合敵意亦共推豫慶裔歸尼雅
滿復令慶裔馳問豫可否豫陽辭之且推前知太原府
張孝純尼雅滿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爾一
人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金主晟遣慶裔同
知制誥韓昉以是月立豫於北京冊文畧曰今命爾為

帝國號大齊世修子禮永虔貞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
改元曰阜昌豫受冊之初告天祝版誤書年號為靖康
又純用趙野家廟祭器識者知其不久也金乃以孝純
為豫偽相送之歸鄉故奉使宇文虛中贈以詩云閭里
共驚新素髮兒童將整舊斑衣孝純至汶上而豫已僭
立遂相之先是官軍之陷賊在北京者聞豫將至遂閉
門殺金人豫至誅其為首者數十人由此豫不居北京
而復歸東平為東京以東京為汴京南京為歸德府尋
又移易益守汴京金又以右軍烏珠南寇所降李儔李

鄴鄭億年等臣豫豫命儔守襲慶鄴守東平億年為禮部侍郎豫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度東平僭位北京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置三衛官曰翊衛勲衛以有官人或其家世有官者為之此據劉豫傳及張滙所記滙言九月九日立豫而豫傳乃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民或醉酒嫚豫云汝何人要作官家又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乞遣使密通江南豫皆斬之是月以吏部侍郎綦崇禮兼權直學士院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識万俟詠者否必是

小人昨其親戚奏求遷兩官朕已擲矣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為大晟府撰樂章以得官者也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東野自劾而言者亦攻之癸巳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言者以今朝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此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三也望罷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兵如故甲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大理少卿王衣上殿奏事丙子上謂宰執曰衣似浮樸治獄既要盡情又不

可慘劾以傳致其罪如衣尚須平允范宗尹曰人多稱其長者張守曰衣雖法科然議刑頗近厚 己卯詔浙西帥臣於鎮江府置司其臨江府罷兼帥職 庚辰又詔以德安復漢陽三郡授知德安府陳規荆南歸峽荆門公安五郡授知荆南府解潛鼎澧二郡授知鼎州程昌禹金均房三郡授知金州范之才襄陽鄧隨郢四郡授知襄陽府陳求道淮寧穎昌二郡授知淮寧府馮長寧並為鎮撫使之才雍孫也求道在襄陽既而有劇盜劉忠號白氈笠者擁眾來犯求道禦之戰敗為賊所害

又長寧在淮寧亦不能守以其地降於劉豫後長寧至豫所勸其行十一税法偽授戶部侍郎 初孔彥舟權湖北總管移檄本路提舉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與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既而昌禹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懋弟也 壬午宰執擬前淮東提舉官潘良貴為湖南提刑詔可上因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當以此導人主也 丙戌以開府儀

同三司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太尉劉
光世為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每路置叅謀叅議官
各一員是後諸路皆有之此據徐度却掃編時光世獲到敵俘
號簽軍者謂此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後日叛去或
為鄉導已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未嘗好殺彼皆吾民朕
不能保之不幸陷金遂為敵用其本心可憫張守曰若
敬隸諸軍豈能遽叛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此天人
必助信順寔為中興之基也先是醫官開州團練使
王繼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

直柔封還錄黃謂侍醫當還本色官何與武功宜惜名
器以勵戰士三省亦言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上曰朕
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矜視有功彼未嘗請皆
朕意爾直柔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甲午詔寢前命
於是范宗尹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圜中興之業其庶
幾乎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
期宜及時儲蓄乃詔委諸路漕臣廣東令褚宗諤糴十
五萬石福建令魯詹糴十萬石各運至漳泉福州仍以
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錢詹嘉興人也己亥又詔宋輝糴

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亦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椿者如經制折帛贍學之類皆許為糴本衛婺運至越州越溫台皆即其地儲之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 戶部尚書葉份嘗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為本以節用愛人為先凡無名之費不及之務皆所當去至是言者謂份買宗女為妾下吏鞠之乃份為都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以為份也事雖白份亦求去乃除龍圖閣學士知泉州 金右監

軍烏珠回江北屯於六合縣時左監軍達蘭在山東遣人謂烏珠入寇無功令止於淮東候秋高相會再寇江南烏珠以前日渡江之事為耻會聞王師將出陝右因西往應之留渤海萬戶托卜嘉等軍於淮東以待達蘭通泰鎮撫使岳飛統兵捕劇賊戚方至是方就招安

中興小紀卷九



宋 熊克 撰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
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為叅議官
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
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
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為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
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為此耳既而頤
浩過關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

而北去然金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
海舟於岸下是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備然禦
寇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寇不過如永嘉
及閩中爾望鑑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
項以頓山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
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
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
道趨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
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

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
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
斷而必行故至今怙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
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
有獻計者必叅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主不難知矣
此陳蓄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 丙午右
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穹資峻職舉無
所吝今又與舊相並命為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
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尚遷延未

行公議憤之詔以章示光世確邵武人也辛亥右僕射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東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
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人之明也 新肇
慶府鈐轄曾訥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編
置籍沒上憐其無辜今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訥
因請托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亟罷前命使中外
曉然趙鼎曰訥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並鈐
轄罷之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執曰向聞
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

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
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優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
已已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
祐中始終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近御又有仁宗訓典
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
州乞給札令冲投進許之 初河北賊酈瓊等五萬人
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饒
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
同賽總兵致討德涉彭蠡湖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攻

城甚急守臣連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壓壘而陣賊舍
兵請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送隆祐太后過撫
州勸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
在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
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
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
號而出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騫嫡孫有奕等六人從
焉五國貝勒巴克塔原作李董八曷下通事慶哥詐傳
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

慶哥遣人審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
皆手加於額太子烏拉罕原名幹離歡遣人奉書求內

侍兩輩道君不悅曰誰肯往者然五太子不可不遣乃
遣王佃陳思正且復書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
狀望優容之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八
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
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
二凶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
惟勝非鄭鼐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

為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也。先是江西湖南
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糴斛面等自
一石輸及五六石錢則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自一
緡新及七八緡吏緣為奸其名日新復調丁壯把隘修寨
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
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攘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勝非
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
依累降赦令而已。參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
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闕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
從之命侍臣進故事自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
綦宗禮乞止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
員如前詔。丁丑詔故言官常民安江公望皆抗節直
詞觸權姦之怒擯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
子同赴行在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
迎之。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
不更世務恐悞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李陵乞
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賢實能量付以事責功補過雖
蔡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青廢其終身詔

臺諫勿復以言遂榜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
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列以為自古豈有禁臺諫不得言
者且不應榜表臣永嘉人也上命撤之宗尹請坐三章
行出曰臣唯是之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陵承望宰執
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請去上令張守
諭旨留之辛巳上批畧曰陵為侍從乃乞用一時罪戾
之人使箝臺諫不得言可罷與外祠與求乞顯黜獻言
言者其論為當至云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
安位可除職與郡遂以與求為直龍圖閣知台州初

宣撫制置使張浚復歸秦州至是以敵衆猶在淮甸恐
復擾淮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擊敵為
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
突而我師未皆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統制
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為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
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諸將恥於不
武莫肯出言參議官劉子羽爭之以為未可浚曰吾寧
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張浚丁
巳瀟湘錄曰浚奉使川陝日上謂曰陝西士馬彫弊勢

非五年之後不可大舉既上往會稽敵勢乘隙侵陵海道之行危甚後雖退師金四太子者猶於淮西駐軍浚與參議官劉子羽議曰今度敵勢必再犯江南儻事有不意為天下後世罪人矣勢當傳檄舉兵以為牽制子羽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此兵非五年訓練不可一拘者曰事有不可一物者疑按上二句假令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奈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之議遂塞此事外人不及知諂浚輕舉且歸罪子羽為多天實鑒之也 先是端驟得志而

〃

驕自白店原之敗少沮叅謀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諸州羈管陝西人恃端為命及為庶譖而貶衆情頗不悅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欲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之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謹有志於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諸諸將亦莫敢桀驁曲端者初為五路統制

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
常少浚浚乃奪其兵廢之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
問罪癸未復永興軍金人大懼急調右監軍烏珠自京
西令星馳至陝右與萬戶羅索等會而浚亦劄五路合
兵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以與金戰 權知三省樞密
院盧益令權綴宰執班今後奏事取旨時同權知三省
樞密院李回護六宮在道尚未至而寧遠軍節度使孟
忠厚扈從先還乃乞蠲太后所過秋稅丙戌宰執奏夏
稅已放若更免秋稅恐州縣經費有闕却至橫歛上愀

然曰常賦外橫歛及賦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
生之德而賦吏罪未嘗末減自今雖未欲誅杖脊流之
不可貸也 金左監軍達蘭自濰州引眾寇淮東又欲
南渡議者將復為海道之行范宗尹以為危事不可再
蹈頻年浮海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上以為然乃詔金
兵見於真揚出沒恐不測南渡令浙西安撫大使劉光
世住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盧益上疏言民困乞頒霈澤戊子曲赦饒信二州 承
州鎮撫使薛慶故為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

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縣亘二百里
饒魚稻菱蒲之利賊張敵萬往來其中衆至數萬旁郡
被害慶與敵萬通和承州賦入城者多得達楚州鎮撫
使趙立不與敵萬通故楚獨受苦絕賦入路由是乏食
夏中米價承二百楚五百以敵萬賦入路為厚薄也至
是金攻揚州急鎮撫使郭仲威求援鄰鎮慶走救之戰
敗而死楚勢亦危立遣人告急己丑樞密院奏仲威兵
力不加僉書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
救之俊曰金方濟師達蘭善用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

危在旦暮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
當敵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
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益搖
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
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
不為養寇自豐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
辭乃詔通泰鎮撫使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
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為援趙鼎事實曰時諫官亦乞
趣光世渡江解圍上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與光世

詳言之鼎曰昨聞光世亦欲渡江一屬官有異意遂已
臣嘗以書抵光世曰叅謀諸君又在幕府必能裨贊聰
明固不輕舉妄動貽朝廷憂亦豈可坐視不救滋長敵
勢上曰諭諸將當如是鼎曰若其屬時時以言警之彼
必自籌畫矣又曰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將何以勵其
餘陛下有唐憲宗任使之明而臣無杜黃裳協贊之助
因力求去辛卯建州民范汝為者粗知書其諸父以
盜販為事而號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
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選人建陽江鈿老矣

郡守謂鈿有謀使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禽之皆
斃於獄其徒無所歸復依汝為一日因刀傷人至死遂

作亂

事在七月

時方艱食饑民從之者甚衆州兵戰敗賊勢

滋盛癸巳詔福建帥臣徽猷閣待制歙縣程邁遣兵討
之言者論前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珏昨聞
警報了無憂國之心使太后乘流涉險為敵騎所追望
行竄逐乙未詔康永州珏衡州並居住言者又論資政
殿學士盧益迎奉太后歸行在所至苛擾亦降兩官時
右正言吳表正復論帶御器械潘永思恃與益深交擅

作威福恣行貪饕上詔罷之且曰永思無狀朕未嘗假
以事權宰執請除一差遣上曰未可且罷祿以困之庶
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
張才人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益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先是州縣繫囚多以盜販茶鹽及逋官物數雖少而
連逮甚衆獄不速決致有死者致傷和氣九月壬寅乃
詔諸路提刑司將實犯罪者早結絕干繫者先放上曰
不惟州縣如此大理寺獄亦多淹然朕以一二事付寺
至今未了大凡罪當笞杖徒流或至於死法有等差而

久繫於獄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 甲辰皇

后鄭氏崩於五國城

其後太后回鑾知為此日

時越州秋試官宋愈

陳協所出策問語多尚諛愈以為宰相今得王佐協以
為雨暘今已時若於是言者謂陛下駐蹕海隅會稽實
同首善之地而試官全不體國以詢良圖乃為進身計
因言獻諛如此是崇觀政宣之風到今未殄為國大累
乞畧賜懲之亦望陛下惡佞之意未減於責張吝時也
庚戌詔愈協各罰銅十斤 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
守不正自蔡京王黼用事有請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

亦奪而與之甚者部有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
為寒士之患朝廷今已灼見斯弊望明戒吏部長貳如
堂中取闕並不得報庶幾綱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
乙卯罷中書門下檢正官丙辰詔左右司郎官依舊
復置四員有王師昊者岢嵐軍人上書狂誕惑眾戊
午詔送鄰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鼓進狀日闕聽
覽言有可採至命以官其或不當雖斥朕躬亦置不問
至於惑眾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諭士民己未內降御
厨官潘績特令再任庚申宰執奏乃績添差不應再任

須特旨再添差一次上恐人得以援例遂寢前命宣

撫制置使張浚以熙河經畧使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
經畧使劉錡秦鳳經畧使孫渥環慶經畧使趙哲及諸
將各率所部兵會於耀州錫錡仲武子也浚進駐邠州
於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秦鳳提刑郭
浩皆言敵鋒方銳當且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
可乘浚不從諸將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
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
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

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金將羅索曰
後終給我也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
進薄五營錫等與之戰錡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
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
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
陝西人情大震 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羌詔分隸
五軍乙丑三省言陛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
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證所爭議者以為戒也乃令

諸軍常察之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
統制官王德鄴瓊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乏食諸將皆
猶豫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畔金人攻
其衆殲焉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
以自給德等至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
岳飛亦屯三整為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中
炮死城遂陷而朝廷未之知也 時金留淮上未退一
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移治自保之

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
又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材修政事密院
常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
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謀貳謂敵眾引眾舟自漕
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
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
相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據范宗尹
趙鼎事實參
纂被召人朝散大夫毛隨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
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心宋亳分也周

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建留於張其
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
歲星當躔於斗牛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畧同天其
或者將厭亂而與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
自治今宜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不為輕動以係四
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冬十月初建州軍
賊作過時將官曹維纜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賊
眾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縣
令范瑱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言

者論之庚午朔並究實改正 先是兩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推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急辦相勉若嚴秀成命既行不欲追寢即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 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赦禮乞奏薦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

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上曰如蔡卞真所謂姦邪比閔王球家所收御製鶴鷄賦京卞皆賦於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黨人皆致斯瑞且後苑叢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太平時不無緣歸而其言如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謝克家曰卞之陰險過於京也 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勢難枝梧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

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可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之巡尉，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從之。是日宰執奏諫，官有疏乞詔劉光世渡江解楚州之圍。上曰：趙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辛卯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除服，宜與差遣。是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為

觀文殿學士。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秦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他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既而大散關亦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實從或建策徙治夔州。叅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則與關中血脉不相通矣。今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以單騎

至秦亭分遣腹心名諸亡將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忽
聞子羽至諸將志未浚檄玠與提刑郭浩收拾散卒視
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守之而賊已
抵原下矣浚於是又退保利州或謂吳玠漢中扼蜀口
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亦畏之
然浚喜功名銳於進取而幕下多川南官不練兵事欲
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遂走興又走關中陝西諸郡

不殘於金人者皆為潰兵所破矣前宰臣杜充降金
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雅滿不之禮久乃令知相州時
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衆號百萬與羣盜合謀造文
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池州治所而
成遣其黨馬進圍江州於是頤浩駐饒州會建武軍節
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請楊惟忠同解
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趣南康軍十一月
庚子朔遂復南康頤浩遣統制官臣師古引兵往江州
幾至城下遇伏為賊所敗賊衆三萬乘勝至南康與官

軍鏖戰頤浩惟忠以衆渡江避之陣於北溪州 癸卯
詔元祐故臣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而
遭罹斥貶未護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許三國公
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 上欲除神武副軍
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事趙
鼎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
上欲申前命叅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
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自議論於
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敵中

歸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知樞密院事
李回力薦其忠丙子秦檜入對仍進其所與金將達蘭
書 有直秘閣李允文者廬陽人初受辟於宣撫處置
司時諸路潰兵全集於湖北之境復辟允文知鄂州兼
節制兵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頗為之用
又李成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事邀
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棧用軍法脅取州縣物
以千萬計知岳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郵以聞為允文
所得亟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沉於江而殺之戊申上謂

宰執曰秦檜忠樸可用朕昨為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
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漠四年
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曰檜舊曾除資政學士
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尚書以春官
事簡也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
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朱勝非閒居錄曰秦
檜自京城隨金北去已被金人達蘭任用金騎渡江與
之俱來回至楚州金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別業在
濟南金人取千緡贖其行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

已者奔舟來歸然余家同歸婢僕亦無故人皆知其非
逃歸也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
密院事建賊范汝為衆益盛官軍多失利庚戌詔神
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企宗入閩不敢
進而駐於邵武軍尋以企宗為福建制置使初漕臣魯
詹謂漕臣與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失其意及企
宗陞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詹至其軍人皆危之詹見
企宗言邵武見糧未乏及責漕臣輓他州以取贏某不
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爾企宗不能屈知湖口縣孫

咸以贓罪抵死壬子詔貸命黜之上謂宰執曰祖宗時
贓吏有杖朝堂者黜之尚為寬典又曰自今贓吏須與
痛懲庶幾可革久樊謝克家曰聖訓及此吏知所畏矣
乙卯詔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 初右正言吳
表臣以趙鼎薦為臺官至是乞補外戊午上謂宰執曰
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若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
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呂頤浩罷相
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乃
除表臣直秘閣典郡 江東大帥呂頤浩奏李成兵衆

此所以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頤浩奮不
顧身為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於輕進今兵既少亟
須令持重乃詔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玘引全軍萬人助
之范宗尹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為助上曰敵騎尚
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正以敵
方南寇朝廷不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
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遣世忠先
行朕總兵臨之仍以賞招携其衆則成必易擒亦不欲
多殺士衆富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

廣所輸上供志令寄儲信上起居郎丹陽洪擬曰審如是則遷蹕之意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趣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非策也因極論之議由是寢先是趙哲既誅死後陝西漕臣權慶帥孫恂又斬敗軍統領官喬澤張忠等時統制官慕洧守慶陽懼將及已洧乃本路熟戶其族甚大遂首以城叛進攻環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檄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劉錡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輕兵破

渭州次潘原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洧親帥精銳赴渭州而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弟統領官中彥送款降賊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州中孚等又引金人劫降之中孚彥琪皆自羈管中起以為將而叛錡至花石峽統制官趙彬又劫其軍與金帛降金彬乃書生嘗為曲端館客其人尤桀黠金進犯秦州秦無帥又犯熙河總管劉惟輔死之統制官俱重亦降於金金由秦鳳還趙彬引之圍慶州守將楊可弁以城降於是五路相繼志陷張浚以中孚彥琪皆恭州流人曲端心

腹其降也端必知其情而叅謀官王庶譖端不已時人多上書為端訴寃浚亦畏其得衆心乃送於恭州獄逼而殺之然議者以為無辜其後追復宣州觀察使諡壯愍制畧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志還舊職申賁美名制辭李誼行也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於富平也人皆歸咎於曲端之廢人多上書訟其寃浚畏其得衆心殺之獄中以病死聞人西以此益非之然端負才喜犯上非浚所能御也既不能御之不若殺之天下無一曲端未必便乏才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

廢辱之憾一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議者罪浚以據天下富強之地權侔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之庶人貽書訶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帛之賜其去陝西而至於房陵也有題六言詩於傳舍者又有從而跋之者皆訕罵難堪之辭浚見之命籠以碧紗且書於其後謂中其病此其所以獨當一面累年雖敗而不亡者耶湖寇楊華等一日乘船至鼎州城下聲言乞招安鎮撫使程昌寓募孔目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棹東去十二月先是

金西元帥府密遣人馳諭諸路令同一日大索兩河之民辛未金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於道至癸酉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粥之或驅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爾是時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聲滿路死於非命者無數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雅滿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民罹此患甚於兵毒矣又中原之民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

乞食於途尼雅滿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城外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上謂宰執曰金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成敗則諸寇自歸矣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樞密院都承旨闕上令宰執具人數甲申乃擬邢煥辛道宗藍公佐上曰朕係戚里朕不欲令任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堪之兵道宗時為後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當除不報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

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未解在後射

宗尹請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為江南招詔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制置使之上

乃令前軍統制王瓌後軍統制陳思恭與通泰鎮撫使

岳飛皆隸於俊尹以會要及范宗舊制川陝買馬及三千

匹即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馬趙開以為

濫乃奏用馬到京寔數若斃於道則有罰立為定格是

冬買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十餘萬緡 初

福建制置使企辛宗駐兵邵武距賊洞二百餘里時遣

兵攻賊率為所敗邵武有選人施逵者嘗為穎上數官

以策干企宗辟充幕屬而逵反為賊游說欲得招安時

監司亦以招安為便朝廷乃遣承議郎劉嚮迪功郎陸

崇同往招之嚮崇皆建安人賊黨葉鐵者恃其勇未即

聽命惟汝為慕得官亦懼大軍繼至雖受招安而未肯

散其眾於是授汝為閭門祗候兵民統領以鐵副之鐵

改名徹乃就命嚮崇為措置民兵寨柵官

中興小紀卷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

歲在辛亥

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

癸卯上謂宰

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簿妄作李回曰浚行倉

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 尚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

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為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

江州為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

使兼知江州 主管閣門宋錢孫早事潛邸為內知客
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
行不使知閣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人皆與外任蓋
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 甲子上曰天下
事非一二者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
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固無是理 二月
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已卯宰執奏
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
吏必慕賞而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范宗尹

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 初皇祐明堂合祭
天地奉太祖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
之日月河海諸神志如圜邱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
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 建炎初權
罷秘書省丙戌復置監少監丞郎著作郎佐郎各一員
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秘閣程俱為少監俱開化人也

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
乃趣左蠡下砦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官
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令瓌同增與賊戰

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寇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南犯筠袁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昌辛卯詔顧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於是顧浩言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舟統兵亦至筠袁掩捕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術過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已而力行之於是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畧曰臣昨扈蹕永嘉陛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

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將爵祿極而家貲盈習成驕而無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攻誰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過有邀求朝廷為之免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能為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將刑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漫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為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為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

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自言膽落於溫御史臣竊聞今
諸將雖驕亦尚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
不復萌於胸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得其
要領而後使之心畏而心服唐杜黃裳乃使人謂之曰
君不奮命者當以漕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
平居時亦嘗其好惡如以漕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
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
不得而與也上然之時有司方以財匱為憂而大饗
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今

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
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
至桐廬人也初桑仲據襄陽纔兩月有盜張莽蕩者
引衆來攻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
勇自負莽蕩為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
其境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野
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為糧每遇打請則全隊撥男
女給之至自食其愛妾於是襄陽之民殲焉然仲性頗
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奉王官

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仲知不可以久長馳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防鎮撫使王彥與叅謀官續感畫策以數千衆扼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韋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既而復與戰於立橫連敗乃還襄陽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嚮之東下而復西也或謂非桑仲之畏有詔止之然臨敵而退賊益得以譎使其衆故漢上之禍皆浚為之羣盜不能入蜀者亦其用王彥之力也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被

禍之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鄧隨郢州鎮撫使朱勝非閒居錄曰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隨郢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為患又王銖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仲分橫也鄧州又令別將霍明屯郢州嘗為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初仲結義虜人橫明皆其一也三月辛丑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覆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

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真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戢兵之愈也辛亥詔諸路間田甚多百姓慮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彌望荒蕪今遣官則慮成搔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不牽制惟在簡可而行公私兼濟候秋成覈實其有效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為公卿次猶增秩賜金或怠惰因循視為具文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夔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募土人捕殺乞依

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人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當以此為戒乙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號數萬其實皆吾民被擄若設賞募人擒成餘皆不問所活多矣秦檜曰只可心便可以破賊張守曰若降赦事體尤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戎寇故劉豫李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收復須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修德以次圖之甲子乃詔

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先是上聞捷曰兵既精又
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見甲已四
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上曰可令軍器所足之財固
當惜但合用處亦難吝也 是日詔樞密副都承旨辛
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近者從官條對以為辛氏兄
弟擅權市恩未深信至為福建提刑柳瑛乞章服始信
人言之不謬朕鑒往者羣小侵紊朝政求章服雖小事
漸不可長范宗尹以下共奏外議稱愜服上之英斷
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為翰林學士 時

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郎官
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
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
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皇祐宗
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以
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
誨爭之以為詘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
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
至於宣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患無明文並配則同祫饗

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
是其議是春金左監軍達喇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
萬為敵萬所敗擒其婿萬戶布拉原名不刺殺五千餘
衆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
於漠北據曷董城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雅滿在
雲中欲圖之雲中距曷董三千里而右都監余都乃本
土人知其巢穴於是尼雅滿遣余都將女真及燕雲漢
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
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

民征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鬥計其從軍之費
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
有戰鬥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為患故漢
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是春詔分鄂岳潭衡永道彬
桂陽八郡為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禮辰沅靖合
邵金武岡九郡為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初湖南帥
臣向子諲既罷去以本路漕臣賈叟權帥事有節制兵
馬王以寧者開封人因宣撫處置使司所辟徑來潭州
今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兵寧逐之有

詔起子諲復帥湖南而羣盜馬友自江北趣潭子諲欲
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戶部郎官致仕賀允中
適在郡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
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
改容謝允中卒不犯城而退子諲乃檄友共擊彥舟敗
之又宜章土寇李冬至方擾縣境而益陽有吳錫者提
精兵數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
兵趨邵舜臣懼而走於是子諲遣人招錫錫欣然歸附
遂遣錫討冬至滅之時分路詔下子諲方欲之鄂而劇

寇曹成擁眾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於攸縣時鼎之諸
縣大半為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養蔡兵
頗眾軍糧屢竭有五日纔給糯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
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兼湖西帥即調兵糧於屬郡事
急上聞得報不及為諸司所劾又水路道阻民力頗為
之困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眾當從
重服於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
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
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陞

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寔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
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為
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
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
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甫以刑措受
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林相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比
開元時如兩人所為范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
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亦不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無
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為國朝追冊母后皆

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早儂宸極蒙垢紹聖退處
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己復為元祐皇后乃上皇受命
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惇禮顧
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
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
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冊金左監軍達喇自
為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
休兵於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陽與
知軍張渙飲於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

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許開國遼東
累載從軍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山東
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猶子也
五月丙午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謀與劉豫連和
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擒之癸丑
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自建
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
置長貳復置長貳在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
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虔

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
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還業先是九
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
至衡州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
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
領量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
指日平也不然為盜者益眾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
矣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
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蠡班師回饒州時帳下兵不

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
郡人大恐統制官閻臯者願浩之愛將也方捕羣盜胡
江於臨川走檄呼之臯已招到江等在路星馳以赴願
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聽臯節制端軍為左
邦弼軍為右臯將中軍願浩自畫戰圖授之紹出城五
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恃其衆直犯
中軍臯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
里橫尸滿路賊又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願浩自將
水軍擊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金有皇姪摩哩

郎君

原名沒立郎君
今改正下同

者與其別將鄂拉札哈

原名烏魯
折合今改

正下

同 數萬衆分兩道入寇摩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

城出散關約日皆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統領官璘

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

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玠兄弟北去者幕官

陳遠敵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

將感泣為備益力已而鄂拉札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

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鄂拉札哈大敗由他道

遁去摩哩力攻箭箐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兩軍卒不

相合 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
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犯江陰
軍及崇明鎮家為光世兵所圍勢蹙乃降宣州駐劄韓世
清者故嘗為盜有衆五千朝廷既招安之令屯宣州而
世清復招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
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言世清可疑上曰頤浩
之言亦不為無理防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
清解圍而劉光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
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

尹等曰謹遵聖訓 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
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
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徽人羅汝楫在
言路嘗欲為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
昌亦徽人知其事嘗親與克言之 初詔諸路轉運司
類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言者慮有私請望於
帥臣漕憲中擇文學之臣總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
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非兩浙差憲臣施垌福建
帥臣程邁荆湖差漕臣孫綬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

差漕臣王次翁川陝令張浚於逐路選之垌晉陵人綬
須城人存誠高密人次翁歷城人也時將募隆祐太
后已得地越州之寶山證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
寶文閣曾紆為修奉官紆言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
歸祔此但攢宮爾當先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
院李回為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
陳戩上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勲務極
追崇而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祔太陵
復用何禮耶且外總護使司以大臣為之而頓遞修奉

之類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閣寺為之而提點按行
之屬復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
資至謂會稽之山無可采而別取他山之石廂禁之卒
不足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况梓宮
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
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切鑄省壬
午昭慈獻烈皇后掩攢宮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
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
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

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
宜起永州流人馬擴為本司都統制兼諮議軍事既而
擴與叅謀官范直方不協辭去初鄂州李允文殺袁
植江東大帥呂頤浩即奏其事植有愛將袁袞詣行在
擊登聞鼓訟寃而臺臣繼亦論列叅知政事張守素與
植厚乃啟上密諭招討使張俊令收李允文俊既破李
成即與統制官陳思恭謀思恭言允文兵亦衆須以計
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梅者歙縣人被罪責英
州行至臨川允文以書招之至是招討司叅議官湯東

野引若梅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
盛夏提師至鄂若梅曰說與俱來而招討誅之則若梅
為賣友俊曰某以百口保之若梅先以書與允文曰張
少保既破李成欲移戈指武昌若梅言君無反狀其屬
曰節制非朝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
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
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使張樞密
既相辟必為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
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

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下東因檄若梅並召張用亦以衆俱來於是俊執允文歸於行在詔付大理寺既而遂正典刑贈植直龍圖閣復若梅承務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益盛矣時以張用為舒蘄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不可並論處置乘方之狀又乞歸帥司於洪州且言陛下志在撥亂事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類此時資政殿學士王絢刑部尚書胡直孺兼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修兼侍講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絢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伴老儒交修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中興小紀卷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為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叅知政事秦檜力贊之壬寅上謂宰執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德時吏部侍郎高衛主右選上書詆之乃詔先罷武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宣和間任詞臣以校正御前文籍轉官恐是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人君留意文籍命

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科顧謂宗尹曰且如
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劄亦自難處宗尹力奏
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兼
領校正者非按此下原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意
以為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夫而宗尹兼謂可行即日
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
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解政癸亥罷為觀文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上謂執政曰宗尹既去惟侯王萬格以刻
簿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

朋植黨非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
鄱陽人時並為都司未幾宗尹落職初詔勅令所以
嘉祐勅與政和勅對修命工部侍郎韓肖胄等詳定至
是修成勅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官叅知政事張守上
之肖胄忠彥孫也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适滑
浩二人豫討論事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庇宗适而
不問是日執政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适誠不預言者
誤聽秦檜曰吏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
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為朝廷建議須有忠

厚之風張守等仰贊聖訓於是不罪宗适再以浩送吏部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為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覆聞康邸至磁相間為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為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吏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且為之請諡壬申上謂執政曰當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嘆曰大哉王言內侍楊公恕自敘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為僥倖但其人難使之近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

知其為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叅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用可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既而右司諫韓璜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惟公朕安得而私也於是叅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聖訓時沈與求再得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恚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

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 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 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偽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李回曰藝祖即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為生靈請行此即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 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悚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

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右字若職罪則悉去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從之 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榜壬寅上謂宰相執曰行宮殿小難以模設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臣名恭書代孝子嗣皇帝親札蓋以祀天為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為主深合禮意 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召試侍御史沈與求言陛下復祖宗故事間召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用之於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與其列不知薦者為誰望罷球使歸右選詔從之

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位居九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懷慄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耻而赦夸大殊拂朕心又除呂頤浩制首為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謂有識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以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汪若海說李允文有功乞充奉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宰執呂頤浩曰若海頃與何大圭以語言交鬪滕康劉珪致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變皆騙置嶺外尚未放還上曰若

容在軍中恐後為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諭俊也於是頤浩等竦服聖訓戶部侍郎孟庾進尚書時江湖上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尚聚己未詔庾為宣慰制置使詔近降赦恩慮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禮訪務令實惠及民若所載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初李成之黨李雱為成計謀至是張俊獲雱而成執蹙將殘黨遁居順昌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偽齊餘衆趙瑞等降言者謂洛為國西宅而翟興於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師護陵寢戰屢獲

捷粗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惓惓不忘之意壬戌
詔名忠護軍 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探報事宜頗
懷慮羣臣每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臣謂動
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賊敵騎勢分必無南渡
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下策正如李孝子
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 初翰林學士汪
藻言元符以來至建炎並無日歷此國之重事願留聖
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
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 金左監

軍達喇大憾之

按句中
之字無著
句上疑有
闕文

盡却所獻之物而去

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乃回達喇至祁州遷
其民而去仍許只携行李其錢穀之類皆留遂以祁城
為元帥府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有朝奉郎趙俊者宋
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
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為虞部郎官俊稱疾不受豫
不能強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未幾卒 時
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轉一官於是中書舍
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則官益以輕其害尤大

祖宗之法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
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皆特旨而授故元豐
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而武臣獨依舊不以
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
橫行易之而轉官之級有按句內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
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
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
使為大夫以來嘗調官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
極而他人莫能言也冬十月己丑以新除給事中兼

侍讀洪擬為吏部尚書言者謂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
遂除龍圖閣待制知溫州言者以為近差甲頭催稅
其害又甚於保長戊辰戶部奏甲辰於三十戶輪差初
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倚仗詔從之初金右
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相乃移寨欲窺蜀宣撫
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尚原
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眾十餘萬造浮橋於寶
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玠雷仲率諸將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繁密如雨金稍却則

以竒兵旁擊斷其糧道又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原名羊哥字董今改正及隊領三百甲領八百殺敵衆橫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始末三年矣其衆之損者踰半皆呻吟扶携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免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多疑不實夫吳玠之敗四太子固未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

故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例得閣職上曰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富直柔曰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叅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礮慮亦多恐不可用於是宰執退而嘆曰此言可以為後世法丁亥宰執奏有司勘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閣門事潘永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閣職就逮秦檜退而嘆盛德曰卓哉此舉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食為本

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命屯田郎官置局
建康行屯田之法於兩淮上又親書趙充國傳刻石摹
本賜諸將以勵之於是荆南鎮撫使解潛於部內五郡
屯田且辟直秘閣宗綱為措置官而公安知縣孫倚率
先辨集詔加兩秩既而言者復請江之南岬亦興屯田
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赤地千里望依淮浙委
監司與營田並從之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
庶籍興元及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以縣令為軍正
而武勇知邊事者副之尺籍伍符皆如舊制軍報甚振

至是宣撫司上其狀甲申庶自待制為徽猷閣直學士
呂大麟見聞錄曰王庶立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富
平大歟之後兵卒單寡庶於興元府興洋金蓬聞達諸
處令州縣選強壯每兩丁取一丁三丁取二丁與免戶
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
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每
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便與
改秩今川口義士尚衆皆庶倡之也 已丑吏部郎官
廖剛言臣所前獻幸聞之說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

難極則必反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
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為固守之
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寔而輒窺也哉且東南
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
息招徠人士誘以偽官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
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尋除劉起居
舍人劉又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採摭故實為說以進
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
文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汲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

有在矣且援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
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
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 初建寇范汝為未平而
本路制置使辛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詔以大理少
卿朱宗為本路漕臣宗仙遊人紱子也宗入對言民困
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
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行而企宗方議募兵檄取
錢糧數多宗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餽餉費百
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溝壑矣公為則自為之初詔企宗

放散汝為之黨企宗乃奏汝為乞於福州就糧不遵聖旨遂詔企宗措畫而企宗怯懦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擢吏部郎官胡世將為監察御史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汝為懷反側猶肆剽掠而招撫官謝嚮陸崇顧與賊通亟捕嚮崇與制置司屬官施達付獄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遣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曹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氈笠劉忠者嘗與烏珠戰頡頏而南自黥其額號花面戰據潭之白綿

山號為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城感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罷企宗以其軍隸韓世忠庾遂辟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嚮陸崇及施達皆械送行在嚮崇死於路達得以歸罪二人止從輕典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偽境詔紹興府運頗艱難以久駐可移蹕臨安府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温州甲辰詔

差內侍岑奎充迎奉主管官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
內侍省選官主管仍罷提點官鄭世彥別命郎官一員
赴温州充提點官凡有事移牒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
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
宗像及后像既而上曰置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
入是誨為盜也因愀然謂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薦
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
安席聖語在明年閏四月今朕書之先是淮南賊張琪既為統制官閻
臯等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臣師古降

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乙巳戮於市初常州府周祀
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早上御邇英閣問所以致旱之由
給事中胡交修為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
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
為當懲聞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日聽斷若任情殺
人豈不可乎顧非理爾於宰執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
垂訓萬世時杞謂交修讒已乃上書告其罪詔遣大理
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反覆窮究交修無所挂然群從
亦多抵罪蒙歷城人也初詔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與司諫韓璜及神武中軍統制
官辛永宗兄弟見上多言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
求言直柔與璜等結為朋黨丙辰罷直柔為提舉洞霄
宮而璜等亦皆黜去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竇文閣
直學士權邦彥為之邦彥閣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
浩又薦邦彥為兵部尚書初選人永嘉婁寅亮嘗陳
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為監察御史制
畧曰爾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
舍人程俱辭也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

龍圖閣待制洪擬趨庾赴援庾怒於饋餉外命擬亟犒
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訕訕且
不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變加
秩一等金人僉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之者曰家戶
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
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氏姑婦持其產薄訴
於右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乞免
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贊尼雅滿誅之於是國
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擅去鄉里凡出

必先告官給蕃漢守公據然後可行右監軍達蘭請尼
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
滄州鹽場以贍其用蓋達蘭怒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
尼雅滿乃專權庇豫故不之許然達蘭自此憾豫深矣
初呂頤浩帥江東置司池州既召入令知池州劉洪
道攝帥事是月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為安撫大使始
還帥府於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
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駐劄韓世忠一軍屯建康
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閻臯分

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於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復
業商販亦通時羣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一日
謂其門人楊訓者曰昔寇起燕山則關中河北可避及
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爾又焉保
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問
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莫為惡耳十二月丙寅
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以兩制為之建
寇范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
遁去賊將葉徹往犯劍南州先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

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翬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翬侯官人也翬知士安方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翬曰早晚賊必至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果引衆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賊大敗汝為自此少挫庚午詔畧曰聞汝為嘯衆日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其餘咸赦除之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

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既退呂頤浩請記以為訓時宣撫司軍已次福州於是孟庾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趨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為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由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為震怖以為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遣衆劫寨戰敗而走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恣為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

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騷擾樞密院大將統制統領
官以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
軍閬州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關外調護諸將子羽頗
得衆心又總領趙鼎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
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閬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
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
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迹萬一有功寔陛下知人善任
使不惑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
多害少皆可為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便為不測使惑

於浮言逡巡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
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
此顧恐人臣不才無以充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
軍節度使職仍舊 壬辰吏部尚書胡直孺卒 鄧隨
郢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
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與戰於青林
間又大敗之 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
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
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兩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

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祈州而其衆尚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携貳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餞而遺之未幾踵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竒兵兩軍頗得其用初五路既陷金人悉割以屬偽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見保和尚原右副元帥尼雅滿欲固人心遂以女真萬戶薩里罕為經畧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中興小紀卷十二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年壬子歲在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畧曰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尚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時劇寇曹成擁潭帥向子諲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使吳敏尚未率師渡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移書於敏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耻不知策將

安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招賀以通舂陵北檄韓京自衡
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
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
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
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
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忍已躋於溝
壑矣未幾成送子諲歸 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
丑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
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為竄入回源洞自縊死

世忠遣兵追掠並賊驍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
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
綱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得全活及師還
父老送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幸浙西 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為中丞與求
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義二卷上之又以禁
衛卑寡乃言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
有南北軍唐有府兵曠騎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
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兵

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時邵清李奉單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詔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先是節制兵馬王以寧擅興外境徑造潭州戮命官移守將為言者所論纔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累蒙起除迷不悔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趣鄂渚乃得舒靳二州鎮撫

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傳雱入彥舟軍遂為之用所至文檄皆以宣司為名誅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安國憤之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為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帥程昌禹乃與闕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為湖東總管曹成擁衆西侵而友畏成分有其地遂致書誘令取全道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令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衣無食同歸於盜朝廷雖除前宰臣吳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寡宜就遣大將

韓世忠以為之副早令殲殘羣寇收拾遺民又子謹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胡安國為中書舍人尚未受命也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遷徙散亡比聞平江府賀鑄家見鬻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秘書省鼎寇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為其徒所殺惟楊么在有眾數千么與黃誠俱為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

臂而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併力圖之似未為晚秦檜因請自湖外當面一効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羣材不可授人以柄於是頤浩等奉詔感嘆而退時湖廣三路宣撫使吳敏不能制賊為言者所論而罷降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志亦為監司劾罷於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畧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馮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

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為怨而近世諸人借國福威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者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過固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仇為戒然比於忠獻猶有不足未免天下之疑豈甲兵之問日廟堂機務叢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輳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為失

一旦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至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之申乞移案他部不為過也臣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於貴者當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人才不可自負蓋以已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吏部侍郎李

光李彌大並遷尚書光吏部彌大戶部彌大吳縣人也
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時人
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
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間
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
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韓
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自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
提舉官董旻馳往招之又馬友為其下所殺衆皆出降

惟白氈笠劉忠據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
此宜急擊宣撫使孟庾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趣白
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
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
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
之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植麾張蓋
既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恚衆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銳
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遂大
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衆斬其首持詣世忠以降

時宣州駐劄韓世清怙衆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尚在淮西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己卯上謂宰執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畏以祈天弭禍國庶幾其有瘳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莫不感悅台
前尚書郎南昌徐俯為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程俱密書俯禧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仲放亦未嘗不循資

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柰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收還前命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聖學

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退
而以為當記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戍子殿中
侍御史開化江躋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望效尤
殘民以為已利望斥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勘實如
係科民即仰給還既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朝
喋血之餘公私埽地列將陳思恭統步兵二萬張公裕
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之羸以
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秘閣寵之至是貶秩而
去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左僕射呂頤浩屢請

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
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敵幾分三路入
攻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
飾噐甲今張浚軍有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
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
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少至衆
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
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
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有十六七

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邵清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
筠范汝為據建劔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朝
廷枝梧不暇今恙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撻其鋒者
近弑張浚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於
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殆
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
歲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
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固
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

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
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
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
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守之金舉
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
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兵恐久而銷磨異
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初北賈有至建康者
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畧同
知壽春府陳辨者始貳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知

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偽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
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拊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以
錦袍銀槍之屬既而豫遣其將王彥充攻壽春為辨所
敗而宏遂與斌絕共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
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
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
州三月言者以為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存
發運一司以催綱為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
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於朝糴米以塞責而已戊戌

詔罷之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瓌總兵至宣州
言者謂去冬嘗降御劄畧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
朕懷堯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令瓌副光出使江東恐
未能仰副聖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瓌等遵稟聖訓詔
劄付光瓌既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瓌部之付行
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此
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將尋斧
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祠乙亥以光為光明殿學
士知建康府兼壽春滁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路遂帖

然矣 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戕姦職狼籍民被其害自
今產去稅存之戶畫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歛如違官吏
並竄海島知通鹽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 詔昨誘
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數畝令輸
其續墾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
州縣踰數罪以違制 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
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上諛佞
者降之冀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宰相惡
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既遂賜張九成

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凡
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策上
自朕躬下逮百職言之無所迴避擢為首選其誰曰不
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
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 時隴州移治方山
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忠彥慕侑等引
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尚原遣同統
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既解連戰又捷於是宣撫處置
使奏擢鳳州政臨涇人也 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

統制王瓌奏起復單知微為準備使喚言者以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瓌用知微刺取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汾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尚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渾瑊在蒲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左右僕射呂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途以為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其

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癸未詔畧曰朕登庸二相體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尚慮浸分明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寘諸法於是頤浩言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西萬一王師逐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徑自西京入關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是

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畧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陝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門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

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乃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難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時朝廷已除主管明道宗呂

社為湖東提刑呂祉因言荆湖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從之時軍中所上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吳世昌孫舜卿王懷寶田師孟燕垧周濟等轉官有差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軍寔濫則無以勸有功此言者嘗謂秦有繫名之弊陛下令御史臺覺察今遠者臣未能悉姑以目前言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皆貪競無耻而非有勞望行追寢癸丑從之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護軍翟興乚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由懷衛太行取

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於是豫力請於左副元帥尼稚滿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金具陳破興之計乃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渡河攻興興盡發兵應之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力戰而死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居東京至之日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因與人約曰今後更不肆赦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且奉其祖父為帝親從郊社徒弟益為京兆留守禮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

尹時偽相張孝純致仕豫更以李鄴范恭為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鄴及李儔束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偽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堯之言畧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杭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所尚此賦極陳馬之為用有補馬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營卒賣玉椀疑非民間物鞠之知得於山陵遂以偽臣劉從善為河南陶沙官求金人所收不盡之物有前尚書郎李亘者乾封

人建炎末避地不及遂為豫用豫使留守北京既而亘謀歸本朝豫族誅之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直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為必不能久唐太宗諭房杜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濶畧可也乙未都督呂頤浩辟戶部尚書李彌大秘書少監傅崧卿為叅謀官明州觀察使馬擴為叅議官彌大求對言東晉王導謝安以師傅都督未嘗離

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乘塞視師臣等僚
當任之且請諸將悉置軍正如漢朝廷故事以察官郎
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
頤浩都督諸軍彌大乃云已為天子從官非頤浩可辟
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別為一司專伺頤浩之失密啟
以聞如此語乃問朕君臣儉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彌
大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為言所論落職奉
祠 丁酉罷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為武
備 戊戌詔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

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
子女玉帛劫擄已盡猶犯順而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
朕相時待釁可也 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
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
奏讞平恕可使民不冤勿令外補 都督呂頤浩屢言
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兵冗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
未上謂頤浩曰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
江先犒設使恩信洽然後科揀雖光世唯卿所用不必
移也參知政事翟汝文退書聖語以為上對臣下稱愚

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 壬子劉光世之父棟校太傅
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為敵所覺
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近自敵寨近走還光世始知父
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
討曹成賊黨至是成衆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
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初金薩里
罕與偽齊合兵屯於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
出奇取之至是無故拔營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
時陝西都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畧使成鳳州之河池

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
徽猷閣直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為守備閉石門仙
人二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州趣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
調護庶與彥玠結好玠彥言與彥相遇無善狀浚至益
昌庶亦覺有間已乃以素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
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
而以便宜命參謀官知興元府興元府子羽至即弛禁
通商輸粟以濟二鎮初李光為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

知臨安府孔覲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並糴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羈管象州既而覲上書訴枉久之得放還 兵部尚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瑀鄱陽人也 上以宗室子備之子生有聖質生有聖質據會要鞠於宮中賜名從從玉蓋默契於崔府君之名也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東之忠義

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榜偽赦欲開衆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為遙郡團練使 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往往乏媒寡援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薦三兩人以備器使 初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為言 丁亥責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陳瑀言深實蔡京心腹使深官可復則京儻未死官

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災青之赦難
例書於巨蠹乃詔寢前命 戊子詔太祖嘗令百官轉
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蘊底以救
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 時有樞密院編修
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
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翟汝文曰
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修文德古人
用兵以師直為壯曲為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便可休
兵金人豈能以此諭耶上又曰宣和間謀國之誤當時

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尚為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
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
北京東遠來者招樞密藉之以充劾士月給錢十緡米
一石 六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州至彬州湖廣宣撫
使李綱遣使臣賈勝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
成已就招乃詔成自滎州團練陞防禦使 僉書樞密
院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蘄鎮撫使孔彥舟在其
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夔兵之地心不自安又
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

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已遂有異志詢於幕官王玠玠
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
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詈之
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置司處試仍
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時四方上奏未
決吏緣為奸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右僕射秦檜宜責都
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
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
可無恥居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益卿論汝文與檜不

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
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
又見防秋近將緣故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
仕先是詔知建康府李光備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
執奏裁減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
雖用數萬緡亦豈為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土木之侈
傷財害民何用不至衆著之漸不可不戒都督呂頤
浩奏鎮江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
二千餘貫猶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即無應副劉光

世錢糧案牘可照望差臺省官各一員來此 乙卯上
謂宰執曰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
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
恃強拏兵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嘗強中國嘗弱
又劉豫僭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
其論極至上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
旰不忘天下幸甚 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
為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
產尤多又工部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

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即邕
州置馬市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
觀所定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
兵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 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
左副元帥尼雅滿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
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礪者被擄借昉鄉貫應副時止
用詞賦不用經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
之而獨作礪燕人遂為第一或為賦以譏之有草地就
試南人不預之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 初起居

郎王居正准詔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畧曰宋興一百七
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彌文也今天下幅裂
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
數路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
廢臣以為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
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
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
裁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
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

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侮備
邊與恤民之事一切姑置則省費而國裕矣 初右僕
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居正甚善間而論天下事意銳
甚至所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
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
有志、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
驚動天下今設施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
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
居正出守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
在七月

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
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
冠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中興小紀卷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諭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遣
兵蕩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
既又謀帥時資政殿學士張守以內祠侍讀召而守力
辭宰執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癸酉上謂宰執曰內諸
司可省即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司與牛羊司已見冗
費秦檜曰陛下及此盛德事也大觀政宣間屢裁冗費
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

心權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碎銷金屏風遠邇咸知莫不欣戴上曰凡事至誠力行善惡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意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為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嘗從容奏言凡經筵誨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

引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官平陽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聞之蘓軾曰治道之病其始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是也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顧今廷論猶前日爾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冗濫極矣當裁抑之則惡於害已臣恐修政之舉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臣願陛下奮剛明之斷嚴動搖之慮以成復古之勲

天下幸甚 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
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王王乃天惟公與
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
岸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
岸觀世人之擾擾如在水中耳 初都督呂頤浩北征
領統制官巨師古趙延壽崔增等軍行未至丹陽縣後
軍叛去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
縣滅之於是頤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頤浩赴闕已
卯頤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蘓秀大稔米極賤上

曰若此何事不成頤浩曰米斛二百正如陛下初幸淮
南時也上曰太賤亦恐傷農 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
集英殿修撰仇愈為之建司於浙西甲申左僕射呂頤
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敵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
海北岸來至明之定一自來岍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
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丙戌以御史中丞沈與求為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
士戶部侍郎黃叔敖遷尚書自渡江以來玉牒等文散
失至是宗正少卿李易乞旅行編次丁亥詔從之 監

察御史劉一止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之門不塞而至公之路不開爾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唐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是月擢一止為起居郎一止奏事上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朝廷朝有幾曰臣不知舊典尚記宣和間張徵李稅與臣寔同顧臣何以當此八月庚寅上謂宰執

曰朕見凡詢衆集義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呂頤浩曰誠然魏相言漢家自有制度諸儒皆是古非今如漢三傑唐房杜豈須多耶上曰朕即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艱今盜平穀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頤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便能渡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頤浩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起居舍人鄱陽張燾言自古用師未不有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召大臣諸將厚爵以募可用之人遽往伺敵撫養家屬以係其心資

之財本使或為商賈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庶盡死力凡
敵人動息皆得知之是日詔諭沿江諸將及都督府
壬辰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時
庾同太尉韓世忠耐賊湖外就用之也 癸巳給事中
胡安國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
問安國所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
此得時望然嘗為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
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譽虛美
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為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

面於綱任亦不輕甲午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
言誠是靖康伏闕亦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
此風不可再也 是日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
已優加擢其告內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
中興以光史冊 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急
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
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
提鎮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
侍從官願行者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

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
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
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別授事權
又非特命執政專制閫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則倍侍
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
用也此是起居郎胡世將應詔言事請以神武五軍
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乘扈衛
以備非常人以為中於時病已亥左僕射呂頤浩自
江上還欲傾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守臣席益

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
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助至是以勝非為
周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
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張邦昌
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及
為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
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
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惶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
為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舍人檢

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既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頤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大理少卿張宗臣言諸郡戎器腹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經途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邇素手臨敵可乎宜

下諸路監司察其減裂或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時南雄州境有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奏江西帥司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辛亥詔傅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留重寘憲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

綦宗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
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畧曰
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
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而言者論檜不知
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
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譴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
躋起居舍人張燾相繼罷去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
夜星變昨夕出次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已減常
膳食素用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益務修舉皆惶懼請

罪曰臣等失職致虧於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即消伏然
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象
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
衢州遇教官福清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相已罷
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為然初朝廷所
選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如王
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輩並為所留先是倫在
雲中副元帥尼雅滿嘗遣都提點烏凌阿思謀原名烏凌思謀
今改正即驛見倫語講和事既而尼雅滿亦到驛至是
下同

乃以事授倫歸報而朱弁洪皓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
倫入見具奏敵中事上優獎之以為右文殿修撰左僕
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義郎
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使武經郎高公繪假忠
州刺史副之仍兼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並
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金二百
兩銀三千兩寧德宣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兩又
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令宰執作
書與劉豫而金國相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之時

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達道君見之泣下謂羣臣
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
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使我得歸一日瞑目足矣
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
時上已擢宣州觀察使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
者多謂增衛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
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
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增修
理器械乃為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然不滿

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卑弱乃爾於是招丁壯營牧
圍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既遂改中軍為殿
前司命沂中主管本司公事初置六部監門一員此寺
監丞 乙丑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朱勝
非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時左僕射呂頤浩
猶帶都督諸軍事朱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
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從之頤浩所領當罷也 時宣
撫處置使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浚奏金人與夏國頗
睽夏國屢遣人至吳玠軍中 丙寅廣東漕臣汪召嗣

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伯彥之官所辛未執
政請除廣帥呂頤浩曰汪伯彥長於郡治上曰伯彥為
郡朕豈不知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復云未協勝非曰
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為
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
城邑郡人村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任領帥事既而賊
亦遁去 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轉遥郡
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
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天下幸

甚今奉御筆恐斜封墨勅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
詔寢前命 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
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卿等
奏稟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
也 初鎮江府有織羅歲御服^貢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
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從所出
有司劾世將違旨府僚皆惧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
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為先
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 辛巳上謂宰執曰湖

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過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
李綱收之然聞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
才惟恐有遺朕蓋嘗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
和論水災以此得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羨願
浩曰綱之為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
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為之至殺內侍幾生大
變上曰如伏闕事倘再有當誅之 自兵興以來急於
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體至是學士綦崇禮言望舉行
故事是日詔從之 湖廣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

州頗擾一路宣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彥意樂為
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誅之
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知潭州
止帶湖南安撫使 丙戌詔龍圖閣知制知温州洪擬
為禮部尚書 主管川陝馬趙開倣大觀東南北鹽法
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
鹽引每觔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
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賣納錢五分若以錢引折
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六十自此始推行之 金諸將請

其主晟如中京以觀遼土及兩河之地是秋左右副元
帥尼雅滿鄂勒渾監軍烏克紳都監烏珠秦兀术自鳳翔回
皆會於燕山以迓之留監達喇守祁州都監尹都守雲
中尹都久不遷常怏怏有叛意至是約燕京統制浩里
原名槁里同反蓋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密諭燕兩
河郡守之契丹漢兒令盡誅女真人天德知軍偽許之
遣妻來告時烏克紳獵於居庸關見二人交馳遽甚追
獲之於靴中得其反狀悟室回燕統軍來謁縛而戮之
伊都既覺父子以游獵為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鞬鞞

先已受烏克紳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烏珠馳
至雲中凡預謀者悉誅之並殺尼雅滿次室蕭氏烏珠
回燕請罪於尼雅滿曰蕭氏乃天祚元妃與兄寔仇然
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惟聞不測
寸及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於
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漠
矣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置監收馬事上曰
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條上欲
以饒州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

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
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
盛如此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百官進對所奉訓
誥皆不關史氏慮戕久失寔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
戚弗具報者聽史官論列從之時諸路盜賊稍息左
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
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
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乙丑
詔遣曾統朱異明橐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

並以宣諭為名異桐廬人素長沙人大中揚子人徽言
永嘉人也詔各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
出使無擾不受一切餽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
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至今人多
誦此語時資政殿學士李回以老儒知洪州雖仁厚有
餘而智畧不足故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
賊亦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
恐生變大中至江西以回為不職且言其縱子弟預政
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大多再下大

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二一耳事有大於此者乃詔落
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先是有富順民李勃者因與
娼阿王濫詐稱徐王到夔州守臣鄞迪申宣撫司遂津
送赴行在道由衢州吏白守臣鄞人汪思溫親王至州
當避正堂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
客之儀勃至行在驗得其詐送大理司根問獄具庚寅
詔勃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起居舍人王洋乞封錢
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不舉先急之務可降
一官且曰朕虛已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

應詔旨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旌賞既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徽猷閣而去自罷江淮等路發運使以來頗失上供錢物至是新置江浙荆湖閩廣九路都轉運使丙申以大理卿張濟為之仍除集英殿修撰置司湖州言者謂今年閏四年壬辰有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蓋朝廷灼見官軍在外恣橫之弊然經由州縣一切不郵擅發倉廩豪奪錢穀甚至笞撻官吏肆為凶暴豈可姑息不問望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乙亥上謂宰執曰銓曹若

不為人吏舞文即無留滯長貳官肯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尚書頗見其弊臣以為四選人吏作過大即流配次當勒停上曰赴都之官往往以細事難知動涉旬月不可不幸也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寧凌唐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豫虛寔遣人持蠟書歸朝為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囚其妻田氏於穎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穎昌田氏訟其事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

用申胥楚不用范增則為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
執於是朱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為謀臣上曰
德宗幸奉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 庚
戌宰執奏禁私酒事上曰私酤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
鹽榷酤令曰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
可罷不然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武時因用兵
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亦見久利也 朱勝非
上疏陳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家^國屯軍二十萬月費二萬
緡僮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以資敵若

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圍淮
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
得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
黨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北為樂土若承此時擣其巢
穴則淮北振擾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既行未有要約
而豫之惡可以藉口况彼姦詐但計強弱如尚強和必
有集與其併力南向昌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
軍一出將明諭將帥凡官帑金幣皆以賞軍此藝祖伐
蜀惟取土疆之義也五謂渡江之後有助順土豪能率

衆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不二三年則
中原可定上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大臣不可立威
當與諸將議事上謂俯曰昨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
議事朕詔執政與諸將會議共食卿知未十一月己未
宰執進呈俯章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
通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危亦不可偏
廢如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蓋難事 乙巳
宰執奏新除太尉韓世忠合依兩府恩例上曰朕昨命
中使賜世忠帶笏狨座以寵之矣昔周賞晉侯賜之大

輅戎輅彤弓盧矢秬鬯今世忠有功宜厚予之吏部尚
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潭州與求
乞祠改以禮部尚書提舉太平觀庚午擬奏有官必有
吏然先世之吏正後世之吏邪故有所謂猜禍吏有所
謂豪惡吏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張湯王
溫舒之徒猶能制而用之故能勝其任近時吏強官弱
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
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
則相與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皆以不按吏為

得計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
詔有司立法應官出名者吏勒停官衡替者吏放罷官
能自按吏則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寢
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
舞文為姦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權邦
彥曰昔有三不欺不敢欺在威不能欺在明不忍欺在
德上然之 辛未上謂呂頤浩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
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顧祖宗法度以
行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下不假易朕敢不勉

之 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
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
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時袞奏昨政和新書
曾未數歲而論議紛紛衝改幾半者皆自縉紳之臆說
也願將睿旨若於新書有所增損乞更加叅訂可否勿
使輕紊成憲乃詔今後臣寮所請若祖宗法意並新書
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申省 江西宣諭薛徽言奏漢
薛宣守左馮翊時頻陽縣當數郡湊且多盜令薛恭所
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

材遷乃奏賞與恭易未幾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
劇易望許臣所到州縣視吏無大過止作材窘而事不
辨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申省取旨
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歷至是藻言東觀
凡例臣臣嘗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
書之家臣於郡政之餘當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
年類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初婦人阿易詐稱帝
姬曾下嫁曹成致宗室趙士倫申荆南鎮撫使解潛送
赴行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丁亥朔

詔易杖死士倫等皆編管 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
劉斐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書等
罪甲午詔綱提崇福宮斐宋城人也 宰執奏御筆札
出令舉舊制禁絕民間銷金事上曰昨因閱韓琦家傳
論戚里多用銷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
銷不已可惜費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義謂質則用物
貴淫則侈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 先是通州歲支鹽
二十萬袋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
私鹽倣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言者以為

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寔損課額於是尚書省言茶
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
侵紊非獨妨客販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
問仍誠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究 高麗國遣人
入貢 己巳司封郎官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
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况今艱難而諸州往
往冗占大抵以將迎為急務以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
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
之辛亥詔劄付諸路帥司 左司郎中金壇張綱奏欲

今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申提
刑司較終較其多少多則黜責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
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
規與羣盜屢戰皆勝至是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
農為兵其策甚可行諫官乞推賞官吏遂降詔獎規甲
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
諸鎮使倣而行之 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益庾為同都督 婺州歲貢羅建炎中已減定為三
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

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一疏五不可以聞
乃詔依已減定之數 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
郭藥師相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既
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
尼雅滿問充爾欲復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
不敢歸也尼雅滿顧而笑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遂
之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
回亦各歸所部 時鼎寇楊么黃誠至聚眾數萬么主
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

夏誠劉衝分布遠近各有車船 李龜年記楊么本末
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山小
德山望三州及渾江龍之類皆兩重或三重載千餘人
又設栢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
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倒栢竿擊碎之渾江龍則為龍
首每水闊楊么多自乘此闕原及海鯨船多數百隻海鯨者鯨
也頭船 蓋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鯨船如陸戰之輕兵而
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
船以為強誠衝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為固誠寨南據

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濠及陷馬坑衝寨北據正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衝每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禹與荆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又李龜年記曰昌禹初到鼎州披荆棘立軍寨與賊接戰其御下甚嚴不用命必誅之故將士戮力又為鐵床等刑專以威賊每擒賊黨引其桀黠者問以賊中事辭不服則以此刑治之其徒旁觀惶駭戰栗又陰縱其老弱以歸故賊畏昌禹不敢犯鼎州初諸州鑄錢惟饒之永年

最蓋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咸平中增江之廣寧而虔之鑄錢院大觀末始建兵興以來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猥衆往往虛糜廩給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役於饒廣寧監卒寓役於虔蓋移少以就多也鄧隨郢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再攻金房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報國勿坐困於此霍明獨不從曰朝廷既招安我輩無事且已竟無行意仲怒自馳至郢州起軍明謂其黨曰大太尉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誓必散亂預備有力者為之束

髮坐定明卑辭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違大哥令事未
須遽莫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髻即捨而殺之遂
以仲再反聞於朝仲之母奔告李橫橫自鄧州率兵為
仲報仇進圍郢城明有口辯登城呼曰仲心難保先殺
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橫不
聽攻之愈急明開門與戰大敗而走既而自歸行在授
洪州兵官橫既為仲報仇義穀稍著授襄陽等州鎮撫
使偽河南尹孟邦雄盜發永安陵河南鎮撫使翟琮
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又知虢州董震初嘗從偽至

是復歸正乃將所部與琮併力謀取西京琮與子也

中興小紀卷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年癸丑在春正月丁巳朔翟琮引衆擣盩邦雄營
邦雄方醉卧遂將其族以歸 甲子詔戶部侍郎姚舜
明往建康總領都督府錢糧仍選官屬充糧科院審計
司舜明岷縣人也 初金將薩里罕等衆十萬自鳳翔
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趣金商至是入
泊陽界斥堠將部龍興敵遇退走金房鎮撫使王彥倉
卒召兵使別將二千人迎敵初亦小勝既而金諸軍萃

馬二將併沒彥聞敗乙丑保退石泉縣敵遂入金州
初令廣西帥臣許中市戰馬皆弱不堪用至是降中兩
官壬午詔置買馬司於邕州馬必高四尺二寸以上每
百匹為一綱 先是言者論工部侍郎賈安宅以為張
邦昌之階立也莫儔以書報安宅安宅欲往從之聞上
登極儔既被罪乃遽請致仕又謂苗劉之變呂頤浩等
檄書至湖州守貳及寄居葉夢得欲相率皆行安宅斷
然以為不可於是安宅被旨分析既上委臺臣驗其寔
始知安宅致仕在儔被罪已前亦未嘗阻夢得勤王之

議惟與王黼連親是月安宅以徽猷閣待制奉祠而去
言者不已遂降為集英殿修撰 兼吏部尚書席益言
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在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
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
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季輔遽擢為監察
御史國初猶在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
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
其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
其後官制厘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幽拔滯

無復闕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
長貳具名以聞二月丁亥朔詔從之 辛亥廣西買馬
置提舉官既又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付之為本自是
歲得千匹雖極費力斃於道者常半然於治軍亦非小
補 以右諫議大夫徐俯為翰林學士先是俯為侍讀
進春秋解義桓公四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引左氏傳
及杜預釋謂伯糾父在而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名以
譏之上曰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
宰往聘失政刑矣書名貶之也因顧右僕射朱勝非曰

卿更為朕討論而俯亦乞以聖諭編之記注既而勝非
又奉親筆以為天王之失而孔子名宰所謂指行事示
褒貶者於是勝非奏陛下天縱之能日新之學臣曷足
以副隆旨然嘗陪經幄不敢固辭謹參考經傳衆說庶
幾推廣聖言臣聞刑威者主之大柄分守者臣之大節
桓公聽羽父姦謀篡而自立擅易許田貪取郟鼎如是
四年天王不問乃使其往行聘禮所謂主柄臣節今盡
廢矣故經書宰名所以譏周王也望依俯所奏以宸翰
付經筵編之注記永為大訓癸巳詔從之 乙未上覽

權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遽爾淪謝深可
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舉
家皆陷今惟一女嫁韓穰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即遣統制田晟率兵
守饒風嶺且報陝西都統制吳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
邀於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遂自河池縣一夜馳三
百里至饒風列營拒之官軍萬七千人益以洋川義士
為三萬玠以黃栢遺金薩里罕得之始知玠東來敵衆
仰攻我師連勝薩里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募死士

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丁酉犯祖溪關繞出玠後
玠遽還仙人關己亥金人陷興元府壬寅子羽退保三
泉縣從兵纔三百子羽遺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統制
官楊政勸玠往救子羽乃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
子羽留數日兵稍集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由
是軍聲復振辛丑宰執奏禁中神御薦饗禮科上曰
朕皆自閱有一事可議神御二十五位各用羊肚一須
殺二十五羊恭惟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謹
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也呂頤浩等言陛下盡

誠以奉先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 初建康府守
臣端明殿學士李光以支軍衣絹不足嘗借用上供絹
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時光已奉祠去而端明殿學士
趙鼎為守鼎以為光為守臣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
復敢易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
副且迫於軍衣光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
之罪行及臣矣始朝廷頗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時參知
政事同都督諸軍孟庾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軍於
建康軍中多是招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之氣庾

世忠皆加禮兩軍亦肅然知惧民既安堵商賈通行未
幾移鼎帥江西 劉豫之母偽太后死諡曰慈憲是月
葬於東平縣 二月戊午宰執奏池州敢勇軍作過上
曰此事雖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
抽作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上可之
丁卯宰執奏棟刺親從親事官上曰凡招軍之費動輒
萬緡爾但見萬緡爾不知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誠不
得已也 浙東沿海制置使呂源因賜對輒奏私事為
上者所劾是日詔今後上殿不得出論私事 初襄陽

府鎮撫使李橫既得帥權思立奇功以自固又軍中之
食往往以人為糧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椿之數橫乃與
信陽鎮撫使牛臯相約同領兵北去襲潁昌府遇金人
戰屢捷臯魯山人也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
等卒至志潰而去遂復潁昌及汝州葉縣等處至是橫
等傳檄諸軍將復東京畧曰偽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
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過海沂又曰金商之帥出
其先荆湖之帥繼其後倘能納款則志仍舊貫執迷不
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 吳玠會劉子

羽於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
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叛以利誅金謂
四川唾手可得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
之越竟而戰也破金無所得已失望而洋川公私之積
皆寘他所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馬且盡遂殺西河
僉軍食之又春屬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
且遣人賫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問孰遣
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
於武林闕而金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

司官屬有勸張浚移治潼川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
馳書請勿徙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韓世
忠為淮東宣撫使於泗州置司 兵部郎官劉景真論
淮南守臣當久任癸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選任
則不同股肱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淮甸
密邇寇又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宜然後能扞一方
不可不擇也 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琮擒益邦
雄奏至上大悅超授琮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
者復為劉豫守襲琮於伊陽琮設伏擊之盡殪京西招

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商虢鎮撫使詔琮押邦雄
赴行在 戊子上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
貳甚有能歿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衆
倘非痛戢姦吏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 已
丑宰執奏刑部郎中韓膺胄請誤入人死罪者乞依祖
宗法終身廢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
詳刑如此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為姦長
吏尤當痛懲其弊使差注無滯權尚書洪擬雖累厯亦
恐失於濡緩席益曰擬甚心細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

威乃不敢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也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光世與世忠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事戒之登仕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且乞昭雪慈獻烈皇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

謗已息矣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年少戒之在色不歆以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之罪也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浙東宣諭朱異薦鎮東軍簽判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郡縣之政克舉呂頤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

亦不當貸也 癸巳上曰鄒况乞雪昭慈之謗今當大
祥因此下詔如况言可也上遂問昭慈得罪泰陵之因
俯對以昭懷上僭及左道之誣席益曰此皆章惇蔡京
之罪也遂詔昭慈謚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鄒浩之弟
欲擢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鄒浩亦有子名柄然嘗為李
綱客今當以其父故用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
次子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言事聳動四方
亦足為國家之光也 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
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尚

書黃叔敖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
汝嘉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米五十萬石芻五十萬束
乙未叔敖等奏今來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
與免試汝官汝嘉麗水人也 時鼎寇楊么衆至數萬
僭號稱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
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荆湖諸軍會於鼎州討之
於是鼎澧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湛引兵攻賊
寨以俟諸軍來會既而潭州統領官劉深鄂州統制官
顏孝恭共二千人荆南將官羅廣三百人並至屯鼎之

城外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癸卯荆南之兵
北還而湛亦歸矣戊申宰執奏戚里高士曠乞落階
官及差遣詔除權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
曠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躡等高爵厚祿
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
官有未過保義郎者呂頤浩曰漢有恩澤侯本朝固無
也上曰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
矣已酉上諭宰執曰人臣當須長養成就之今每除
一監司常患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職吏

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
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緣宣諭所發置獄除正犯
人外並放時神武後軍都統制臣師古駐軍揚州淮
東宣撫使韓世忠欵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劾罷
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初詔李橫
牛臯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
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獨奏襄陽居江淮
上流寔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與
牛臯等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

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
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來至襄陽臣
竊訪之云橫止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
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
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為持久之計矣上
覽奏頗憂之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遺女
玉帛縱畧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偽齊李成與
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戟敗而走賊亦不敢深
逐也叅議官穀城譚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江漢招橫

橫不答世則遇害穎昌府復陷偽境至是荆南鎮撫使
解潛奏橫已回襄陽及金犯鄧州境與夔鎮緣近緣四
川總領財賦趙開過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
流仍下川路備糧詔以付宣撫司鼎寇楊么拒官軍
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頗搖
乃偽肆赦立鍾相之弟子子義為太子自么與黃誠以
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寨僅七十中間
為官軍所破或葺或廢惟夏誠劉衝二寨險不可破
上每日朝退即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申時付外乃

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為常未嘗少怠五月乙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每日申時付外章奏至卿等處晷刻皆定可見也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廷道遠緩急乞隸宣撫處置使張浚戊午詔從之己未資政殿大學士吳敏卒自渡江以來太宗正權於虔廣二州置司至是詔行在建睦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得其時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一下郡邑即科於民故民輒受弊若物物和買則民不與知

乃令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初權貨務初都茶場槩稱行在至是詔鎮江府吉州置司者別為名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壬戌上曰小官俸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當謹守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行亦須變而通之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往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堯為刑部郎中公繪

為浙西都監金願再遣重臣以取信丁卯遂以吏部侍郎韓肖胄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辛未命肖胄為金國軍前通問使仍擢給事中昫山胡松年為工部尚書副之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己見致戰和未有定論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 癸酉宰執奏稟國書上曰有天下者當持之以謙易曰謙尊則光則知能謙者尊而光矣 時有上殿官李長民者正民之弟也戊寅上謂宰執曰長民比正民如何呂頤浩對

二人皆淹博文辭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藁以示從臣而正民以光等為皆不合時宜士大夫笑之徐俯曰正民父景淵長者持論平允不以元祐為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願長民力行如何爾元祐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上又曰鄒况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論况之賢否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又問况之賢可謂至公矣上曰朕心至公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既而除長

民監察御史常與改秩 湖南宣諭薛徽言薦通判永
州劉延年祈陽縣令張登欵就任增一秩也已卯上謂
宰執曰延年何如人呂頤浩等皆曰不識上曰古人求
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
由知其賢否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加秩上又謂宰
執曰監司守令皆有勸農之名未聞勸農之寔呂頤浩
曰漢力田與孝悌同科以重農事也上曰觀文帝詔足
知當時重農事矣席益曰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
事而吏不以是應徒為文具至有追集農夫物留累日

以待守令之行阡陌者今當令縣縣行勞來之寔上然
之 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解元杜琳等將
兵渡淮北去至是詔世忠金人已約講和所遣兩軍且
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 是月劉豫偽戶部侍郎馮長
寧與監察御史許伯通同十一税法與阜昌勅令格式
皆成二法並行大意相妨者從税法其說以為宋之說
法為民大蠹權豪交通縣州而欺愚弱入田宅不承其
說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為推割產已盡而稅猶在監
因拘囚死而後已官攤逃戶之稅使色里代輸又方田

高下土色不實朝行寬恤之詔暮下割剝之令故民窮而起為盜大率皆吠堯之言也 資政殿學士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戊子卒 金人之由褒斜谷而去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纔至而朝廷未之知也上曰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為憂今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似督王似盧法原之任庚寅曲赦川陝令吳玠速上將士功狀既而法原亦至仍置司於閬州於是總領四川財賦

趙開白似等求罷且言自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歲有常息起建炎已酉至紹興癸丑共收一千五百餘萬緡兼陝西茶馱及陝西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惡其不便於己共興謗讟以為擾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聞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畧也 此據鄭剛上謂宰執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

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惟理其但以
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
必可行也 鼎寇楊么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
天王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為荆南
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並帶統制官崔增水軍
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
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瓌又詔統制臣師古以兵二千亦
隨瓌去併力討之瓌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
炎以來盜踵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

盜之術高官待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故不逞之徒胥
動為盜楊么罪惡貫盈何以招為仍命將來破賊誅止
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
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
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 建
炎中國子監併禮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
量養士仍置博然未果行焉 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
乃稍更鹽法循法為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
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後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刑

名多配嶺南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
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豪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
及宰臣循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胥
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
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為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亟
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
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為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
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砮奏請細
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為便自後踵行之

中興小紀卷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年秋七月丙辰左僕射呂頤浩辭提舉國史不
允上曰朕觀歷代史後人皆不及前人遷固雖下於左
氏辭猶竒偉范蔚宗以還不足觀也至唐史尤不及前
人遠甚頤浩曰陳壽三國志亦佳上曰壽頗簡畧事實
多在注中又諸家互相矛盾席益曰歐陽修五代史乃
有褒貶義例過范蔚宗等遠矣工部侍郎歷城李擢
奏乞參紹聖大觀法別立博學宏詞一科已未詔從之

時行在百官以職之高卑而差其人數多寡月給雇募之直亦是擢請之也 時大早上曰和買未為良法今支錢一千州縣吏更不奉行重困吾民可下監司覈實勿為文具甲子手詔畧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其和買紬絹錢已虧而多有不支民咨怨而傷和氣因以致早可索逐路未支寔數條上 言者謂艱難以來中原隔絕祖宗開國功臣子孫凋喪幾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從之 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不可用壬申詔罷之上曰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

今然古人所用亦或不利如繆絳而止之類蓋車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呂頤浩曰房琯失利於陳濤正坐此也 甲戌宰執奏置孳生監牧馬呂頤浩因論廣西買馬雖置提舉須令帥司與之直庶無乏事上曰固也然當擇帥若不擇人而每事待朝廷處置則雖百執亦不能辨治天下者要在官得人而使之各任其事則天下治矣 時置司於饒州以左朝請大夫郝漸為提舉孳

生監牧事然馬性利高寒鄱陽地卑濕既而因暑馬死者衆漸坐此罷 先是講筵所祇應人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居莫允中拔進義副尉左司監唐輝論以為不當乞追改輝吳縣人也己卯宰執進呈上曰此講筵所奉御寶批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批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列乞陛下允所奏上頷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固請從輝之說上可之 先是久旱中雖得雨微潤

而止上極寡勞省躬修政而圖嘉應至於祈禱皆蔬食以致潔誠自此月己巳之後屢雨至是始足庚辰上謂宰執曰日者亢陽朕甚慮之以為稽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大有年者一有者再而已矣以此知難得也呂頤浩等退而相謂曰上至誠憫雨如此宜豐年之來格也 初劉豫將李成統衆與金合兵二萬攻盧氏縣河南鎮撫使董先率兵五千禦之衆寡不敵遂棄元守州縣將二千餘人退寓襄陽府願聽李橫節制許之金偽兵復犯襄陽橫以食盡不

繼遂引其兵棄城而遁金偽兵南至隨郢遠近震恐橫
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關大鈞等勸使歸朝
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為賊
萬一諸部不見納若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是至既
而鄂帥洪鈞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
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米船至其衆
遂安董先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皐先渡江至洪矣鼎復
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
橫大喜是月詔橫駐洪州既而鼎發橫赴闕將佐以下

隨之橫至闕為桑仲訟寃乃追洪州都監霍明送大理
鞠之亦竟薄其罪時召德安鎮撫使陳規至行在規首
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云
詔復沿海制置使乃以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
兼之仲荀將兵二千之任因陛辭乞解軍職遂加檢校
少保仲荀至明正當風汎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
海為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八月己丑宰執
奏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第恐無糧上曰撫國
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余堵初叛遼

主亦以讒言不給糧之故往附女直也。時言者欲罷都轉運司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發運司罷後上供錢物頓失遂改為都漕蓋緣以辦上供為事今罷此亦可省吏之廢費第諸路漕臣又以上供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廷舉措矧自置司一歲間已增八十餘萬貫矣第漕臣不得自便故同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庚子詔從之。上以雨暘不時又瀛湖地震甲辰詔中外之臣令極言無隱先是諸州有積年所欠禁軍闕錢已委諸逐路憲司起發上復恐不便於民遂諭宰執令

速蠲放繼又手詔三省樞密院行之大指慮有追呼禁繫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至是上又曰紹興元年以後合椿之數亦未須起欲與諸路招軍令填足舊數也。初河南布衣王忠民隱居不出靖康中因上書被召又嘗以策干長安帥范致虛致虛喜欲致之不能時諸鎮如翟興董先李彥仙皆禮重之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金寨與故遼之境以斷天下之疑宣撫處置使張浚補以官不受復薦之至是忠民詣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僉書樞密院徐俯謂之

曰上知君來甚喜既見上所奏皆留中授右宣義郎忠民辭不獲則以告納於積中藏之七寶山下而去後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於敵中知常越豫境被執忠民於是編置福州未幾得免初同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道經淮甸見田畝多廢骼骹相屬密附奏乞展限起常賦及立賞掩遺骸以廣上恩是月肖胄等至雲中軍前與金議和金頗見信而有悔禍之意給事中黃唐傳言都漕不可罷力營救之於是言者論唐傳附會大臣九月乙卯以唐傳為

徽猷待制提舉太平觀未幾落職丙辰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比修紹興飭令格式書務速成論靡專決州縣推行已漸見抵悞望召監司守臣條上新書之闕命定審訂去其訛謬著為定法從之右僕射朱勝非奏近泉州水暴隳城郭廬舍已行詰問上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乃詔諸路有水旱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如敢隱則置之法時天象多變臺諫文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司御史常同疏其

十罪戊午罷頤浩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
洞霄宮制下言者又請鑄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
大學士宮祠如故口謚昭慈獻烈皇后曰昭慈聖獻
已未詔畧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贓吏於朝堂亦以刑
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絹值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
計匹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絹價不下四五貫豈
可尚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後贓吏犯法夫復
何言 先是皇后父邢煥卒妻福國夫人熊氏進狀乞
賜第及官子弟門客皆踰常制癸亥上令補二子官一

子有官者進二秩餘志不行且顧宰執曰祖宗待戚里
皆有常憲朕不敢踰豈以后族故私之耶後復以皇后
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况待后家又不
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戚已減於韋氏
矣乃詔追贈煥少師嘉國公許造進酒而已 甲子起
居郎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臣兼記注且聽直前奏事元
豐更制不復併任諫列然有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
事言路寢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甚非
祖宗兼聽之意乃詔依元豐舊制 丙寅詔江西大帥

趙鼎兼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舒蘄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江陰軍進仕李翰蘇白違詔不詣檢院乃伏闕上書是日詔押赴奉貫上曰所言者皆細務如戢宗子之類自可行非有詆忤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啟之不可不懲也上謂宰執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可復益兵此為不知時宜者如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有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纜各及五萬張浚不滿三萬而議

者已患其多非也朱勝非曰漢初諸將最為用者韓信彭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俯曰光武帝中分戲下之師以與鄧禹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上然之上自南渡以來每兩月輒一賞衛士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上嘉嘆之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近諸路屬官浸增舊員而寺監之官不除臣謂當減屬官而

復寺監丞一則分掌郎曹之務二則養人材以觀其能
三則資淺者不至躡遷庚午上謂宰執曰郎官高選前
此歷寺監丞乃得之渡江以來序進人材則徑至郎其
議復置如同言 朱勝非言今歲防利事上曰今有兵
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
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外敵矣豈獨防捍險阻哉 大理
寺少卿張杓論淮南帥臣守令當加精擇壬申上曰縣
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乃得為之比來一切
之制行或初官便為令已墜正矣當謹守之昔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子產謂有美錦而使人學製蓋民之師帥
非練習政經者不可為也中書舍人晉陵孫近言艱難
以來軍期幾速之事先以白劄子行下然後乃經給舍
循習寢久凡擬官斷獄之類亦徑下有司今欲由舊制
乃詔非機速者仍命給舍書牘 秘書省正字晉陵陳
祖言乞修建災以來日歷從之 冬十月壬午詔朔昨
者遣使出自朕意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
遇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
有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減裂未還二使不無疑

慮三省可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自南渡以來官無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先是言者乞令使將所記省類而成冊從之遂詔修七司勅令又得廣東轉運司錄到元豐元祐吏部法與七司所省記者參修命禮部尚書兼吏部洪擬總之而兵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朝最久諳練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勅令格式書成而擬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上之 上謂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為先務今戰士無慮三十萬

皆披堅執銳加以孤矢之利雖強敵無足畏也然造弓必用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其直八千可以為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庶使盡其藝也 戊子以工部侍郎李擢為禮部尚書尋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 時荆南制置使王夔總軍討楊么至鄂州夔言湖水彌漫未可進兵壬辰詔俟水落速去擒捕既又詔西北無歸之人為賊誘脅者別給旗榜付夔招收 甲午廣西宣諭明橐言大理國欲進奉及賣馬事上諭宰執曰進奉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

異時廣西嘗奏大理入貢言者指以為妄事可為鑒上
曰彼云進奉寔利於賈販但令帥臣償其馬直則馬當
繼至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戊戌詔畧曰朕以
眇躬親奉厄運愧無德化而大夫趨向多趨附益奔競
之風不息則朘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
尚且曰內修外攘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察其微
而劾之三省樞密差除常加遴選勝有賴焉 淮東宣
撫使韓世忠奏見管兵四萬四千餘人乞揀去老弱詔
世忠軍練已精陝西南北山東兵隨世忠累經出入難

以例汰令存恤之初世忠之在建康也以金衆善射常
以騎兵取勝世忠乃選少年敢死士為一軍號曰背嵬
如古羽林飲飛之類皆以一當百又自出新意造克敵
弓斗力雄勁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蓋二者皆足以
制敵至是愈精矣 初福建鹽法以三分為率二分商
販一分官搬比年商販殊少鬻鈔不行邵武軍判官趙
不已上言乞併令轉運司搬賣歲認鈔錢二十萬緡漕
司以鈔錢太重請減為十五萬緡從之時虔寇竊發多
結羣入閩廣販鹽以致作亂至是知梅州陳杲乞散賣

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權貨務已亥本務言福建二分容鈔已令轉運司歲輸一十五萬緡而廣東亦係官搬杲所言不惟有侵漕計兼礙成法遂格不行杲建陽人也 壬寅以龍圖閣學士曾懋為禮部尚書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懋不當除遂寢前命 丙午宰執奏廣南捕盜事上曰凡擒盜多緣賊首未殄遽以奏功兵退又復聚眾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恆民散而為盜有盜又不時奏致使滋長可嚴戒之 先是手詔吏部注擬姦弊事詔意

以為安得以皇甫鋪之流鈐制姦吏除其弊原上始用鑄事蓋獨取其初能制吏耳鑄後作姦迎合數貢羨餘唐史所譏上意深嫉恐臣下不察有疑御筆改曰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丁未上謂宰執曰他時詔未當三省可便奏陳改定徐俯曰陛下始用鑄事特取其為即時事後惡其奸改以毛玠頌之天下益足以見盛德矣 乙酉宰執奏事席益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臯與金人戰既勝之金益兵來

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始兵所先者噐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去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荆南制置使王夔至岳州水路下流進兵先遣統制官石世達領二千人至鼎州與程昌禹下統制官杜湛合兵以當上流令世達聽昌禹指縱世達勇而和湛方患兵少遂與協力攻賊至龍陽縣之沅州奪賊小德山船一賊連敗庚戌官軍入黃誠寨登偽太子樓獲龍床龍屏之類是日夔在下流

船小與賊戰不利乃留水軍統制官崔增吳全於喬口而自持神武前軍由益陽縣路次於下芷江口金左都監烏珠至鳳翔府與萬戶薩里罕會再謀攻蜀又金衆東寇楚泗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在建康扼馬家渡光世將兵直擣廬壽金人乃引去崔增吳全自喬口進兵攻賊失利二將皆渡王夔與程昌禹議方欲橫鼎江下流植椿留船守之以防賊衝然後悉衆沂芷江併力攻賊賊將夏誠劉衝等寨會鄂州告急戊申夔持兵趨鄂留統制官王渥趙興等軍權聽昌禹節制移

駐上並江口十一月丙辰宰執奏修運河事上曰有言當役不堪出戰之卒固不可又言調民而役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為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為害甚大故不得已但時方甚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惑之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哉開封布衣李漢英上書以為國家之弊在於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丁巳上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聖人之德時剛時柔而已

光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復興漢業顧豈柔為不可哉漢英語雖強易而朕不為忤也時劉豫調民修城運糧又擇其壯者以備戰戊午諸路探至上惻然曰中原之民亦勞矣吾民之不陷偽境者雖兵興有年朕未嘗敢以科調煩之庶其休息夫使民各安田業治道之要也朝廷當力行之自建炎初置司農寺庚申始復置丞二員明年又復置長貳僉書樞密院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回自上即位遣使入金十數輩未嘗報聘至是劉豫兵敗始遣其臣文州團練使李永壽職

方郎中王翊等九十人隨肖胄同來詔前奉使潘致堯
高公繪接伴之朱勝非閒居錄曰秦檜自初相奏以河
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至是金李永壽王翊
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書取北人與檜二策正同乃知
檜之議出於金人也 兵部侍郎趙子晝為館伴時敵
情反側人以館客為難子晝彌縫應對而永壽驕倨自
肆又命右文殿修撰王倫與之議事倫為翊道雲中舊
故翊慢少損倫即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
恩也宜拜以謝二人始拜就命倫充伴送使於是殿中

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
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
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
萬兵兵而畏人者也 時御史六察所隸官司有免隸
臺察者常同請依舊制乙丑詔闔門客省四方館並隸
臺察獨城隍司專掌禁廷依祖宗法不可易耳同又言
六曹貳長拘執繩墨願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
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
私意更令三代皆有所尚自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

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 秘書省言元豐官制後
國史別置院所 有日歷歸本省國史案今乞以修國史
日歷所為名從之 初元祐司馬光為相請設十科以
取人材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
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
備著述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寔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
曰練習法令能繼諸讞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紹聖
以來此科遂廢至是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 乙亥詔從

之 宣和皇后弟韋淵乞磨勘遷秩時淵官為橫行吏
部言橫行於法無以年勞遷者丙子上曰若宣和皇后
來歸勢必加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耳乃命
留以俟之 吏部郎官劉大中言鼓鑄為國利源虔饒
兩司歲鑄一百五萬緡留四十五萬緡循環為本合發
五十九萬餘緡而元二年上鑄二十萬緡截支外止發
一十二萬緡却同本錢給兵匹總三十五萬餘緡除實
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貫豈止所得不償所費而已事
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

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池併入
饒江併入虔外其鑄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詔從之
甲申宰執奏故御史洪炎葬事朱勝非曰此蓋近例
上曰炎以文學稱其死有恆典今既致言者當罷之然
聞其家貧可依胡直孺例支與銀絹炎蓋黃庭堅之甥
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現在臨安府為筦庫其家極
貧也先是建炎中將作軍器二監皆併歸工部己丑
始詔復置監少監丞簿等員將作乃總少府之事時
監司有闕或以干堂壬辰言者請遴揀公正可任之人

書於籍庶杜其求且去待闕之弊上曰奔競之風未息
每有一闕必致於乞可明戒不得具闕庶少修士檢也

癸巳廣西經畧使劉彥適言南丹州莫公晟領賊兵
三千犯觀州右僕射朱勝非曰此皆崇觀政和所開新
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亦下奔路相度而帥臣
監司以為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曰前日用事之臣貪
功欺罔其寔傷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乞與公
晟一職詔從之乙巳宰執奏正旦使人入見故事百
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百官之富所以

夸示敵國今暫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無庸俱入
兼元日亦未嘗受賀也 時朝廷館金使禮既簡而所
乞還俘囚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請畫江以益逆
豫之疆朝廷皆不從於是李益壽等褫氣而去 時將
遣參知政事席益為報使而益以母老辭上問誰可代
行乃薦樞密都承旨章誼明日誼對上諭以使金之說
誼徑承命詔加誼龍圖學士以行

中興小紀卷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春正月丁巳宰執論遣使事上舉
申包胥曰秦伯初無伐吳存楚之志感申包胥之誠為
賦無衣秦師乃出然則合兩國之成回難回之意只在
使人耳 鼎澧鎮撫使程昌禹遣統制官杜湛與制置
司統制官王渥趙與同引兵攻楊公巳未破皮真寨俘
賊黨陳欽等八十人奪船三千於是湖中小寇皆震恐
不自安矣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制置使王瓌討賊久

未有成功壬戌上謂宰執曰王瓌使據上流可令岳飛
自下流進兵賊無所逃矣今賊恃險與水嘯聚甚久譬
如人病若淹歲月必生他疾宜速除之戊辰上諭宰
政論北方事朱勝非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揆亂而以
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
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為固耳先是宣撫處置
使張浚奏四川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
文付下時浚已出蜀而奏纔至癸酉工部尚書胡松
年遷吏部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與朱勝

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既又辭不起改提
舉洞霄宮先是御史臺檢法官李元湔論保正稅長
之弊上諭宰執曰役法推行寢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
富貧者至貧民力重困此宜講究甲戌上又曰元湔所
論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子所
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條利害上之初川陝宣撫
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州及分陝蜀之地責守
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命經畧使兼都統制吳玠主之
屯和尚原命金房至巴達命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

文龍至威茂命統制官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城
命統制官闕師古主之屯武都特遣師古率統制官李
進戴越王師古等引衆打糧於河州因襲大潭縣叛將
慕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
古歸大潭內懷慙懼遂隻身降敵吳玠念其下忠義不
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然
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城而已 參知政事席益
既辭使金及金使對榻前又無一言之助於是臺諫交
論其失二月壬午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論者

不已尋詔落職 癸未上曰國家任用小人當退之也
朱勝非曰陛下如天下初無愛憎始謂其賢則用之既
知其非則退之所以為公也上又曰人或以開河為非
急務朕語之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以為無
間然安可謂非急務要措置有方耳 先是義廢觀州
下廣西帥司相度未上二月乙酉上謂宰執曰知其無
益無國便可廢之然當時取之不足為利今日廢之亦
須慮患徐俯曰誠如聖諭元祐間棄渠陽匆匆城中人
未出者為蠻所殺紹聖中唐義問所以被纒蓋禍始於

此也 鼎寇楊么既為官軍所敗其黨雖出降而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違官地保甲利其隨身之物又殺而奪之鎮撫使程昌禹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遂申朝廷乞招安時知樞密院張浚自蜀還是月朔日浚至潭州留其屬官馮楫同湖南帥臣折彥質措置招安丙戌宰執奏其事上曰么等愚民嘯聚守令之置苟欲自新令王瓌折彥質招之以成朕好生惡殺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昌禹殺戮為辭尋有詔除昌禹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候招安畢日

行是月知樞密院事張浚還朝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東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被命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至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以鑄印及被召不肯出蜀乞行黜責炳侯官人也 金左都監烏珠與萬戶薩里罕領衆十萬復大入犯仙人關宣撫司都統制吳玠乃豫為壘子關旁號

殺金坪嚴兵待之統制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阨
塞死不可失當臨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且地名
亦善破之必矣於是金人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壘玠
與烏珠約相見烏珠誘玠以王爵不從三月辛亥朔金
兵攻壘益急玠命統制官吳璘領射士號駐隊者更迭
射之矢下如雨敵死者布地而復踐以登玠之遣政與
統制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滿
四山大震鼓隨之壬戌夜壘中大兵出敵不意攻烏珠
薩里罕兩大寨破之連戰皆捷金萬戶韓常為官軍射

損左目金不能支遂遁去統制官王俊等追百餘里至
鳳州又敗之是後也金自元帥以下皆令携孥而來又
選取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期不徒還既不得騁則還
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 丙辰端
明殿學士江西大帥趙鼎在洪二年戢吏愛民盜賊屏
息一方賴之至是召還 辛酉詔舉賢良方正能言極
諫是日福建漕臣鄭士彥進讀上曰閩中地狹民貧勿
縱吏槌剥以重困之官吏姦贓者當劾不可默也 癸
亥以侍御史辛炳為中丞時宣州奏起獄不當奏而輒

奏者不論罪而給事中孫近因疏駁大理寺之失論宣
州有觀望乞併罪之甲子上謂宰執曰宣州可貸今若
加罪則諸郡後有疑獄不復奏矣趙鼎曰此正國家立
法之意也 乙丑罷浚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朱勝非間居錄曰張浚出使
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之
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衆與金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
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
叛浚復浚以身免奔還閬州闕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

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後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癸酉知湖州汪藻編元符崇寧大觀詔旨先進二百
卷詔送國史日歷所 江西制置使岳飛奏虔州盜發
已遣兵討蕩甲戌上曰盜發不免加兵然皆理其末也
不若理其本如守令得人能奉行詔旨無以擾之即民
自安業盜何自而作耶時梁衛之地悉淪偽境河南鎮
撫使翟琮以數城孤立力不能敵乃引部曲突圍而出
自歸於本朝詔琮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改授江東
鈐轄其衆分隸諸軍 先是偽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

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僉書樞密院徐俯欲斬澤送首劉豫參知政事趙鼎力爭遂令宣撫司婉詞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闕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令宰執以諭世忠密受之却報偽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金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誠侵襄鄧隨郢又遣衆兵攻川口今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

兵而自養之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阻士氣非策也乃詔釋宗誠罪命澤以官且給閒田處其衆於淮西夏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為川陝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言者謂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士而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州縣且然况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寔之法右諫議大夫

唐輝等言前宣撫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為張浚
主謀而尚列從班望行貶竄癸未詔貶子羽於白州唐
落職奉祠先是浚令前宣撫司隨軍副使使直秘閣榮
陽張澄統本司萬人出蜀詔趨至行在及浚以次皆貶
而澄獨入對未幾遷直徽猷閣除漕江江西制置使
岳飛奏川陝宣撫司於仙人關與金人戰獲捷飛奏中
頗有輕敵之意乙酉上語宰執曰用兵當持重飛宜深
戒之朱勝非等曰誠如聖訓丙戌詔闔門各省四方
館依祖宗舊制並屬中書省不隸臺察言者乞撥免

役錢以充和買下轉運常平兩司共議兩浙轉運司言
於本司無妨而浙東西常平司皆言役錢銀充和買則
役人無可以給庚寅乃詔轉運司多方那支丁酉衢州
奏直睿思殿鄭弼經由常山縣騷擾是日詔弼降兩官
襄陽重地既為偽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
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不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
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為
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徐俯獨以為不然鼎既與俯異即請上令韓世忠以萬

人臨泗上為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兵而大將遽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時言者以鼎為是俯求去丙午以本職提舉洞霄宮時上欲令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分兵巡邊右僕射朱勝非請遣中使賁劄子付之庶無濡滯上慮內侍到軍中多擾止於急遞發行初南昌潘興嗣高蹈不仕自嘉祐以來趙抃韓琦唐介交薦於朝起為筠州推官辭不就元符中黃履引徐復孫侔李泰伯例乞官其孫淳授星子縣尉及蔡京用事

用事追奪之淳既死趙鼎前知洪州奏乞加恩於興嗣之孫濤以為庶退自守之觀丁未兩浙移文婺州市御爐炭非若胡桃紋鶉鴿色者不中程式戊申上對宰執語及感然曰當艱難時豈宜以此擾人因詔罷買有似此類志禁止之初上欲重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殿中侍御史常同亦奏二史議論不公所以當修之意且言惟故范祖禹之子冲知其本末時召冲未至五月壬子上諭宰執曰二史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可趣冲來令兼史事朱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

史經蔡京蔡卞之手是所當修今修之足以彰二帝之
盛美矣言者以為祖宗朝宰執每聚議都堂頃駐蹕會
稽大臣會議日至三日自呂頤浩再相始不相關願復
故事以踵前世都俞之風是日詔從之川陝宣撫使王
似等奏吳玠仙人關之捷是日詔宣撫司速上功狀考
功郎官孔端朝言唐德宗時陸贄建言盜滿天下宜痛
自引咎以言謝之庶叛者格心故所下制書武夫悍卒
無不感涕今陛下刻意恢復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
之謂宜因事見辭痛自見責以收人心 時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屯建康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屯鎮江以私隙
未平殿中侍御史常同奏二臣蒙恩不思協心報國一
旦有急豈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示威國上以章
示劉韓兩軍至是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辛
酉上謂宰執曰茲事未便恐世光疑也光世弟光烈與
世忠弟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世良世良峻拒之
昨世忠語及之朕諭之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
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
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

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
曰改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時世忠於平江府私第建
閣寶藏御書乞賜名有旨賜名懋功學士綦崇禮奏罷
之世忠請賜閣名見時日歷所乞關內東門司命禁中
出入及更改事務甲子上謂宰執曰禁中百事皆守典
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改亦最紛紛多事也朱勝非
曰今日皆從簡約自無改之理自紹興初修今上日
歷始置修日歷所既又號國史日歷所癸酉復詔以史
館為名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徽猷閣

待制趙思誠為六曹貳思誠密高人也殿中侍御史常
同言松年乃王黼親宣和間劉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
在詞掖常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為執政可乎思誠挺之
子崇寧初挺之首陳紹述實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
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是月以同為起
居郎六月己亥曲赦虔州土賊初上命江西制置
使岳飛復取襄陽亦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
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趣襄陽右僕射
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司農少卿歸安沈昭遠往

飛軍運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飭上流監司帥守
餉飛軍勿闕度幾必濟飛等進軍於劉豫求救於金
偽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
諸州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顯進擊敵兵又復鄧州時
軍聲大振先是內降以使臣王評為秀州澈浦巡檢
右諫議大夫唐輝上書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陳升
之劾鎮將軍留後李璋內降轉官正其干請之罪以為
祖宗至公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深恐此風滋長壬寅
乃詔罷之時川陝無執政為大帥言者數上章以為

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因諭朱勝非曰西帥難其人朕
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為之如張浚故事朱勝非曰聖謨
如此臣謹奉詔先是荆南制置使王璞自鄂回鼎奏
已招到賊眾萬餘然賊累殺招安使臣晁遇等且乞割
州縣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帥臣折彥質報賊不可招
璞乃復遣兵蹂踐賊禾賊乘大水攻鼎州社木寨破之
官軍死者不知其數賊愈增氣璞與鎮撫使程昌禹皆
坐降官戶部尚書黃叔敖除徽猷閣學士奉祠而去
初吏部法選人改京官而舉主有他故則報罷之至

是郎官王思溫始建請薦員溢格者本部以收使不盡
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之從 秋七月戊申建
昌小壘而軍士素驕邀取無度守不能制至是守臣劉
滂以法裁之兵不勝其憤是日衆集為亂滂及母妻皆
死滂東陽人也 建昌叛卒嬰城自守江西提刑司遣
兵招捕時又詔右軍統制官趙詳引兵討之庚午宰執
奏討賊事上曰辛企宗自建昌來使人來經營乞委之
討賊傾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為怯懦無謀養成寇正
如王瓌在湖南玩寇卒無成功而企宗又在瓌之下惟

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
否如此辛未奏趙詳已平賊上慮官軍入城未免玉石
俱焚趙鼎曰未必敢殺人恐刳財耳上愀然曰斯民遭
此禍可憫令有司優恤之既而言者以為國家艱難以
來閩中殺漕臣建康抗秀之守臣皆為其下所囚卒歸
罪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
茲守臣之職乃併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
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詔贈朝請大夫官其子二人
初樞密都承旨章誼同給事中孫近出使至金廷與其

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以亟
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金遣金吾蕭
慶受書並以風聞歸過吾國誼詰其所自金以寔對乃
已還至南京為劉豫所留誼等以計得還上嘉勞之乙
亥擢誼為刑部尚書時內侍李廩飲於大將韓世忠
家即坐手及傷弓匠事下大理獄殿中侍御史魏矼言
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杯酒乃至如此其於防微
杜漸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常禁內侍不得闕通
主兵及預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禁以謹履

霜之戒是月御史中丞辛炳除顯謨閣直學士與郡
而去朱勝非間居錄曰是夏樞府全闕胡松年為吏
部慕崇禮為內翰辛炳為中司炳欲遷教言胡慕之失
据據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病踰月論奏二公不已疾小
愈未能造朝乞先供臺職有旨從之議者紛然謂從官
治事而不赴朝參為不恭申司如此何以掌朝儀即日
出知漳州怏怏而卒魏矼遷侍御史於是矼首論自治
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衆或強行捉募或劫
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治自

古善將者必宰輔因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乘其闕
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
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靜不擾仍委宰輔以
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幾上下交儆紀綱克
振矣 資政殿學士謝克家卒於衢州 先是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乏器甲漸足
臣官職又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
將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八
月戊寅朔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等皆知上馭將得

其道因言而誨誘之也 庚辰御劄以參知政事趙鼎
為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 朱勝非間居錄曰勝
非在告執政詣勝非問疾鼎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
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玠見為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
豈可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鼎曰須
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不能造朝公
難自言即同官可能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
之 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近詔六曹細務令長貳有
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

夫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例吏得為姦欲七司各編為例冊令法司掌以備檢從之先是侍御史魏砀論兩淮屯田事上謂宰執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因舉鴻雁羨宣王詩謂中興之業寔在於此胡松年曰朝廷行屯田累年惟荆南解潛畧措置其餘皆虛文無寔效上曰然松年復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不治者如屯田尤不可欺一歲耕墾幾何收穫幾何便足以考上曰卿等可條上當力行之癸未朱勝非上屯田利害言今日之兵

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即行之孟庾等曰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饋餉不易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上謂宰執曰素聞岳飛行軍有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律所以能破敵也乃降詔獎之且促飛第賞將士趙鼎曰陛下激勵如此其誰不勸尋除飛清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既而飛奏辟盧宗訓者知德安府侍御史魏砀言飛新立功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

徒輕儂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儀以奏請不行謂為人
主所厚願以臣章示飛謂將因此事機以善其後宗訓
之命遂寢魏砮請遴選人才隨宜器使乙酉上謂宰
執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砮論隨宜器使
砮得用人之道孟庾曰誠如聖諭胡松年指疏中語曰
朝廷用人誠能無分明類毋循愛憎則至公之道行矣
天下幸甚戊子執政奏事趙鼎曰臣今西行與吳玠
為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孟庾等言趙鼎除使名與
王似等同乞自濬旨易之乃除鼎都督川陝諸軍事既

而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並領荆襄諸軍趙鼎
事寔曰是時當國者無可否事事多不決吏緣為姦每
鼎受狀之日人皆駢集由是見忌初上即位以御營使
專總軍政其後並歸樞密院宰相得兼領至是言者論
其失乞令參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為然言者又謂當
國者不知兵意專以屬鼎也於是忌者益切至除知樞
密院事川陝宣撫使便忌者之說也鼎留身辭以非才
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臺諫四
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

也是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
為同事或當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
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遂兼都督川
陝荆襄諸軍事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
過人遠甚也 上曰朕於大臣未嘗不進之以禮退之
以道遂舉清人刺文公詩以為危國忘師之本在所深
戒也胡松年曰陛下於鼎可謂任之專責之重矣 朱
勝非閒居錄曰勝非起復居位已累章丐乞持餘服鼎
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

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參告進呈指此一項奏
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
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需三倍以上今歲郊
息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百萬緡半出朝
廷已如浚數半領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
詎怒云今我作乞兒入蜀耶 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
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勵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

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
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云是時蜀士至
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
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
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
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
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
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
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

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強壯者曾無數
百又錢帛各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
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
宸扆所陳已艱如此况在萬里之外惟望睿斷不為羣
議所移臣實萬幸 趙鼎事實曰自鼎入參嘗與諸論
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
裂天下兵守平江俟敵退徐為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
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可
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

悟又使浚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以
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浚為助者乃寇萊公約高瓊之
意蓋統兵官不與之同謀事必參差則鼎之策遠矣
初金左右副元帥尼雅滿烏克紳居雲中是夏始入見
金主晟而烏珠自川口敗回燕山亦約鄂勒琿同覲至
是劉豫遣人乞兵圖入寇晟議於諸帥尼雅滿烏克紳
沮之惟鄂勒琿請行晟遂以鄂勒琿權左副元帥達喇
權右副元帥將兵應豫又以烏珠先嘗過江知地險易
使之為前鋒於是劉豫下書偽境畧云朕受命數年治

頗有敘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元議一統之地重
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欲割地封之使
永保趙氏之祀豈圖蔑棄大德乃敢偽遣使聘密圖吞
噬先劫汝穎次掠襄鄧至有收復燕雲之謀是用遣皇
子諸路大總管左丞相麟領東南行臺尚書令會大金
元帥大軍直搗僭壘務使六合混一其吠堯之辭悖逆
如此先是湖北制置使岳飛令統制官王萬辛太駐
清水河以掩敵太不聽命擅歸荆南而鎮撫使解潛不
即遣太反妄申太先復襄皆為飛所劾丙申詔太特貸

命除名令自劾戊戌詔於臨安府餘杭縣置孳生牧馬
監 是日以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似知成都府
是日以宗正少卿范冲中書檢正官虞灃並為左右
史而侍御史魏矼言二人乃執政趙鼎胡松年親黨皆
罷之 先是侍御史魏矼薦武臣崔謹習王宏癸卯樞
密院擬二人差遣上曰臺臣為朕耳目之官職在彈擊
官邪若因而論薦人材竊慮私有好惡二人且令籍記
他日量材選用朱勝非曰陛下英斷非臣等所能仰窺
萬一 荆南制置使王瓌下統制官常棨屯鼎州城外

中興小紀卷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四年九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以遣使議和非
便欲進兵恢復乙卯上謂宰執曰世忠為國之心甚切
可諭以二聖在遠當遣使通問 丁卯合祀天地於明
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庚午詔朱勝非聽持
餘服候服闕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癸酉
以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趙鼎為右僕射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 趙鼎事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

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
學士院時傳銷院莫知為誰諸侍從謀於近曰命晚必
命相公當草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
於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而散明日
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劉豫遣其子猊姪麟引金
右副元帥鄂勒琿等自淮陽分道入攻舟師由清河據
楚州進攻承州騎兵渡淮據滁州探者未得其實以為
敵勢甚少趙鼎曰金前陵我境乃入敵國即仇也故縱
兵四掠其鋒可畏令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
行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趙鼎事實曰劉光世密遣屬
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
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
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
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論如此恐上意移動復
來問言今日之事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
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
而必亡者乎且金偽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
漢敗王尋晉破苻堅恃在人心而已自降詔親征士皆

鼓勇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時在承州以援兵未至退保鎮江府冬十月丙子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軍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而三大將事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侍御史魏矼監察御史田如鼂分往如鼂大庾人也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猶懼不克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上於是光世進軍屯太平州已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復統兵過江駐於揚州上將親往詔略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鑿輅之還期盡庭闈之奉卑辭厚幣遣使請和比得敵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羣偷而陸梁驚奏既聞神人共憤誓挺身而效死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殪彼孽黨成此雋功咨爾六軍咸知朕意自豫僭前此至以大

齊名之及是始正其逆罪詔既下人皆鼓勇而朝士中
尚有懷疑者或見趙鼎曰茲事甚大公更審處無貽後
悔鼎不答既而侍從及臺諫同日請對翌日宰執奏事
退鼎復奏曰今日侍從臺諫皆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
羣議所及移上意益堅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亦言令
敵人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
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初知鎮江府沈晦過闕論藩帥
之兵可用以謂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
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
康太平池鄆五處各有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
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度五郡
合繫金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
而勢弱或以偏師輟我大軍南下則五郡尾襲而邀擊
金人安敢遠去頃歲金人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
太原則不敢南踰一步此制稍定三年移軍江北糧餉
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
有所職若全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
而帥臣陳邦光不與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繫以至

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千付臣併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綦年後京口便成強藩况東晉常調京口兵可用故北府兵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忠屯軍在府其言不用至是晦乞趣張浚統兵為世忠之援宰執皆稱晦論議激昂上曰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更看臨事能副所言否沈與求曰陛下用人如此則無失矣時趙鼎孟庾胡松年共薦前樞密院副都承旨馬擴有才中因苗傅事得罪乞復

試用擴亦請自將三千捍賊上曰齊小白猶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既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俟引見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以執鼎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沈與求曰陛下御將如此何事不濟既而引擴見復除樞密副都承旨鼎又曰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有謀不止於鬪智而已與求曰陛下起擴之廢寵以美官必能立功以報陛下雖漢祖善將不足如此除擴在此月戊子今聯書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初報國史院問目

以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
修定壬午詔送史館 初知建康府呂祉言今置江北
於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乞上親征至是
江上探報惟祉最為詳密趙鼎言祉慷慨敢為此等人
材實不易得上曰祉真有方面之才朕留意人物欲其
協濟多難如知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而所對多
誕謾不實雖有麓材何所用之沈與求曰洪道知明州
脫身先遁一城之民盡殪於賊至今人怨癸未詔鄂乃
上流宜別擇守臣詔僉書樞密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

將會議進兵因以覘賊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乞過
汪拒敵戊子上謂宰執曰世忠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戶
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沈與求曰自敵騎
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
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而恐
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
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機制變 甲午戶部侍
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兼調發所用倍多
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五分二分折四緡

三分折六緡其紬皆折納二分折四緡八分折八緡令
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探到劉
豫事 丙申積兩月餘戊戌上發臨安陰雲頓開軍容
甚整都人欣嘆以為靖康以來未有是舉上登御舟至
臨平鎮宰執奏事趙鼎曰臣等扈駕登舟見道旁觀者
皆流涕以手加額蓋陛下以萬乘之尊親總師徒履至
險之地苟心懷愛君莫不憂此臣待罪揆路不寒而粟
非不欲披堅執銳率衆摧鋒而書生不嫻戰鬥又府庫
無儲閔津無備隨宜經理倉卒取辦必有過差願陛下

收衆智降哀痛之詔捐內帑金以賞激士氣庶可功成
此在睿斷勉之而已 韓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
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
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
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
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伍陣設伏二十餘處
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軍金問我軍動息良
臣以所見對大帥烏珠喜甚勵兵趨江曰距大儀五里
其將貝勒托卜嘉原名亭堇捷也擁鐵騎過吾軍之東

原名亭堇捷也

今改正下同

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軍旗雜出敵軍亂弓力無所施而我師伍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捎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貝勒托卜嘉烏珠走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責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金戰於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成閔與戰於承州皆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建陽陳楠與旻等具舟載之獻於行在且言使人戰沒者三十餘人壬寅上至平江府復下詔畧曰朕急父兄之難申子弟之情師行有名天其助順將

臨江潞已次吳門言念幅員之間共離戎馬之禍使汝等邱墓隔絕骨肉散亡罪實在予一人毒乃流於四海咨爾將士勿顧便安宜各奮揚共圖恢復宰執奏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布衣陳東歐陽徹寘之極典上曰朕初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秘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趙鼎曰輔相非人致陛下責躬引咎如此誠為盛德潛善伯彥誤國之罪天下皆如此安可誣也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張誼為戶部尚書十一月丙午朔上御平江府行

宮 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
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趙鼎曰
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
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
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
尊與逆雛決勝負哉於是遣叅知政事沈與求按行江
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
沿江居民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畧不畏之此據趙鼎
事實修入
不得其實時言久之張浚來自閩中 時承楚泰三州各
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時也

有水寨民兵合力擊敵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不能安
業今又遭敵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
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
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 辛亥上命申嚴密事
之禁仍詔漏泄邊機處處以軍法 殿中侍御史張致
遠奏乞省罷營葺以擊軍民之心壬子詔除軍兵營寨
外令孫佑不得應副佑北海人時知平江府上因謂宰
執曰臺諫規戒朕所樂聞常恐言者無以補助昨致遠
又奏御史不計其數可速行機察朕隨行惟三十餘舟

皆載書籍此外無一玩好趙鼎曰監司郡守之官猶巨
艦相銜數里陛下簡約如此實帝王盛德事也上曰朕
初到平江孫佑所供進膳桌子極弊朕念往日艱難雖
居處陋隘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
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鼎等曰陛下規遠
如此太平基業指日可期天下幸甚 川陝宣撫使吳
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
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斷自
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與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

癸丑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 先是趙鼎
薦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可當大事顧令執政無
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復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喻樗語錄曰樗先受趙
鼎辟為川陝都督府屬官既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
公之舉未知固有萬全之舉或采賭一擲也鼎曰亦安
保萬全事成幸甚不然遺臭萬年矣樗曰今若直前有
如頭重不可却也 要須有後門鼎曰有則善矣樗曰張
樞密在福今只召之恐邊巡未至若直除聞浙江淮宣

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樞密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 已未浚至復以為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既又聞鼎諫渡江決戰之行亦深嘆服 朱勝非聞居錄曰時敵侵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嘗失身於偽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為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密趙鼎遺事曰時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畧何如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即

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致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為親書詔刊石也 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李綱陳禦賊之策大畧謂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宜擣潁昌出其不意則必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此為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辛酉降詔獎之 戊辰趙鼎言張孝純李鄴子弟復在近僚可見陛下德意乞降

詔示從偽之臣他日來歸亦不加罪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汗於潛逆皆朕之過朕備嘗艱難不忘恢復蓋欲拯之塗炭咸與維新要使人人知朕此意僉書樞密院胡松年曰禹湯罪己其興勅焉臣知中興有期矣右司諫趙霈言乞令有司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以節浮費辛巳上謂宰執曰霈此疏極闕治體纔過防秋便可行之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皆如此何患不能協濟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整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以為戒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江上視

師趙鼎事實曰浚在江上時敵在滁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敵渡江即再降指揮方始謂之親征陛下當親總衛士直趨常潤督諸軍乘其未畢辦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駕由他道復歸臨安留兵堅守吳江金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紂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三衙楊沂中吳錫

見鼎言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動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他無術也二人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二公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二人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事不動尤為難也奉使魏良臣等自金回張浚遇之問以金事及大帥之語良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事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等再往浚密奏不可十二月乙亥朔良臣等至平

江府侍御史魏矼亦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勵諸將力圖外禦遂不復遣朱勝非聞居錄曰初秦檜自京城隨金人北去為彼大帥達蘭任用至是達蘭統兵侵淮向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數問檜且稱其賢逮檜再相力薦良臣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彌其言爾魏良臣進奉使語錄言金人比此天長縣得親筆手詔墨本謂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寧欲刑無寬爾胡松年曰臣伏觀詔書載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其情忠之屬也

可以一戰使敵人讀至此能無懼乎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為沿江制置使軍於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偽官朱從已卯上語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斃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仇亡無日矣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 乙酉宰執薦進士王蘋賜出身除正字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官於朝大

抵儒者不能通世務所謂腐儒胡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上曰然蘋候官人也 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昴宿有司以為敵滅之象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人事以應之 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鱗魚鮓朕戒之曰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而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命能擒劉豫父子羈致行闕誅之而分盥於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也 乙未川陝

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王數通書不忘本朝之意又府州折可求族屬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當為內援以擊敵戎戎上謂宰執曰此祖宗在天之靈福佑所致亦見人心憤北敵也知樞密張浚至鎮江府召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將乃留鎮江以節制之於是世忠與金帥烏珠書謂張樞密已在此矣浚因奏捍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恐有別生奸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金必不能遽為衝突參知政事沈與求曰

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金令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朔蝕侍御史魏砀請下有司謀求故事上曰春秋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已亥乃詔百職各為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辛丑金人之衆屯於竹墩會雨雪乏糧又聞上親征而其主晟病篤萬戶韓常勸烏珠曰士無鬥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况吾君疾篤內或有故惟速歸為善烏珠聽之聞於諸寨一夕遁去方遣人馳諭劉麟劉猷倉惶棄

輜重北走麟既歸乃率偽官上言略曰以中原制江表
強弱之勢何啻得百_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於河北
山東之地然後為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
強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道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
者非一也於是豫以其言曉示偽境初親征詔未至
廬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愈得詔急錄以示人皆
思奮且遣其子間道告急上命以官及敵進據壽春愈
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敵戰敗欲走渡淮是月金增兵復
來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無一還者遂求救於京西制

置使岳飛飛遣統制官牛皋及愛將徐慶以二千餘騎
造廬既見愈坐未定金驅甲騎五千且破城矣皋與慶
以從騎出城遙謂金人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乃
展幟示之金衆愕然皋舞袖徑前敵疑有伏即奔潰皋
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或問趙鼎敵何以
遽遁鼎衆雖盛特因劉豫邀請而至既非本心當擇利
乃進故不如前日之忘命也 是歲道君在五國城一
日諭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多
矣深欲著錄未有其人詢之蔡絛以為文學無如卿者

高居東山躬稼之餘為余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道君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使令則溫言諭之

中興小紀卷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_{乙卯}歲在春正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丙辰上謂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事均一體或有官非其所當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須待論列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得人則萬事皆治矣趙鼎曰臣等駑怯何足仰承聖訓然為治之要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得其要矣 己未金兵之遁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為收後二將彼中之騎將也

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追及之繼又遣統制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於淮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以俊為浚既降始悟曰吾以為張樞密今乃關西也行宮留守孟庾請上還臨安府從之金之薄淮也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偽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領官李知柔以衆三千助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奏至上謂宰執曰許約為劉豫結連楊么乃剗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令

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復中原倘示大信安反側臣見壺漿載道以迎王師矣初金之故主旻與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旻在日以晟為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嗣之位也及晟代旻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旻之長孫梁王亶小名哈爾滿者為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王宗磐與旻之子涼王固菴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尼雅滿自去歲為鄂勒琿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鄂勒琿達蘭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

悉赴晟之喪初晟已諡旻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至是
亶諡晟為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二月丁丑上自平江府
還臨安府 已卯上次秀州 壬午上至臨安府丙戌
右僕射趙鼎除左僕射張浚除右僕射並平章事浚兼
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先
議定張浚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
期鼎密啟曰宰相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浚
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付
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樛語錄曰時

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並相樛獨以為且作樞密使同
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行一
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
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矣已而
其事亦稍如此 庚子宗政少卿范冲請以近詔羣臣
條對做治平故事編類進入乃以命學士孫近直學士
院胡文修而殿中侍御史邵武謝祖信又言羣臣所條
利害既上御府願親省覽或俾大臣分閱擇可用者奏
行從之 故事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辛丑趙鼎奏直史

館范冲於臣為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
祖宗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事之地可無辭遂詔鼎兼
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人不當以鄉閭親
屬為嫌更宜訪寒畯癸卯上謂宰執曰如此則朋黨之
風自破矣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
於立國規模則當為遠計也鼎於是以前後及
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
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
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

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
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樗改官除正字詰
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
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為眾所嫉徽猷閣待制胡安國亦
師頤者也聞之以為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
酢揚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樗耶乃敢托於詞
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部侍郎於是
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為真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故
工部侍郎揚時為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存也既而正

字襄陽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劉豫罷什一之法改行五等税法 閏二月丁未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請外詔以舊職知宣州 川陝宣撫使盧法原請上供物帛自去年以後仍充瞻軍乙酉上謂宰執曰祖宗內帑本以備邊宜從所請趙鼎等曰陛下捐內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 詔臨安府依舊帶浙西安撫鎮江府帶松江安撫既而鎮江守臣劉寧止請撥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屬沿江安撫使從之寧止歸安人也 庚午宰執奏中書舍人劉大中繳

大理評事李洪試大法改官事趙鼎曰法以弼教宜崇獎之上曰不崇獎之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雖別一科人命所繫亦宜其選也 是月都督張浚出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按撫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而還 使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交章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燦討賊無功乞正其罪詔罷燦管軍仍降充團練使絢丹陽人也

燬軍一萬五千撥隸淮南宣撫使韓世忠 三月乙亥
趙鼎薦京南鎮撫使解潛召為主管馬軍司公事初靖
康中潛副李綱宣撫何東鼎在綱幕中與潛有舊至是
引用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以憾下濟師不
餽糧及不給降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鈐量獲功
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既
而法原卒於閬州宣撫司事令副司吳玠權主行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已至楚州遣屬官陳桷等赴闕左
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桷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視控

扼之所桷令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浚分占江上同負
此責臣以通泰益利為重乞飭世忠且在承楚捍敵或
采石等淺處有警即令引全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
益利在所不顧也桷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
與桷議欲令遷平江桷以為然此亦張浚之意也 乙
酉左僕射趙鼎奏乞遣中使傳問宣上曰當別有所賜
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遂輟玉瓶賜之鼎曰陛
下御府寶器以寵大將深得駕馭之術矣 是日趙鼎
奏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閱皆

實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嚮辟少年
浮躁之士為屬致有所累上曰屬官須老成更練鼎曰
誠如聖諭 初張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
既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
幾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朱勝非間居
錄曰舊制御膳日進一百二十品淵聖減作四十品上
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而已巡
幸東南駐蹕郡廨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
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並有

職掌者通不及百人雖大禹之勤儉不是過也大臣密
侍帷幄目覩盛事固宜仰體德意而三丞相則不然李
綱私藏過於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童衣服飲食極
其美麗每饗客餽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
居福州也張俊被召綱贖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
銀裝飾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
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畜俱有殊色名
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
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頤浩為

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頤浩六十七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處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云日費香值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

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辯而不辯也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為轉員之法始合祖宗舊制而軍政明矣 金祖亶陞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奉使宇文虛中留金國至是受金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

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叅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
下仍為兼職元帥府仍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都
監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司判同僉
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六部初置吏戶禮
三部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
書即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兼修以宰相兼
領次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
除中丞唯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
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輿臺官皆充資而已翰林學

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
除殿前司置都檢點左右副點檢左右衛將軍勸農司
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卿少秘書省置監少
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
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為
榮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畧也初金
之故主晟兄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時亶既立於義
當復用晟之長子宋國王宗磐為安般貝勒兼元帥之
職而亶不遵初約及定官制以三公居都元帥上又左

副元師尼雅滿右副元帥烏克紳皆亶所忌至是以宗
磐為太師領三省事易其儲嗣之位封尼雅滿晉國王
亦領三省事又除烏克紳左丞相皆以相位易其兵柄
而冀王鄂勒琿魯王達蘭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磐失
望其後以至謀變蓋兆於此也未幾鄂勒琿死以達蘭
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為右副元帥夏四月甲辰朔
言者請倣景德會計錄列紹興以來歲計量入為出詔
送戶部戊申本部先續到去歲收支歲餘乞容續錄從
之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薦饗委之守臣司封

郎官林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
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
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權太常少
卿沙縣張銖迎至行在既而奉安上行款謁之禮明年
親征遂奉木主以行先是侍讀范冲乞依仁宗邇英
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
上從其請親御宸翰寫成二圖庚戌上以語宰執於是
趙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且曰冲以世守官入侍經幄
乞修故事宜也沈與求曰宋璟獻無逸圖以為元冕令

宸翰昭回非景所獻之比陛下方夙夜自警則恢復可
期天下幸甚 乙卯詔直寶文閣曾紆齋其父布所著
正論赴闕中道除紆知信州戊午上謂宰執曰昨閱曾
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嚮官陝西嘗見此乃布
親筆近復得於紆處蓋相去二十年矣宛然如故沈與
求曰韓璜言紆造正論蓋不知其詳也上顧鼎曰布有
奏稿薦陳瓘十餘人卿跋尾具言曾見正論鼎曰臣誠
有之 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已未宰執奏欲每日
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官為發廩則穀價

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期有以副聖意官
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糶上曰富家惟務厚藏而不知
散鼎曰厚藏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
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
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為戒也沈與求曰周公
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今陛下念祖宗
創業艱難日復一日臣知戡定有期矣 甲子道君皇
帝崩於五國城聖壽五十有四 後太后曰鑿先是道君
常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遷事跡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

命若冲以為先王嘉言嘉行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
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偉提點未幾書成即所
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禹守
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叅議官乃移
知岳州程千秋代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願出降及至鼎
如覺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
統制千秋因留湛所領蔡兵以捍賊 是夏金主亶以
其國有親喪慮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
黎陽而左副元帥達蘭歸祈州 初金攻熙河蕃漢官

盡降隴右郡王趙懷恩乃携老幼入蜀至是乞依兄懷
德例別帶一職五月乙卯詔除懷恩正任觀察使 辛
巳上殿官李椿年言歲鬻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農
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報吳生男女有賞嫁娶
不時有罰令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然後報
吳椿年曰陛下知此道矣願斷而行上首肯之椿年浮
梁人也 巳丑左司諫趙霈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安
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昨丁陽九厄運比者皇威始震
仇讐遠遁巳肇中興之業天其或者殆將悔禍所謂安

危治亂之機不可一日忘也漢光武初定天下馮異來朝詔曰倉卒蕪羹亭豆粥虜沱河麥飯異頓首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唐太宗既平高昌魏徵舉小白無忌在莒之事以戒之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無忌扈從時則恢復可期矣辛卯詔霈論奏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寫成圖進入時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至是趙鼎得旨造書院於行

宮門內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敢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已亥以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宗正少卿范冲起居郎朱震善並為資善堂翊贊震邠武軍人也趙鼎事實曰一日上語鼎曰欲

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
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昂乃
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
之選上亦嘗為昂曰前日台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
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
人矣然是時見資善及命官與出閣之日適張浚在外
故愜人得以間之始見疾矣 都督張浚謂楊么據洞
庭胡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
阻重湖春夏則耕秋冬水落則收糧於寨載老小於船

中而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此朝廷以夏多水潦冬乃出
師故寇得併力而我多不刃利今乘其急而討之彼衆
既散一旦復合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
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湖南制置
使岳飛往討而兵將必未喻此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
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因辟樞密都承旨馬擴
為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獲楊么探者
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囚之浚行至醴陵縣召囚問之盡
釋其縛給以文書牌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禾

稼必乏食且餒死矣不如早降不死數百人歡呼而往及潭州而首領黃誠周倫等先後受約束然嘗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浚令岳飛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戊戌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么黨殺么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

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三省同批旨密院官押劄子庚戌詔從之甲寅以久旱詔禁屠以禱雨右諫議大夫趙霈言自來斷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鵝鴨請併禁之中書舍人胡寅見霈疏曰一疏無三百言而用鵝鴨字以十數况諫職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者號龍虎大臣脫或入攻當以鵝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為名對戊午詔贈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五官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洵仁兄弟相繼執政專以諂諛固寵望賜追寢戊寅詔從之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其子孫

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是以身任之因
大中繳洵仁辭頭遂厯言熙豐祐聖崇觀政事人材善
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詔榜之朝堂先是都督
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為防秋之
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耳浚曰此防
秋之備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浚乃遣飛往初湖南統
制官任士安王浚郝政領兵二萬餘慢王燦不稟其令
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先揚言
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伏併力

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
瑄內變劫偽太子鍾子義船獲金交牀與龍鳳輦等詣
飛降楊么赴水死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
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恃
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千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
下流填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賊誠果應飛來之讖於是
浚言除楊么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
寇盡平李龜年記楊么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
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為之語曰有能害我須

是飛來蓋言其險非有羽翼莫能近也俄詔用岳飛適
值大旱而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為巨筏無數
賊意以木筏寨諸港以賊戰敗急趨舟欲出湖而港以
木筏已滿舟為所得不能遁戮死而外盡招降之飛來
之讖於是乎驗 初張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合移
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初議小異浚遂請
祠上乃降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忠移屯既畧如議
浚復何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浚而世忠將董敦亦
自謂他日有警老小必還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

曉此意至是董敦携親筆詔至軍前世忠拜詔感泣軍
情共戴聖恩

中興小紀卷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動人者如軍器所初緣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至道左右手籌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爾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便非國家之福 丙戌成都督張浚以知徐州何洋所條屯田利害來上癸巳上謂宰執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賊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

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就耕之民若蠲祖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已闢亦為無窮之利上曰然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但令有司依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守祖宗之法中外幸甚自建炎兵興方與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開省闈一如舊制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范宗尹卒於台州時宗室趙繼之趙不愚皆有職

為言者所論而趙鼎嘗薦此二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况傾臺臣論李處勵罪呂頤浩為相嘗薦處勵亦自陳令案牘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有請已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億不易恐吏緣為姦令宣撫司按治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勲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戶部尚書章誼求去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先是起居郎任仲先乞追贈其父伯兩官且言伯兩因論章惇蔡下誣謗宣仁

后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伯兩手澤進之乃詔贈伯兩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奉隆祐之訓今果爾三省可議追貶惇節度副使卞團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內職任於是倉部郎官章傑出知婺州大府寺丞章僅出為江東提舉官給事人廖剛封還詔謂如此豈足以示懲乃詔僅並與外祠而新監進奏院章保亦罷既而侂登進士第只補外任 試中博學宏詞科新勅局刑定官王璧新明州教授石延慶並與堂除璧鄞縣人延慶山陰人也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偽官王拱等十

人乞推恩將士壬戌上曰宿遷偽官本是吾民他時邊臣如此小利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保明姑量與推恩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舍格進士樊光遠等癸亥上御集英殿策試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取高第陞甲以勸多士既遂賜汪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胃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為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省闈賦魁鄭

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郢武人厚蒲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閱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閱鄞縣人也 丙寅曲郝潭彬昂澧岳復諸州 初詔常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歷至是成中書舍人來震上之詔震為之序 己巳左僕射張浚以平楊么功自宣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 詔秘書省以十八員為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賊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

密院尤為叢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更不得以為姦矣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於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其徒手之悉斬於汴京預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九月壬申都督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却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

今已無江浙矣。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么功除
檢校少保。重修神宗實錄書成乙酉監修國史趙鼎
上之。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實與前宰臣
汪伯彥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歷參照俱錄。斷自聖意付
之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令十年歷歷可記。
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
有之。澤云。肅王一去不回。况敵騎已逼。大王去無益。澤
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淵聖委朕以事。使朕不能
成。有遺恨也。時磁人亦不放朕去。然疑王雲為姦而殺。

之澤不為無力。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天命。至不能
救雲。豈得無過哉。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才中
外迭用。故無偏重之弊。邇來士大夫以內為重。今身至
侍從而。不歷州縣者。宜少革之。初元符末。上書范柔
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為邪等。壬辰。上謂宰
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行無可取。則容
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目為邪
等。其誤道君皆此類也。唐馬周言貞觀初。米斗直一錢。
而天下恬然。知陛下憂之也。今一嫌易粟十餘斛。而百姓

怨以為陛下不憂之也其言可為切矣太宗亦優容之
復加擢用 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千言
自謂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
者惟鹽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幸入幸納之廣第局目
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
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
出剝立為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
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此據趙鼎事實修入 冬十月上御
書車攻詩宣示宰執癸卯趙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

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制仇敵鼎
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游神翰墨
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都督張浚自湖湘
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
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
平則川陝血脉通他日可漸為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畧
郎成希靖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閩深得禦敵之道
彼之騎兵益無所施近年北兵屢終不得志於吳蜀必
將遺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

以和好使吾信之然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吳蜀
一落其計中為害不細又金將薩里罕郎君常與其腹
心人黃職方者於陷蕃人賀仔處言之以為有金國王
子定計要入川不難第陝西棄下三四年不顧南兵必
來作主則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仔歸朝授官為秦鳳
都監時金已歸我河南陝西故地仔始言之 壬戌上
謂宰執曰比頻得二聖安報朕當親諭四方使知朕朝
夕不忘二聖之意遂降手詔畧曰二聖遠狩九年於茲
迎請之使屢馳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怵惕靡容間

緣首敵之來歸每喻兩宮之安報惟孝弟之至性可通
神明而大小之臣工共堅忠義庶幾多難克厥成功趙
鼎等曰陛下聖意如此天必降之福迎還兩宮有日矣
時溫州有唐顏真卿之後裔居焉詔守臣推擇遣到
顏邵顏卓各齎真卿所有書告身又顏彥輝乃真卿直
下第十一世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
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死節可謂得所處
矣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推恩以勸忠義况仁
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真卿死節一

時而命重萬世人安可不勉於善既而邛卓彥輝皆補初品官先是都督府叅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浦自閬州移司綿州凡戰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概不得與玠急於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軍糧開執言了可玠乃自為之時調夫兩川運米五十萬石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丁郊以端明殿學士席益為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令位川陝宣撫司之上既而益至成都言蜀民已病而軍尚乏食圖以救弊不一而足欲

以上流水澁之時併運於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庶無慮如今夏頓闕又於閬利就糴入中庶免多支脚錢又於瀘叙嘉黔官伐木造船庶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於洋川就糴十萬石庶免陸運民多疫死上以益所陳曲盡利害降詔從之是月館職高闕言太祖欲平僭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習戰棹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今沿江雖有舟師而繫於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十一月

庚午朔中書舍人胡寅言縣令近民之官尤在精擇宜依漢制嘗為臺省寺監官署分宰百里有政績則擢以下次似增重其權軍屯於本縣者許之節制詔付三省初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吳玠若軍餉不繼遂於洋川及關外或鳳岷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至是就緒甲戌降詔獎之先是利路漕臣成都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粟多玠又將陸運大

中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青兩路僦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丁夫得不死於路而餉亦不乏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 庚辰給事中呂祉言侍從官以論恩獻納為職豈可與庶官輪對願勿拘時從之 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仍兼學士刑部侍郎兼權直院胡交修為翰林學士乙酉以顯謨閣直學士李光兵部侍郎都督府叅謀折彥質徽猷閣待制李彌大並為尚書光禮部彥質兵部彌大工部初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言總領之職於四路

漕計或不相關必正其名俾知有所統至是乃以開為四川都轉運使仍兼宣撫使叅議領茶馬等如故 癸巳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還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左僕射趙鼎曰願少寬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是月劉豫令偽境民有粥子依商稅法計緡而收其算 十二月己亥朔詔以湖北制置使岳飛兼湖北京西招討使 川陝宣撫使吳玠遣其子拱來奏邊事庚子上謂宰執曰玠比乞入覲今遣子來得事君之體矣玠握兵在外乃能如良可嘉也是日詔

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釐正宜改為行營護軍仍分中軍江東前軍淮東後軍湖北左軍淮西右軍川陝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後亦謂之右護軍其中軍權隸殿前司遂以都統制楊沂中權殿帥事既而左僕射趙鼎又曰都督府軍馬合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釐正之甚善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 禮部尚書李光言江浙為根本之地宜卹民而寬其力令寬其力漕司不任轉輸之職而趣辦於州縣乞檢舊例應上供及軍糧錢帛令漕司自備脚費癸卯詔

從之 辛亥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是日上謂
宰執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任最久號稱職今內外
計臣倘能稱職就加職秩以寵之不須數易張浚曰他
官有稱職者亦兼上又曰孔門文學政事各是一科朝
廷用人若取文學而疎於政事亦非通才至於侍從論
思獻納尤須兼二者之長趙鼎曰誠如聖訓 殿中侍
御史晉陵周葵言監登聞檢院隸諫省而勅令所刪定
官為書局望皆俾輪對從之初葵言今天步尚艱非臣
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

數近所行之事不當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
事不可以小事形跡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
初已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
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
陳便謂形跡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唯可救朝廷
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竒至是朝廷議大舉而
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自古未
有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大計遂遷
司農少卿 初御前軍器所以內侍提舉不屬工部是

年始罷提舉官日輪工部郎官及軍器監赴本所視之
罷諸鎮撫使 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

金人乃與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入蔚州交牙山採木

為棧由唐河運入虎州以金人於雄州北立城曰虎州意

造戰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 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

下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衆二萬

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

之為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梁小哥者有衆四千破

神山縣神山距平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

總管判官鄧奭將而討之金軍遙見小哥旗幟不敢進
既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兵鐵騎五百至責奭逗遛
併將其軍與小哥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六年丙辰歲在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
至宣撫使吳玠軍前而都督張浚亦奏詰開違慢又詔
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趣開行且除開徽猷閣待制復降
指揮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
間隙趣應辦也辛巳陞玠宣撫使仍罷綿州宣撫使軍
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 都督張浚請親行邊軍
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

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
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趙鼎事實曰張浚再出江
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未能成功心頗憂之
不欲出口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
事莫若兼領屯田而出他日歸見上猶足以藉手浚大
以為然曰邊事未成當大作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
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此言屯田者甚衆至始為之其後
歲收數十萬逮今猶獲其利也 已丑上謂宰執曰前
日三大帥屬官陳桷等引對朕諭以朝廷養兵之久國

用既竭民力已困須專意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
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趙鼎等曰如
此措置社稷之幸時軍需甚急故有粥爵及配賣度牒
錢引數事朝士多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初中書舍
人任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携臺諫章示館
職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
不敢論耶於是給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
右相不悟人之唾已然或者以為祉之附浚又甚於申
先者也時叅知政事沈與求累章乞罷癸亥除資政殿

學士知明州以僉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叅知政事與求未幾提舉洞霄宮時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関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及知樞密院孟庾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庾已稱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趙鼎事實曰時張浚在江上經營與舉鼎居中總政事相為表裏鼎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侵紊

三省知樞密院孟庾叅知政事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無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為難也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盱眙之計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賊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賜浚以示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偽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南而還上手書賜

浚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 二月庚寅宰執奏四川制置使席益按夔路帥臣罪狀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前日周秘論蜀中鈐選事朕再三勉之去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秘歷城人時為殿中侍御史 時前宰臣汪伯彥等進建炎中興日歷詔付史館修元帥府事實既而纂十一卷書成昂上之昂上元帥府事實左四月令聯言之 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安撫制

置大使呂頤浩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勅度牒誘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先是彬衙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統領官步諒裴鐸詔捕悉平昂寇楊么既滅有雷進者尚據慈利縣是春其黨伍浚斬進首詣知昂州張甯降甯遣統制官覃敵梁吉提兵悉捕撫定之 初劉豫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月以明堂基為講武殿改其門亦號講武時豫再開貢舉取

進士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 夏四月庚子戶部郎官
兼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清依四川法造交子與現
緡並行仍先造二十萬用於江淮既又詔造百五十萬
充糴本而未椿到見錢於是右諫議大夫趙霈等謂恐
失信於民且言其弊有五望詔大臣詳議而速罷之丙
午送戶部時翰林學士胡文修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為
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朝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
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
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

日造數百紙鬼神莫得窺焉真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
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
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
遂詔不行 時臨安府大灾或數刻契千百家趙霈建
言請峻其刑名仍保五均坐廢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
刑部立法禮部尚書李光適兼刑部不奉詔乃抗論天
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峻法濫知無知之民
朝論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宜畧為施
行中書舍人董弇曰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為過使兩

易之則各為舉職矣 五月壬辰正字喻樛言祖宗制科以待非常之才猶許士人應選近設宏詞科望詔舉人有願兼應者聽詔送禮部其後不行 都督張浚奏以戶部郎官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為兩浙轉運副使使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亦命澄兼領是月左宣教郎平陽蕭振台對稱旨上欲除臺官適無闕趙鼎欲授以樞密副承旨上令與秘書郎越數日鼎薦人為監察御史批除振 六月丁未宰執奏前日地震上曰上天譴告朕極憂恐趙鼎曰嚮緣地震呂頤浩

罷職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與朕協力修政事以答天譴爾 戊申趙鼎乞下詔求言上可之 禮部尚書李光以疾乞祠是日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上以襄陽府上流重地已令帶京西安撫經畧使壬子又詔荆府亦依例帶湖北安撫經畧使時已召襄陽帥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迓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竟馳入彥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遽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

樂弼竭帑犒師彥遂統之以行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侍郎劉大中為兵部尚書 初內侍馮益以潛藩舊恩恃此頗恣建炎間駕幸浙東因與大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復訴于上事下御史臺時趙鼎為殿中御史常論益之橫以為明受之變本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 趙鼎事寔曰內侍官兩經大變其勢少戢而餘風未殄其後鋒芒稍出如馮益者尤為暴橫始因詔張浚鼎常論劾至是奏斥去之其黨始知畏中外翕然稱快是日上因論司馬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

及識其風采 八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自淮陽已還楚州江東宣撫使張俊既城盱眙遂進屯泗州湖北京招討使岳飛亦遣兵至蔡州焚其積聚至是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為不可緩然朝論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 初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恃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浚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之命

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
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歸奏終以浚不肯分軍為患
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令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
而所統乃御前兵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
入衛浚尚敢為辭也浚曰此上策也某不能及 趙鼎
事實曰向降指揮責張俊自尚一聽行府之命乃朝廷
主張行府及楊沂中為泗上之行破劉猷以成功實肇
於此也 癸丑宰執以郭執中遺表上上歎息久之張
浚曰執中當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遭陞

下而年已老不得收尺寸之效上問當時以何事入邪
等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京
卞以紹述為說凡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
上皇內禪之初尚遣梁師成諭淵聖曰司馬光前朝名
相今諸事當以光為法則上皇之意可知矣朕今行事
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從百姓便安而已百姓便
安乃上皇之意也 甲寅上謂宰執曰近時士大夫數
言縣令多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艱盡擇若莫精
選監司郡守似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

知百職事能否當留意宰相耳 上殿官劉長源奏元符人臣子孫未必盡愚元祐人臣子孫未必盡賢且引用房遺愛事為證已未上謂宰執曰長源昨日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楚議論殊可怪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疏中引事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人臣子孫孰為可用而不用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乃國家之深仇罪通於天幸逃族誅正使子孫真有可用猶不當用巧詔長源與遠小監當 時四川都轉運使趙開復與制置使席益議不協開以舊宣撫司贍軍財賦不

許他司移用又言益截都轉運司錢於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宣撫使吳玠軍需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餘萬緡五年又增四百二十萬有奇令蜀中公私俱困事急可憂又言軍務惟錢糧最大欲自都督府制其發放庶無妄動枉費以損威勢而將兵所給皆宜覈實朝廷知開難與益玠共事是月詔開赴闕既而益奏奏行轉搬摺運之法雖甚利而玠與益相疑上下觀望終不果行焉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近除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時百司並留臨安常程事取決

於留守司所不能決者申行在詔兵部尚書劉大中翰
林院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弁
戶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右司諫陳
公輔王縉左右司郎官耿自求徐林等並扈從主管軍
馬權殿前司解潛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同總禁衛之職
而知臨安府梁汝嘉充隨駕都轉運使 九月丙寅朔
上發臨安府丁卯上至臨平鎮 戊辰宰執閱揚沂中
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聽留守司
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進聞之刺好漢

吳進字作榜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 聖駕經崇德縣
引對知縣趙渙之而時有言渙之因緣騷擾者已已上
謂宰執曰昨日渙之召對議論殊無可取朕問民間疾
苦輒云朝廷每加寬卹民間別無事又問戶口多寡亦
漫不省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正欲之民間爾上
曰朕猶恨累日不能親乘馬往田間勞問父老鼎曰陛
下卹民如此天下幸甚 庚午上次平江府初劉豫因
金大帥尼雅滿帳下高慶裔所推尼雅滿請於故金主
晟而立之豫每歲於二人厚有所獻而蔑視其他諸帥

故多憾焉。皆謂我等冒矢石土地，乃為慶裔輩所賣。至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會諸郡帥議之，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曰：先王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息兵安民也。自立豫之後，既不能自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時。今若從之，勝則豫獲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常不利於江上矣。今何可再從之？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焉。時金人已厭豫，然未廢之者，以尼雅滿猶在故也。豫以偽皇子左丞相麟

領行臺尚書正管殿前司許清、臣權、大總管府右丞李鄴、戶部侍郎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與李成、孔彥舟、閔師右、輩恚在麾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以姪猷統之。謀報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趙鼎事實曰：聖駕至平江，未決日，已報賊至。右相張浚遂出，時劉豫一項趨合肥，麟弟猷一項侵及滌和淮甸，大擾。是時張浚駐盱眙，楊沂中屯泗上，韓世忠在楚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劉光世大兵在太平，光世遣輕騎據廬而

松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己卯上諭宰執曰前此大臣誤國困百姓以供不急之務令正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時將臣趙密巨師古軍中多苦重腿之疾上賜之藥軍士服者一服而愈庚辰趙鼎奏其事上曰朕常留意於藥每退即令醫者診脉纔有虧處即治之正如治天下不敢以小害而不去也 史館修撰范冲言重修神宗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奉詔別為考異一書明著去取之意以垂後世今重修哲宗實錄考其議論多誣亦乞別為一書以辨誣為名壬午

詔從之 初詔吏部侍郎詳定一司勅令晏敦復等修紹興錄秩勅令格式至是書成丁亥右僕射張浚上之時湖北岳飛軍初置總領錢糧戊子詔戶部郎官霍蠡為之於鄂州置司初飛一軍每月費錢三十九萬緡歲計四百六十萬緡餘至是蠡申飛軍中每歲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一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十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計總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左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檢點苛細若行考正却合支券錢六萬餘貫總省九萬緡而

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卹將士之意
蠡武進人端友子誼南昌人也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
言今以戰馬急而買於廣右深慮夷人為姦伺我虛實
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謹密之士庶消患於未然異時
西路通則漸減廣馬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嘗譏
察之不得因以生邊患 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
為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
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
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唯其

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嫌之萌以協濟國
事至再三言之冬十月賊衆十萬已次濠壽之間張浚
拒之即詔併以淮西軍屬浚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浚
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
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
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至濠州癸卯上謂宰執曰劉光
世之意欲退保采石趙鼎曰諸處探報殊無金人自當
鏖戰若官軍不能勝豫賊則何以立國但光世隨處分
兵捍賊已見失察今已渡淮當遣張俊軍與光世合乃

為得計萬一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度金人行兵不如如此必止是劉豫之衆合軍擊之無不勝者時賊軍東路貌既敗引數騎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統麟聞貌敗亦望風而潰光世乘勢追襲亦捷通計兩路所得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京東金人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書賜浚畧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鄉獎帥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亡嘉歡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

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惟保奏有戰功者諫官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奏邊上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致然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張浚遣揚沂中來授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於淮東賊

不敢犯岳飛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矣既而賞功加俊少保三鎮節度使沂中為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除俊及沂中在十月今聯書之戊申上語及張俊平李成得敗卒八千人而俊纔有萬衆明日又戰恐其為亂夜遣陳思恭盡殪之事雖不得已然朕今思之尚寒心也上又謂宰執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夜分方寢奏報到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罪也時楊沂中奏捷俘戮甚衆辛亥上愀然謂宰

執曰此皆朕赤子賊迫之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救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亡者亟瘞之癸丑以巡幸隨軍轉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海置制使仍兼隨運轉運之職先是詔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以為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綱紀是也何謂名公侯

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其措意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為先務也十一月丙辰金人遣使問劉豫罪豫惶懼免貌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廢豫之意決矣起居舍人呂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根本之地不過江浙福建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若根本之兵則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

舍人有益階州倉草場苗豆者以贓獲罪詔之黥本中駁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名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

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禍縉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恒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召龍圖閣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三省言昨遣使諸道惟川陝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屯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民心孰不思王室而金

偽脅之以威有智勇無緣展端比三歲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懦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有人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誰其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為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避遠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有人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國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

下今襄漢非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鼎言雖弱不敵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已已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閉居錄曰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知會稽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

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乃下詔畧曰朝廷設官本以為民比年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效內除郎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承流於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辛亥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為叅知政事丙辰潮湖南太師少保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古循吏傳一書以賜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有治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是己未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為龍圖閣直

學士知處州 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刑定檢
鼓等院官未歷民事者並堂除大邑下其書左右司辛
酉都司言寺監丞簿已准者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刑定
檢鼓等院欲堂除迎闕大邑從之遂以山陰諸暨餘杭
富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為大邑 浙東帥
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越惟以求吏卹民為務每言不
求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
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
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

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
遂足 是冬劉豫遣其偽皇子府叅謀官馮長寧請於
金主亶欲立子麟為儲嗣亶曰先王立爾者以為有德
於河南爾子亦有德耶予當遣人諮訪之時豫兵敗故
以此探金之意不從豫自知危矣 夏國馬多為塔坦
所盜是歲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徑境之塔
坦取馬而歸往來皆不假道於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
克紳皆鎮雲中故夏人不敢動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
軍薩里罕代守雲中夏人知其無能為所以徑行不顧

金人亦不敢問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丁巳歲在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
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勸上幸建康甚力公
輔又論今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高
視濶步為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為賢而舍是皆非也
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為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鏤版
中書舍人董弅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黃次山申臺謂
弅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秘彈弅出之除集英殿修

撰知衢州 趙鼎雜記曰其後給世事中胡世將舉次
山自代朝廷擬修注上曰非告訐董弁者耶此風不可
長遂令補外除湖南提刑當國者意甚沮丁巳歲九月
鼎再相即除弁次對既而翰林學士朱震求去徽猷閣
侍制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
晚矣當公輔之說總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
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後問
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
緩急即是為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

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
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
興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
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
之方入德之序則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
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
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凡顯及邵雍張載皆
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
易春秋傳雍有經書世載有正蒙書惟顯未及著書望

下禮官討論故事如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例仍詔館閣裒其道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皆不差張俊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其良否上曰然因論觀墨唯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潘谷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俊曰物有易知惟知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為難則用舍必不苟俊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二言為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俊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其言而信之至為小人所紿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為然 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制權酤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之十二三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錙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霍蠡言月椿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窠名幾何與臨時措置者若為而辦朝廷召諸路漕臣稟決其可行與否而罷又江

西湖南認發岳飛軍月椿錢亦令具申省 已卯吏部尚書孫近請召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敵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事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巨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遴擇長貳而已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偽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川 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

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為參知政事與求為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副使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蘚往金國通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 以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是日以何蘚等回留檜議事不許歸第是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

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郎
王蘋以為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於人也子發
之意或出於此此據呂大臨見聞志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都
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志嘗交鬥於通衢中外訥訥是
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有
旨兵士免推治管轄使臣劉舜臣降兩官給事中胡世
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召詔罷潛及
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
之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學

靖康初召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聘
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潛立使偽師趙彬招以厚禮焞
逃去遂入蜀止於涪先是范冲在經筵力薦招之不赴
遂用程頤故事援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焞至九
江值左司陳公輔諭學程氏者之弊復辭曰學程氏者
焞也於是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豫之節焞始就
職旬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按此節詞意未足疑有脫文
二月戊午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為宣撫使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浚皆已立功而

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書
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
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叅議官薛弼雖每勸
飛調護之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若降意於是飛與
俊隙始深矣 庚申上發平南府幸建康府 三月癸
亥朔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上曰諸將
每奏乞功賞朕未嘗許之一切付之有司所以抑其僥
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戒諸將不可容
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人張浚曰陛下誠

得御將之道 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 丁卯以吏部
侍郎呂祉為兵部尚書仍兼都督府叅議軍事 己巳
上次下蜀鎮江上謂宰執曰道中閱韓世忠背嵬軍極
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不同要
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 初臨安行宮留守呂
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
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
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舟之大小定人數之多寡後遵
用之 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

沈與求進知院事 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張浚等曰聖孝如此可以格天矣己卯詔宜尊為皇太后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言劉豫自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携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諸軍且築廬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橫浚歸亦言光世不卹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怫

然於是光世屢辭疾乞解兵柄乃從而罷之申申除光世檢校少卿師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 趙鼎事實曰初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其兵盡付岳飛為北向之舉 是月金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副軍侍衛馬軍令欲併為十二將每二將為一軍餘兩將為遊奕軍從之 丁酉詔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以武經大夫高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

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傅張叔夜從二
聖北狩至是樞密使秦檜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
宜有賑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
仲用事每遣使憚行則威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
不給家屬至狼狽比還恩澤又復鑄減如此何以使人
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先是上批內侍鄭謨除
帶御器械已亥復諭宰執未湏行朕昨召用徐俯外議
謂謨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
徐甥後胡直孺薦俯自伐代質之汪藻藻以為然遂召

用之今謨新命恐外聞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
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癸卯詔諸路天寧萬
壽寺觀並以報恩廣孝為額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
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軍而去居江州
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權管軍事浚因請用兵
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叅議張宗元為宣撫判
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藉藉曰張侍郎來我公
不復還矣叅議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
公心腹事叅謀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

王廷邦率子朔同拜

進 步 集

騰

三

益堂子字書田又
號東伯住頌衙巷

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聞知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戟讀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嘗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閤居錄及野記與薛季宣所述叅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据接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

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金人以儲貳大事入京關為朝廷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忠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

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
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丁未上與宰
執言飛來解帥事上曰飛頃人對請由商虢取關陝欲
併統淮甸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
諭飛駐蹕於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定
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
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 左司
諫陳公輔言昨今日初四親奉聖語說及岳飛臣前此
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

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麗人凡事
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為樂坐
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
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
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
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
京西二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
皆有易心君以為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
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

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懦弱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初建康府通判楊邦義不肯降金為金所害已賜田二頃及銀絹各一百疋丑詔加賜田三頃仍贈待制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官其子孫邦義為朕死節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乎 度支郎官莊必強言聞廬壽問微有邊警蓋因將臣入覲而逆雛乘間渡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甚矣往歲維揚之變前監不遠又聞淮上之師頗離次而去者此必有

姦人陰間以誘我師願詔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甲寅詔閔都督府 知湖州汪藻再進大觀政和詔旨凡六年事且言已置史館見修日歷此後臣不當豫詔藻仍續編進 都官郎中馮康國言今天付吳蜀於陛下為中興之基然蜀地狹而民貧昔諸葛亮苦食不足運以木牛流馬而莫遂久駐自兵興饋餉已八年矣亮所苦者無歲無之前年陸運始行成都潼川利三路調夫十萬縣官部役先至者賞貪婪之吏俾夜作晝莫恤民苦多斃於道運糧一石民間費錢數十千夫養兵所以

保蜀而民苦如此蜀可保乎嘉陵江險夏漲冬澁終歲水運誠莫能給故特起陸運之役兼將佐請米甚厚米價高而銀絹平既缺正米不免折支所以歲費大而錢糧兩不給也臣謂宜遣諭吳玠於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防關外且移兵於內郡就糧則蜀民稍寬可免後患下已詔關都督府上嘗問權左司郎官孫道夫曰卿蜀人宜熟知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言水運遲而費省陸運速而役煩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兵國之武

備不可不養兵乃本邦不可不恤恤民乃所以養兵也初都督府議合兵北討命叅議軍事劉子羽諭指西帥且察邊備虛實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治兵廣屯田以俟機會至是欲以子羽領光世兵子羽復以為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時金人以尼雅滿悟室為相左副元帥達蘭居祁州右副元帥烏珠已歸燕山左丞相高慶裔者尼雅滿之腹心也皇伯頌三省事宗磐欲挫尼雅滿調慶裔以贖敗下之大理寺獄具當斬尼雅滿請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國主不許遂斬於市臨刑尼

雅滿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至今日我日公其善保之蓋慶裔嘗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於是絕食縱飲未幾病而死 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水淺而漕舟艱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唐劉晏考覈狀建言欲置斗門二石碓一以復舊迹度費萬緡庶為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於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開占舟而妨摺運綱兵亦復侵耗乞置倉以轉搬為名請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 五月乙丑上與宰

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為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陳公輔因對以南兵不可用為疑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疆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 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未嘗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

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揚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初淮西一軍皆故羣盜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罷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同兵部尚書往廬州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回而尚未置帥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時統制官王德勳瓊二人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除德為都統制於是瓊等大噪列狀都

督府以訟其過先是劉豫後苑有梟鳴又有鳥數十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豫惡之募能捕獲一梟者賞錢五千是月無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命修之初神宗實錄已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掄刊正訛謬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畧失中去取未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趙鼎事實曰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於是正字兼史館校刊李彌正高閎見右僕射張浚乞辭史職浚曰正

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却恐非便既而著作郎張嶠對罷申左右史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寔錄多舛誤時冲申先並為史館修撰彌正閱遂再辭史館從之 趙鼎事實曰後趙鼎再相一見上論及史事曰止事修訛錯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即自可見鼎又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復如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嶠小人也乃敢爾耶上駭甚謂鼎曰嶠所記不得存留

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為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當喻史官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 丙辰羣臣詣南郊請道君尊謚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皇帝廟號徽宗知樞密沈與求卒 時王德亦訟酈瓊等之過乃詔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復命兵部尚書呂祉以都督府叅謀領之於是中書舍人張燾見張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右司諫王縉乃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

以通將士之情又直秘閣唐至前在都督府機幕時已
去亦貽書於浚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
咸曲折卯翼成就恐不及前人前此軍已付王德德雖
有功而與酈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
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浚雖然
其言未及行也戊戌以祉撫諭淮西諸軍時建康有
未起左藏庫錢帛奏乞免諭癸丑以侍御史周秘為
中丞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宜因言今四川財
貨茶鹽權輿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者經度措置固

已曲盡在今日無復理財之策惟有惜財之術爾願下
明詔使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凡不急支用當有以蠲
裁典計者知戍兵之勞凡經費之須務有以贍給則兩
司相通恤民瞻軍同濟國事丙辰詔劄與宣撫副使吳
玠及都轉運使李迢宰執奏上殿官蜀人蒲贄乞駐
蹕江陵事上曰荆南形勢自古吳蜀必爭之地故杜甫
江陵望幸詩云地利通西蜀天文照北秦宜諭帥臣王
庶練兵積粟及治城塹招流移為悠久之計上又曰蜀
中多士幾與吳不殊如摯者極不易得也時方盛暑

張浚一日坐東閣叅知政事張守實入執浚手曰守實
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必
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
浚以為然

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乙丑宰執奏知虔州張翥所陳羣盜
事張浚曰翥有材必能辦秦檜曰翥向知南劍州平賊
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
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
在人察之爾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上曰士大夫少
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
知改朕為親王時或曰事輕用喜怒至今不忘常自悔

責浚等曰陛下德過堯舜而猶記往時一言一行之失以自悔此聖德所以曰濟也丁卯湖北宣撫使岳飛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戊辰上語宰執曰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前日陳奏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譴太祖所謂若犯吾法惟有劔耳所以復令卿典軍而任以恢復之事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語胸中無疑故耳張浚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有餘矣初上因諭館閣人材以秘書郎張戒好資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

舉福建市舶叅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却召用又曰士大夫須令更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其材之用却復召歸也壬申宰執奏都督府幹辦公事官邵溥進其父秘閣修撰伯溫所著辨誣事書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怒爾數十年來士大夫攻訛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緣私意托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紛紛之議可止矣止平日惡士大夫之用私意思所以厚風俗如此癸未以旱詔

求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炤言唐重理財之職故宰相兼鹽鐵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之職則不可若參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蓋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則事皆親覩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然無復疑矣上從之戊子乃詔戶部長貳特輪一員出按以考州縣財賦右僕射張浚之兄洸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

功將慰其母心乃命浚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燾曰政宣以來姦臣挾私子弟往往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草前弊而浚首蒙賜第則何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浚賢良之子丞相之兄賜以出身不為過也此據張浚彈何掄章修入於是言者論燾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浚之命亦寢右正言李誼言古者天子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際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

萬一也。是月校書郎高閎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月
令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歸都督府若
曰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
朝廷之上兵柄自分為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
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
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於朝胡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
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
得以論列儻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于不
改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于風聞致

朝廷之有舉然此風不見久。臣恐朝廷之權反在
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
之今則名為臺官而時無言責凡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兵部尚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酈瓊復訟王德於
祉祉密聞於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止
諸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並行營左護軍喬仲福殺
之遂執祉及廬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羣皆北去祉
謂瓊曰爾等如此負朝廷壬寅到淮岸祉曰豫逆臣爾
乃降之乎遂為瓊所害統領官尚世元持其首去於是

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 趙鼎逸事曰張浚獨當國引呂祉為援除兵部尚書復用韓璉為淮南漕璉嘗倅建康劉光世待之不以禮又嘗為其屬劉覲所辱積此二忿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為宣撫判官祉為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璉亦傲狠志在復仇故李著王默光世所厚也悉以罪云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酈瓊者光世舊招徠之盜也光世以瓊有屢立竒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

瓊及賽軍權書吏朱照漏謀于瓊瓊賽懼翼日殺祉舉軍奔偽齊鄭克作呂祉行述曰祉乞吳錫一軍駐廬州以備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璉詣建康言諸將反側已定而錫猶未至璉以疾作滯留時有旨除張俊楊沂中劉錡三人為淮西宣撫副使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日瓊等遂叛然是時說者皆謂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遂致叛今鄭克所言恐非其寔 吳國長公主奏妾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竊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

慶皆除使相見令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于靖
康圍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于杭州召對嘗
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
仍于檢校少保落檢校字己亥詔付本衛位都監此後
不得輒有陳請 壬寅淮西奏至右僕射張浚等惶懼
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之安危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
益盡心職事以為後圖浚曰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
要是臣等非才誤國上詔聖慮令聖至先定臣復何憂
趙鼎事寔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呂祉

以都督府叅議官總其事祉不嫻軍旅措置不厭衆心
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王德都統張俊宣撫使光世將
酈瓊懼併其衆遂擁全軍五萬之衆歸于豫報到中外
皇駭莫知所指意瓊挾豫衆為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叅
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
義始議移駐建康氣勢不同矣 初劉豫連遣使乞兵
于金欲併力南下金德兩淮之敗不肯輕動豫又遣偽
戶部郎官韓元英再往以我師進臨長淮為辭元英未
回而酈瓊降豫又遣偽皇子府叅謀李師雄將兵納之

甲辰起居郎樓炤請奉祠上謂宰執曰朕固深知炤但言者不已須臾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朕于人材惟恐傷人張浚等奉詔退而歎曰上愛惜士類如此中書舍人傅崧卿言今歲明堂祖宗並配外請增設徽宗以配上帝詔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孫近等議以為于經及兩漢故事皆不合兼梓宮未還宜俟恢復然後定郊明堂之議庶不失禮經之正禮部侍郎陳公輔獨言今日祇當前期一日奏告先帝暫假吉服行事事畢喪服如初期合禮意從之右僕射張

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為萬壽觀使兼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批詔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已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丞相疑留上使人趣始進入檜之交謀如此既而鼎奏蒙恩奏還經幄方再辭而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趣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他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

敢昧蓋進退人材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
胡寅呂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
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
此或難則臣何所措其乎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
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
陛下擇之二九月上丁未宰執奏事張浚因論淮西地
險可守陳興義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執上曰
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
不可方執騎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軍要

是險不足恃也 酈瓊之叛也有將官張遇不從逆黨
率其麾下自拔而歸辛亥至建康詔遇轉一官又統領
官劉永史衡皆不從叛為瓊所殺乃詔贈喬仲福承宣
使張景永衡並觀察使 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
廬州招叛卒始聞呂昶守節而死癸丑詔贈資政殿大
學士 時上于宮中行三年之喪禮部侍郎陳公輔以
為若臨講筵恐防退朝悲暮之情乞只令講讀官供口
義以進而講讀官孫迥等援引古今請依舊開講詔侍
從官詳議于是右正言李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

言之竊見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尚書于廣福殿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是祖宗于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曲禮曰居葬未葬讀喪禮既喪讀祭禮又曰喪復嘗讀樂章是未復常之時樂章外皆可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是居喪時自樂以外皆可言也况天子之孝與衆人異儻自同于曾閔之行豈神人所望之意乎望聖志依舊間日一開經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以增聖德天下幸甚 九月丁卯陳與義奏俊載老小船未足欲捐

萬緡與俊自雇上曰萬緡可惜不令楊沂中以所有借之上之愛民惜費如此 辛未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淮西兵叛因勸上以五事其一謂兼聽上深以為然曰朕讀鄒陽傳常記其兩句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此言最當以一人之聰明智慮豈能週天下之吏誠不當偏聽獨任也 召龍圖閣直學士章詎為戶部尚書兼提領榷貨務異時國用稍匱則更益法詎以對帶之法信于民故不復改 給事中胡世將不為趙鼎所知時鼎猶未至改世將為兵部侍郎 壬申鄺

瓊至汴京劉豫偽授靜難節度使知拱州以靳賽等為
統制官次為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呼之類正軍所
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中
丞周秘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
報人而唯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
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
奪奪而復愚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
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
士有輕侮之志鄙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

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
哉陛下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觀其後效臣
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悞國之罪殿中侍御
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率
百寮右正言李誼亦謂浚頃以樞臣宣撫妄威福致全
陝頃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為相
而尚循故輒措置乖方致鄙瓊以數萬衆叛去望收還
政柄置之閑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
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

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于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召都督府與樞密院于是叅知政事張守力陳上前未減浚罪壬申罷浚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秘等再諭乞投遠方以為誤國之戒遂詔落職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于俊

右正言李誼言張浚在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二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為員郎自借官為遙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選補如是之衆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換結真本可謂寬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當遷者吏部必寸量尺度而後與其他折馘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文吏必繩以法何獨于此濶畧之甚臣請除軍士外文武官更考其濫冒者量折減之癸酉詔三省權以叅知政事當筆俟除相仍舊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酈瓊軍叛乞提全

軍進屯淮甸降詔獎之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
有半年未決者乞委提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曰申
省乙亥執政張守等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滯
滯仁輔所奏則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
重事也朝廷湏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惟刑之恤哉死
者不可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檜等曰陛下好生
寔與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先是禮部侍郎陳公
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
知今日當何如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

駁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
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
靜使敵無所窺上以為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
偶合聖心則今陛下赫然敢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
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
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竄殛然尚有餘說
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
大將之言如此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
有過何以處之耶張浚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

老小不欲遂養之于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駐此緩急恐難遣行若任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損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言者乘此擊而去之幾于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于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立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曰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祠

而去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執政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寔不得已苟可已者須急惜之張浚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糧朕即語之朕何常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趙鼎至行在喻樗語錄曰時樗至北闕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鄙見莫若挽住為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莫若以宣撫使處之

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以報况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駐蹕建康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官觀望在相公包容之耳昂以為然昂即對于內殿首論及淮西事昂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効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因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目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丙子以昂為左僕射兼樞密使 吏部尚書孫近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丁丑上問趙昂防秋大計昂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昂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日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惧失措反以安慰之昂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啟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趙鼎事寔曰自鼎被召張浚每以回銜一事為念泊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身向浚曰此事檜當自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上議回臨安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算初不如此今固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驚却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于是降旨先發百司使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之意蓋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貼

然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祚既而上遺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為南平王追封在明年三月今聯書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從官從之戊子以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遂召提舉太平觀解潛為主管步軍司公事自金主晟既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既繼亡劉豫已失助矣至是曰鄺瓊投彼豫復遣偽皇太子府叅謀馮長寧乞兵于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劾請用為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陽許豫

行曰遣使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先是
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睢陽劉豫授館鳴慶宮遲之
不遣移文取圖書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國書非金主
面受不授若所銜命即祈請梓宮是以弥旬而金使
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于琢州達
蘭問倫入境久顧來遲何也倫具言豫邀索國書曰曰
齊豫營私民皆嗟怨且其心忍負本朝厚恩使得志能
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委劉齊于宋度能制其死
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掃除

何難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
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請散官安置嶺表
趙鼎雜記曰是月初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當以罪已之意布告天下俟行遣張浚了降詔鼎
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
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
相掩十月七日夜內降周秘等彈章後批浚授散官安

置嶺表中書舊制凡御批即時行出至是昺封起未即行明日昺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以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昺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又趙昺事寔曰一日御批張浚謫散官安置嶺表昺時留未行翼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至榻前二叅泛泛為言秦檜曰前日臣等不敢言今日却合言然無他語也上顧而不答昺開陳至數百言上意殊未回昺又曰

浚有母老令過嶺必不能將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上猶未解昺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昺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閔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趙昺逸事曰昺一日朝退召禮刑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及馮檝至都堂三人皆蜀士張浚之客也見昺蹴踏退縮昺慰之曰昺不負德遠德遠負昺三人愧謝

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
諸公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
德遠負鼎既而除如淵起居郎康國右司郎官檄太常
少卿如淵永康人也左司諫縉求外補除直秘閣知温
州於是石公揆言縉懷奸顧望且有厚圖望褫職還之
銓曹丁酉詔落職與宮觀上在禁宮自有日課早朝
退即閱章疏食後學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閱內外
奏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是日因前給事中胡安國
乞宮祠左僕射趙鼎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經聖覽上

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
讀一過鼎曰陛下聖學如此令雖寒士亦鮮能之非異
代帝王所及戊戌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州南京永
州居住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康子趙鼎言自張浚
之罷蜀人多不自安今留者十數人皆一時選臣恐臺
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
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見則凡所
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
惜人才厚風俗也鼎曰陛下聖慮如此羣臣敢不自竭

御史中丞周秘累乞外任辛丑徐徽猷直閣學士知秀州先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圖上淮東形勢云賊於彼作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溫濟諗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邀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覆寔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惧奉詔而退癸卯左僕射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畧戒之矣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弩手揀刺上四

軍辛亥趙鼎曰論及南兵可教叅知政事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致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趙鼎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時有進士劉瑜上書乙卯上謂宰執曰瑜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而行之趙鼎曰所論皆善然法

已具但當申嚴上曰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為善如向來浙右困於水脚錢後造成網船遂免此患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察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二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例丁巳詔遇六叅日日輪一員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詔徽猷閣待制

提舉太平觀常同為禮部侍郎時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閏十月庚申資政殿學士王絢卒於平江府先是詔知廣州連南夫條市舶之弊辛酉南夫言市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曰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已留意于此者庶幾稍寬民力耳癸亥上曰朕每諭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

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
之赴難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上
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佈控扼然後引兵
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
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
上以為然 趙鼎事寔曰初劉豫軍既遁張浚復還建
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
備可憂鼎獨顯言于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
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惧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

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慮吾當身任其
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
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意徑
取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人廢豫乃已淮上卒不
遣兵竟以無事 上遇諸將凡事皆留意而聖意無彼
此輕重時殿前揚沂中乞三綱馬 丙寅上謂宰職日
川廣馬到朕未嘗留悉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即謂朕有
偏矣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遂
以兩綱付沂中一綱付俊 己卯龍圖閣學士知處州

劉大中為禮部尚書 庚辰趙鼎奏准東安撫使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居平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通亦諫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于偏裨亦知其材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 戶部尚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悞事望仍隸戶部壬午詔從之時權貨務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宰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于民矣趙鼎等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為約束務使民受惠

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資為苛擾初張浚謫居於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為已援近乃遺書痛詆傳之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揆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歛縣人次

膺掖縣人也 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舊有主管
司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
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
珠玉紅鬚之類須禁止之 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
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
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
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卹也 趙鼎曰奏事論及修神宗
寔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
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

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
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秘閣修撰曾統所進
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却無之自合重修其
李弥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今依舊兼之上曰朱勾
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
吳圭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主不願為唐德宗卞
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
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
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

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寔紹述之謀也昂曰
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昂曰
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固以為不可
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小人君子並進
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
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奸便君子於小人嘗恐
小人於君子不怨也上復以為然 是月工部尚書李
彌大出為廣西安撫使 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酈瓊
刼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

昂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
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有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
各還其本于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
也 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甲午俊
入對曰言劉光世解軍政閒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
樂曰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賢如何
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
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有自劾而
有羨于光世何也俊惶惧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

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盡矣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太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于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于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曰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闕可具

奏朕一一應副又諭以自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感激眷遇亦仰服聖德矣 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鐫諭莫能改也比曰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曰張浚所修寢殿之後雖庖溷皆無朕不免葺數間為居當與卿觀之初不飾丹雘俊曰畧加雅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諭以財方艱窘不忍費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嘆而去

有使臣李發者賫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秦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是有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尚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招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為名徑之東京廢預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濬滑間即為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

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困於金明池廢為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金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廢益之詔畧曰建爾一邦逮令八稔尚勤吾戍何以為國豫既廢達蘭逼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張浚行述曰浚常遣人賫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畧曰如能誘至金人使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效敵用事者見此榜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益疑之會鄴

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偽地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

豫初潛位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未過八年不再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於汴京建行臺尚書省

以張孝純蕭三寶努

原非蕭三寶奴今改正

為左右丞相張通古

為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二百二十餘萬兩

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

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故主晟曰膏腴之地鹽鉄桑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且非我決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若獨取山東恐驚豫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預之廢也不惟結怨於諸帥亦以山東為累耳初薩里罕在雲中常因軍事招知府州折

可求至密諭以廢豫而立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
割河南以歸本朝薩里罕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歸於已
一日燕可求而寘毒可求食之既去卒於路 初宣和
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即位有越州布衣
諸葛行仁亦目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為不倫追
問兩官斥之詔與改正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為不當改
正丙午上謂宰執曰求遺書自是美事朕方多難之時
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授京秩不為過然
既有論駁可錫一官 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移司鎮江府仍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
既得所萬一有警諸帥當盡力捍寇上曰朕竭民膏血
以養之緩急豈容不盡力正使無內顧之憂也於是世
忠奏乞留全軍於楚以蔽江淮從之先是紹興初劉大
中宣諭江南薦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刑定
官是月以名世為校書郎 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
屏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時裁決凡禮文
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趨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
文書極繁卿等閱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申

明故也豈有為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謂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寃乃求差遣耳政曰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為不便 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回丙子泗州奏至上顰蹙為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未嘗去

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賜予特異丁亥以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 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為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為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為御史中丞 劉豫

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廬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趙鼎事寔曰豫既廢鼎密遣謀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春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盛可謂過人矣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于是綿蕝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禮儀使金主亶以皇伯領三

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先主晟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袞王宗隼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是歲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独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圍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防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芥草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貞之故態至是宗雋入相顧與宗

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八年戊午在春正月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階乃所以尊朝廷也 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人癸巳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秘

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常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導江人也 叅知政事張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且留建康以為遠圖議不合戍戍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趙鼎事寔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廬起身至鼎坐榻前喜見顏色問謂鼎曰檜今日告上求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荷相公如此更不敢言

去二叅在坐聞之極不懌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秦檜獨相鼎亦不免 辛丑詔復幸浙西 初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言曰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中止恐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今藻就問願詔令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撰癸丑詔藻仍舊纂集 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令馬隸張俊軍既而親筆差欽江南幹轄俊堅欲

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趣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常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於卿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欽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是月四川謀帥上問刑部侍郎胡文修廷臣孰可將者文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

涸而多膠紹興初叔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繳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既而世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踵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

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至
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修
前大帥席益轉搬摺運之法軍儲少充公私為便 金
主亶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左都監
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右都監巴克
實原作拔束
金今改正居鳳翔既而達蘭歸祁州薩里罕歸雲中
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實皆留如舊 先是左僕射趙鼎
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為知兵召歸除兵部侍郎二月
丁巳朔遷庶為尚書 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

宮宰執上奏事上曰昨日六宮既發張俊來奏事朕召
至宮中與論邊事曰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
民爭利無興土木之工俊悚惧承命見地無磚面再三
嘆惜朕諭之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
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爾非特一時士大
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 先是上將
回銜詔知建康府張澄陞職改知臨安府澄受命星馳
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 中丞常同奏吳玠
頃行屯田常得褒詔愿問玠近來積穀幾何減餉幾何

趙開李迨相繼為都漕先後運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 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長平主管官李椿年刻薄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壬辰上謂宰執曰興兵以來官物皆陷失既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官勦殺於是趙鼎以下退而服上之英明 以樞密使秦檜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也敦復曰奸人

相矣時刑定官鄱陽方疇聞是語其後以告給事中張致遠禮部侍郎魏矼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為過也 趙鼎事寔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耳况自有闕是日遂鎖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為去就叅知政事陳與議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為資政學士知湖州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畫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

害若一使總之則可通有無審虛寔為朝廷久長之計
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
為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
不能久矣上然之 壬寅工部侍郎趙霈不為趙鼎所
知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 以兩浙都轉運
使徽猷閣待制向子諲為戶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
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運般倉以
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陽
湖北於鼎州淮西於廬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

戍出兵往無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藉究戶版
汰老弱升勇健創薄正言使諸州上帳於兵部諸將上
帳於樞密府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
凡詭名挾戶典賣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畝升降
貨殖盈虐必以時核寔所以革欺蔽也此其大略耳推
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
改燕山樞密院為之以三司使杜充僉書省事先是金
人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
度中在上京曰鹽鐵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

之也。是春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祁州奉使。王倫行至祁州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結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議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已勞則不得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携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夏四月上旋蹕臨

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言江浙民困於月椿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椿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史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為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鄜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都教場庶便服坐壇上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都制官吳錫收擊之獄戶部

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丙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二王為法令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 秘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祠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鼎退至閣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型劉大中蔡京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為戒也 戶部侍郎李彌

遜言祖宗之法有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概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此司別給糴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 王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俊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謂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 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徽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當郡經年未遷即有怠意汝今

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既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 朱勝非聞居錄曰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婺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亦屬婺貽書責之寅以妾就蓐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母病孰重寅訴於鼎改州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

比見其父疾困知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果凶問至寅匿之佯為父書於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召命以時事尚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聞者駭嘆度其死時寅尚猶在路耳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因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衆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

循褊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褊裨心則大將之勢分
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朕下既留意臣言贊矣張
戒默記曰初淮西之變時秘書省在臨安一日校書郎
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自張丞相之
失且劉光世一軍褊裨無慮十數不知此曹果欲大將
壓已否若使各得自達豈復思光世如圭曰善是秋戒
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待制常同因過戒問曰諸
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
但當擢褊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

張浚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
召首薦戒焉初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奉使金國見左
副元帥達蘭乃命迓使偕倫至北地見其主亶倫首謝
廢劉豫方致上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
倫與副使高公繪等還又遣福州觀察太原少尹烏陵
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元與倫等偕來思謀者乃金人
始與吾通於海上所遣之人今再來示有復和之議丁
未詔吏部郎官范同帶御器械劉光遠接伴之同江寧
人光遠光世弟也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

俊下張宗顏將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張戎默記曰戊午夏王庶視師淮上移褊帥張宗顏守廬州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獨不悅大理寺丞劉時者奏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鄉人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置褊裨似未宜據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為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俊之言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以劉錡軍鎮江為江左根本至是庶條上江淮事上

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叅知政事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也時金使入界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效鼎同秦檜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為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

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陵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與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羲金華陳岢肖麗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羲大方並與堂除岢肖賜出身先是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興訟御史臺諫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出於是中丞常同言

事於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即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不相妨叅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巳臨安府戡到永思翰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妾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鼎以下退而贊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疎決故鼎有是言也重修哲宗寔錄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而鼎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讀詔語載修

書本末甚明上月乃朕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
蓋欲士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 先是故相曾布之孫
惇上布所著三朝正論有旨惇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為
王安右腹心而朝廷頌其書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
諭史官筆削之際無惑其說乙丑詔付史館 知舉翰
林學士朱震上合格進士黃公度等上以亮陰依祖宗
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壬申乃御射殿引見叅以四川類
試人遂賜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震出院
而病同知舉給事中張致遠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入對

上問考試事如淵曰大抵所取皆當惟第二人陳俊卿
自落卷中得之上曰何故如此相遠如淵以其詞工而
晦細閱方見工處上然之公度俊卿皆莆田人也 癸
酉樞密院編諸班直諸軍及親從親事官轉員格成
接伴官范同申金使已到常州上謂宰執曰昨日王倫
對云金使烏陵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
與上皇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雅滿
輩不背交燕雲皆欲用兵惟武元帝以為我與大宋海
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以此

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丁丑思謀等執見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官之禮時上因事撫循莫不中節遠人歸心焉於是留月餘乃去 戊寅上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宮果有遷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晝夜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成者為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已講和此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

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矣 趙鼎事實曰初行朝聞烏陵阿思謀之來物議大訕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鼎因請問密啟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但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為之議者不過以金人

不測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
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
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息翰林學士朱震卒戊
寅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
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伊焯可繼震上曰震亦嘗薦焯
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
用之朱勝非問居録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
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遷執政宰相趙鼎知新
除建康留守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洎頤

浩改命誼遂即真悒悒得疾兩月卒會當省試鼎引故
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叅政震聞之即病詔
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詞語躁妄詆誚鼎與大
中初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顛錯可駭先是鼎
初相以其姻家范冲與震同兼資善堂為鼎交結近闈
鼎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後相震自以為於鼎有功意
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鼎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鼎
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癸未戶
部侍郎向子諲奏事稍久而吏部侍郎晏敦復待對未

得中書舍人潘良貴權侍立殿上因奏子諲無益之言
久勤聖聽揖退之甲申子諲乞致仕良貴且得罪中丞
常同奏良貴嫉子諲曼辭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
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
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乃除子諲徽猷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良貴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 朱勝非問居
錄曰向子諲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是日對甚
久論說珍玩之物云云不已軒陛侍衛皆聞之潘良貴
不能平竟至榻前奏言子諲無益之言不益久勤聖聽

因厲聲叱子諲退子諲駭愕而下於是良貴罷與外祠
子諲出知平江中丞常同論奏以為良貴忠直不應出
前此同嘗於上前薦子諲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
反覆噫從官方奏對柱史遽造前叱下古未聞也叱者
固非而被叱者其人可知矣 初四川制置使席益奏
以湖南等處諸軍屯於成都至是校書郎孫道夫白於
宰執謂漢唐以來亂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
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
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

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之以惜浮費又四川元無都漕自宣撫以隨軍漕兼總領四川財賦俾措置恭鹽酒息通融贍軍令之都轉運司但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趣辦而已願罷之以寬民力或以其言為中時病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沒身及家屬為奴婢以償之

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己丑以御史常同為顯謨閣直學士
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
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因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
補不惟為同良貴亦所以為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
封為非而良貴實出于愛君也三人既出給事中張致
遠馭詔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
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

曰致遠與諸人善 趙鼎事實曰時蓋有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丞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退鼎扣之曰上毋以前日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 辛亥宰執奏淮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別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上知人能駕馭皆出于談笑之間所謂善將將也於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廬州權隸于宗顏俟防秋過取旨

舊制三衛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始日輪一員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權步帥解潛一員與兩司使臣互輪潛奏乞移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使臣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按魏置中衛將軍晉武分為左右衛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衛大將李大亮自兼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嘗假寐太宗勞曰公在我得酣寢則三衛宿直尚矣太平無事不以三與宿直可也今萬騎時巡宮闕則非曩之壯大禁衛則非曩之衆多內外之

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于外是潜等之寢則安為宗社慮則未也望令沂中與潜依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寓直上嚴宸極從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韓世良權馬帥時有御批宗子防禦使璩建節封國公入資善聽讀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云云嘗語鼎丙辰罷相之後議論鼎者專以資善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可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為之檜當同敷奏可也鼎約檜與劉大中各作一劄子明日鼎與口中各將劄子至惟檜無之鼎遂忝酌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為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明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量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却是全吳臣欲且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語鼎曰公錯了也檜曰檜明留身敷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

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之說與卿一耳 八月戊午
詔疆場之臣無弛邊備 庚申以利州觀察使馬擴為
沿海制置副使鎮江府置司 先是朝請大夫吳說嘗
與苗傅款密言者屢劾之十年不調辛酉上因語宰執
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者官召釁
之人已行者勿再論于是趙鼎等仰服主上洪度兼容
所謂國君舍垢此其志也 甲子宰執馬擴將到本使
錄紀海上之盟與金人夾攻事上以為敵國之與中國
與金人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

趙鼎等三復上語謂此豈特中國之幸敵國之幸也
辛巳著作郎李彌正高閔皆除郎官而著作郎何掄張
嶠尚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鼎曰少需處
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秘書少監殿中侍御史張戒言掄
昔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乃王
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王安石為是至再修
神宗實錄掄攘臂其間畧無忌憚浚敗乃焚毀簽帖國
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使之私意詔以掄知邛州嶠
不自安亦除去遂求福建轉運判官 徽宗即祔廟禮

畢是月始詔修徽宗實錄以左僕射趙鼎兼提舉鼎奏
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
未盡善者皆出于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
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有旨即隱
者徐神公所居建為觀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
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
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
于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
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

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
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時臨安府任同京
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是
月除徽猷閣待制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
運使令糴米以待關用其價雖隨時低昂嘗使官價高
于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
之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
東南之粟以實中東都又制茶鹽香礬石貨之利今皆
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後興一司豈專為

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
限無所拘賦叙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無有稽
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為表裏則
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文 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
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于王省講而
行之 蕭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所
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陛下所共
所共者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 時新除沿邊守臣王
默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壘內則綏撫外則斥堠二

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 乙巳金遣左將軍薩里
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監拔東議割地事路由同
州先是青澗李世輔陷偽境時為同州守世輔怒薩里
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
世輔折箭為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
初召秦檜之來道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居
於婺與檜遇既而中書令人樓炤為檜言次翁甚貧因
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
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名之是月移

為吏部郎官 是秋金人拔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
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 冬十月重修祿秩
敕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 侍御史蕭振叅知
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
大中亦累章乞罷丁巳以為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
論遂改提舉洞霄宮 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
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為請甚切鼎信
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名即來始振以親年七
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為詞尋除南臺是必有薦為鷹
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
中行且及臣矣 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
秦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丐去正人
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檜竊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
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蕭振言經制司糴米
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
之百姓即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丁卯
詔從之 辛未趙鼎入辭從容奏辭曰臣昨罷相半年
蒙恩詔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向來稍異臣今再辭而後

人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時既命為相不欲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上曰朕深會此矣趙鼎之去也樞密副使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盍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預庶西人氣直即曰庶

會此矣 召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近為翰林學士承旨光為吏部尚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

二人之去皆在於十一月今聯書之

辛巳

宰執奏北使約仲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則和不可和則否可督諸將為之備也 十一月甲

申以學士承旨孫近為叅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汪

藻復進宣和以後詔旨已丑除藻顯謨閣學士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

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稍加于
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効力矣于是宰執秦檜等
退而稱上御馭將帥深得漢光武遇功臣之意 前宰
臣趙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以為大臣進退國
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于經筵詔戒為耳
目之官附下同工可與外任 朱勝非間居錄曰趙鼎
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
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
喜奏為臺屬戒自即官除察院未幾遷殿院鼎失眷丐

罷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
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 接伴使范同
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
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 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
金國遣二使携書來書中蓋以河南之地盡歸于我者
惟是使人入界索理過當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
南見吾館伴使必欲坐堂中而坐使人于一隅所歷州
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國中迎天子詔書之
禮且言其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洵洵不

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而
朝廷議禮益不決如淵因奏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
顓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
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賫書而來
倘若不受必致歸曲于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
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倘不度利害勉而從
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為金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
倫與使人反覆高議取得金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
事自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試以此而付之

樞密編修官廬陵胡銓上書言王掄無故誘置金使以
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我也倫論我一屈膝則梓宮可
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
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
如累卵尚不忍北面臣敵今無故而反臣之百官君民
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亦為之近者曾聞引
古誼以折檜檜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檜畏
天下議已又令侍從臺諫僉議以分謗孫近傳會檜議
遂得執政臣謂倫可斬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

橐街然後羈留使者而興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信不然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耳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鼓衆除名勒停昭州編管時銓有孕妾臨月遂欲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錮身來矣館職范如圭與刪定官方疇見吏部侍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某常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

矣方疇稽山語錄曰其後疇見趙鼎于稽山誦晏敦復有趙元鎮無狀之語鼎曰景初亦出此語乎疇曰某親聞之疇又曰敦復久在銓部有人望當遷尚書而鼎謂敦復嘗抗呂頤浩被送吏部鼎執政召為都司除吏部侍郎但其其性癖不通故遲之也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詔無罪可待檜等又奏若銓重竄則臣等有所不安遂寢前命送吏部與廣西監當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允而去規模數易士大夫知其不久則肆為

同異而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叅政闕員乃責賢之時望考以聖心叅以公論倘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革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是月資政殿學士陳與義卒于湖州 禮部侍郎張九成求去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自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于是九成除秘閣修撰提舉太平觀而去 十二

月右僕射秦檜乞差官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以江南為宋以詔諭為國信至如不受封冊不泛遣使皆先事預約戊午上謂宰執曰朕承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有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惟正旦生辰遣使非時不許往來于是檜等皆仰嘆上沉幾遠慮非羣臣所及 己未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為首相于議和未嘗不僉同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諭己酉年金

人南驚鼎時為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為界豈以和議為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更可錄此聖語付史館于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知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中丞勾龍如淵言資政殿學士王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丙寅詔庶落職與宮祠 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遣其使張通古來朝已巳入見通古言先盡還河南地徐議餘事 殿中侍御史金華鄭剛中言今日之事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秦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輩分而布

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庚午詔從之 叅知政事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辛未上謂宰執曰常平法本漢耿壽昌今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陷失一司錢穀秦檜因奏光言諸路月椿錢漕司不以上供及移用等錢椿辦又一路諸郡輕重不均致不免敷之百姓上曰朕屢諭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錢椿辦自不必料敷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蓋上哀憫元元之意其

切如此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為僉書樞密院
事 乙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恂
副之 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太
府寺丞莫將賜出身為起居郎一止亟言將丞九列驟
綴從班人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
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
不報將歸安人也 先是左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
此事大係安危禮部郎曾開于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
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矍然驚其言而罷是月

開以寶文閣待制出知婺州

此據李大麟見聞志

初吏部侍郎

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即
乞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屨空而處之常晏
如也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于洪澤詐令為寇
俟金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
漕臣胡紡紡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
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 金人既割河南之地
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尚書省于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
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乃白石副元帥

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舊常臣豫劉者李
鄴為翰林丞旨馮行寧為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
受命皆更服以赴焉 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
上書于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
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
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
八陵瞻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
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
白已益怒久之如圭奉祠而去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 歲在己未 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
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 秘書少
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
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遐造
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
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唯陛下留意
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寮抵罪大則竄出小則

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霑霑澤豈可不湔洗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丙戌詔察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于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為先有以見聖孝通于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時經制發運司纔糴米四十萬斛言者

以為舊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糴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塩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長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閩浙荆廣經制使司農卿霍蟲為判官先是塩法屢變其課浸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詔徽宗陵曰永固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為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

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移四
川置制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
弟光遠疏光世之短于言路于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
世不可遣乃罷其行 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朝廷擇
帥以人材難得遂搜至于仇愈陳規輩如淵因奏曰如
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于
愈規輩其意蓋欲取練達如呂頤浩者處之關中靜重
如朱勝非者處之汴京而張浚素有威望宜處之建康
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

獨不及張浚如淵曰浚勲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
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明日宰執對遂
以此意宣撫而朝廷大不悅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
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過呂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
光世不可遣乃罷之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
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司應
付一百八十萬緡至是玠言今不廢兵乞省其半詔獎
之詔李 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拊遺民
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遺東南之財

力虛內以事外也于是秦檜等竊嘆上規摹素定皆萬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使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抵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為戒矣仲荀乞兵糧在二月初一日起居舍人薛徽言為前宰臣趙鼎所厚今聯書之初起居室人薛徽言為前宰臣趙鼎所厚一日因右僕射秦檜于上前論和議事徽言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初宗正少

卿范冲寺丞孫緯等奉詔在紹興五年修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錄宗支屬籍凡三書以太祖太宗及秦王各為一總號曰總要又以母氏姓生宗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謚各為一條分類成書被旨俟二三年續修去冬本寺已得請至是宗正少卿鄭剛中言見與寺丞陳確同修緣三京宗司所報與舊書有抵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考仰稱陛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也二月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興契丹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朕每于靜中留意

機務頗覺有得于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靜萬機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為法規模宏遠矣以給事權直學士院樓炤為翰林學士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為臺官癸丑上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幾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若使臺諫訛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荷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勉曰上開懷待遇如此豈忍負之哉監察御

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己未改秘書少監秦檜曰凡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明黨因陳辛亥歲席益行赦文不工為諫官所論緣此怏怏後守平江適呂頤浩為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善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其惡如淵謂庭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任臺剛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造奏此告訐也告訐之風出于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

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體
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上欲正其
事乃詔庭臣語言狂率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體
罷與外任命下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
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擬除如淵在明年明月今聯書
之
初諸路月椿各有窠名其後多為漕司占亩遂不
免敷民甲子宰執請均于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據
窠名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
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矣上知月椿之害

每每宣諭憂形于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 丁卯上諭
宰執曰太后歸畧備從物務從質樸如器皿塗金可也
朕自即位服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秦檜等退相
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草烏衣
弋絺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冕辭免製太后褱衣事上曰
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
養時上喜見辭色檜等退而贊上之聖孝出于天性其
屈意求和實緣太母宜乎上天悔過強敵草心誠非常
之慶也 癸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令以實錄院為

名右僕射秦檜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于是吏部侍郎范同為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為檢討昉潮陽人也上嘗謂宰相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築北宮夾城甬道嘗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下重負欲與嗣聖往來其間挹孫自娛宣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乘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為身謝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等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踈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 戊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輿地自歸而朝廷乃在江吳道路遼邈所以宣至意收人

心惟在號令宜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詞臣時已遣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于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知金州郭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慕洎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于諸將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 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召少傅醴泉觀使呂頤浩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且附奏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記五路元是張中孚中彥

慕洧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
諭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既而再趣頤浩至闕竟
聽其辭及將東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于長安興元
襄陽各置宣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
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上使金人
罔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爾不敢復窺江淮而中興
之業由茲起矣 詔提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學
士知福州 召徽閣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既至三
月丙戌除御史中丞 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

預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
官俵錢于春而民輸緡于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
可俵則名為預買其實白著是歲于常賦之外又輸倍
軍興久而財益詘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緡價高而折
錢或至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
使民鬻緡而求緡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
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
或以畝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姦民猾吏詭名析
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 甲午上謂

宰執曰士卒暴露累年菴廬下塞暑燥濕之苦豈人情所堪俟疆事少定當為蓋營屋宇使各安居于是秦檜等退而竊嘆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為之死也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從之 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豈弟慈惠之人庶為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曰陛下仁義惻怛如此臣等敢不承也 夏四月庚戌朔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僉書樞密院樓炤往焉以秘書少

監鄭剛中為叅謀官 初環慶將官慕洵叛至是安撫使趙彬奏已殺洵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來維持不殺之說于是秦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為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未嘗受張邦昌偽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

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 吏部尚書晏敦復
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戊午步帥解
潛為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為福建路總管 初二
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
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為君則
君兄事之及已為君則已事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
望罷遙拜唯淵聖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既
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于禁中羣中于宮
門外遙拜從之 東京留守王倫奏全國元帥謂所降

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于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
赦文非真却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
誠因舉寶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常詢左右館中
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真宗聞之謂
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習教武藝耳宰
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永保
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 庚午殿前司慕鈞容樂
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
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諒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

慾無聲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宏遠如此 知綏德軍劉議自言嘗汚偽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為朕擇循民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與郡上久勞于外深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同符藝祖矣 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管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 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

原本缺

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

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旬留守東京周聿宣諭陝西士儂張燾恭阻陵寢樓炤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携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纔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于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為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 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

困暴斂今喜于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
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詔獎諭 新復諸州
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
免于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
之誠而聖意加卹新民却而不受可謂聖德之事也
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
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可立重責務
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
態官吏格詔宜痛加繩治 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

中卒于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
與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
天下為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
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
道然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論議多徇私立異風
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
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 乙卯上諭宰執曰近
除邢孝揚團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尚未推恩乃先及
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會顯肅聞訃曰其家

已推恩上曰今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
精思務協公議雖戚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時以
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趣朝行在伯彥將至國
門丁已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紛且
曰伯彥潛籓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
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嘆曰伯彥遭遇聖主乘風
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勲烈無聞然上終始眷之可謂至
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
授經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

之力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執政給俸于是給事
中劉一中曰節度使俸借減尚不薄况郡有供給圭田
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
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詔徽猷閣直學士
仇愈為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
褫職尋責居全州殿中侍御史周蔡論國用軍政士
風三事已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于民但百姓足
國用非所患也上于百姓涵養體息雖兵興未嘗橫斂
宜中興之民戴之愈久而不忘也時有被召人鮮于

叅到闕丙寅秦檜奏叅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也乞
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
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
皆聚于朝矣檜退而竊嘆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
矣 開府儀同三司士儻兵部侍郎張燾歸自西京已
已入朝士儻等曰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
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于是上以
語宰執秦檜等謂燾必不妄言檜等退朝相謂曰石澗
水至之祥可謂異矣燾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

不以為妄其立身行已無愧矣張燾奏徽宗山陵乞不
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
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于親如後世譏議
何朕既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
朕為不孝不敢辭蓋上通今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
之言所能奪也 初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
既入北境其接伴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勅授
不敢輒議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
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興軍由十餘日初偽齊

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悉為鄜延帥宗雋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讐夏國主曰爾能為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千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同來纔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

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舉故例行之上諭

在三月丙申今聯書之

至是樓炤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

朝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

須重貶蓋迫于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

迨惶懼上道蓋上之威斷足以驚偷情懲傲慢也時

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尚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

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于國主亶云河南

地本達喇宗磐主謀割于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

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有雲中舊吏隸烏珠帳下嘗

來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即馳奏乞早為之備上以
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鑰將使指
北行是月川陝宣撫使吳玠卒于仙人關後謚曰武
安玠馭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
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于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璘璘曰金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決
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耳蓋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
堅奈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又選擇便利出
銳卒以更撓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

之之要也 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趙鼎事實曰先是謝祖信作言官力論鼎落節于是
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
執政曰聞章氏又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改
變此事乃出朕意趙鼎何預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
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出祖信知潭
州祖信聞之大駭歸家詎其妻凡數日曰由爾家累我
以至鬱鬱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日收拾祖信而
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唯利所在初不以親為意雖

父子之間有所不顧况妻黨乎 是夏金國左副元帥
達蘭之蔚州避暑達蘭下令諸藏避我而逃者家長罪
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
緡仍發番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太擾羣起為盜以拒番
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顧為此蓋陰
皇伯宗磐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
中山府拘奉使王倫于館且會諸路僉軍以復取河南
為名皆所以應宗磐也 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
奔大理國改姓趙號為平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

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
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領進秦奉朝廷乞仍借兵廣西
經畧司以聞詔令諭之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烏克紳

原名吳夫今改

正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磐充國王宗

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罕都

原名渾都

今改時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室謀誅諸父因

朔旦伏兵于內宗磐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

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

不為非翰林韓昉作也時左副元帥魯國王達蘭方握

兵在外也難遽誅之乃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僉書杜充為右丞相仍擢右副元帥烏珠為都元帥命下達蘭語使者何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子泰伊原名太拽今改正久之因赦得出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以見皆補官遣之甲子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

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等退而竊嘆聖謨竊見立政用人為帝王之先務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何以出此吏部侍郎張燾遷尚書時久旱工齋居蔬食以求雨澤己未秦檜奏曰考之典禮陛下惟當損大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檜曰陛下推不忍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既而甘雨應時霑足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以九日丁亥至中山傳云魯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珠作都元帥

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即趣之行是晚達祁州初右獲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世將置司于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萬二人秦鳳帥楊政總三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于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于鞏政及白石以來著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撫司都統制既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于邠耀二州皆悍禦皆奏以俟朝命僉書樞密院事樓炤會

諸帥議移軍事秦鳳經畧使吳璘言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或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俟敵情見力疲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寨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已酉離秦鳳翔府以歸陝西雖號新復然自金偽變易之後軍民尚懷本朝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者皆駐熙秦兩路而諸郡見

官之粟與和糴相當足以支一歲之食先是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廩賜于是諸軍出關歸怨于建議者洵洵幾變而閬州戍卒欲殺其守臣孫渥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即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有待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章迄罪以罪去無憾也先是樓炤奏差環州保安軍守臣乙卯上諭宰執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陣寨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秦檜等退而竊嘆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先是夏國將李世輔與偽招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護夏國一百九十餘人于是僉書樞密院樓炤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等樞歸夏國既而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言者謂宣撫司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于三歲科舉補蔭之數今既罷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詔陳一年言

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千萬緡民力殫矣賴
陛下念之徙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吏多擇善
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點之淮東宣
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揚所
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宰執曰世
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
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鄰國守信義戶部郎官孫
邦奏私酤條已免折屋茶鹽尚有沒法亦乞除之癸酉
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而無甚害且循

祖宗之舊也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
還之于是韓世忠以書于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
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
耶乙亥秦檜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在偽朝力捍
官軍金人已割還舊疆宿壽乃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
奔逃貪功生事無故驅掠西州之民罪不容誅宜榜諭
此意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為敵執去北遂臣劉豫
為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河南初
復右僕射秦檜與億年為親乃召之還除直學士提舉

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偽授職名叅知政事李光以為不可乃已朱勝非間居錄曰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壻也鄭億年母仲山親娣檜子燿復娶億年之女至是頗右之億年始至除雜學士繼後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叅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乃止後數月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給舍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順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與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而為劉氏也欲吞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

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亂既復兩京陷偽之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垧二子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佑之功欲貸之明皇曰均垧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于是流均嶺表而均被極刑徽宗之事待居中厚于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于張均之從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

更置一司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纔半歲難遽責以近效若實無益雖亟罷可也是言者又以經制司所劫官吏種種橫費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况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部亦可廢矣詔付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并併催未到綱運緣路分濶遠未見速效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欲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幹辦官依舊為主管常平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前為禮

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于會稽時金人法苛賦暴加之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宗磐達蘭之徒皆誅死二帥久握重兵嚮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在蜂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太行山義士入懷州萬善鎮州人恐懼中原盛傳大駕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營烈火光矣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因復其父母之讐至是待罪九月戊

寅朔詔顯忠有功鄜延特與放罪 初詔太尉東京副
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下兵八千以還至
是駐于鎮江己亥上謂宰執曰仲荀善人但馭衆非所
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
其人當于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皐輩才具上
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前任
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
數檜曰外人不知陛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蓋小人在
外託聲以惑衆耳上曰如辛永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

丁未起居郎周蔡請今後犯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
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舉
而行之則吏不至夤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部
先是雷州有海商為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所
死于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斐奏之上惻然謂宰執曰
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寃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提點刑
獄以下官皆黜責上曰古者刑人則君為之徹樂減膳
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今後遠地監司
須為朕遴選秦檜等曰仰承欽卹之意至是又詢雷州

獄事秦檜曰已到乃令刑部詳之蓋上哀矜庶獄常記
淵衷如此 金國主亶既誅達蘭遂以右丞相王烏克
紳為左丞相右丞蕭慶為左丞烏克紳常副尼雅滿行
事雖為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尼雅滿以下皆不
能及國人號曰珊變珊變者女真語巫媼也以其通變
如神也是豈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在事
五烏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兗虞
滕諸王同日誅死臣又守陳事在七月太史以告奉使宇文
虛中虛中語之烏克紳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被誅

金應天道如此其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逮
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即烏克紳也又曰慶
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于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
于兩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為都元帥烏珠所誅奉使洪
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知之故得免 時烏珠
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益金法罷兵則權在國
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載間元臣
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和議者亦達蘭臨死之
言有以動其心也 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國

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國主亶致命亶悉無所達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宜勘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奉命通知兩國耳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官各薦二人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遺才必多可令訪求推薦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無方之意成都關帥癸丑以吏部尚書張燾為之仍除寶文閣學士時罷

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都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及冗費可令蠲省以寬民名

上語在巳酉今

聯書之

及燾陛辭言蜀自軍興民力久弊官吏不卹臣願

宣陛下德意俾一路被澤上曰豈惟一路應然四川事悉以委卿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也戊午宰執奏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軍中徧裨如董先牛臯頗驍勇可用但先好貨臯嗜酒皆有短未可統眾秦檜等退而竊嘆上知人善任使雖軍中徧裨性行才否無不洞察丁卯宰執表上皇太后

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山修築至于器用供帳衣
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孝
篤于奉親之禮無不周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吳玠久
在蜀備著勞績已優加卹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
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撫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將
帥不忘其勞凡被堅執銳者孰不感而自效也 金人
近歲用兵多不利始知憚中國時有遼中萬戶韓常為
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北
非南之所能敵茵蓋都人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

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
耳 十一月己卯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纔至燕京而
彼國元帥烏珠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初補官人並合赴部注
受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歷親民一任上曰有祖宗
成法自當遵守 嗣濮王仲偁卒 戊子司農卿莫將
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
務上曰迨及朕舊僚亦見朕于臣下無所偏也秦檜曰
唐龐壽相任濮守以污敗自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曰

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焉得獨私故人壽相流涕而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右正言陳淵乞凡賜賚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瀕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淵沙縣人也

壬申秦檜奏神宗哲宗實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實錄按此處疑有脫文實錄當實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私意于其

間耶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合埽事癸酉上曰河

事利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上每見一埽所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梧民被其害矣金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贓吏監司郡守不即按治者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也辛酉詔樞密之地安可曠官僉書院事樓炤趣令還任供職時侍從官論薦左朝奉大夫張甸等皆令除郡壬戌上曰士大夫因以任中都官為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為重無內外之限甸嘉興人也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

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
忠厚下者何御以之又有嘗事偽楚人徐偉達者差知
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凡仕偽之人皆諱其官稱惟偉
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可惜且無以
示好惡于天下上皆為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
言者皆為劉君先矣 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
獵春水秋山夏冬拉必 原作刺鉢今改正下同 皆循契丹故事拉
必者契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是雖然游獵未嘗立
四時定制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蕃境內無事始于

每歲春水獵鶩秋山射鹿夏則避暑于長嶺冬則就暖
于陽城既畢然後歸甸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
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攘不知自警乃
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于此矣 十
二月甲辰言者謂藝祖積累深厚興我宋萬世之基而
保州睦宗院既陷于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
四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決注官辛巳詔從之 宗
正丞鄭昺奏乞以常平錢于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
糴壬子詔從之上謂宰相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

荒卹飢取于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
盡無不本于愛民鬲候官人也 初詔侍從各舉所知
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
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
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囑迫于勢而
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出二人之罪豈容不正
已已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 金僉軍之法自元帥
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縣縣籍民戶
丁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尼

雅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亶始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
須見裡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劄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
然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年歲在庚申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
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
怪又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
無事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不令卿
等知却致積成大過耶 時遷工部侍郎李誼為尚書
欲借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
曰朝廷遣人往新疆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為

姑息之政即詔罷之 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
迎護梓宮使以知閣門事韓恕副之 壬辰詔上殿官
唐文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川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
官人須在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非特
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文若庾之子也 癸巳
上諭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編裨必審知其材然後
用非其人至于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
豈可不審也 初太尉郭仲荀既交兵與淮東宣撫使
張俊下統制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為醴泉觀使既

而俊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 詔陝西買馬已及
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畫牧養廢畿蕃息以備戰騎
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
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
枉費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
安不忘危而留意于武備如此 二月癸丑以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騎
司之軍以行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 廖剛又請起舊
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 初秦檜請下

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歷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官罷歸元處既而著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于是復以國史日歷所為名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丁未詔從之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壬申上謂宰執曰爵祿本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

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等敢不仰遵聖訓言者請復置勲官癸酉詔付吏部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閣置學士趙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涇原帥清遠軍承宣使張仲彥前鄜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闕師古皆入覲而彬已到闕于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

氣而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首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亦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屈汝既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為兵部侍郎中孚醴泉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都虞候未幾師古卒其後謚曰毅勇先是上嘗諭秦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

貨少為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千動上數十人而借者或止收錢而去已未檜具稟乃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違者重寘之法先是遣禮部侍郎蘇符為全國賀正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軾孫也初陝西河沿諸郡謀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為名將興兵渡河川陝宣撫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踰年梓宮天眷未有回期本朝使命尚留彼國竊慮敵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

口近探到金果于河中果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稱
金復要興兵乞先事為之以防意外之警兼永興涇原
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機不可失况本路統
兵官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即早去留萬一有
不測應千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畫至是世將
又奏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
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小同行
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
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

雖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偽不敢訓兵
兼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
未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
陝西其勁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為悞國丁酉詔世將隨
宜措畫 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
昨拘舊文請從重比殊拂于理可依政和勅遞減廢幾
省刑以彰先帝之美 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
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
萬並興洋一帶皆葺治之 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

聖言作史之道法有取于簡事不貴于繁癸亥上謂宰
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關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
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招舉官務在廣招
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
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舊額
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
制直閣等官 時殿前司有將領湯上之者詔與外任
乙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揚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
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

收不惟皆得其用亦不枉費糧芻蠹耗國計也 戊子
上謂宰執曰朕于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
苟當于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于理雖大臣亦所不
從秦檜竊嘆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際任理而不任
情如此 時禮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
上御史中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
其小小之不圖積習浸久將有大于此者次翁所論深
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 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
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

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
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為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
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疎矣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
復可冀于是闡試館職為正字除正字在閏六月初金元帥烏
珠將渝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至
是四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聶哱貝勒原作聶黎李堇今改正
者將之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即薩里罕
也一寇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

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

丙戌

據張戒默記乃正月十三日

入東京執留守孟庾于是烏珠駐

舊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潁川淮寧三
府蔡州遂降于金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
兵之任沂江淮至潁上錡與屬官杜亨道王羲賓及將
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顓謨閣直學士陳規
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遊奕兩
軍及老幼輜重相去尚遠錡選騎趨之是夕終抵岸錡
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

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詔將議曰吾軍遠來並未及息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錡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流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緣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不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十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暮土人作鄉導間探于是軍

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于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敵之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復故疆進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帥兼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領八千衆在邠耀二州餘則分于利路帥兼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即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鄜延帥王彥熙河帥孫渥布于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里馳二百五十里破永

興軍直趨鳳翔府據之而我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撫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璘孫渥已隨世將在河池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稍集世將即遣璘政晟同帥大軍會諸路統兵官涇原曲波環慶屈元郿延趙惟清等分據衛河南一帶外捍六路內保四川先是張燾出帥成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即燾至永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于是

燾為奏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還屯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 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靖康以來每據據前事歸曲中國以為兵端自前年割地請和朕待之之禮已盡忽無故出兵曲直有在朕今日決意用兵秦檜等曰陛下本以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此素定之意今烏珠骨肉相屠遺毒中國首亂舉兵陛下赫然震怒當為弔民之舉臣等敢不効死承命 命少師萬壽觀觀察使劉光世為太保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于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以護

國軍承宣使李顯忠為殿前都統制從之光世復請統制官王德諱其軍德堅不肯從時秦檜素主和議于是中丞王次翁言于上曰陛下既以和議為主而諸守備益嚴士卒勇銳金雖敗盟曲不在我無能為也前日國事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于前人而排黜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于國事初無補也願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而都統制楊政與涇原帥田晟鄜延帥王彥並據渭河南

一帶與敵兵對壘都統制郭浩駐徑州而熙河帥孫渥權參謀官渥勸世將退保諸將亦曰敵掩我無備我分屯之師未集宜少退清原野以避其鋒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曰敵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亡謂我無備今若退墮其計矣璘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分屯之兵未集關中旦暮望官軍捷而吾遽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于此勿多言也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仍命璘統軍二萬于寶雞河南捍敵庚子詔璘節制陝西諸軍方下而未達也時金選精騎令折合孛莖作前鋒有受

金號令者與賊通謀辛丑敵騎掩至石壁寨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孛莖中傷過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危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既而諸軍老小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 時有監進奏院陳鼎上書言金于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使不即敗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為自治之策秦檜怒送之吏部鼎松溪人戩子也初吏部功賞難覈實吏得舞文為姦司勲郎官張官因陞對力陳其弊以為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

同無所總括舍括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朝廷稽其合于三尺者著為定制人以為當官晉陵人守兄也至是遷秘書少監時官齒髮已衰每盥濯危坐而讀未見之書自視無愧于蕭德言云 新西京仇愈未至而金背盟乃復愈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六月甲辰朔右僕射秦檜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蓋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弔民伐罪

之計臣今請先至江上諭諸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上嘉納之初威州團練使李貴統官于江西虔吉筠三州及湖廣界招捕盜賊至是貴誘到首領一百餘人脅從六千餘人丙午以貴為登州防禦使時金人圍順昌府城四日乃移寨于城東地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騎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氊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日己酉以東京副守劉錡為沿淮制置使錡未之知也金將

折合孛莖自武功縣整兵再來是日己酉都統制吳璘楊政率大軍迎敵至扶風遇敵力戰金先是于扶風築城既敗亟入城閉門拒守官軍乘勝攻拔其城殺敵衆幾盡援兵繼至亦敗而走初言者論太常少卿劉昉宗正少卿陳淵皆罷至是言者又論二人之去而工部廖剛謂昉淵乃已所薦獨以為賢又金人敗盟而剛幸時驚復肆嘵嘵以惑縉紳庚戌詔剛與外任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錡俊既不樂錡而

德復懼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逮康留守葉夢得諭
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
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上今自奮報國爾能救
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
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寨遁去順
昌破敵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介求援于朝德報已差行
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三日金兵既退
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十
騎到城下錡邀入共飯已憇于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

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日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
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
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
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並被傷之士船載而
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
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穎河矣烏珠
至淮寧府自三路都統以下皆撻之于是以三路都統
官守南京將軍韓常守穎昌而自與龍虎大王者擁其
餘衆向東京穎昌被敵記曰烏珠撻諸將韓常有怨

言曰我一隻眼只為爾于和尚原壞了時人情頗離烏
珠至東京欲往河北僉軍王山曰河北有百姓無正兵
可僉也 參知政事孫近奏被旨奉迎兩宮今道路未
通欲全結局戊午詔從之 甲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炤
以父憂去位 庚午以鼎州觀察使沿淮制置使劉錡
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 時金別又陷宿
亳淮西宣撫使張俊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
出西路密引衆經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
城遇敵敗之而統制官王德率衆自壽春趨宿夜半襲

破敵營降偽首馬秦乘勝趨亮又下之密以孤軍駐壽
春累月敵不敢南嚮俊既復宿亳二州遂引軍還壽春
府時俊軍威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為多俊亦先計後戰
故未嘗敗 初諸大將陳兵闔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
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
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者皆有常刑
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于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
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
翁曰臣聞世忠之于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于錡因措

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並背寇將成閔率兵北伐辛未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兵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是月資政殿學士馮解卒時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與金戰于潁昌府敗之遂復潁昌憲又與戰于陳州境敗之飛自與烏珠

戰于偃城縣殺其將鄂爾多貝勒

原作阿李朵
李莖今改正

資政

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張浚聞淮上有警亟具邊計言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則我德之必深和議不移人心懈怠國勢寢弱幸今金自反復士氣尚可以作臣願引權制變用天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措置一定大勲可集矣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統制官李顯忠葬其父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多顯忠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績而置高位曩邊遽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于聲

形懼于色屈指命日以策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纔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與為軍資盡且復馬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右正言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之跡不可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卨又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留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僂使其知所懼

焉 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降金閏六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于全州 癸未上曰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于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作浮屠水陸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 甲申陝西奏捷金既不敢度隴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知永興軍兼樞密都統制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而宣撫副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殿學士時有獻

計決淮水以灌淮陽敵壘辛卯上謂宰執曰決水所及
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檜曰陛聖度 兼愛如此宜
無敵于天下也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
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將有警規圖復用
直抵近輔畧不為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
論鼎在靖康未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偽命為京
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
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皆有實跡望顯
寘于法章三上下酉鼎責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興化軍

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湖州安置 趙鼎事實
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知書曰經幼子之病以某
謫溫陵失于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謫潮陽惜于離
別而死一罹被譴而並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
故禍移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因之未使其斃
強顏苟活惟是責躬無地自容耳 戊戌賜諸帥詔曰
狂敵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
獲踵廷尚慮狃吾屢勝之威忽被不虞之戒天下本吾
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滅為期咨爾六

咸體朕意 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獲捷至是
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矣野記
奉使洪皓時在燕密奏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喪魄燕之
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南以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
惜也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
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秋七月癸丑以太
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為淮北
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侯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淮北
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

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于鎮江府 時方用兵當嚴
斥堠已未宰執奏擺鋪事上曰遞鋪兵極可憫月糧雖
按月支鋪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檜
既退竊嘆上仁心周徧真堯舜之用心也 招討使韓
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擒偽守王山獲
金人押至行在王山即隨敵至順昌城下者也 順昌
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是舉國
內兵盡赴祁州大閱舉所閱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
之在順昌三郎君敗于陝西亦來告急是時南宋若更

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擒也乙丑詔却押回世忠軍
隨宜區處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
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不敢妄奏也檜曰陛下于庶
政覈實如此孰敢欺乎時世忠怒統制官呼延通赴
淮以死丁卯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
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川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
燬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
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帶五百人往會知丹州
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官傅

忠信同措畫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
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
大敵相距且當盛暑多不容其遣兵兼王俊在彼可以
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邑與王俊會雖
同傅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一千餘人皆補以官
然亦不能功八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不能自運豈立國之道秦檜曰此漢高帝
馭英雄之意也已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
曰若舊人尤當優卹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

當自致亦欲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思也秦檜等退而竊嘆上于一命一令存教化于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也 己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淮陽期于必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意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為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 言者以為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于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于監司者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寃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陛下察見郡

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 詳定一司勅令張宗元奏剛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于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右至秦州以來過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過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曾受偽命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遷轉緣從

偽既久率望風降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誘諭已
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安撫朱勇將官梁
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于近裏又有總
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
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矣時楊政在寶
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為降人政覺而誅之
辛亥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遣
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璘總兵至秦州之北

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誼將官邵下成紀知縣荔諫等
皆降 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
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
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

也庚申吳璘進兵剡家灣與敵將賀珍即君

原作胡蓋
即君今改

正兵大潰 時行在遺火壬戌宰執奏搗設救火諸兵
事上曰累令去蓆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
尚敢不遵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
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矣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

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効而民被其惠矣 甲子上曰近時禮器大不合古制如聶從義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况亦無大費也 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預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自置舉場以來未嘗有也 朱勝非間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求牒試于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艱易百倍秦檜居永

嘉引用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炎日遠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叅政王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墜裂冬十月己亥詔本府委官修之 勅令所修在京通用勅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表上之 右正言万俟卨論淮北宣撫司范直

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陞黜必明當其功罪鵠職與遠
小盜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卿賞賚優渥至是出于
威斷勸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
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己丑上
曰朕于軍興調度尚恐有傷百姓豈可以無名之廢重
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民居遺火延燒省
部官舍 朱勝非間居錄曰初上駐蹕應天堂饌頓減
至淮揚又減至餘杭又減宰執每員日用二千有奇僅
備一時紹興四年以元樞為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

萬緡有旨半與之西浙轉運使臨安府又取二萬緡行
有日矣會鼎拜相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
激賞庫銀百星錢千緡為一料畫旨支降傳充軍書警
奏間探之費司後司廢庫存隸于三省內結諸宦外交
諸將首尾五年御史謝祖信鼎論章內一事云盜官錢
八十萬緡蓋此錢也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歸
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歲
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賚更蕃權勢熏灼綫履每兩二
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于州郡公庫矣用

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賞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而兵未嘗舉百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跡無復稽考者也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時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冊癸亥右僕射秦檜言陛下字法遒勁絕類雲天之體上曰學書必以鍾王為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檜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天下蓋必以堯舜為

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于前也 是月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胡交修請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可以察知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好色喜貨至于入關秋毫無所犯唯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于是秦檜等仰嘆聖學淵妙高權古今非羣下所能及也 壬午上皇太后冊寶上恭詣殿廷祇發赴慈寧殿禮成百官于宮門外遙賀太后先是冬温無雪上以向春疾疫為慮是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閣雪不降至夕大雪人情懽

悅道途相慶甲申秦檜奏曰陛下聖孝感通天意昭格
明堂禮成然後兩尊冊禮成然後雪若出符契陛下再
三謙抑不居臣等抑見聖意欽天之命雖休勿休如此
丙戌禮部侍郎蘇符遷尚書初建寧軍承宣使知代
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為叛將所執令敗金國詔書
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帥司以聞丁亥詔贈忠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言者乞令諸大
臣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帥所隸統制統領
官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倘有所使便可抽擢何必更

令薦舉蓋上于人材大小無不徧察下至偏裨已深簡
于淵薦矣婺州東陽縣魔賊竊發丁酉詔遣前司裨
將王滋往捕之上令宰執諭滋不以多殺為功未幾賊
平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宋熊克撰



紹興十一年歲在辛酉春正月辛亥時有進保蜀論者
上既覽之甲寅謂宰執曰彼但採三國志語殊不切時
事又多引諸葛亮為証不知古今事異亮方出蜀以圖
進取今欲守蜀以圖捍禦豈可同日而語於是秦檜等
仰服聖學洞察古今之理初金元帥烏珠自順昌戰
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亮出入許鄭之間彼僉兩河
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

挫便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至是烏珠果入寇
乙卯犯壽春府境己未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統所部
兵三萬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張浚已至行在亟令
回建康拒敵知壽春府孫暉與統制官雷仲皆棄城而
去遂陷壽春殺守兵十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衆而廬
州守臣樞密直學士陳規病卒故守備皆缺惟有宣撫
軍二千餘人亦相率南遁乙丑劉錡至廬州城下敵騎
大集錡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人廬州遣輕騎數千追
錡而不敢逼相持至暮各解去言者以為敵人盜邊

歲以為常在我有備則外可以制侵擾之患內可安搖
動之情比者敵犯壽春如雷仲孤軍兩捷而劉錡全軍
繼達則士氣益張當有以過其勢惟是民間妄傳以惑
羣聽宜下臨安府覺察是日丙寅詔從之二月丁丑
上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
才人皆言劉錡善戰者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
生爾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
為可取也蓋上之知人善任使得克舜則哲之難如此

江西帥臣梁揚祖擒捕諸盜殆盡詔自雜學士加顯

謨閣學士 先是劉錡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據之以過敵衝軍勢復振金元帥烏珠既踐淮西遂直據和州時淮民渡江避寇者不知其數張俊先遣其姪統制官子蓋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王德各率所部兵先據采石甲申俊夜絕江與錡聲勢相接上又命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為宣撫副使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敵尋退俊復和州分遣王德與統制官趙密追之密命所部將以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命兵出六丈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丙戌劉錡至柘臯適與敵會烏珠以鉄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丁亥德與統制官田師中麾兵渡橋先薄其左隅敵陳動錡與諸軍合擊之後以大軍繼至敵大敗遂復廬州庚寅俊與沂中及錡皆至城外初建康留葉夢得團結沿江民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子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家渡敵果使叛將酈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庚寅上謂宰執曰金人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精思所以應之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轉若隨物所

轉胸中不定則難以應變秦檜等曰邊事遽興若陛下神武獨斷聖志素定不惑於浮言臣等豈得少効萬一乙未詔劉光世韓世忠楊沂中劉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 三月庚子朔上曰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遵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為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為能而未必識朝廷大體及社稷久遠利害要須駕馭用上又曰文武之道雖同而寔異世稱衛青不薦士為賢蓋禦侮折衝將帥職也何與薦士祖宗故事樞密院不與進擬蓋知文武之事異也 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緡錢六十萬助軍癸卯詔獎之言者謂金人雖遁兩淮郡守當易以武臣使之深溝高壘常若敵至而選通判俾治民事從之淮西宣撫使張俊與副使楊沂中為腹心而與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隙故拓臯之戰奏賞諸軍錡都不與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自金人犯淮西濠州被圍守臣王進屢遣人至軍前求援而近有被虜民自淮上回者皆言

敵去已遠申辰諸將議班師俊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後與沂中耀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俊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中由瓜渡歸行在廣道路次舍不相妨凡已啟行纔數里諜報金攻濠州甚急俊馳騎邀錡錡乃回軍繼進是日宰執奏柘臯戰地橫尸十餘里臭不堪行上愀然曰南北之民均吾赤子驅冒鋒鏑使就死地朕不忍聞之乃詔戶部給錢使瘞其尸仍作水陸道場以慰其魂魄秦檜等仰贊聖心仁惠如此堯舜不能過也丙午曲赦淮西戊申張浚至黃蓮距

濠州六十里而城陷王進被殺敵已退去俊召沂中錡謀之沂中欲追敵錡曰彼得一州而遽去必有伏也俊乃令沂中將神勇一軍直趨濠州塗遇伏都統制王德救之得免時朝廷未之知也庚戌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捷攬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乎是以沂中渡江遂歸行在癸丑

俊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州時俊兵八萬皆強壯精銳為諸軍之冠號鐵山軍 庚申上謂宰執曰唐太宗建天策府其弰矢制倍於常其為突厥所窘也用大箭却之突厥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壇必陳於儀物之首以旌武功朕常疑之凡人手足身體長短決不至相倍蓰則大弓長矢如何用朕疑是弩史官誤書為大弓耳秦檜等仰嘆聖學洞照精微詳觀物理非諸儒所及也 初上詔湖北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彼復召還乃以糧乏為辭

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右僕射秦檜皆恨之此據野史 夏四月壬申言者謂御前軍器所既屬

工部即合隸臺又役匠四千五百餘宜揀退其老弱之不堪者並從之 金之寇淮西也參知政事孫近請詔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乙卯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後再論遂落職 戊子淮西宣撫使張俊於內殿奏事已丑上謂宰執曰朕於人不專聽其言必觀以事如以張俊之言而參考其事乃知俊之忠

誠體國為可喜也 庚寅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
合罷之 初給事中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以請大將
久握重兵難制獻計於奏秦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
權檜用之此據野史乃密上以柘臯之捷召太保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
飛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行在而飛獨後
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乃謀以明日率三大將
置酒湖山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
厨豐其熟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

壬辰以世忠俊為樞密使飛為樞密副使惟俊與檜議
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權即首言臣既備位
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後忌飛與
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為言也於是禮部侍
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日天下所共憂者一旦變為安
平之道廟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
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議改者亦皆言塞意順謂
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概以緣邊
倚兵為重今大帥去則人懼昔三帥兵律不同今合而

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敢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今惟統制官在外有如塵高按塵高二

字未詳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今既罷合漸

立法度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以為言矣未幾除鄭剛中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詔三省樞密院依在京舊例分班前後奏事參知政事王次翁以樞密副使岳飛已官少保乞班其下詔從之王次翁叙紀曰王伯庠傳紹興辛酉金人有飲馬大

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軍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謀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拓臯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後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

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趣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權晡時有旨鑲院明日宣麻是夜將半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樞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等曰吾與秦相謀之已久雖外

示間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三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五月己亥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為翰林學士時御前軍屯駐處並置總領錢糧辛丑乃命太府卿曾慥於湖北司農少卿胡紡於淮東太府少卿吳彥璋於淮西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預聞軍政不獨餉饋而已慥布孫也 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寶超

成閔等克殲大敵宜頒賞典勝寶並為四廂都指揮使
超承宣使閔防禦使 辛亥上謂宰執曰朕於諸將論
兵未嘗論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帝業項
羽屢勝終不能事業一敗而遂亡故凡論兵者不必論
勝惟先慮敗冀終成也 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
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
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詞非寔用兵自有次第朕往
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
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後可進討以圖恢

復此用兵之序也 言者以為綱紀正則朝廷尊向者
三宣撫司有軍期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權宜各置
承受官今韓世忠張俊岳飛既除權樞密文字自經通
進司投進則承受官宜罷丙辰詔從之 是日開府儀
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 甲子御前都統制田師中
王德並除節度使師中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之功
也 六月辛未戶部具贖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凡為
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
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祖宗法似未

可用也 乙亥以僕射秦檜為左僕射仍兼樞密使封
慶國公 初樞密使韓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
克敵弓取勝金敵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
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
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
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良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丑上謂宰執曰探報虛
寔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既自治矣待彼自亂方
可臣服漢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後竭天下之力不能致

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孝宣兵革事
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當自治以持
彼之衅乃可致中興也 三京招撫使劉光世以疾丐
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
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
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勲舊賢勞爾
秦檜曰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書以
戒武王而陛下優為之賢古帝王遠矣詔以光世為萬
壽觀使 奉使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

武布衣李徽齊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
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徽
以官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寔錄至是書纔成六十卷
秋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庚子以
翰林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
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
十餘萬無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
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
則通秦不能固敵來往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

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
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
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
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時有上殿官
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幼不給王室孤弱同姓凋零
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當叅用皇族陛下欲求其
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捍闔之說
自鬻求進朕為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因是識
之亦屢與陞擢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恥當議

竄責以為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為湖南郡守陵蔑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識於潛藩而用之今知其小人而竄之賞罰無私真天地之心也先是臨安境大早上自是月初不御輦遣有司歷走羣望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祝無所不至決滯獄出繫校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來卧不安蓆夜分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遍恐旱灾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

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美周宣王能遇灾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寔允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是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師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看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功乎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從之今臣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切寔出戰者庶可漸草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

辛未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姜師仲等為卿監上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承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官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嘆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於是秦檜等仰承聖訓願遵守之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

飛來而飛固稽嚴詔畧至舒鄞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誼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 癸巳陝西宣撫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軍吳璘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隴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於晉陵癸巳詔特起復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岐隴二州及破岐下諸屯取華虢二州又入陝府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曰省

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民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寔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是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 湖南漕臣汪叔詹以書白左僕射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丑檜奏其事以為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有上殿官

鮑瑒頗疏通上因命遣瑒往軍前根括錢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必有無寔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 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惟以仕進為心奔競苟得居內則為遷在外則為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寔重於內而數十年間風俗隳壞趨向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 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為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諭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泗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天悔禍敵

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春烏珠提
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
謂我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
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懼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
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
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
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
意甲寅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敕
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

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兵云交使在其
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丙辰詔利州觀察使劉光遠
充金國通問使忠州防禦使曹勛副之 著作佐郎鄧
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薦之自布衣除刪
定官洎入館久兼史職左僕射秦檜過局嘗書其史藁
之後為得體然媚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歷為言者所
劾罷去久之卒於家 冬十月丁卯以樞密都承旨鄭
剛中為川陝宣諭使 時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駐
兵寶雞金人萬戶巡檢孛堇屯渭北政欲拔其城戊辰

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鏖戰縣旁至日
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單騎突出陣後山上執
幟以招揚為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遂驚而潰
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 已卯上
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稱制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
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 先是少保岳飛舊所部
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篡朝廷遷飛復掌兵
而已為之副未發間為御前都統制王貴所告時樞密

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僕射秦檜乘此陷飛詔
委俊收憲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
戊子宰執奏制勘院乞追人証張憲公事上曰刑所以
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非用刑之本意至於兵亦
然王者兵以仁義為本故惡夫人之害仁敗義者若兵
出無名反至害敗亦豈惡人之意哉 此據野史 太保樞密

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為太傅醴泉觀使其兄主管步
軍良亦罷為提舉醴泉觀使仍加奉國軍承宣使 此據野史
及墓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
志

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金大帥烏珠帥衆復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
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官子蓋提兵於淮
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
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異時入寇
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也 初嘉州界外
虛隈蠻人歷階等領衆犯中鎮銅山寨官兵力不能制
寨將茹大猷遂為掠去本州連年防範所費不貲是月
歷階降遣蠻將軍葉過帶蠻子送大猷等還本州委知

峨眉縣梁端修同權中鎮寨曹謹修於界首與之折箭
重立盟誓自後不敢犯邊遂申川陝宣撫使依便宜黜
陟補歷階進義校尉仍以錦袍銀帶給之 十一月丙
申宰執擬李迨知洪州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
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
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常核寔以行賞罰
則治道成矣齊宣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
寔以為政而不拘毀譽之空言也 丁酉叅知政事范
同或自奏事不稟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

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纔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此據野史修故

言者論同以為自初執政即至建康遷葬所過多擾州縣又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己亥以同為提舉嵩山崇福宮既而再論遂降分司 癸卯宰執奏言者乞詔六部守法不得妄有申明事上曰祖宗法令嚴備付在有司吏舞文出入而六部長貳不肯任責事事申明取決朝廷此何理耶朝廷選為長貳乃苟簡自便甚失委任之意當題出一二以懲之長貳盡心則吏不敢舞文矣 時金遣

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為使副來審議而我所遣通問使魏良臣王公亮等與之同入界乙巳詔公亮先奏事良臣權充接伴 劉子羽墓誌曰金使臣揭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子羽時守鎮江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其有異大懼以為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某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 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光因近日二使遽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蓋幸有警以

期復用乃詔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上曰司馬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速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時金使在驛見有日而殿陛之儀議猶未決左僕射秦檜訪於知閣門事鄭藻藻曰單禁衛則非所以隆國體嚴環列則適駭敵情先聲一出異端蠱起或誤大事惟臨期戒設伏蔽以帝幕班定徹惟出不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卒為定制藻開封人

也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等入見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金若歸我太后則不憚屈己以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乙卯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為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知執政奉使乃改命高推勛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使雲皆繫獄

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次膺舟行過鄂飛
燕待之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翰具言上眷之渥
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
被旨推勘飛方懼不敢告人而公適至公自諫官補外
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獄下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
所對至是飛悟昨夢乃新中丞也
此據洪邁夷堅志然
邁以新中丞為何鑄
是月戶部侍郎張登遷尚書 十二月乙丑朔上謂
宰執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
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

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大學而後宮室於是
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是過也 壬
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
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
方思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定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
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林助臣下以侈
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
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 癸酉工部侍郎莫將
遷尚書 左僕射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

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
功或窮奢極欲一寔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
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
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
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於光明陛下光明之性如日
並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
聽乎 戊子詔以新刊米芾字畫本分賜宰執上曰芾
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切絕也 中丞
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侵

南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
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憲令措置擘畫看畢焚之
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又與憲咨目稱
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憲為收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
一向憲言宜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
死斬雲憲於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
並遷廣南且籍其家資而配澤一初秦檜之居永嘉也
令秘閣修撰主管王隆觀薛弼嘗遊其門又高為湖北
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於高至是治飛

獄弼雖常為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太
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
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
甘心因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得士且濟人之貧用兵
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敵號
為良將其死也天下寃之後謚曰武穆此據野史時朝廷以
淮東湖北諸屯不安命樞密使張俊往撫循之或謂俊
盍為備俊曰何自疑如此於是宣布德意遣人諭武昌
皆帖然安堵

中興小紀卷三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淮
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
務不許且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掌故岳飛之
兵又薦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往金陵於是並詔為御前
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劄記此據野 戊申言
者論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秘閣修撰知宣州李若
虛皆嘗為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

示戒詔並落職 初奉使何鑄曹勛等至金國見其主
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
能言金主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有輒改勛反覆
懇請語甚切至金主首肯數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
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
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
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
及太后語至是勛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
之榮以兵威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

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 是月太保萬壽觀使
劉光世卒於行在後謚曰武僖光世遺奏援例乞免其
家差徭料敷中書舍人張擴持之以為不可時擴在後
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為上言之 二月辛未詔建
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晨省昏
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
太祖受命北征次於陳橋軍中有知星者苗訓引親吏
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訓舉手加額曰此天
命也及王既受封有日者尤若訥私謂普乃並日二字

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蓋不特同符藝祖而大人繼明
照四方之象已兆於此矣 己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
論監司不按州縣之吏壬午上謂宰執曰汝明所論甚
當朝廷分道命使正要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
職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者有臺諫章疏者當並黜
之汝明黟縣人也 己丑詔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
書蘇荷侍郎陳桶即官方雲翼討論典禮不詳具祖宗
典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並罷雲翼永嘉人也 三
月貢院上博學宏詞合格入京官洪道遵選人沈介洪

道詔賜遵出身道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遠人遵道
皆徽猷閣待制皓子也皓奉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
皓報太后歸耗辛酉宰執賀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
陷敵國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義之
報遂詔遵館職道敕局刑定官自中興設詞科以來即
入館自遵始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朕謂文貴
適用若不適用譬猶畫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
事中鄱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以示勸
獎上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宴安徃徃自陷非法若

一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惇睦之意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崇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以下三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熹第一熹有官左僕射秦檜子也遂降第二溥永嘉人誠之侯官人也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首領忠義俾為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界為惟

和尚原係玠立寨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欲以鉄山為界果爾鉄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隘悉為所占其四川並無陷隔雖金州殺金坪仙人原稍險別有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已病丙辰卒尋詔川陝津置其喪以歸夏四月丁卯上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為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一相耳一相得人遴簡乃僚而薦之則人主當斷而用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

人君之道者也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
買發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畧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
知邕州俞僊以下各進一秩 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
却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睿筭
無遺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羣臣
每諸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從之功也卿等同
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
能下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 兩浙漕臣
王渙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 乙丑皇后邢氏已

上仙丁亥計音纔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
曰先王制禮無過不及適於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
等威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 金遣其臣
烏陵贊謀至陝西議分地界川陝宣撫使鄭剛中出白
馬関外見之贊謀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指鉄山
以西為界鄭剛中曰此難即割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
和而不退和尚原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
矣贊謀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
陝蜀要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仍於

大散關內得興趙原以為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
中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居閬中自移
於河池縣饋餉不繼人以為病剛中奏移司利州務從
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
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書生不畏死
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 丙申詔於盱眙軍置權場
其後安撫軍光州皆置 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尚
書選差既而禮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
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無過

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立法在是月乙卯今

聯書之

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

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第給錢五千緡上
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廢其像或廢其徒皆
不適中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庚戌工部尚書莫將等議上大夫行皇后諡曰懿節
先是上以太后回鑾普天同慶可召和氣猶慮諸處
以奉迎為名緣此科率却致嗟怨已降詔悉令戶部自
支不侵諸州經費庶不擾民 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

鬼之事乞嚴禁止之己未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唱
之但治巫則使自止西門豹巫於河以救河伯取婦蓋
知此道也 六月甲子大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
留守孟庾徽猷閣待制前知淮寧府李正民還朝庾等
奏昨兵渡河不能死節陷身辱國乞正典刑詔放罪任
便居住詔放罪在是月 乙亥宰執奏上殿官晏孝純乞
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
有弊州縣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
而為誠可憐者宜並申嚴科率之條於是秦檜等仰嘆

聖聰周知民情如此 時川陝都統制吳璘入見上問
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
丁丑宰執奏璘功賞士上因以璘所對語之且曰璘善
用兵此正孫臖三駟之說一敗二勝者也上又曰賞須
令適中政有賞罰如醫之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
又大傷氣也 時有學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
為言者所論癸未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
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
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甲申宰執奏言者所論

蓋禁事上曰古今事異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
豈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
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寔使之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
為亂得乎 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困至數千
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弗治堰壞而田多荒
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司都統判楊政
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
計二十餘萬石又城南並漢江岸水數至城下仍作長
堰掉之水遂趨南岸城賴以安 是年召宣州觀察使

趙密於建康為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 秋
七月言者諭福州僉書判官胡銓文過飾非用欺羣聽
士之無知者徃徃從而宗之望竄斥以為惑衆之戒癸
巳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皇太后回鑾大金國遣少監
高居安等扈從送甲午起癸 癸卯吳璘乞用初任團
練承宣使為其子授文資上許之中書舍人張擴以為
不可乙卯上謂宰執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材後難
得矣張俊曰須試而後換文可也上曰俊言甚是宜降
指揮以革其後上因舉杜甫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

文之句謂甫意蓋此以也於是秦檜等贊仰聖心之不忘武備如此 戊申宰執奏事因論車服有用玉者上曰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朕觀今所用祭器皆別山樽自有山樽之制犧樽自有犧樽之制如玉鬯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製也上尊事天地奉先思考故几服食器用必以祀事為先秦檜等不勝嘆服 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公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駕之制恭聞皇太后鑿輿還闕陛下將迎於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蒐舉往憲有詔車輅儀

伏委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邵鄂製造已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麾伏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數最為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 是日上又諭宰執曰吳璘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嘗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 大金國遣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秘書監劉禔等來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

採又有欲衝見行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綽
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
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厲精庶政臣寮所上利害
躬覽不怠如此中興豈難致乎 時因有宗子犯法乙
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官今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
庶使用心不為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
為先敦叙之實莫大於此 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
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即行之且曰水旱堯湯
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 八月乙

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徭人作過事上曰蠻
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慮致生事於是秦檜恭稟聖訓
以諭錡焉 丙寅皇太后渡淮 言者論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何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
叙陳既而以樞臣使金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
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所遷延乃在黨
惡遂罷鑄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
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歸安施鉅長州李
溢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 先是迎護梓官當差大臣

而左僕射秦檜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為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叅知政事王次翁為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接戊辰上謂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月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翼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 皇太后回鑾已近辛巳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帷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

感極淚搵龍絹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扶持夾道擁看以手加額咸歡曰不圖復見聖神子母之重驩如此也太后以北方聞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戴聖德之至宜其篤生上聖以建中興而鑾馭言旋為天下之母也 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回已丑上至臨平迎奉以歸初太常少卿施垌請於皇城近處權設龍德別宮至是即奉安焉 九月乙未以少保護

國軍節度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 戊
戌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貫
生辰加絹一萬匹 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冊辛
丑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寔故也向昭慈輓詞
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
詔日猶想御簾時要紀寔爾檜曰向陛下書扇賜經筵
官皆當其寔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評羣臣才德短
長似有所惑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也 有阿
李者本乾明寺尼法名善靜因被擄在北界詐作柔福

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政使馮益並宗婦吳心兒往紹
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為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
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鄂等隨梓宮回具言柔福帝姬在
北界降除還去年已死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
中立訴於朝遂下法寺勘寔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
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
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喪慈寧就養皆卿之
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 詔福建官買茶送權
場仍戒有司即時支價錢上曰宮中買物徃徃不即支

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蓋上通察民情如此 戊申
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錢恤
副之 製玉輅畢工 大金國遣中書侍郎劉宮刑部
尚書完顏宗表等來庚戌引 以給事中直學士院程
克俊為翰林學士 辛亥詔內差內侍藍珪主管慈寧
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白太后只
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即
壽考康寧無窮矣於是檜等仰服聖孝以為養志曾參
之所難而上優為之此舜之盛德也 初中書舍人張

擴為左僕射秦檜所知不數年至侍從屢繳詞頭人多
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秉燭草制言者謂其太
遽而文不工擴乃罷去 丁巳詔戶部侍郎沈昭遠為
大金賀生辰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新除中書舍人
楊愿為大金賀正旦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副之愿山陽
人也 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地而城壁摧
剝倘不加飾何以肅遠近之瞻况臨安府昨被旨置回
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用之詔臨安
府措置 初卜地為永固陵得於紹興府會稽山昭穆

慈聖獻后殯宮之西北乃遣中丞万俟卨又詔資政殿
學士鄭億年相繼按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殯徽宗
聖文仁聖顯孝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 戊寅詔隨從
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瘁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下四
十四人推恩有差 庚辰詔鎮江府依沿海制置使例
罷帶沿江安撫使 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甲申皇
太后生辰始燕於慈寧宮 時朝廷欲以福建臘茶就
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福建見任提舉市舶官更不兼
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 初參知政事万

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汴京奴隸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
者彼之伴使以為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
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爾發書視之果然
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歐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齎悉以
車載不復調夫矣卨曰歐擔夫者請得其名治之不調
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伴使語塞遂已至是使還
詔卨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孫覿誌卨之墓曰卨之復
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舉已數十言屬卨始上卨退而
嘆曰丞相誅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

日與檜議怒無復同寅之意矣十一月庚寅上謂宰
執曰人君惟虚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虚心則臣下或
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之惡
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虚心照臨
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大夫黃達
如者前守南雄州為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是
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事望付史館
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上慰
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滯鬱之氣遂擢達如為

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達如
建陽人賞開封人球璜弟也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

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
俊力主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邈數言俊之過
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封

清河郡王邈建德人公望猶子也

此據野史修入

兩浙轉運副

使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火之後文籍
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為奸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
必有田富者日益兼并貧者日益困弱皆由經界不正

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十萬石著
在石刻今按籍雖有四十萬而寔入纔二十餘萬皆以
為逃田嘗聞朝廷有按圖核寔之情其事始於吳江縣
而知縣石公輒盡復其數蓋披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
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
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
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
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
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

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即平江創經界司
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耶椿年曰
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稅何言本州苗米七十萬石
椿年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倉中所
容總數爾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審爾則用圖
經三十萬為準未幾葵罷去己亥始詔立大學養士
既而權以三百人為額仍復置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
管官初永固陵殯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為橋道頓遞
使澄熟知會稽地理自發引至覆土反虞皆先事而備

至是遷澄為尚書右諫議大夫歙縣羅汝楫言陛下
近因臣寮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令之先
務然初定議和而謗議紛然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
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四人者同心併力鼓
率其黨必欲沮害其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與
彌遠尚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
在謫籍近舍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
懲丙午詔從之於是開彌遜並落職汝楫又言前年殿
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

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
被黜則依往岳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
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為少傅依舊信安郡
王判福建既而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
其任時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
十二月庚申上謂宰執曰梁汝嘉頃為戶部尚書號稱
經制財用徒耗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為汝嘉身謀
則得矣如國計何初命戶部尚書張澄等詳重修六
曹寺監庫務敕令格式至是書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

檜上之 言者謂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冬
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既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
應宗祖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甲申上曰祥瑞
何用朕所不取惟年穀豐登乃莫大之瑞也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春正月癸巳詔祖宗朝殿幄悉用純
絲後文寢多文繡今當屏去正用緋黃二色既而知信
州葉三省乞宣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
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嘆真所謂示敦樸以先
天下者也三省桐廬人也 戊戌加上徽宗尊謚曰體
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時顯孝皇帝先是陰雲
欲雪己亥上親饗太廟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禮部侍

即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 壬子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近說以為春秋無褒議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俊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賞罰之意上以為然 二月己巳上謂宰執曰古今琴制不同各有所寓朕近出意作香像示不忘武備之意於是秦檜等贊稱時殿中侍御史晉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文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猖獗陛下毅然請行既即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宗廟再安義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

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今朕錄一本寘之几案欲常觀鑒 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神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俞徹明必再叛萬少陰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此據葉夢得行述 三月禮部侍郎王賞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止一宿毋枉費人

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茲誠陛下盛德之事臣等敢不奉詔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晬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里若乘輅則拆民居必多蓋

上愛居民之誠如此言者以為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置籍授吏而弗預書告萬一姦弊無由察知乞亦命書告甲寅詔從之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黃麾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缺金象木革四輅望下所屬製造詔以緡代繡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簿宋貺同檢視之貺歙縣人也辛酉宰執奏上殿官范正國論廣東南監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未見其弊遽議更作特無利必至為害凡法皆然

不止鹽也 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為御史中丞
前知漳州韓岳請復孝弟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
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
易創立岳侯官人也 兩浙漕臣張淑獻相度秀州華
亭縣宜置閘以捍鹽鹹潮事 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
日來太后輒行冊命宮中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
后不肯云我但以家事豈預外庭太后知國體故重如
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 五月癸亥
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

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 先是詔立
聖節紫宸殿上壽儀已成丁丑天申節百官上壽如儀
知大宗正權主奉濮王事士奏曰自前嗣濮王仲湜
權奉神貌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國
廟從之 臨安府並屬縣並獄空甲申詔獎守臣敷文
閣待制王喚珪孫也 六月戊子詔置興元府川陝宣
撫司都統制揚政令仍改為四川宣撫司都統制 臨
安府宗子學生師閔郎顏訟教官鮑同不法事己丑上
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送宗司拘管

教官須正先已然後可人率人若自為不法人豈服之鮑
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既而體究所論多
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閔師顏須與行遣秦檜乞送大
宗正事士會庭訓同不可為教官欲罰銅對移別職從
之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棗不法事
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臺諫
安能盡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舉且與
降官自知所畏矣 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奉諸軍
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令不可缺

官乃詔先鋒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餘以次陞焉
初詔權任鬻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 詔以故
岳飛宅葺為太學 丁酉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宮 甲辰宰
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
者為之將以經旨諭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
為害非細秦檜曰謹遵聖訓 翰林學士秦梓引疾乞
退辛亥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宣州 先是詔守臣到任
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曰近

觀諸處所奏固有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其便民者即與行無事虛文也初徽猷閣學士胡舜陟知靜江府因奉詔捕彬賊駱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誣奏舜陟受金且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杲燕仰之於靜江府制勘竿亦對獄舜陟入獄二十日至是死人皆寃之竿歸

纔及家而卒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上曰舜陟是從官兼罪未至死勘官不可不繩杲仰之並送吏部杲等送吏

部在明年二月今聯書之

是月資政殿學士張徵卒時虔寇擾

江西及閩廣而州縣多無備又官兵有常屯不敢越他

界以故賊得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於是殿中

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監司

同議合兵將以據要衝仍定期會共為掩襲使賊出輒

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殄滅從之秋七月乙未復置

國子監書庫官一員禮部太常寺修定景靈宮四孟

朝獻儀詔從之 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誠心
等十事謂當有始有終其說頗有理詔與永免文解辛
酉上謂宰執曰朕觀史書自古人君未見有始無終而
能長久者也秦檜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
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
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 帶御器械吳益以皇
后受冊陳乞恩數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曰皇后甚
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祠且令閉門讀書
也 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制王俊申乞將官申任上

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
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為者異時緩
急調發不誤事也 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
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驤等三百人驤浦城人
時上出孟饗有唐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為注籍事
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既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
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遣既
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 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官
曾令學官講經及有恩例故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

中進金一萬兩已亥上謂宰執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諭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 舊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為駐蹕吳會則福建為甚近恐下試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鎖院詔從之 初奉使洪皓張卽朱弁自金國歸上眷皓厚嘗曰雖蘇武不能遇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觀壽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彬輩三十家悉詔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

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而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中無人而輕我矣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敵所憚乃不得用又言錢塘暫駐蹕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 兵部侍郎程瑀遷尚書 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寘之几間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

寫尚書終篇學字若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為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宇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以本職出知饒州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為吏部尚書 戊辰上曰諸處有廢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 以兵部尚書程瑤為龍圖閣學士

知信州 太府寺張子儀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為陞黜之典已已乃詔准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 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 是月司業高閱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閱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目前頓革皆不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閱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為陛下方便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

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曰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
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心閱未之知也先是閱請修監
學法以元豐法為主詔勅令所叅修至是成冬十月己
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秘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
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
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儒臣續而為書抑又言
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師
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 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
神御初自温州海道迎來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

聞出陸上心始安秦檜曰念祖宗如此益見上心之孝
誠也至是達行在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
顯肅二后神御乙未並奉安於景靈宮 侍御史李文
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延慶輕儇無行丁酉上曰太學
風化之本使此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即詔罷之
辛未宰執奏差郡守上曰其中有老不任事者又無
顯過可論第千里之民受其害爾朕嘗與言官說此秦
檜曰有不奉行詔令如朝廷免稅仍舊催科者皆緣守
非其人也上曰如此者當懲一二人自懼矣 秘閣修

撰張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為莫逆交時緇衣之赴宗杲者皆百舍重趺凡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廠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左僕射秦檜恐其譏議於是言者論九成宗杲謗訕朝政九成落職謫居南安軍而宗杲編管衡州先是九成寓鹽官縣僧刹一夕夢水陸遠行至一城郭亦寓小刹似悒悒不樂及至南安皆如所夢十二月甲申九成私識之 辛卯宰執奏禁止江西私鑄錢事上曰卿等見錢樣否此事更不成錢皆消錢而私鑄者當嚴禁止公私皆不得

用不然盜鑄愈多尤費力也 自建炎中罷內鑾庫是日始詔復置 新知永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士命詞臣給綾紙從之 甲午上詣景靈宮行恭謝禮乙未再詣 皇后遷葬父母欲青石作墓前羊虎己亥上謂宰執曰此石出平江朕不欲行下郡邑恐科率於民只支錢付守臣王鈇依市價置買卿等可論與之鈇南昌人也 大金國遣右宣徽使完顏日暉秘書少監馬諤來賀正旦己酉見於紫宸殿貢金注椀金盤各一金盞四襟色綾羅紗縠三百良馬六上

謂宰執曰今次使人來事體皆正大體既正則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然堅久秦檜曰此皆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豈能至此自是使命往復不絕而歲貢物數亦無損增初北使之來也命戶部尚書張澄館伴是禮久不講澄頗知舊制凡使人入見及謝辭燕犒賜予之儀澄皆傳之悉合朝度遂為定式至是以澄兼權兵部尚書先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蕃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新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

芑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芑不遣矣師回即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母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徒奏蕃樂少頃陰雲四合有物湧波間自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隨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也

紹興十四年

甲子

春正月戊午衢州龍游縣士民舉知

縣黃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是漕司奏鉞無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為人所訴庚午上謂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

若賞當賢罰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
人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拔擢方可激勸
也 癸酉以侍御史李文會為中丞 殿前都指揮使
揚存中請刺本軍人以防諸處互招仍乞嚴賜約束丙
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別軍人並依軍
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贓坐罪
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
法必行則人不敢犯矣 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三百
太少宜更增二百人 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

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高曰
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
詹大方皆論高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獻奏丙
午乃以高提舉太平觀乙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
邵祠部郎官王觀國皆附高以進亦詔與外任大方建
德人也 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炤為僉書樞
密院事 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與檜
有舊澹然無求檜雖稱其靜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
始遷康伯為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疆康伯弋陽人也

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中減放兵數上曰昨嘗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即招填可嚴戒目下招足不然恐時損額緩急誤事宜預備之也時皇太后修宅有起居民處詔臨安臣張叔獻倍支搬携之費及對撥官屋毋令失所丁卯宰執奏故將官劉實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事上曰實驍勇忠實昨任淮西遇敵力戰有功朕聞其死為之不食者一日秦檜曰陛下記功恤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節以圖報乎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止輦於大成殿

門外步趨登降止爵灌獻注視貌像翼翼欽慕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並錄以進遂升堂頒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生命國子司業高闕講易秦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顧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除閱禮部侍郎言者以為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閱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聖

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閱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畧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間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並刊石置於太學夏四月乙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乞依舊例差官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缺典已即宮中製成小範可以測日晷度以樞星為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當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聖主有焉於是命檜提舉修製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蘇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講說纂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頒諸學官使學生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為事尤蔡攸吳敏矣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滅族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謗

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官
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
向嘗論范仲修徽宗實錄惟當記政事之大可為法者
其細事自不必書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北
境泗州移文揚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但令揚
州回報去朝廷見依誓書津遣蓋誓書所載淮北遣歸
者取其願也卿學等謂如何檜曰如此便成樓炤曰早
來檜所論仰服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
契合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

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愚為盜不足平第憂被驅費
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時秘書省所校
祖宗實錄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即具名
以聞南蕃來貢是廣西經畧司依舊例於橫山寨官
設遣之回五月辛亥朔宰執奏諸路已置放生池上
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
復舊可也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僉書樞
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途甲子炤罷依舊職提舉太
平觀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

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畢上謂禮部侍郎高
閱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
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
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則容易知常人言爾閱曰說春秋
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
是閱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既而秦檜奏事上問及九成
檜疑閱薦之時給事楊愿亦在經筵檜呼愿詢其事丙
寅言者論閱遂罷去 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
上曰朕固欲宗室向學然文資豈可僥倖欲令後省試

策乃可也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方為御史中丞
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
為諫官正要別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
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 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
其境内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 秋
七月庚戌朔新知濠州李觀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
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 初端明殿學士王
倫為大金國所留居河間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為平灤
三路轉運倫不從是日被縊而死未幾其子述仗北人

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上嘗語宰執曰倫雖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為難也

得骨而歸在是冬上語在十月

先是諸軍請衣賜

所差使臣多弊易取良縑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 秘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肇建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 丙子上幸秘書省賜本省詔畧曰仰惟祖宗肇開冊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榜題肆從望

幸之誠以示右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錄院官各進一秩 八月癸巳吏部尚書兼侍讀羅汝楫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既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尚書 庚子殿中侍御史汪勃方言國學初建方衆拭目以觀取舍今次舉場乞諭諸生俾皆知正習甲辰上謂宰執曰勃所論極善曲學異說誠害於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勃照縣人也 戶部侍郎晁謙之言議者謂自古來理財用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言臣以為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

所宜如經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
失而州縣漫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
欲墾無遺利督撫欲輸無逋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
遵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謙之任
城人也 顯謨閣待制提舉明道宮葛勝仲自紹興初
築室於寶溪之上奉祠累任至是十有四年至是卒勝
仲江陰縣人在宣和間為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世
悼惜之其後謚曰文康 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
檜曰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

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
正與朕意合如是則宗社有無窮之慶矣 辛酉四川
宣撫副使鄭剛中言欲分利路為兩路西路以吳璘東
路以楊政並充安撫使其金房開達安撫使郭浩欲除
落經畧二字文成階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合除落從
之上因曰川陝地遠為將尤難璘統兵有法肯為朝廷
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
敵至之虞故兩路之兵為天下最初璘與政共佐其兄
玠守蜀同心協力義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亞

於璘而執門下之禮益甚世頗賢之

此據璘政墓志

壬戌宰

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遂時更易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

先是趙鼎在潮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閔閔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龔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初閔患近世禮學不明凶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書寓文獻達閔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至行朝閔已罷去

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鞠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禦魑魅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壬申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人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寬建陽人也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使之以無事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南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惜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若不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呂

遂縱飲而死吾不欲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子也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多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已意檜嘗為謂秘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先是席益為潭帥嘗辟闡置之幕下而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至是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闡借助附益冬十月戊寅朔宰執奏其事有詔罷闡檜因言近臣學者多說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義在尊王而已蓋盛則周召佐之衰則桓文扶之使桓文不僭與周召何異上

曰春秋蓋為諸侯之僭也學者明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主徒誦其文何益哉宣州守臣秦梓遣官軍入魔寇巢穴擒兪一等殆盡戊子詔梓與通判趙公智各遷一秩壬辰上謂宰執曰祖宗實錄多有不必書者謂之寔錄蓋紀其寔可為後世之法也以工部尚書莫將為數文閣學士福州十一月戊申朔以御史中丞詹大方為工部尚書癸丑以給事中楊愿為御史中丞壬戌上諭宰執曰冬至假內朕欲閱戰士稍精者優賞庶諸軍不至怠惰秦檜曰陛下不忘

武備如此將見人百其勇也 先是觀文殿學士朱勝
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宮
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埽留心內典與世事
相忘乙亥卒 時吏部缺官壬申宰執乞以軍器監趙
子厚暫權侍郎秦檜曰今日宗室當崇獎之令聚於朝
上曰如曾中第不生是非之人寺監秘書省皆可處之
祖宗不用作宰執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曰欲
置宗學以教育之乃令詞論舊法 十二月金國黃龍
府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暮方消

中興小紀卷三十二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五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大慶殿行大朝
會之禮 初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
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至是剛中言
川路軍興以來人戶賦外對糴米惟成都最多臣今欲
以營田所積對減三之一並本司激賞犒錢一百八十
萬貫外更減二十萬貫丁卯詔從之上曰累年民力已
寬覺少寬此皆休兵之效也 三月宰執奏步軍司乞

換手射弓事上曰朕頃在京內內庫弓箭皆太宗真宗所置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其製造之精故也知舉右諫議大夫何若上合格進士林機等己巳上御集英殿試所問畧曰朕所賴以濟惟真賢寔能而德行或同於鄉愿知畧或專於謀身從政而苟趣辦摛文而徒華藻平居則肆貪得臨事則蔑首公上謂宰執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向不正久矣願陛下力變此風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自仁宗時涵養為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材正須養育成就既遂賜

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機候官人章龍游人也初主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夏四月彗出東方上諭宰執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秦檜因奏太宗真宗朝嘗因彗星疎決等事上曰可且降詔以四事為主癸未詔畧曰朕征科苛擾獄繫淹延致傷和氣上天垂象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務在必行以施實德丁亥大赦天下五月壬戌宰執奏湖北帥司放散迎神百姓事秦檜曰臣觀其意似欲以此邀功希賞上曰古人所以不賞邊功者蓋有深

意也 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 秋七月初皇后嘗臨蘭亭帖逸在人間太傅醴泉觀使威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為真修禊所書世忠表而獻之上除驗璽文乃知為中宮異時臨本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刊之於石 時金國境內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稅 八月自南渡以來六曹長貳廳皆未知壁記至是戶部侍郎王鈇始考建炎今一十九載凡任常伯亞旅者三十餘人列其姓名刊於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邊白知為之作序

畧曰六官之設凡以為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為最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之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己重哉 鐵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為之者 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間常平之職嘗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鈇言常平一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乞復置諸路提舉官已亥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為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

以憲臣兼領 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壬戌上
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寔利及民
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而已上曰然上御書
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渡銀洗鑼
唾盂照匣等物賜之 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
下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多作
山岩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
西廣東之境緣游手輩從賊熟識山路引其直衝縣鎮
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于掩捕乞

委四州守臣募強壯遊手每州一千為效用時統制官
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淵同措置淵請逐州先招
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
為福建帥是月弼入閩境寇方盛道上客勸弼改途避
之及迓兵至弼趣隊伍揚金鼓分道並進聲言新帥以
虔兵全將至矣賊無近進者 十月癸未以翰林學士
承旨秦嬉為知樞密院嬉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
庚寅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主
管馬軍司事田晟乞支軍器上諭宰執曰戎器不用則

蠹宜令善護之又奏鎮江府御前統制王勝秋教武藝
出格人上曰自教習以來軍人之武藝頗精師固不可
不素練也 侍御史汪勃請置四川總領四川宣撫司
錢糧為名既而上謂秦檜曰卿前日所論置四川總領
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 上諭檜在是月
癸亥今聯書之 是月以承
事郎劉章為秘書省正字章今春廷試首擢不待一任
回便除館職盖用徃歲陳誠之例也 十一月戊午以
右諫議大夫何若為御史中丞 先是司封郎中李澗
言端拱之初固嘗親耕帝籍以先天下乞講求故事既

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
新書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將來籍田降詔上
曰先帝籍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勤農祇盖蓆屋畢撤
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
此憂民深矣已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籍田 閏月
秘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
曰所訪圖書邇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
欲訪臣寮藏書之家從本所說諭閱借仍令所在州軍
送秘書省抄畢即還 十二月太尉醴泉觀使郭仲荀

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並為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罷之。後怒每許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乃罷德為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為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為一所。或語帥臣薛弼事惡二三合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游手為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

軍須浩汗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闘怯於公戰，此等游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未為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為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為將官，敏為江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

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城人也 時監司郡守多獻羨
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帑廩寔充溢或謂知州事王
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充逋租乃悉為代
輸之 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
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面折杖之百斤入
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左僕
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羈鼎於福之郡學鼎禱帥臣
薛弼求依所親於永福縣弼聽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
劾降一級

紹興十六年丙寅歲在春正月戊寅上諭宰執曰將來藉田
降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勸農之意如漢文帝每
歲親耕詔當時民知之務農遂致富庶也 壬辰上親
饗先農行藉田之禮三推畢耕藉使秦檜請以耒耜授
有司上不從遂推至九癸巳檜乞付史館從之甲午檜
又奏曰陛下耕藉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
終畝以卿屢奏乃止僉書樞密院李若谷曰父老觀陛
下親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
以民間利病况耕藉為民之勸朕豈憚勞耶 丁酉宰

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諭曰監司郡
守若奉職宜加擢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
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 二月
辛亥初自館修日歷凡籒邨舊事與帥府建置本末人
無能知者時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喬悉
省憶上書送成論者謂尚多放逸時楊愿為史官左僕
射秦檜請遣愿質之公喬所記皆寔檜欲賞公摘使來
情按四字疑除會公喬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喬舍已
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喬罪謂與愿往詔罷之

初建炎間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
科中選人將來廷試次第次年遂得黃子淳一人至是
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額今有官人自許試
法其新科明法已已詔從之 上以文武之道不可偏
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後以百人為額置博
士員 新除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詔依執政贈典
仍令江東漕司為辦喪事 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
一在成都府市於文叙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
市於西和之宕昌寨惜之峯貼峽號秦馬凡馬五十匹

為一網然陟數千里之遠故多斃於道至是眉州進士
侯鳳獻馬綱利害丁丑上諭宰執謂其言雖無足取然
朕固知其弊未有一處無之每一網到所損甚多皆緣
部綱人作過鄉等宜措置革之 初詔展皇城及創修
外闕臨安府守臣端明殿學士張澄以天府之力與漕
臣公綜其半及親耕藉田所設靈壇御耦幄殿次舍倉
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度使從官得旄
鉞本朝絕少內外榮之 自建炎中湖南徭人楊再興
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漆寨柵意欲作過先是委帥臣

劉昉審度措置遣屬官諭以順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
自新再興即散其徒且還侵地誓不敢永犯邊失業之
人遂獲安處下本官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夏四月壬
寅上謂宰執曰徭人久侵省地今書以歸可見向化大
抵徭人須加存恤撫此既不復彼亦豈敢為過詔除昉
直先是宰執奏修圓壇詔付臨安府上因曰昨所進禮
器極精綴制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
曰昨降祭服今禮官考古以製庶將來不闕也 知道
州李侑言真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歷中常再舉行乞下

諸路於守令廳揭示乙酉詔從之 庚戌上謂宰執曰
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劄可見上曰前此文
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
上聽覽萬幾夙夜留心如此 禮器局成鑄鐘甲寅上
曰須聲和而應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 初再置諸
路提舉學士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
是有獻言者乞於憲漕二司專委其一下禮部既國子
監申請專司轉運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即從上
一員五月壬申詔從之 時臨安府北關外河道堙塞

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為費力而商販亦阻
是日詔令開治 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執奏推賞上
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稍增次年必虧大抵民
食鹽每歲止如此也 戊午宰執奏大理寺臨安府決
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能悉體朕懷逮繫延淹
可令監司徧所部決遣 詔禮器鑄景鐘故事學士撰
銘宰臣書之己未上謂秦檜曰卿一就撰銘以為萬世
不朽之傳於是檜撰銘以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
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

神人惟茲景鐘首出衆樂天子專用諸禋祀有詔臣檜
銘且書臣竊惟文德武功猶陰陽之時而虞舜周文之
用心世莫之識蓋較勝則績顯兼懷則度宏不可死使
後世無傳也夫銘天子令德臣敢對揚休命謹拜手稽
首而獻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荐上
帝兮偉茲器聲應兮同久貽子孫兮彌高世既而上謂
檜曰卿於所進銘詞朝翰甚美檜曰天子銘德諸侯記
功臣淺陋豈能形容聖德上語在七月甲午今聯書之乙丑監察
御史石埭玉鑑請建高謀祠壇庶獲聖嗣詔付禮部既

而本部言祖宗以來未嘗親祠高謀惟兩制攝事詔用
親祀禮仍改大禮使為親祠使初春補就試者五千
人遂分數場有改名冒試至於再三秋七月辛未中丞
何若言今秋補試人數又多乞於貢院引試上曰士人
進取之弊一至於此所係甚大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
則他日之所為可見也八月戊戌朔司封郎中邊知
白除將作監吏部郎中初宣州有晉太守桓彞廟封
忠顯王其子溫亦封宣威公至是請加封於是太常寺
王堪主簿陳積中皆預討論而中丞何若論奏擬封不

當甲寅上曰桓溫逆跡屢移晉祚賴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久矣昨恩顏真卿子孫今推封溫事屬相戾執中與湛俱令外任時臨安府河道已濬通壬戌詔居民不得填塞舟船並令泊城外興化進士方子寶獻所訪遺書丙寅上曰昨校遺書至今獻者尚少蓋監司郡守視為不急可申嚴制先是以湖南都鈴轄戚方為步軍司統制九月己丑宰執奏方已到供職上曰自兵興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無不如意茲為可喜也初右朝請大夫無錫袁復一為廣南提舉市舶至

是三佛國齊王寓書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直市舶遂以繳進壬辰上謂宰執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鑄復一官一等時禮器新成戊戌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饗太廟一新戊申上曰昨日三衙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秘府求書進者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為縣官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

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無差遣精強有才者則宜擢用
之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
執曰財賦湏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
取非久別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甲寅
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唐遵淮南漕按句下別無事只不
有脫文生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
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十一月言者乞以科舉餘分
人數取經義庚午詔從之甲戌朝獻景靈宮乙亥饗
太廟甲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初上致齋而

雪作及朝獻則杲日麗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即霽三台
星見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執曰
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遣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
循理不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擾州縣宜謹擇之也初
明橐宣諭廣東薦洛陽遺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
身除官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刑而右諫議大
夫汪勃言其踈謬辛卯上謂宰執曰爵祿所以勸世如
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建節如其不可雖
一命不容輕授乃詔罷之初選人皆京秩用舉主五

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為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具薦牘視此遂著為令故事告身書吏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增填委又請擇善書吏窮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十二月乙亥彗見越七日乃伏進士章公奎上言今國家偃兵而未免有預借之稅望即

除之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條上丁巳上謂宰執曰諸寨屋令主帥措畫給錢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也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恐追逮無辜傷和氣也時秦檜以為時已太平日與文教罕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初浚居長沙蓋屋六十楹且為堂榜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為檜遣起居舍人吳

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
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而被
黜秉信鄞縣人也至是浚因星變今日事勢譬如養大
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害禍大而難測
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
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
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
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
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浚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
之於編以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
也分為二而七分六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者又
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
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地數不過五
天地竒耦合之為十總之為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
離於中中故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
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

不違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
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為坤臣
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顏正色莫非剛也故坤動為乾
故觀於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可以類推矣先
是奉使金國者得自辟十人以從賞典既厚願行者多
納金以請遂為故事時禮部侍郎周執羔為賀大金國
生辰使始拒絕之集英殿修撰鄭望之上章告老從
之時望之居上饒築室名寓居蓋取晉陶潛寓形宇宙
之意後嘗有詔落職復詔上語近臣曰鄭望之不特是

君臣乃是故人望之時已八十一不復出矣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七年歲在丁卯春正月戶部侍郎尹椿年言兩浙經
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勢
之家尚有欺隱乞依舊畫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寔若先
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
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 詔令後孟饗詣景靈宮及皇
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許臨安應辦恐擾及
市民 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熈加

大學士 二月乙卯朔以右諫議大夫汪勃為御史中丞 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諭宰執曰官私須合均一秦檜曰臣有以知陛下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 丁未上親祠高禩 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昨用草蓋歲深已壞乞造瓦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第令改造雖未即成可旋為之 壬子詔陣亡恩澤自今不許裁定可依祖宗法 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辛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西居住 二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為翰林學士拂江

寧人也 己卯宰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伴北使官屬事上因諭曰奉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尚未至恐滯於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今後計程赴行在 夏四月辛亥上謂秦檜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乞攀援者多可禁止之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違制 戊午宰執奏殿前司訓練官董彥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軍不免從權若旋行竄名規免執喪有害風教可禁止之 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因赴起居安出

辨語詆毀太后既而命殿中侍御史上饒余克弼就其
家鞠治具伏庚申責授散官袁州安置 六月癸巳朔
上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為人撲買作田
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為便况諸庫引而造酒用
於祭禮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令速修失
之遲則衝損民費工必倍 乙未宰執奏放臨安府房
錢事上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秦檜曰昨蒙宣問常潤
及江東闕雨臣弟赴宣州新任近得報雨已霑足上曰
秋成有望可喜也 殿中侍御史余克弼論知上饒縣

韓暉非理貪求上諭宰執曰縣令非人民受其弊若銓
擇則員多有所不暇第責之監司去其貪報昏謬庶幾
百姓均被實惠克弼上饒人也 秋七月初四川宣撫
使鄭剛中即利州置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弊遂
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
用亦或踰制四川總領趙不棄自四川回已巳上曰不
棄深知四川總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敷
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為蘇民力爾如其不然
殊失本意時不棄頗文致剛中事尋以不棄為工部侍

即 甲申提舉太平觀張曠投閑五載居於德興之先
廬日從賓客以觴咏自娛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宰
執曰此吾中興辭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 八
月乙未宰執奏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
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
不敢緣此擾民也 九月乙丑宰執奏殿前招到海賊
分隸諸軍上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
去為民患 知太宗正主管濮祠士會赴行在供職乞
奏事乙亥上謂宰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行

在日奉朝謁勞佚不均祖宗待遇優恤問朕有湯藥假
按此句疑有脫誤 朕念宗子食貧者衆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

嚮日郊賜加厚足見聖慈惇叙之意 是日戶部具到
諸路月椿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徽州五萬
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
千江州一萬一千筠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三千三百臨
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敷之類富者
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
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加歡欣鼓舞上曰

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尋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時不至失措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奢侈安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渚候旨既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盜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鬻度僧牒及興監鑄以所收到直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却說諭統兵云今為總領交去錢物無可送遺再為言者所論劾獄成剛中累貶封州其子書寫機

宜良嗣並官屬張漢之皆除名編管已卯宰執奏修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難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生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足為良醫也人命所繫誠不可忽是月金國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雲不見初命刑部尚書周三畏等詳定重修常平免役勅令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十二月辛卯朔上謂宰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精秦檜曰陛下以賞激之

上曰引硬射新舊以二百人為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
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 癸巳宰執擬差左奉議郎
吳質知容州上曰廣東西闕官自來多是權揖如海外
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為慮有願就者宜早與差
遣 自駐驛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時僧利言者以
為未稱欽崇之意癸卯詔兩浙轉運司營太乙宮 甲
辰右正言巫伋請以前後詔書編成冊付州縣遵行上
曰朕屢降寬恤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
當使監司按劾警慢吏 壬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罪

停降遇恩該叙復者元係宣撫司行令與還之省部上
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今可量與注擬東南庶遠近人
情無彼此之間初宣撫司得便宜補官皆預給勅牒至
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不寔多格不行吏部侍
郎周執羔言於檜以為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
從之此據執羔行述 殿中侍御余堯弼論浙東提刑
林師說敢為異議甲寅詔罷之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
知當試用若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
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之好惡庶革士風之偷薄也

建劔汀邵在閩中號上四海每歲上供諸費皆仰益以
辨時建之益綱不集且官益莫之售私益莫之禁故公
家之用匱守臣敷文閣待制林又熟其弊蓋益綱非請
託不行或綱未入手而本錢為之一空坐是得而不行^故
行而不至公私俱困又乃選使臣皂隸之廉幹者十餘
人以授之且犒勞良厚戒之母藉銖兩至是損其直鬻
之故益流行郡以不乏是歲金國主亶遣使挾相士
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凡
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

紹興十八年戊辰歲在春正月庚申朔宰執奏淮南轉運使
錢端禮乞將本路應副國信使宿食處併作一十二頓
上曰此亦免官吏乘時擾民詔從之甲子言者謂先
朝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諸陵季秋則御史按視
今永祜陵近在會稽一水之隔望舉行舊制從之戊
子上與宰執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
賴厲世磨鈍惟其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
曰不須與較但審其賢否而進退之則人自勸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間有勢力之家

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捕甲子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者補官仍賜出身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不識廉恥建炎間金陵倅楊邦義伏節以死而堯弼攝倖恬不知耻何以躡居政府乙未詔除資政殿學士與宮祠再論遂落職壬申監登聞檢院徐璉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

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在焉望詔有司訪求摹於景靈宮庭之兩壁壬申詔禮部措置申省三月禮部侍郎沈該奉使金國賀正面該兼直學士院該歸安人也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時殿前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上慮其失業丁丑乃諭宰執可令川中二大將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發來填額初建太一宮期以半年至是告成辛巳詔許士民燒香三日既而上謂宰執曰太一宮亦不華靡朕自謁款後有

一食牛肉人至宮安有毀訾抵暮遽卒自此都人莫不

信向也

上語在五月辛酉今聯書之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秦熈再除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檜以

問祠部郎官胡寧曰先子今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

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

也夏四月戊子朔太陽當蝕陰雲不見貢院考到

博學宏詞科合格選人周麟之季南壽並與堂除麟之

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知舉吏部侍郎邊知白上合

格進士徐履等庚寅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王佐以

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佐山陰人也

知樞密院事秦熈自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熈

為觀文殿學士提舉秘書省立班在右僕射之次殿

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壬寅詔所費並令

官給見緡不得科民癸丑宰執奏除監司上因諭曰

時暑旅中人不易到闕人早與差遣令去殿中侍御

史余克弼論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詠之輒與趙

鼎通書又嘗與王庶辟客詔罷之時西京謀帥以慶

遠軍節度使張澄為之是月澄襄陽府襄陽地平當江

漢之環以大堤歲久為水所圯澄始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修堤皆欣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週迴數千里民蒙其利禮部下諸路轉運使於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寶臣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於景靈宮廷之壁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皆參部有礙志在盜糴官物雖賞罰不能為之勸沮歲久欠多有至數千石

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救弊之一端也詔送吏戶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為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閒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先是自鄭剛中罷利西路帥吳璘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帶四川宣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為御前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罷四川宣撫司就除知成都府徽猷閣直學士開豐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諸路每歲決獄專委憲

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為具文六月癸巳仍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申省 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即行庶不為虛文也 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已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於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乃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令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祿庶不為民害也 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內有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即行之 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

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謙抑不受令有司毋得復 叔 乙卯上諭宰執曰秘府見求遺書古迹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 兩浙漕司奏劾秀州添倅向子昌不法事秋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有不法亦知自畏更須留意擇人 乙丑宰執奏江西漕臣賈直請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上曰令禮部檢舊法申省 言者乞令諸州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

寅上諭宰執曰治道貴清淨治民惟在於不擾 知臨
安府湯鵬舉言偃兵以來皇華交費結轍於道而淮浙
沿流館無慮二十所尚或未就望令賓至如歸詔從之
時久旱庚辰上曰前此朕甚憂之近來霑足秋成有
望殊為可喜 八月丙戌朔上謂宰執曰知揚州向子
固已丁憂去盱眙軍畢良史又易守他郡今未得人頗
以為慮於是就除淮南漕臣榮蕤知揚州而良史復還
舊任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汪勃以親老乞歸
養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丁酉以工部尚

書詹大方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尋權參知政事
前知郢州趙叔濟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
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畧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
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癸卯上可其奏因顧左
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敵中歸嘗對朕
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
心固已判然而梗於眾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
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諧斷自宸
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侍御史余克弼言刑部尚

書周三畏由法吏以陞入座縉紳所鄙乃詔與外祠
初左大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
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橫同不能制是
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 崇慶軍節度使葉夢得卒
於湖州 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戶部降本下浙江湖
南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戶部財賦自足閏八
月庚申宰執奏乞與蠲免上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
為苦朝廷所降本錢徃徃州縣移用不即時給縱有給
處又為吏多端乞取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

足朕豈得而不喜也 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
總領所收糴軍儲省般運之費民無科派之患寔為久
利浙西產米浩漑欲令轉運司於臨安平江府處蓋倉
以行在省倉場為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
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
萬石三總領各所糴十五萬石淮西加一萬五千石從
之 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
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預薦及
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許從之

甲申宰執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勸毋得生事蓋所以圖兩國之歡期於與民休息而已御史臺主簿陳夔言常平著今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送來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不虔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下夔永嘉人也初福建自創竒兵而虔梅草寇不復敢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

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巡檢陳敏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竒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真汀州駐劄翟臯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擢敏為統制官專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劉寶在本路遂詔寶回司

詔寶回司在明年今聯書之

新知湖州趙叔濟言守令皆帶勸

農而漫不加省望詔有司考其戶口增耗以陞黜之九月己丑上謂宰執曰淮南流民未盡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守令歲課之法所以明示勸戒令吏部行下

甲辰以侍御史余克弼為中丞 丙午僉書樞密院
事詹大方卒 是月金回國主亶遣廉訪使蕭裕徧至
諸路詢民間自郡官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
嗣未立亶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亮有
包藏窺伺之意祚王元者乃故主太祖旻之孫地居嫡
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叛兵有妄
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欲結連乃譖於亶寘之
重法國人皆自謂亶淫於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
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其宗黨如此

此據金國廢
亮詔修入

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克弼為端

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藝
極精銳挽強中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精則中
者益多上又曰招箭班始於何時似亦無用若箭發誤
中必致殞命以朕所見宜罷却以一般班分處之 丁
卯詔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誕慢宜急罷去其財賦令戶
部經理 辛未宰執奏知婺州錢端禮劾知義烏縣徐
時敏不法事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
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咸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才矣

壬申上謂宰執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當盡罷秦檜
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旣以經制錢贍軍先是荆
南府闕帥宰執依旨具上諸路副總管姓名秦檜白其
地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上曰徧詢三衛主帥庶得其
人也此事在十月癸未是月以戶部侍郎宋旣兼權吏部尚
書十一月壬辰上諭宰執曰荆南重地中興以來多
差武帥今疆場安靜宜依舊選文臣庶能舉職於是以
秘閣修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荆南初已詔米免稅州
縣不得收力勝錢至是猶未能盡禁戶部再請乞許人

越訴監官黜丁酉詔從之皇太后明年七十戊戌上
諭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先是紹
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乃發義倉米賑之他
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此事在十一月丁未十二月
乙卯朔上復諭宰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命臨安府
給費遣還並令紹興依已得旨賑濟無致失所乙丑又
詔昨命提舉常平官躬請詣旱傷處賑濟尚慮濶遠稽
遲許委屬官分行將來春耕當借之種俾得及時則公
私兩濟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九年己歲己在春正月時春教使臣踏射克敵弓已酉宰執奏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二月丁巳上謂宰執曰春雨利農農務種糧為急已詔被傷處令常平司借給更丁寧戶部應副 上以王雲奉使忠義而死於絕塞甲子詔錄其子奉議郎拒為六院官仍賜銀絹各五百 乙丑上謂宰執曰昨令開河因以濟飢民

朝廷所給錢米慮公吏邀沮減尅或於諸縣調夫反有騷擾可諭湯鵬舉曹泳令體此意躬身察之毋致或戾時鵬舉為臨安守泳兩浙漕臣也未幾潘河功畢丁卯上謂宰執曰近有監司郡守上殿所奏第應文書自合並奏民事庚辰布衣劉勉之者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涪陵譙定又嘗游南京故諫議大夫劉世安一見器重悉告以平日所得之要及出處大致遂歸隱故山先是呂本中為中書舍人率從臣張致遠等五人合薦之召赴行在既至而本中等已去有司令求於後省

試策勉之乃引疾而歸十餘年益昌所學是月卒勉之通經術識治體非拘儒曲士索隱之流也三月乙酉宰執因奏四川州縣奉行經界賞罰上曰奉行如法其惠不限員數庶使人人知勸經界均稅極為便民初行時有肆異議沮衆者益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常時獻議欲逐戶自陳若使自陳豈無失寔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憂去領以別官便有失處時四川措置經界官鄭克頰責領州縣通判漢嘉揚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

矣乃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吾儕其謹行之皆曰如奉使之檄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檄此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畏焉迄成獨漢嘉為別郡最克開封人承臨邛人也

五月壬午朔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闕額可令招填卿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立招軍賞罰格元法止及都監至是守臣賞欲與一體詔從之仍令月申樞密院上又曰頃者程師回捕虔賊皆用本處兵若招足而習武藝緩急可用也 戶部郎中周莊仲言今禮文畢舉宜

因臘之日並行蜡祭乙酉詔從之莊仲浦城人武仲弟也 六月辛亥朔宰執前知南雄州朱同乞以千金等方治瘴氣者集為一書頒之廣南詔從之 新修吏部績降七司通用法成書戊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 已未詔畧曰朕累下詔寬恤而勞來安集之政不聞於郡縣是吏奉吾詔不虔也比又詔監司守臣奏對非民事勿陳尚慮至意不周俾吾赤子不被其澤是用咨尔在位各揚乃職使主德宣而民罔不獲則予汝嘉其或誕謾不恭亦不汝赦賞信罰必欽哉 殿中侍御史曹

筠言溧陽縣知縣馮德長洲知縣尹機不法事癸酉上諭宰執二人罪頗大俟案重加責之上因曰知縣能否朝廷亦難徧察須責之監司守察之如治狀可嘉即與轉官再任或陞擢之庶可勸也筠當塗人也 丙子上謂宰執曰福建盜已除惟海道間有作過只緣巡尉非人可令帥司察其不可倚仗者罷之 前知舒州楊惇乞修水利詔戶部修治 秋七月甲申詔時當大暑趣令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 辛卯鎮江府預借民苗米為右諫議大夫巫伋所論癸卯詔守臣曹惇罷之 初

廣東羣盜尚多詔統兵官韓京戍循梅以彈壓之久而未代秦檜意其難制令新廣帥薛弼圖京是月弼至南雄州京來謁弼即密諭京丐罷遣人送之出嶺亟命別將馳入戍所統其軍 初言者謂祖宗以來定公私職三等之罪以糾天下之吏緣其意未嘗不在於保民向緣州縣官率多不虔而民被其害於是又立民事一罪在公私職三等之外然有公罪雖輕而麗民事則遂為終身之累甚於私罪之極重者是以疑似之際吏肆其姦得以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望勅有司更加詳議

庶協於中事下勅令所既而本所奏謂民事被罪謂擅
行科率及應害民之事以被罪者則不注知通及縣令
差遣緣民事被罪難與犯公罪者同欲乞依見條八月
辛亥從之 華亭縣監戶訴請監本錢戊辰上曰監戶
宜恤則不逃去其害非細乃詔戶部措置 先是景靈
宮配饗功臣繪像祖宗朝皆有副本在天章閣及秘閣
兵亂不存甲戌詔各具副本藏之二閣 九月大理寺
丞郭唐卿奏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徃徃不以時報庚子
上謂宰執曰緣道遠故緩乃詔申舊法令今後速報

時劉章以廷魁作館職左僕射秦檜意其不附已而祠
部郎官胡寧乃故相趙鼎之客是月言者謂鼎寓居衢
州章為衢人故與寧交通俱罷之 冬十月乙酉宰執
奏太常寺中將來郊祀躬謝禮畢合詣太一宮行燒香
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 十一月庚寅朝獻景
靈宮 己亥言者謂淮南湖北寧靜民稍復業而曠土
尚多惟縣令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勸之乃下戶部遂
併立守令懇田增損賞罰之格 初詔於臨安府西溪
蓋馬軍寨屋令戶部侍郎宋貺親往觀之無得侵民田

至是未畢十二月壬子上曰天氣寒凜可趣令畢工庶免軍人暴露 著作佐郎林機言邪謀害正偽說泊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迹於昭昭者易以見而匿形於冥冥者難以察陛下道德言行無愧於古之哲王臣備負史館預聞記注得特書屢書垂示無窮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於近地作為私史集其邪謀偽說臣若不言則異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索嚴為禁絕庶幾信史著而修後世不為售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宰執曰此事不應為乃詔許人告令州縣覺察及監司

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 己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 金國主亶主十五年矣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俟其間是夜入亶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亶罪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粗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內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亶為東昏侯以為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 時四川部所招扈衛人到闕己巳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

司今後歲招三百庶幾不至闕人 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 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

羅殿自杞

按宋史外國傳作羅箇納

大理諸蠻歲捐金一百兩銀

五萬兩錦二百疋絕四千疋及於廉州石康倉撥鹽二十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為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為差良馬三十匹為一綱常馬五十匹為一綱遣使部選至行在 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顛斃於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鹽分令欽橫賓貴尋藤梧

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戶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是月帥臣陳璘始令官支脚錢選委官使臣給以續食若般及一十萬斤即與押良一綱至行在

此據陳璘家貢貢馬須知修入

左僕射秦檜與故給

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所生母於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寅以書謝之畧曰願公修政用賢勿替厥志尊內攘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已始大怒之時前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

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伏忠義
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亦
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
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聖賢
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紹興二十年庚午在春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趣朝忽有
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刀於道遮檜肩輿欲害殺
大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敵衆奪其刃遂擒送

大理寺獄具全招為所給微而累衆不能活每歲收馬
及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意欲用兵遂潛挾刃伺檜
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詔磔全
於市初言者論前參知政事李光在貶所嘗撰私史
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紹興府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
記皆非其事實詔兩浙漕臣漕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
至是大理寺勘寔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訛謗丙
午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為是朕意其氣直甚
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為非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小人

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賤光昌化軍孟堅編管峽
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閣學士張燾猷閣待制
潘良貴新福建參議官賀允中新福建機宜吳元美並
賤秩有差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
故元美侯官人也光等賤在三月今聯書之二月壬子戶部言經
界所以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
所管幹官四員與諸路覆寔官並罷從之未幾詔曰昨
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寢失
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為民

害則日下改正

詔在三月二十一日今聯書之

前廣西提刑路彬奏

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足增及兩倍
因詔戶部裁損戊午上謂宰執曰昨令監司郡守任滿
以民事奏彬乞免所增折帛錢可除職以示勸以彬為
直秘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初奉使湯鵬舉往賀大金
生辰時朝廷未知前主亶已被殺至是鵬舉奏見彼國
接伴使言新主亮登位見報諸國乃下有司排辦準備
既而有司奏每年大金賀正旦人使到闕朝見日依五
禮新儀設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將來大金人使到

日亦乞依新儀設黃麾角伏壬戌詔從之 三月庚辰
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學士翟
永固來報登位貢金注椀二綾羅三百良馬六 初金
國故主亶之被殺也今主亮身預其謀至是亮得位而
大事已定凡當時與之同謀者亮皆加以弑君之罪曹
王宗敏乃故主太祖旻之子屬最為尊亮忌其名重首
加戮之又納其妻於宮中梁王宗弼開國有勲惟一子
曰韓王亨亦以無罪見害是月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
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若可採自聽應用其或不

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銓賞 夏四月癸酉
新知廬州吳達請置力田之科募民就淮甸耕賞以官
資四千補進武校尉三千補義副尉下至七百亦補副
尉作力田出身在武舉之上得應轉運司舉從之達崇
安人也 五月丁丑奏前知臨江軍彭合乞蠲清江縣
加耗米詔從之上曰合昨任縣官當有監司列荐今可
與薦司 初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曠等言見
修今上皇帝玉牒先修到今上聖德乞以中興聖統為
名至是書成己丑奉安於天禧殿內聖主天尊大帝之

西先期陰雨連夕是日雲霞絢綵杲日麗天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熺乞宣付史館從之 侍御史曹筠論前知太平州徐渥專利自恣壬辰詔今後不得與渥親民其治郡有聲者優擢之 秘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有今來事迹及張卽所奉之書餘則闕望詔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為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僉書樞密院丞偁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

當令屢書不一庶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之 六月丁未是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之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徃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竒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徃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建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於官兵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

為婺州蘭溪縣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未幾遂息時
士氣猶未泯所唁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
修撰魏矼與昇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起大
獄人謂蒙之初被委苟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
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忤傑弗顧昇之家賴
以舒禍蒙之雖微官而仁知勇皆可尚也時傑館客魏
揆之見傑為此亦慨然以書譙之長揖而去蒙之崇安
人揆之建陽人也 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 先
是措置諸路通角所屬官王彥融乞逐路提舉馬通舖

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
之長則椿辦舖兵衣糧為便八月庚戌詔從之 資政

殿學士韓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祀則家於越與弟直秘
閣膺胄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
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故與多識前輩言

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

按此下文氣不頗
接疑有脫誤

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為太學博士始愧服肖而胄薦士
亦不以為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 九月特進提舉太
平興國宮責居連州張浚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修若

無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
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
國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
聞其歸喜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
鼎嘗謂其客刑定官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
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思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擔子極
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
李綱朱勝非尚存鼎曰伯紀一輩不濟事惟德遠耳第
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為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

言也 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地與建陽接境乃
建炎初劇寇范汝為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為暴小遇
饑饉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早凶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
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是夏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
作過本路帥臣仍率官軍蕩定進士魏揆之謂民之易
動蓋緣艱食乃請於提舉常平官復素一得米一千六
百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鋪自後再
歲再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熄人謂揆
之所請乃倉社遺意使諸鄉各有倉儲粟則緩急可恃

蓋本朝自景祐中王琪引隋唐故事謂復置義倉而石
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
者主之遇饑謹量口而給則民不乏食矣後以議者多
同異而止熙寧初齊唐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尚寬高
賦皆乞置義倉乃詔三州講求且圖經久之法而陳留
知縣蘇涓亦言臣領畿邑請為天下倡戶五等自二石
至一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官守者耆為戍納官
為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為立法使新陳
相登即詔行之既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曰人有
餘粟藏之於家何所害而固欲使之戍官非良法也安
石意在青苗不主是法故一言而罷元豐初復詔行義
倉府界提點蔡承禧言二石而戍一斗所取至輕然臣
所領二十二邑其九已行幾萬石矣乞併行之乃令畿
邑皆立倉而將作監主簿王右文言畿邑已試不擾請
行於諸路遂詔京東西如畿縣法仍聽就縣倉輸自是
義米入縣倉元祐末御史黃慶基言比歲旱潦至使江
湖運米濟之然損重費以惠一時不若舉良法以惠萬
世義倉良法也先帝元豐復行以為隋唐取之太重慮

民不堪故納苗一石者止輸五斗可謂薄矣夫樂歲雖多取之猶不為虐况取至少乎蓄之稍豐自足濟民未幾慶基去而倉竟不立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即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增令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焉然義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始也縣倉於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即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倉或資煩費豈復還民故每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者如揆之輩乃建陽已試

之效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於諸郡則斯民被寔惠矣 石迪功即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為江西帥司屬官勝非之亡也誠於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為郡守所發刑寺鞠實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庚午參知政事余克弼僉書樞密院丞偃令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 十一月己丑言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嘗置將領今既寧息乞罷去之十二月秦檜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二孫直寶文閣塤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

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使人在塗並無需索足見省事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一年歲在辛未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廬州吳達

乞涵養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展年

數上又曰還俗僧圓覺宗果撰聖者偈妙喜禪皆舊祥

謗讟之語誕謾無禮鼓惑軍民此最害事當禁止之

戊子上親饗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秦

檜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 甲午宰執奏差衢州守臣

上曰可差曹筠臺諫無大過當假之初筠任侍御史以

言失當至是復用也禮部兼侍講陳誠之奉使大金國
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歲與亶妻禮物巨萬至是
亮代亶立遂輟此禮誠之入北境預為遜辭諭之彼國
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
日少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
魏矼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
就奉祠凡四任寓衢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乞免于禍
是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容刪定官方疇
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

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
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材如何變得其後
諸賢流落之久皆璧立品仞雖死不變至是疇始信鼎
之能知人也五月前知大安軍張輔世言四川惟利
路創義士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多率
斂邀求役無虛月甚為民病今邊燧無驚望放歸農田
詔制置司申樞密院特利西路安撫使吳璘鎮興州
已久乃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璘常自
著兵書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

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田騎兵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
吾當集漢番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
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
其弓矢曰以遠克近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
圖而無書焉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囚藥丙申詔
從之邦彥候官人也上御書大學篇賜新第進士甲
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逼朕二十日早下筆食時已畢
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檜曰陛下留神
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聞也秋七月壬寅以集英

殿修撰曹筠為敷文閣待制代李璆帥蜀初命刑部
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重修茶鹽勅令格式至是書成八
月辛未左僕射秦檜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具若能遵
守永遠之利也壬申太師通議郡王韓世忠卒後謚
曰忠武時有贍學公田多為權勢之家所佔九月戊戌
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今戶部撥以
贍學癸丑詔諸路昨泛差押綱使臣多不曾到部故
無賴作過今後並差見任使臣冬十月癸未秦檜之初
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為左吏嘗奏上以檜作相

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為所害
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至是檜
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謹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居正
闔門託疾猶奪其職是月卒居正素不取王安石之學
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居正居正繼亦
為三經辨學與時之說相經緯上謂宰執言盱眙守
臣龔鑒頗安靜秦檜曰朝廷對境文字鑒不放心處必
未申明百官皆留意所職如此則無不濟矣是月御
製秦檜畫像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闢異議決策

和我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承祠予凌烟元功仍親洒
宸翰賜之右諫議大夫章夏殿中侍御史林大魯共
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而
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十一月庚戌詔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夏等再論遂詔落職夏宣城
人也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望飭
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上謂宰執曰須
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生
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偏臨所部宜戒飭之詔

僉書樞密院事丞叅兼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戊辰司
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銷錢為器詔令工部禁止
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人禱太一祠辛巳
晚雪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甚便得雪甚可喜
秦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表賀丁亥秦檜
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
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紹興二十二年壬歲申在春正月大理評事莫濛言州縣受
民輸米各有定數而收耗有至加三者凡此止資官吏

侵用乞下有司揭示許民越訴丁巳詔從之 二月殿
中侍御史林大鼐言公孫杵回程嬰韓厥三人有大功
於趙氏本朝皆封侯爵中興以來嘗詔立廟而有司弗
虔神靈不妄望進以公爵擇地建廟升為中詞使相熊
夢而有祥扶章祚而無極壬午詔禮部討論兩浙漕司
先次以營廟既而三人皆進封公 先是徽猷閣直學
士向子諲告歸臨江之舊隱號曰薌林居士間居十五
年庚戌卒子諲早受學於故諫議大夫劉安世宣和初
方臘作亂發運司捕之子諲特為屬獻言曰若急請於

朝以安世尹南都前諫官陳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勞
兵而賊可破識者謂此真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張
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至廬州問其家子諲時為發運
副使牒郡守馮詢及提舉鹽香官范仲拘之故給事中
胡安國嘗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 癸
酉以御史大夫章復為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丞叅執政無補而林大鼐亦論叅黷貨營
私丙子詔叅以本職奉外祠夏等再論遂落職 辛巳
以中丞章復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住鸞度

僧道牒已久其徒獲少又福建官自運鹽頗為民患乃
遣大府寺丞鐘世明下本路措置觀田產凡僧道之見
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為寬剩之數籍歸于官並究運鹽
之弊世明方行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慮民間未知措
意或有疑惑辛酉上諭宰執明降指揮以曉諭之世明
將樂人也 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言民間有事先
訢於於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鹽司臺省今兩浙
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請申舊法禁止辛亥
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事多從之 主管崇道觀曾

恬少嘗遵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有慢令不恭即絕以法無敢違者時秦檜專政士多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詘丐詞以去寓常熟之僧刹投閒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六月丁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罷鑄小鉄錢事上曰此于錢引寔有利害可令總領與漕司同措置以刑部侍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尚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四川所起禁衛卒所費多出於軍衆可令總領司應副初江西多

盜而虔州尤甚後雖撲滅慮其復作乃留殿前司吳進一軍彈壓而本州禁軍嘗隨前總兵官程師回往來捕寇頗勇與進軍素不相下丁巳夜兩軍交闐州兵因而作亂焚民居逐官吏守臣鄒陽余應求有父安行年老欲走忽墜城死應求遂以丁憂為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八月丙寅領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兵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江西帥臣張澄亦奏請遣兵入已邠上諭宰執曰聞有欲走湖南者乃詔鄂州都統制田師中速發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事定日具有功人申

樞密院辛巳又詔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官李耕統所部兵一千六百人往討之。先是累禁私泛海商人而泉州境內尚多有此。上聞之恐別生事。戊子詔申其禁。虔州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即田如鼇為其所得。遂復歸據虔城。時統制官李耕總軍。纔入江東界。時殿前司左翼軍統制官陳敏見駐福建。被本路帥檄統所部一千五百人護閩境。于是領殿帥楊存中奏敏本虔人。且于江西捕寇有功。乞令敏進兵至虔與耕併力討賊。九月乙未詔從之。又就命如鼇權本路提

刑令。即城中撫定。既而耕敏與鄂渚田師中所遣統制官張訓等各以兵至城外。戊戌宰執奏前知蘄州周楙乞修河堤事。上曰不獨蘄州。凡治淮有水旱恚令漕司守臣措置。初紹興八年除李光為叅知政事。有右司從政郎楊煒者。寓行在聞之曰。此吾鄉先生也。今得位必先盡行所學。久之無所聞。時蕭振任侍御史。朝廷方與金人議和。煒不以為是。作書欲獻光。因先見振說書中意。振曰亦恐金人難信。煒遂以書責光。有同漕共食之語。光遣人專語煒。以不及答書。至是振知台州煒

為黃岩縣令政頗有聲振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復移書折東提刑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左僕射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尤太師某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語之豈可中輟哉俄有縣吏得煒書有訛時相語以告昌時昌時以聞于朝詔送大理仍下所司發卒大索得其萬言書藁譏刺時政獄具庚辰詔除煒名送萬安軍編管其兄選人矩亦連坐羈置邕州振罷仍落徽猶閣待制於池州居住先是林大彝在言路嘗奏

錢塘江浸淫為患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令臨安府同漕司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為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也丙午朝獻景靈宮丁未朝饗太廟戊申冬至合祀天地于園邱大赦天下有人龐翼者教人學道起居舍人因林機與翼遊遂出知信州丁巳上諭宰執曰機信翼邪說遂已上下之義機既令出翼亦不當留士大夫尚為動况軍中乎時守臣監司不輸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尚太府卿徐宗說攝貳版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以賦入殿

最行賞罰詔從之于是上諭宗說曰版曹久匱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于經費出入盈縮之數皆知其要吏不能隱然附秦檜以至侍從嘗為檜營私田產士論鄙之而畏檜無敢言者宗說開化人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耕率諸軍以乙卯登城盡收叛卒誅之而捷奏猶未至于是領殿帥楊存中奏遣人送鞋襪與耕軍中己未上曰虔賊閉城拒官軍且四十日城中百姓何以活存中更遣人兵尅期蕩平度脫良民于禍也 十二月直秘閣前知太平州

韓膺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禁於獄或終不加罰徒繫以苦之望詔有司嚴禁甲子詔刑部立法 故端明殿學士王雲之猶子積以雲死事乞推恩戊寅上謂宰執曰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乃與積迪功郎 有素敏求者妄撰語言丁未宰執奏合編管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以為惑衆者戒初興元府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舍民居皆茅屋而帑藏寓諸生剎太尉揚政再為帥始以次繕治是至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所

統將士自休兵之後十餘年未嘗輕以陞遷蓋深體朝廷之意也 福建舊行產鹽法民歲輸錢而受鹽于官其後法壞輸錢如故而民不得鹽其間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帥臣龍圖閣學士張宗元始再摧鹽犯者滋衆人不以為是帥司屬官胡憲上書于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去同時在幕中有輕薄者用其姓名為詩嘲之曰獻陳利害知何益蓋獻憲同音謂胡憲也 金國主亮造燕京宮室是年率其文武百官遂遷都焉亮因以燕京為中都隸以平

薊涿易雄保順遂州號中都路舊上京為北京隸以與中府錦義宗利州號北京路遼陽府

渤海故地

為東京隸以

廣寧府潘復登辰州號東京路雲中府為西京隸以宏豐朔應朔蔚勝州號西京路開封府為南京隸以曹單陝鄧鄭陳蔡穎宿泗號南京路又以河間真定平陽太原益都東平大名京兆延安臨洮慶陽會寧咸平臨潢十四府為總管府河北東路河間府冀莫清滄深景州隸焉西路真定府邢洺相定禧衛州隸焉河東南路平陽河中府隰懷晉澤潞解州隸焉北路太原府汾代嵐

忻石平定州岢嵐保德州隸焉山東東路益都濟南府
沂密濰濱淄隸登萊州隸焉西路東平府徐兗濟博德
州秦安軍隸焉大名各路恩濮開滑隸焉京兆府路鳳
翔府同華虢耀州隸焉延安府路鄜坊州保安綏德軍
隸焉臨洮路蘭秦隴鞏河會川積石鎮戎軍隸焉慶陽
府路平涼府環涇邠原寧州隸焉會臨府路鞏齊信州
隸焉咸寧府路韓懿州隸焉大赦其境改明年元日正
元此樞張隸所記修入隸又云燕京城門十二東曰宣
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穎華曰麗澤曰彰義南曰豐
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
日會城曰崇智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歲在春正月先是前禮部侍郎高閑退
居明州時秦檜之弟隸為明守檜欲卜閑向背因其鄉
人姚亨者達意於閑曰季華弟止一女願與公結姻閑
辭之遂致其仕閑自此每對人唯舉前言往行來嘗及
政時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觀書終日絕意榮望己亥卒
閑喜故程頤之學及嘗見楊時每語竟日深相悅服中
年勇退人甚高之是月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楊
愿卒二月右正言鄞縣史才言吏部尚書林大鼐狂
躁欺誕且負不孝之實若不亟去必搖國是己巳乃詔

罷之尋知泉州 時吏部侍郎陳相奏淮南閘損處甚多不止洪澤丙子上諭宰執令漕臣修之以便人使來往相合肥人也 龍神衛四廂都結揮使知贛州李耕具立功一萬三千餘人辛巳奏至于是第賞有差癸未以耕為金州觀察使 此據野記修入 方贛之亂也謫居人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歸贛州未幾卒 夏四月癸亥宰執奏差諸州守州上曰士大夫在此者衆所當得闕可早與之 壬寅宰執奏上書者言舉債之家如還本已足相當盡放上曰如此則上

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之害宜詳細措置 是月慶遠軍節度使張澄自江西移帥福建初閩中佛刹數千區其徒猥衆地占膏腴州縣經賦視為上戶自鍾世明至計口給食悉拘所餘澄既入境即剖析利害言之乃詔委澄措置澄請計其租賦農工僧行廝役之用給之而收其餘較前所拘十還六七公私皆以為利 六月時行在霖雨諸軍營多壞已詔賜錢七萬貫令修俾得安處至是上又聞民田有被水害癸亥詔戶部下州縣差官檢放苗稅 時皇太后日疾下諸路召醫人惟四川

未發到秋七月戊子朔詔趣諸路帥臣揆訪津遣 右
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甚廣而不憂旱者太湖之
利也比年瀕湖之地諸軍下人多據以為田擅利妨農
其害實大乞委監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兵民各安
其職農民有賴庚戌詔從之 福建安撫使參議官賀
允中嘗為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肯下已
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是月允中之任此據
墓誌 八月知靖江府陳璘奏乞增和糴米價及折納適
中以紓民力辛亥上謂宰執曰璘善治邦可與直秘閣

知潭州其他處有昏眊不任職之人令自陳宮觀 先
是總領四川財賦符中行有子預薦意潼州府僉書判
官趙達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達不啟緘既試符
氏子不預奏名行中因他事摺遮達竣甚然亦不能害
之行中南城人 冬十月庚申侍御史江寧魏師遜言
太府寺丞史祺孫交通匪人上曰學先王之道而從妄
人孫士道習妖術以惑眾若只罷之無以戒後人可令
吏部與監官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宋樸乞罷
戊辰詔以舊職奉祠於是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士而

不自愛乃違道罔俗與丐者為伍不當以秘殿隆名寵之遂落職壬申以才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諸路推行養濟事恐其滅裂戊寅上謂宰執曰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侍御史魏師遜為中丞監察御史鄭仲熊為右言時秦檜柄政久言路皆其所引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靡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仲熊西安人也十一月時經筵講尚書終篇癸巳上謂宰執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始初焞以范冲薦擢講筵既數日輒乞

致仕其徒相與謀曰必得朝廷見留乃可為高翌日趙鼎奏果言焞志在山林不樂居此願以禮留之焞遂不復致仕觀焞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秦檜曰程氏之徒祖宗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有受官乃更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地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上曰孟子當戰國之時其自處如此亦不可以為常法也先是經筵官皆進詩侍讀秦熈卒章曰競競驕侈戒誓不愧周官辛丑上對宰執再三稱善以熈登第日賜

御書周官也上又曰哲宗朝蘇軾進御書古詩魏師遜
鄭仲熊所進詩皆摹倣其體上萬機之暇他無所嗜專
意於文如此 時編類宗正司新成上閱之甲辰以諭
宰執曰所修甚有條理可即頒行 十二月乙未宰執
奏事上顧秦檜曰昨日遣使戒之云歲遣信使已有定
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上周慮如此真得祖宗柔遠之
家法宗社無疆之福也 閏十二月丙申上諭宰執曰
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因軍興科民至今未罷者非
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詳其可行者行之戊戌詔委

中書檢正左右司郎官其具可行者申省取旨蓋聖意
卹民故致詳如此 先是夏間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
太平州太平境內沿湖諸圩悉為冲决是冬詔遣太府
寺丞鍾世明至州相視修築守臣直秘閣洪楫集屬邑
共議知當塗縣事張津以為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
逐圩自修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埂週迴一百八
十里包諸小圩未幾成然自此小圩埂盡廢一遇水决
則通被其害故農民屢請於官欲各興中埂以防患焉
初池州青陽縣稅視鄰邑為重如貴州縣田每畝上

等八升而青陽一斗九升中等六升而青陽一斗五升
下等四升而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
賜此一縣之地與其臣宋齊邱為邑齊邱增賦以肥私
遂成定額是年江東轉運常平司為之申請詔以十分
為率稅苗減二分半課米減二分然議者猶謂所減乃
經界虛增之數而齊邱重賦未嘗損也至乾道中始能
再蠲之

以上二事
皆據方志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春正月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五
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觀察
使梁斌係帶軍職令轉一官乃叙位在戚方上辛巳詔
方以所得特帶軍職庶與斌舊次不至陞降上於將將
精審如此中興所由致也 二月甲辰上謂宰執曰連
日雨恐傷麥已降香祈晴上意恤民惟恐一物之不得
其宜如此 知貢舉御史中丞魏師遜上合格進士秦

頃等三月辛酉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張孝祥歷陽人也大理評事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即時割稅有害於民戊寅有司具到見行法上因言法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申嚴行下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民利病者為之乃命監司察其不如令者按之夏四月丙戌上謂宰執以三衙諸軍闕額久未敷足於是樞密院擬均下諸路帥司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知閬州王陞慘酷不法事辛卯上諭宰執

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遙遠追逮為勞也上欽恤刑罰屢形詔旨至於纖悉委曲聖慮如此守臣不知體至懷宣寔惠乃或背公徇私逞威廢法鉗民之口無復忌憚銜冤窮民豈能人人詣闕自訴付之有司審其虛寔明典刑以待之使長民皆知奉法究心民事以厚風俗誠措刑之本也太府寺主簿李文忠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制亦乖惠恤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庚子宰執言言者所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程好物抑而不

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却縱攬子多取民錢輸以薄絹
上察其為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民
越詐 五月己巳三省擬差蘇策張杞陳孝則為知州
上諭宰執曰尚有待差知州人宜早與之盛暑旅邸不
易上曲盡人情如此策軾孫也 初黎雅二州邊備相
為表裡歲月既久浸隳舊制至是知雅州楊仁籍並邊
之人嚴設條目以應緩急在自始陽及碣門右自廬山
及靈閔凡數百里皆有屏蔽夷之冒吾禁者必繫之識
者曰此雄邊子弟遺法也前此夷多掠邊戶為婢奴有

與之嚮道者官不能禁仁得訟者大書其牒下其長悉
即以取回執向道者械之獄歲飢旁郡流民至境仁發
廩粟賑之吏以無外臺令更諫仁曰須令下索吾人於
溝壑矣不為動所活甚廣是月卒民畫其像以祠之此

即溥作楊
仁墓傳

六月癸未左大中大夫汪藻黜居永州八

年累赦不宥常以疾乞致仕不許是日卒 言者論高
郵使吳祖度乃流人拜之子拜賣國立偽楚今祖度乃
與拜婿知廬州曾慥分守淮郡宜加斥逐乙酉詔並罷
上因諭宰執曰吳拜莫傳王時雍在漢法當誅且族朝

住五福樓對門

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無
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
職遭遇陛下隆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謙辭也

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論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
於光謀為國害癸巳詔才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
落職甲午以師遜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初右
朝散郎王循友知建康府嘗斷配秦檜族人檜銜之而
循友右朝散郎韓參為機宜因與參謗訕朝政遂興獄

根治既而大理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
冒請宣借口券入已及減價詭名買沒官田產辛丑詔
循友特貸死藤州安置子右承務浚並除名而參送德
安府編管 時衢州飢民嘯聚為盜而守臣王曦措置
乖方且有贓汙不法之事甲辰宰執欲先罷曦上謂秦
檜曰曦是卿之親戚今罷之勝罷其他十數人也既而
盜捕獲而猶未定詔以提舉太平興國宮王師心知衢
州民始安堵 言者論二廣鋪兵之弊乙巳上謂宰執
曰宜令州縣時給月糧此曹方久住不至闕事也 夔

州路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漆夷叛其獯帥請遣兵致討帥臣周執羔使誠之曰朝廷用爾為帥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帥懼斬叛者以獻此據周執羔誌先是沅州守臣李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淙問之遂興獄追逮數百人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死者湖北提刑楊椿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即奏於上乞罷三人釋其衆詔從之于是秦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椿眉山人也 秋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

俊卒壬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
同己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
宜儉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
俊於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
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敵當與小國一字王遂
贈循王後謚忠烈 時贛州守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李耕將滿上諭宰執選文武臣為之代庚申又曰昨
贛寇竊發民有應之者宜令留兵屯庶得安弭 癸亥
宰執奏縣令能布德惠民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保奏

上曰或遷或陞庶有激勸如失不保奏令御史台劾之
初詔廣西帥臣直秘閣呂愿忠招撫西南番至是愿
忠言宣州諸蠻並南丹州莫公晟皆願歸順仍畫圖以
進丙子上諭宰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徭人不作過
百姓安爾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靖秦檜曰陛下兼懷南
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也
上諭宰執在八月 詔陞愿忠直徽猷閣先是靖江府
乙酉今聯書之 有驛名秦城時愿忠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
事衆中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常平司幹

官李燮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摯孫也 時輪對曰
多請假避免 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墾荒田及
今本州具寔不及五之一餘皆紛擾為後政之害有司
劾安行意在冒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也是年雖
稔亦有小旱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其公私所
欠亦徃催 初寔錄院檢討官朱翌命史官編徽宗御
集藏之延英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左僕射秦
檜上之權奉安天章閣 丙戌宰執奏年例臨安府自
十一月支錢未養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戊戌

三省擬左朝散郎蘇欽知巴州右朝散郎張軒知劔州
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
欽晉江人也 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上曰不擾
民而易成甚得宗奉之要矣 時戶部侍郎徐宗說久
病甲寅亟遷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為戶部侍郎以
代之而改宗說兵部泳乃秦檜姻黨藉端妄作又甚於
宗說矣於是宗說謂人曰吾在戶部侍郎而貳涉十年
錙銖權會不敢委吏今瘦矣尋以敷文閣學士知明州
宗說得美職而去檜主之也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魏遜師懷姦嗜利不恤國
事乙丑詔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
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為叅知政事吏部侍郎鄭仲
熊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
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嘆曰為官至此可以行
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
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遷尚書 通判武岡軍方疇
生與流人胡銓通書為守臣李若樸所告令江西提刑
張常先鞠之送永州編管 先是四川等路買馬司於

岩白階峯鉄峽西處榷場買馬每歲買馬綱至樞密院
往往多斃十二月庚辰詔自明年撥付殿前司後年撥
付馬步二司以此循環仍令逐司自選使臣就買馬場
團發大金人使將到丙申詔諸路差牽挽人並給錢
米違者在內御史臺在外轉運司彈劾之是年行在
建康鎮江三榷貨務都茶場共收二千六十六萬餘緡
荆南府人口舊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詔蠲口
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
民歸復可使少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

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侍郎
曹泳責償甚急曰不且有譴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
泳乃其黨兇焰赫然帥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已
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汝翼晉陵人也時前秘閣
修撰張九成謫民南安軍已十餘年嘗自言人苟無識
一味貪進徃徃如飛蛾投火隨焰而滅昔楊國忠方盛
或勸陝郡進士楊篆見之富貴可立圖篆曰君恃楊如
泰山吾以為冰山若皎日一出君得無失可恃乎遂隱
於嵩山後國忠敗人方仰篆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

以為瘴鄉吾於此已久著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
隱耶時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
第而嗟浩浩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
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
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在春正月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
符請祠甲戌上謂宰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為然
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川矣乃以符提舉
崇道觀 二月丙子宰執奏事上曰守臣鄭思永言還

魂度牒僧道死而官不追毀致童行冒名又言監司委
縣令造船攬民可悉禁止之 三月太常少卿權吏部
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
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詔戶部禁之夔永嘉人也
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書悉禁止之先是新除校
書郎趙逵家尚留蜀秦檜欲出百金助逵以家來逵不
答檜怒人頗為逵危之 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右正
言王珉言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說詭秘嘗與李光交又
為何鑄引用鑄既斥心常快比因國忌行香擁蓋入景

靈宮門衆論大喧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乙酉鉅
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
珉王山人也初諸路上供數外又號無額上供錢及
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論若數少不該賞
典即所椿錢不復發矣乞纔及二千貫以上即與推賞
從之二千貫以上推賞見二十九年先是經筵講易終編仍賜御筵
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即親
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于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得奧
旨猶命儒臣紬繹其說祈寒隆暑畧無倦色逮茲終篇

直帝王之高致也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取苛
細詔罷之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
附檜意掎摭人之語以為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常
與前參知政事李光曰措紳守和親甘出委欽之下策
敵人難信結就吐蕃之劫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
政即芮曄同賦牡丹詩為鄉舍人所告以為譏議送大
理寺獄具秦檜其事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
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時有之皆除名編管長卿
永州曄武岡軍長卿曄皆烏程人也選人陳祖安緣與

長卿密交亦當追證而仲熊嘗營救祖安故得脫免於
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為此豈政府
所為六月乙卯仲熊罷為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
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皆於生間聞之
因告令衿謗訕守臣王師心勸之不能止既而詔謫令
衿于汀州且置獄召錫迫其行師心復調護之召錫伯
彥子汲歸安人也 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
故儀範上諭宰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為名 秋七月

甲寅宰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為將要當知
書以不戰而勝為武者殘忍而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
趙克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羗上曰然古
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 先是遣戶部
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
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
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料民間
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贍軍無窠名錢引七十萬道
利州糴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糴

本及水脚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丁巳上諭宰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未欲罷也殿中侍御史西安徐嘉論知靖江府呂愿中妄作不法辛酉上諭宰執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軟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詔與奉祠仍令漳州居民壬戌宰執奏昨廣西帥司乞南丹州莫延沈推恩事上曰愿忠既罷恐諸蠻生疑可檢典故優與推恩以尉其向化之心放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靖江府仍令鉅諭諸蕃以愿忠自緣別有不法事罷于外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丙寅宰執奏廣西帥司申奏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遺法差蔡緒者權欽州通判與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生事乃詔以緒付吏憲司根治時南丹州莫延沈已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執曰新封南平王莫延沈等告可詳視仍修告改播告遠人要得體也謂秦檜曰昨醫者謂卿脉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上感聖恩初召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巳

上謂宰執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時用匱翟汝文知越州盡放和糴預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活民如此等人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誠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等詳所陳利害 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即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至是猶未興工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先是知饒州洪興祖者擬之猶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

學士程瑀嘗註論語而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人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是月卒人謂興祖通早以此席英舉晚以此賈竒禍及其後追贈直敷文閣

此據興祖墓誌修入

九月言

者請於產茶地方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辛亥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茶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故其數如此 是月以刑部侍郎沈虛中兼權吏

部尚書 秦檜喜前吏部郎中朱敦儒之才欲為其子
孫模楷時敦儒已致仕強之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歸
并禮部冬十月庚辰始除敦儒為鴻臚寺少卿敦儒掛
冠復起士論少之此據魯譽為敦儒集序 初和議定時國書中
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前宰相張浚之復用也
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
之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為國賊湖南提舉汪
召錫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故遣圖浚又江西轉運
判官張常先箋註宗元所與浚詩亦與獄株連及浚又

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
寅等有異謀凡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
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
觀文殿大學士熿為少師是夕檜卒熿亦致仕乃詔僉
書樞密院湯思退權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家
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為多檜卒事乃熄
丁酉上諭宰相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
來百度廢而復脩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
之遂贈申王謚曰忠獻 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

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
又朱敦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
置之門下內則為鄉少外則為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
事丁酉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敦儒復致仕師旦罷其
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扶金壇人也 十一月癸丑召
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占城國遣貢使至
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 時文武官候差
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
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下及大小使臣令吏

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 初秦檜之卒也
其子嬉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
且云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謂建康守臣所寄非輕若止
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辛未詔與會宮觀仍共集檜
之喪事葬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會晤弟也 詔近歲
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
寘於法 是月上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
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
十二月甲戌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為殿中侍御史乃詔

年來臺諫用非其人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宜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 乙亥上謂執政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臣止以奉使不肅罷之績又處以宮祠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將來奉使之戒士襄江寧人初以左司郎官出使至是上記而黜之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為版曹而專為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為館客宗說為莊客冠金華人 也以和州防禦使士代為吉慶軍節度使嗣濮王 壬午宰執奏莫汲張常先陸升之等八人以告訐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遠郡編管 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竒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 殿中侍御史張湯鵬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乙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 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貪已賜田一百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

侍御史湯鵬舉者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是日辛卯遷右正言方崇海陵人哲吳縣人也 召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陞見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消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為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

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視事纔數日至是召為翰林學士 丙申詔罷添差官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真才實能不得輒有私意倘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六年歲在丙子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
 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亥珉嘉俱
 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墳為奏名之
 首以罷之虛中廣德人也論罷虛中在二月今聯書之新執政府
 三位成癸丑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西位湯
 思退于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將何以報上曰比年執政
 府上漏下濕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府八位諸

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時言者謂諸縣
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隣保備賞捉賊擾之及捕到
官却令扳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
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即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
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闕敢不究
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特進張浚丁母憂奏至丙辰
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惟軍中人乃
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當
以德為先行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不矜細

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為先誠如聖訓是月右中大
夫段拂卒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山積諸
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發物料
特與減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時有言乞諸州修聖
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修聖祖殿乃奉
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今隨宜措置可
也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目必令其本納先
俟竄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迎合刪
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設除授四方不得盡

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 侍御史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叅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詔修祖宗寶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哲宗兩朝寶訓癸巳詔從之 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為利亦以祝主人壽延

洪國祚為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國安在哉朕為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蠢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 是月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尚書 三月丙寅詔畧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撰詔命

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妄議當置典刑 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餘本所見後八百六十人依舊外其諸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為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 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間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榜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恆民周至如此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

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部兵部速具以聞上之留神學校兼隆文武如此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三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 戊子詔温州就試人多置增解額初司農寺王爰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成法望賜

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矣安陽人也 五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為左僕射万俟卨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先是執政兼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患足不能拜乃升秘閣修撰令復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真才寔能何由進也上于用人留意如此 甲辰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 丁未以侍御史湯鵬舉為中丞 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死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仁澤

下及泉壤 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為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歿矣 言者謂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量減歲額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敷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上謂宰執曰此說亟有禮宜令戶部立法時諸州大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貨配右正言陸哲以為如此則宰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曰但恐諸路減裂將實有疑

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
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恤如此
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 甲寅三省擬監司條目
上曰近選監司得人諸路稍稍安撥不職之吏罰既
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
褒擢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潭州南
岳廟災丁已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錢數申省
撥下免斂及于民 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任
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

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于是沈該等請詔舉
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
從之 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今過闕奏
事丁丑除參知政事 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
本貫應舉並無牒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
德中陶穀之子邵中第命中書覆試上曰秦熈登科猶
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塤中甲科所對策皆
檜熈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
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試 戶部

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牧糴號豐儲倉詔從之上曰倘有儲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事也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兩絕難得可喜也万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為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于朝上曰若果有德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別乃下禮部詳之時以初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多病是熱疾如服

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為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間服之者所沾甚衆上留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秋七月丁未夜慧出東方井宿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尚慮朝政有闕許士庶直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謫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月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遽勤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之實施實德以銷變可也上又曰看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當問遠近

耶 時禮部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杜莘老言彗鬻氣所
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
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豫防莫急於此因指
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恚以付後首令精擇第而
上之衆議以莘老為首未幾遷勅局刪定官 乙卯上
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
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
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胥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
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違其意乞不

許索從之 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
給內庫錢一萬緡付都亭驛備人使買物先為還其直
若有還即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 初福建鹽貨轉
運司積於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戕用
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為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雜官
肆不售即按籍而敷號口食鹽閭閻下戶無一免者民
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憲臣據紹興元年
綱數立為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逵核實其
數 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續降指揮

與祖法祖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該等曰六部
謂若一項改正恐致紛云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
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 癸酉上諭執
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匹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不以
經攬戶不肯受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
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爾外方想不勝其弊矣
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 右正言陸
哲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貨賂薦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
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戊寅上謂宰執曰祖宗

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贓者舉主同罪一
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
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 時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已平
湖南徭賊楊再興且招到其族楊通議等乞各與補官
事下刑部以為前無此例欲令奉軍收充效用日量給
之陸哲言徭人無故擾邊官軍招之非籍內應馬能直
擣巢穴何惜一級一資以慰其心且為來者勸於是通
議等卒得補官 庚辰中丞湯鵬舉言欲寬民力在於
省吏今州縣胥徒最冗為民之害望詔逐路常平官立

定吏額從之 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
二十三文癸未上謂宰執曰昨聞淮南米賤恐太賤傷
農故欲乘時收糴今則未湏急候減價每石一千至時
若戶部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收糴也沈該曰陛下
愛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 庚戌交趾國使貢賀昇平
綱 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匹私直五千而官
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
宰執湏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若便令四川總領司
且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未嘗

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 九月辛亥詔錢唐江岸為
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令漕司同臨安府速修治之
壬子詔監司郡守具到裕民事令給舍詳之 武學
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舉登科高等者樞密院籍
記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者亦免充筦庫之任從之

是月戶部尚書韓仲通除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時
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賚物帛有退還者半冬十
月辛未宰執奏此仰見陛下儉德雖禹湯無以過上曰
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有司一絀可省數百萬緡

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此非獨有司之幸寔天下之幸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宗室中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在官京師盛時從官建節者甚衆今不可以舊比但如南班朕亦少甚念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睦族之義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 初詔實錄院編皇太后回鑾事寔及徽宗梓宮還闕本末至是先修回鑾事實書成丙戌右僕射万俟卨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鑾事實禮物陛下志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成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

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 庚戌參知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臟腑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唯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安心也綱曰太后聖德於聞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妊太姒之美在今日可以比隆矣 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詳言近守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寔餘皆細物祇取充數亦有為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

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下務施實德之意從之綸江寧人也十一月禮部侍郎辛次膺請考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畧盡唯理財多緣官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樽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樽節如此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午上謂宰執曰

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經恐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初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秦寧貴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詔定吏額今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無窮之賜也初詔戶部侍郎王俱詳定重修貢舉勅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

射万俟卨上之 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灑
以辰翰至是臣寮請勒石國子監以為不朽之傳仍摹
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 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
奉大夫陳亨持左朝請大夫趙迪之罪狀乞屏於遠方
上曰所論未知寔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
臺軍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
惜每諭與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
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送
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 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

奮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
見累任監司亦當委以補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於
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 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求
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
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
該等曰仰見陛下樂見善言天下幸甚 壬申三佛齊
國遣使入貢 是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
路轉運使 金國主亮改元正隆復修汴京大內遣其
臣左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朝奉內侍

嚮陷敵中梁其姓者為提督官號大使于是暴後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

丁丑歲在

春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

死事乞外任戊子上曰王倫頃年奉使於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宜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通判時敷文閣直學士蕭振再為四川帥上念蜀民久困供億詔振興總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澗東西漕臣許尹王之望同措置俾寔惠及民可以經久尹鄱陽人之望穀城

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川上供之半以裕民辛卯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賦數常敷幾何軍儲所需與無多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為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賦財誠如聖訓可趣蕭振等條上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逵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途有如激賞捐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領以若干教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

歲計無傷民力者然則須官吏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數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是故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罷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既而振等會議於成都奏請歲蠲東西路對糴米十六萬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是月詔侍從各薦宗室文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特與^兩召對二月上聞諸處將官全不舉

職已亥乃詔宰執具出東南共幾員其不職者別有一般差遣却令諸將舉曾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思退曰不曉別兵事者即與別差遣可任者依舊存留江東提刑徐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州縣諳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為之朕在頃何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多通曉向來俞侯知紹興府亦然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

朔事至此蓋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廢
江陰軍為縣浙西帥榮薏請也 丁未貢院考到博學
宏詞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大滎陽人也 戊
午以御史中丞湯鵬舉為參知政事 己未以少保信
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秘書省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
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慮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猥令就
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尚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
議有赴試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擾劣而高下之今
聖諭令展日則待士人禮盡矣 是月太尉御前諸軍

都統制楊政卒于興元府後謚曰襄毅侍御史周方崇
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上以問宰執該曰
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寔為良法上曰徽宗嘗言仁宗
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
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害知過半矣此朕親聞玉音
誠可為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徽宗蓋以愛民為先務陛
下欽佩祖宗詰言罔敢失墜雖虞舜羹牆之念何以過
此 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謚曰忠靖先是刑部侍郎
張杓薦主管誥院胸山鮑黉有旨賜對既而黉對不稱

旨若為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夏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
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
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既
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鬻上殿已覺不如所舉况又
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
退曰誠如聖訓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門祇
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
觀其所試皆可採徽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
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

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是月少師信安郡
王孟忠厚卒戶部侍郎王侯除工部尚書尋為言者
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遷尚書時四川制
置使蕭振在蜀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
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蠲科
敷蜀人安之近薦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為過遂進秩
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振卒六月初秦檜
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論者第應故事至是著作郎黃
中言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過塞

責而已望勅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 初荆南府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侍郎王師心時為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塞邊釁又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鑿法不赦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扭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 秋七月庚

午上曰茶鹽禁榷本為國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 時坑冶鑄錢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厯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一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贛及韶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鑄權以十五萬為約仍不得以舊錢代發庚午詔從之 是月資政學殿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謚曰章靖

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罷坑冶鑄錢事歸諸路轉運使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差別差官所以章臺論列又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唱為異議望陛下轉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事朕諭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為吏部尚書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

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常慮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戶部言義倉米歲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椿故令臨時有誤賑給歆下逐路常平司劾其違劾戾者癸丑詔從之初福建監自提刑吳達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監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賣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所利故眾論搖之朝廷加達直秘

閣移守鼎州達憤而死有旨下本路諸司以達所奏相
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船一千六百萬斤如達數而
鹽價惟減一分鹽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
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
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
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有
虧課額上曰大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
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權者甚多
然終不可行大扭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

歲認鹽鈔錢三十萬緡至是與減八萬

減鹽鈔錢在十
一月一日今

書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舒而復科賣於民矣時召

直秘閣曾幾入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

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

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以為秘書少監幾承平

時已為是職至是三十八年以老臣自外起用鬚鬢皓

然衣冠甚偉人皆感嘆以為太平之象幾舉故事每與

同舍會說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竟日于是右僕射

湯思退語客曰惜思退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君

游也 右正言何溥請久任郡守毋庸數易 十一月
辛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乃秦
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率多賣直癸未罷為資政殿學
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義問壽昌人也
甲申宰執奏接伴使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宿食
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為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罰上
曰朕再三思之此止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觀望却
成騷擾接伴逐客爾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今兩
路漕臣檢察足矣沈該退而仰嘆上英明洞見物情出

人意表無不心服林建安人也 先是吳國長公主請
女夫直秘閣鄭珙轉兩官仍添差浙東參議官珙建安
人穀子也給事中賀允中封駁詞頭丙戌上曰命下兩
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恐非故事可諭令讀書於是宰
執召允中至堂面諭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亥上曰
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
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三子授
待制集英殿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
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科闕允中言寒士

改官視為再第內則筦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為該惜也不然檜熺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嘆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員及格吏部引驗放散自置總領所而總領所舉及本所屬官或用他薦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陸哲始為啟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

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與湯鵬舉交結所幸覺之于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陸哲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蠲蜀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歛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歛與違例置罪均置况蜀去朝

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悖孰甚焉乃劾官吏之罪悉
罷逐之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在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
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間架
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
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 言者論殿
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
軍為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為先事之備今殿
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

無令擾人足矣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力薦而監司
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依守令別為考察之法時臨
安府申輦官為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
以足蹴路馬芻猶且有誅况天子之輦官其可刺以為
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
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
左僕射諛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
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
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三月著作佐郎

周麟之請就日歷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
寶訓成書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仙源積慶圖上之
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招
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為盜不若移此以賞捕
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
非臣等所及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鬧甲辰福建轉
運判官趙不濫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雖大
而可濶畧雖小而不可貸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
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其責五月甲

戊宰執奏朝士楊傑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
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俸料之數
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是月金國主亮坐
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庶語以
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
授朕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受命出而上馬亮所乘烏
雖小馬號
小將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
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
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

等皆賀亮戒無令泄於外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海
寇已戮其渠魁三人餘乞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
夫持論多以姑息為好生殊不知殺人不死是謂失刑
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後
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刑
非務刻要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例則人何謂畏
卿等可令遵守成憲沈該等曰爾來獄案臣等一一親
閱酌情斷罪務適其中既不殘民亦不廢期以仰成陛
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權子也著作郎陳俊卿在

普安郡王邴已二年每當講必傳經啟沃王深器之王
一日習球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為
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
稷之福也 秋七月右正言何溥請召大臣擇大縣闕
為堂除辛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
治其本縣令末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
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等
曰聖訓及此深得為治之要昔姚崇為唐元宗言今擇
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况天下四百餘州其縣令

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 丙子詔置國史院修神宗
哲宗徽宗三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脩 先是
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
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代
之亦可今若自上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
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戢者於是有旨于御府出銅器
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知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鐘磬
鏡鈸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陳誠
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止上

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即不復鑄矣
八月徽宗寔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顰蹙久之曰
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固極之恩深惻
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右僕
射湯思退上之 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
卒 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符以
未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甲子
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實錄書
成思退上之書成在十月
今朕書之 時太學私試有中前列者

賦落韻一學開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駿放於是侍
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馮方亦改差戶部架
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畧曰校藝不精朕固黜之矣自今
有不率教者長貳具名以聞方安岳人也 初大理寺
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為水浸蓋緣諸水併
歸太湖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注之海東北
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淤
塞望令有司于農隙開決俾北派流通實四州無窮之
利詔漕臣措置既而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燦

言太湖者數州之臣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及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凡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于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間于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昔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

己巳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瀟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燦晉陵人古定陶人 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百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五十六萬今發五十五萬欲且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詔依限發足 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道夫

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光馬贊之而
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議許兩府侍
從皆辭賜賚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
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
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讀 辛巳以
建州觀察濮園令士輅為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 壬
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奉司監造戰船乞置虎
翼水軍一千人從之 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歆
除下戶積欠癸未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

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
欲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戶
部侍郎趙令詎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旱不須
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乙酉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
在法不應糶糶之恐失豫備上曰逐郡米自有數若量
糶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高下必須檢
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饑民何由得食卿等
可別為措置 冬十月初上於禁中作損齋又親灑宸
翰為之記至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記節儉

之意詔諭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闕一室名為損齋屏去生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於此嘗作記以自警不謂外間此聞之允中比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身煉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賢清淨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

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侈靡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該等曰損卦之象在於懲忿窒慾陛下以此道制世御俗唐虞之治不難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過於詔書遠甚然尚慮四方未知績當擬詔進呈十一月壬戌宰執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放大戶積欠蒙聖恩捐內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理金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予比之前郊纔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儉出於

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跂及 辛丑朝獻景靈宮戊寅
朝饗太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于園邱大赦天下 皇
太后新歲八十將以正旦於宮中行慶壽之禮 十二
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德殿稱賀從
之 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寮論列而
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遣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
罪恐公然容庇姦贓之吏無所忌憚自今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
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當與普天同

慶應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
者並特與官封有差 壬戌詔諸軍揀汰人逐州立定
員數極邊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監司指
使 先已詔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豁除州縣稅額所
冀民不闕食至是訪聞諸路奉行減裂遇販米船雖無
他貨亦故作淹延屈伏收稅又閩廣路例皆販穀場務
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詔米穀志同若無他貨並即時
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轉運司檢點月具申省
二月己丑以侍御史葉義問為吏部侍郎庚寅殿中侍

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及侍講二職尋以義問兼權尚書初諸路多閑田右司郎官鍾世明嘗請出賣而未行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租輕復增租而攘之者謂之剗佃故詞訴繁興官以為病知温州黃仁榮建言請盡鬻之則訟自息而利在官詔從之至是仁榮授淮西帥入對上曰卿嚮論鬻田戶部得緡錢五百矣何必為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三月不雨癸未上謂宰執曰祈雨畧應未至霧霈雖今斷屠三日所

免止是猪羊民間緣此競食鷄鶩魚蝦之屬屠害物命過多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微物悉禁之時殿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甲戌上曰戰車雖出于古然用各有所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非澤國所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琯猶敗於中原况澤國乎今之軍士不知車為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人有棄一得之嘆也丙子宰執奏擬蠲放諸路積欠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之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

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湯思退曰本固邦寧誠
政之所先此詔既頒寔惠廣被真天王之用心也 夏
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寔總萬機各有本省
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勅令格式歷年既久而尚
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法從之其
刑部侍郎黃祖舜條具申請未幾詔罷勅 戶部侍郎
局前指揮還寢至乾道六年降詔復修 趙令詔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澁留滯運綱望令守
臣修堰閘辛丑詔從之 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及內
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

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
自奉哉蓋欲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可令
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
飢饉師旅勿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武常言朕為天
下守財爾今陛下聖德過漢文遠矣 六月知樞密院
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于是侍御史朱倬
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
為僥倖望錮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
溥等再論遂落職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

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已百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倬等再論遂落職致仕民望德化人也勅令所刪定官聞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望許降等改官仍約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酌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晞亮中書舍人張孝祥洪遵議以為此法既開則出十餘年坐待京秩其不可有四難如所請從之滋嘉興人晞亮莆田人也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以赴省令就

宣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執言今裁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目以秘語為契驗則無迹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峡冒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 秋七月丁亥以吏

部尚書賀允中為參知政事 癸巳以戶部侍郎趙令
詔為崇慶軍承宣使襲封安定郡王 八月己卯起居
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
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壓望令兩省逐日修進外其前未
修者帶修一月庶撰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 御
史臺主簿張闡前為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
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
九月壬午上曰朕嘗聞問舶司歲入幾何闡言歲約二百
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在常賦之外宜後取戶部

收支寔數以聞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
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恭順和
好無他丙戌宰執皆賀上曰前日諸處妄傳中外紛紜
之論或欲治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為進
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而後
宜安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為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盟
和好益堅皆自陛下盛德所致申飭邊境務令安靜敢
不仰遵聖訓 庚子皇太后崩于慈寧宮殮前一日宰
執召禮部赴堂曰有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事

所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制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
之曰是真禮官也 時百官朝暮臨將避辰日起居郎
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為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
爭之既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
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官
各服其服啟殯在易月之外則曰百官各服其初服今
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啟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
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可也 冬
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庭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亦與三

省商議方敢決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是太祖太宗
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埽除畧盡惟存此一二大者
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以取天下以堯舜之聰明
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宰臣
不與謂樞庭不法朕牧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當疑雖
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其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
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于此矣 時金國亮
再役諸路夫匠造軍器于燕京令其臣右丞李通量之
又命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

之死者甚衆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寔既進而佑靈之書亦成然吉兇之禮不可相襲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思退始請以永祐陵奉錄為名仍以顯仁后神主祔廟以前進呈奉安于敷文閣從之丙午權葬顯仁皇后于永祐陵之攢宮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與于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故有墓在其間皆當徙去浙東帥臣王師心力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監奉詔監掩殯宮就令安視于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又薦獻之物舊取于民師心謂聖心極

其誠意豈可使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直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閒田今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為分數俟見利還官仍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効用補官法理為實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朱倬為中丞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事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材藝超卓衆所列薦者別具取

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浙西副都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綱皆籍記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技藝百工之精巧者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于是吏部尚書張燾言王者以天下為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去甲庫之

設非上奉意也 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寔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為此舉甚者宰輔大臣考終于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為之告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万俟卨高知樞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箒屬纊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首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

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勵風俗賢於天下為偽也上
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政多以
為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此據洪邁時開
隨筆錄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統制判興州吳麟官資已穹
其下姚仲王彥之傳皆建節統全軍守巨鎮異時蜀帥
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窒於暴至是四川制置使
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壑頗得將使之情詔加綱中
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春正月初詔制荆南劉錡招置效用

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錡請

更支三千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給賞庫支銀二

十萬權貨務支通鈔一十萬 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

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弩延溫屯謙原作稽益溫等
都謙今改正

來弔祭 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

紹興堂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 庚申以同知樞密

院事葉義問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
入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剋剝不恤為能以殺戮不怒
為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為如燕京已劇壯麗而又
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死于道天人共怨
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大行
臣去時聞破濬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
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
且造戰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
先棄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

兵不可雜處蓋土豪緝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役
船平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
今欲以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
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
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金謂我
和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
上嘉訥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
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自謀和以來
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攝其

心作其氣戰士役以技藝回易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鬥心而樂為用文武官平居常患其冗臨事則無人可用當預選實材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 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 二月甲子左僕射湯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此出於獨斷非古帝王所能及上曰朕久有此意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

孰能知之 吏部尚書張燾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尚書 乙亥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椿上諭以指意鎖院甚嚴 丙子詔畧曰普安郡王瑗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聰哲端重亢於宗藩歷年滋久望隆淵懿中外所聞其以為皇子賜名瑋是日以皇子瑋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宣詔於文德殿百官莫知其事既聞以普安為皇子縉紳動色相慶中外無不鼓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

湯思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
謨英斷合天人心如此 先是編國朝會要久未成
緒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秘書
省官詔禮部秘書省條具取旨 淮西總領都絜言江
東所屯歲費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貳恬不
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
兵部尚書楊椿薦階成副總管楊從義湖南副總管
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儀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
知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朔等戊子上御

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人人及第出
身朔莆田人克家晉江人也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
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關使可除
用湯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所本矣臣等當公心選
用無毫髮之私庶合衆望 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璩
判大宗正寺紹興府置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
璩昨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
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畧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
矣建王所佩玉魚乃初置權場權場朕今買此玉以備

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今二皇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下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曷有既耶？夏四月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役狀通進司不許于都堂納劄子，永為成法。初，神宗嘗以御史闕員，手詔臺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聖意，下息澆薄，稱朕意也。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

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初，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賚給絹主胥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於章。語胥曰：如所直以市百緡可乎？蓋謾為辭以折服之。爾胥遂誣章以實買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為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皆知其寃，無敢言者。至是起居郎王佐于上前極論其事，言者復以為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初言者乞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

人為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薦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先是提點坑冶鑄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觔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舉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為額從之時大金國遣使

來賀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又中為送伴使中還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壬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核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為吏部郎官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

義問進知院事御史中丞倬為叅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為同知樞密院事于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為兩淮形勢在令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通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于濠梁固始正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其擇地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

兵之久貪驕淫怠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肯為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未沿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釁端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持因此持久之說也八月丙辰詔修吏部勅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則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大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

長貳銓曹其法以清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為姦上
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
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
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
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為通判專行因得盡
力往歲所入至一千百二十餘緡昨自改法通判壓於
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復委通判已未
詔從之 全國主亮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
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

衆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
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
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
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通通為二十七
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
謀克千戶為明安原作猛安今改正萬戶為統軍則有正副諸
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臣禮
部尚書施宜生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俾密寫臨安之
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為軟壁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

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詭曰御製
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 建劔卽汀在閩號上四郡
例般益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受則科於民時汀之長
沙縣鬻鹽峻暴民走轉運使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
漕司主管陳正綱之族子正綱為白漕臣王時升押訴
者還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
巡檢乞州釋訴者兩易之是月汀守謂民嘯聚亟遣兵
捕戮復疑平民與之關通皆繫之獄欲論其重辟錄事
叅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帥臣王師心即移文

釋諸囚具薦師尹于朝既而夢遠與州之守貳皆坐罷
而師尹復仕正綱沙縣人瓘子師尹閩縣人也 先是
前四川師臣李文會王剛中成望漕臣王之望提點刑
獄王弗夔路提舉官王适皆舉武德郎董誠堪充邊將
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詔與邊
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 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
出於川廣如沈晦若帥廣西一年間買馬三千匹今每
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廉雷二州積鹽于白石場不知其
幾若運置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而有用也 丁

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應為例不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宵旰求治責城政地獨可畧乎聖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戶兩漕後地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詔從之
又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官三師班立樞密上較書郎王十朋因輪對言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營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下利路舉入其門培克聚歛不知紀極且身

總禁旅久而不代密結和黨深忌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心夫樞密者本兵之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令殿庭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其後不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庭為之庇覆俾其言卒不得行夫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諸軍承受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甚于周之監諤內外諸將剝下賂上結怨于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于百

姓皆非治世事也至是知樞密院葉義問以為三衙本
隸密院祖宗舊例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
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不冠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
為班著從之乃詔文武臣合班如遇親王使相請假則
立西班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上曰令之承受即
祖宗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日士大夫或論其
賄賂至云恐浸如漢石顯之類朕前次不知亦嘗降詔
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次屢却諸將貢
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

奏狀並于通進司投進湯思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
臣等謹遵聖訓 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 十一
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總一考見椿上供庫
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
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
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可俟
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 前池州都統制
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
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取見沿江所在頃畝

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招掖其過殿中侍御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敗何以它為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者慶厯初京師無雲而雷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憂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

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澈等欲鑄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諤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于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数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時殿前司乞招軍並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

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繳奏續感一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違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

思漢霍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出納之數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應無窮之用臣以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望詔宰執侍從臺諫同議無為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急務乙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翰林院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明著

其罪丙寅除徽猶閣直學士與宮觀 初朝廷宿重兵
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患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
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許尹時本所現錢一千四百
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石此其大畧也

中興小紀卷四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已卯上曰蠻
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
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
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仲通嘗因獄事附檜
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是月詔罷之 初正定
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共餞
其行 以兵部尚書楊椿兼權吏部尚書 二月丙午

宰執奏昨有詔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交收事上曰
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並人使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
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交收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
用此惟以儉為尚陳康伯曰陛下儉德天下所知雖大
禹不過如是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岩幾
三十年至是上章丐閑甲寅除大傅封和義郡王為醴
泉觀使以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宓代為殿
帥存中行述云同列有謀其權者意蓋謂宓也方存中之制未降也上曰可
令趙宓于未宣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

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名駕鶴留語移
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
以為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殿前司統制李捧
主管步軍司事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司
事成閔仍舊職焉甲子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
左藏庫錢一十萬貫為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為
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焉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
秦熺卒於建康府詔贈熺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
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陛下保全秦檜家俾熺休致而

歸不加一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
奏許之推恩異寵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三月己
卯以何溥為翰林學士兼權禮部尚書壬午以兵部
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為叅知政事夏四
月自廣西歲於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于路至
是言者請今後只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
撥諸軍自往取之詔經畧司相度申樞密院己未上
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逋欠若民果民困自合蠲放或已
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核實民示罪責治道貴信賞

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是日
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催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
之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叅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
其兆已見當先是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
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二也淮東
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
為歸宿之地四也時舊相惟張浚在于是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言浚忠蓋兼資文武可付以闡外臣素不識
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

杜門念咎老而諫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諛謗
雖未可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
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
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塚而寶違不遣乃詔責寶以散
官安置朝論快之 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印山
因改名其山曰太平 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
犯塞久矣至是遣其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
郎王全來賀天中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道亮意
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並報淵聖皇帝訃

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
大率皆慢辭也於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
上不可以兇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
中聞之亟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事何且使人或
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又調兵守江淮之策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義郡王
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曹長貳凌景夏汪應
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邦
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官

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度歸安人也
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于是
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船海之役船有輕重蓬有
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
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况北人之便
唯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
投于穿若海道過為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為然
懷公亮孫也 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戍
鄂渚李道戍江陵吳拱戍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

濶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馬帥成
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流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尋以
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
郢之間焉 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
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
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
曰上倘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
之竟辭于是言者論之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
百僚庚申罷麟之為在外宮觀 時前吏部侍郎徐嘉

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之行在而岑對不合
戊辰以喜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
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為戶部侍郎 秋
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為言
者所論癸酉詔罷之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臣詣南
郊請淵聖皇帝謚宜天錫之謚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恭
依 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麟之懷
姦辭難避巧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秘書
少監筠州居住 徐嘉等出使未至盱眙軍金主遣翰

林學士韓汝嘉先在泗州壬辰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
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名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
人來湏九月初定到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
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于南薰門亮及門
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作天
變如此亮不知懼也其后大后力諫南征亮怒使護軍
將軍持嘉彥忠原作赤蓋彥忠
今改上二字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
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
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其臣

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亮喜即拜諤為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郾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水軍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努原作鄭家奴今改正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寵于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帑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

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輦重寶歸兵興為避敵計于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爾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積其贏以濟軍興監司是浙漕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為式至是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

諭宰執椿留外府若下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敷如昔時
羨餘適資贓吏而害吾民也 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
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
師三千人發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
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
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 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
內帑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諸軍
負回易子錢甚夥例賞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
入將帥私室矣上悟繼又聞諸營勸請回易處仍舊尅

除或非理歛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寘之法士皆歡
舞拜賜 己巳朝獻景靈宮 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

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 金帥喀

齊喀 原名合喜
今改正 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

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悸懼四川制置

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璘于

帳中璘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

卧于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璘遣將官高松往為

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 初建炎末陝

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嘗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以官仍奉內祠及和議成恣為金索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忠彥為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即遣蠟書說之又剛中聞大將劉騎制置淮上因對璘設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舉之璘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未以為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主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楚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眾

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

原名窩幹今改正

亦興于沙漠于是渤

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為帝

或言立褒在六月

改元

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赦馳以報亮亮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亮即遣先鋒將郭安國率眾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璘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河北西路並為招討使時新

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州夏浚知泗州
金帥喀齊喀犯黃牛堡旬餘不退宣撫使吳璘別遷將
直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于是四川制置使
王剛中即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
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公成不居過人遠矣 時屯戍兵
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搃上詔所在總領所
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 戊午以樞密院葉義
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為叅議軍事
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調度頗有調理葉義

問力薦之上有擢用之意 陝西東河東招討使吳璘
遣將官彭清強英張德等攻破隴州方山原 辛酉左
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
讀既至除行宮留守 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
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
州浚尋改判建康府 先是浙西總管李寶舟師至東
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驚出意外亟
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
山東豪傑王世隆明春劉異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為

應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白島而金舟
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
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禮禱于石白神
祈風助順丙寅風自南來衆善爭奪引帆握及俄頃過
山薄敵鼓聲震疊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綉為之彌亘
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
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
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殪之舟中其餘僉軍皆
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將完顏正嘉努

六人斬之惟統軍蘇保衡未發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
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淮浙姦民且為敵
嚮道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器量斛以萬計寶欲
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
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軍
節度沿海制置使丁卯知樞密院葉義問至鎮江權
立行府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遣都統制王權將兵
迎敵逗遛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
廬州戍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騎至尉

子橋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擁羣力斧自衛殊不援興殺賊殺百人以援兵不至而沒癸亥權又棄和州竟奔采石 初京西招討使成閔遣統制官趙樽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樽乘虛攻蔡州人其城斬敵首楊寓餘衆逃去 時金人既入兩淮而上流唯鄂渚荆南二軍朝廷亟命閔總諸軍併師舟回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制吳玠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引兵回

鄂宣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敵果犯襄陽拱與戰于襄水之上敗之時武昌令薛季宣嘗獻計于澈謂閔已得蔡有破竹之勢蓋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潁昌經陳汝趨汴梁敵內顧必驚潰澈不果用季宣永嘉人徽言子也 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湮其首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縣節官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 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

大兵禦之于清河敵以糧襄舟載糧挽而上劉錡募善
沒者鑿舟沉之敵大驚錡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
輿臨敵指揮俄而敵犯揚子橋欲以邀錡錡以兵保瓜
州敵騎逼江錡遣麾員琦設兵于皂角林與敵接戰誘
敵人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 十一月庚
午宰執奏禁軍缺額事上曰尋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
多事之時額外添不必拘也 詔江浙福建揀軍發赴
三衙其缺額令自招填 詔下鸞爵之令登仕郎八千
千貫依奏蔭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為三

百貫 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虢州 金亮為內
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州
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
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
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
禦敵之計燾但言已當死留禦 丙戌左僕射陳康伯
等言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
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疋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
康伯等言曰此真受陛下扶續之賜也 亮自采石之

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劇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姓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于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貸汜而誅權是謂同罪異罰顧劉錡有大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殺三大將得毋謂敵所快乎願陛下少留聖意上大悟權汜得不死 癸未乃詔湖北制置京西等

路招討使成閔為淮東制置淮北泗宿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玠為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淮北壽毫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皆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侑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舩徑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舩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亮已聞李

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回揚州詔諸帥約三日畢集過期盡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奈何內中一人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聞教有總管萬戴者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人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衆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常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往亮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

一作三萬人亮語成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將所勝兵我明

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己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

將軍穆爾原名母里今改正謀亦欲弑亮已未諸帥集兵萬餘

人控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帳中矢下

如雨亮即死並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

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虢州

僉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

是有知教者諸行府上書曰以太一局攻之金亮不煩

資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人皆未以為然至是驗之

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尚書 初馬軍司統制官趙樽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鄂渚帥吳拱江陵帥李道併力進取樽領兵還攻蔡州刺史蕭懋德破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樽潛師入城懋德遁去時有司用紹興七年故事巡幸辨嚴殿中侍御史孫莘老言今親征與曩者事異宜志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 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戕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

使持牒請和 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 上將撫師于建康而欽宗未附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兇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 乙卯李顯忠戰退金兵 己未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赦日事日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已以稱朕威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宣諭詞臣仰遵聖旨 壬戌曲

赦新復州軍 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遵進
洞庭柑子却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
罷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為夸
侈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
儉德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 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
金人已退兩淮皆定 初金亮既被弒子光瑛留汴京
亦為其衆所殺亮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
不進金國新主褒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
騎一萬趨燕京 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

舉常平官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
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
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
輕涉其地與之爭力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
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 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
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為額而近歲虧
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
邇行都今徑自輸而建之豐國韶之永通與贛之鑄錢
院悉赴提點所就饒之永平監國綱津發泛大江轉入

浙江漕渠納之京帑 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感
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萬戶為
一甲十甲為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為總首
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至七八
千人此據楊俊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河北陝西
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形
便利則為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團教民
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云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

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
使其至如歸至是為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
制吳拱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宜與贈
官並賜廟額仍食拱輩致其孤子武昌多方恤之 時
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之民產已為官
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
于官有害于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
逃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
覺察從之 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等以占東平府遣

使來奏已丑以景為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
京東河北忠義軍 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知直
學士院虞允文為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于興州置司
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
已而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為宣撫使中書舍人劉
珙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珙子羽子也上謂宰執曰劉
珙之父為張浚所知此奏事專為浚地耳然存中宣撫
之命亦寢俾專措置而已 乙巳上次鎮江府 乙卯
上至臨安府 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

退知紹興府 先是統制官趙樽再得蔡州城復為金
兵所圍樽戰却之會鄂帥吳玠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
成皋華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斐滿原作裴滿今改正率
金甲十萬止于城西依汝水為寨一日凌旦來攻統制
官焦元中流矢敵乘勝登城樽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
戰敵敗退再來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
丑樽運還信陽 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錡卒
右諫議大夫梁仲敏殿侍御史吳芾左正言劉度言參
知政事楊春無所建明三月丁酉朔罷為資政殿學士

奉外祠再論遂降授端明殿學士 壬寅詔諸路帥府
各置會子庫上之幸建康翰林學士何浦以屬疾不能
扈從至是力求去己巳以浦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
興國宮 夏四月御史中丞王澈宣諭荆襄回戊寅入
見遂除參知政事 甲申上諭宰執論及近年諸將之
子躡取科第有居清望官者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
臣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于
是陳康伯等退而嘆仰不已 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
卒 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

守張浚兼之 四川宣撫使吳璘時已復大散關和尚
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衆未
援璘恐士有退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遠城傳呼城
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
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 開府
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
壽觀使奉朝請 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
南北蝗蟲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蠶麥大稔此實聖
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

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
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于是陳康伯等
惶懼仰嘆而退 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御營
宿衛使復為醴泉觀使 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為
翰林學士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
己巳立皇子建王為皇太子改名從丸從目初民間讖語曰
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
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
見利此見天之義也 右僕射朱倬罷為觀文殿學士

奉祠而去制辭畧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效元良天
下之本乃覲疇庸未幾落職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
故宗室秘閣修撰子稱追封秀王妻宜人張氏封王夫
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
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 丙子上行
內禫之禮有司設伏紫宸殿下百官起居畢宰執陳康
伯葉義問汪鞅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今陛下超然
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寔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
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

慟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
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
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
遜太過未肯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
禁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門欲還東宮朕已再三
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還內羣臣移班殿缺九字
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前側立
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陛下即
御坐以正南面御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君父

之命出于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康伯等再
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駕下之材恐不足以
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寔與四海蒼生不勝
大慶賀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登輦扈從
至德壽宮而返